目　次

前言

主盟南社的柳亚子　1
丰子恺的缘缘堂　14
章太炎大弟子汪东　29
俞樾及其曲园　40
水绘园后主冒鹤亭　53
经学大师唐文治　67
赵子云继承吴昌硕画派　79
钱瘦铁东渡受厄　84
翻译大家伍光建　89
周庄三友之一费公直　98
汤定之晚年病困　110
南社画师楼辛壶　119
风趣老人朱孔阳　130
东南硕彦柳诒徵　141

蒋吟秋的载书泛棹图 153
《荒江女侠》作者顾明道 162
臧伯庸与黄楚九 173
三十书名动海陬的白蕉 184
星社创始人范烟桥 195
百尺楼头的陈汉元 207
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 218
哈同花园设计者黄中央 230
徐枕亚小说风靡民初 242
桃源渔父宋教仁 254
李根源啸傲小王山 267
酒国诗人陈柱尊 279
老同学颜文樑 293
惊才绝艳王大觉 306
附：
逸梅散记 321

主盟南社的柳亚子

柳亚子郑佩宜夫妇

一九八七年，为柳亚子一百周年纪念，为了百年祭，当然有所点缀，并有柳亚子和南社纪念研讨会的成立，拟在苏州定期举行。我在南社，忝列末座，曾和亚子联杯酒之欢，追念之余，岂能不有所纪述。至于亚子怎样创办南社，怎样参加社会活动，这些荦荦大端，我都不谈，因这些早有人谈过，再谈似乎赘余，多此一举了。前人所谓："不贤识小"，我甘居不贤，记些琐屑小事，以充篇幅吧。

亚子在《南社纪略》上，写过一篇自传式的文章，人传不及自传的正确，这是第一手资料，我先来做个誊文公，但这篇文章较长，我把它简略一些，偷工减料，尚希读者鉴谅：

"我是江苏吴江县北厍镇大胜村人。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字亚卢，再更名弃疾，字亚子，现为了名号统一，只以亚子两字作为我的符号了。我的高祖古楂先生，讳树芳，曾祖蒔庵先生，讳兆薰，祖父笠云先生，讳应墀，都是以文章道德，望重一乡的。我的父亲钝斋先生，讳念曾，清廪生，能写小楷，散骈文和小诗都可下笔。我的叔父无涯先生，讳慕曾，是以酒量、书法、算学三项著名的。我生平倔强的个性，遗传于父亲者为多。我母亲姓费，名漱芳，晚号德圆老人，从小跟一位女先生徐丸如读书。这位女先生，便是乾嘉时代吴江名士徐山民先生的女儿，她的母亲吴珊珊，还是随园主人袁子才的女弟子呢。我母亲虽然后来废学，但《诗经》和《唐诗三百首》却滚瓜烂熟的能够背诵，我小时候读《唐诗》，就是在她膝下口授的。我们的家族，世居大胜村，清光绪二十四年秋，才搬到黎里镇上来。

那年我是十二岁，记得先前一两年，就学做诗文，到这时候，可以写几千字的史论了。父亲头脑很新，戊戌政变时代，左袒康、梁，大骂西太后，我受他的影响很多，我曾有拟上光绪的万言书。光绪二十八年，到吴江县城应试，始和陈巢南相识。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长洲（今吴县）大儒诸杏庐先生的弟子，而巢南曾从学于杏庐先生，所以从辈分上讲，我还是应该叫巢南做师叔呢。光绪二十九年春，我因巢南和同邑金鹤望先生的介绍，加入中国教育会为会员，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认识章太炎、邹威丹、吴稚晖、蔡孑民几位先生。爱国学社解散，我回到家里闲住了半年。光绪三十年，到同里进鹤望先生所办的自治学社念书，醉心革命。光绪三十二年，又到上海，进钟衡臧先生所办的理化速成科，想学造炸弹，结果生了一场伤寒大病。后来想进健行公学读书，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国文，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中国同盟会。同时，复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这年旧历九月九日，回到乡下和郑佩宜结婚。光绪三十三年冬，薄游上海，偕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小饮酒楼，便孕育了南社组织。直至宣统元年十月一日，这晚清文坛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坠地了。”

亚子的出身和他的品性，此文具有大概的轮廓。他的取字亚卢，以亚洲的卢梭自居，更慕南宋词家辛弃疾的为人，辛氏号稼轩，所以他袭用弃疾、稼轩，为自己的字号。辛氏别署青兕，他复请顾青瑶刻了“前身青兕”四字的印章（青瑶为顾若波的女孙，能画、擅诗、工篆刻）。他的旧居大胜

村在分河之滨，有一古柏，高耸入云，树身又极巨大，当年叶楚伧往访，楚伧南人北相，体颇魁梧，抱之不能尽其围。筑有养树堂，堂有联云："无多亭阁偏临水；尽有渔樵可结邻。"为境绝佳，后因地方不靖，亚子与父柳钝斋迁居黎里，亚子不忘其旧，乃请南社社友黄宾虹、顾悼秋、余天遂、楼辛壶、陆子美等，各作一画，名分湖旧隐图，又征社友题咏，汇成一帙。以上所谓南社孕育者，不尽为南社社友，如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便没有加入南社。

亚子绘图寄意，尚有旧隐第二图、江楼秋思图、江楼第二图、辽东夜猎图。一九二七年，他亡命日本，著《乘桴集》，明年四月回国，作樱都跃马图，至于作秣陵悲秋图，那更沉痛出之，原来他的同乡张秋石女烈士殉难南京，时为一九二七年，亚子由日本回国，赴南京访寻秋石骸骨，不可得，便请陈树人绘了这幅秣陵悲秋图，亚子自题上摸鱼儿一词；还有一幅，出于山阴诸宗元手笔，宗元在画上题了诗，如云："天下伤心又此秋，蛾眉肝胆世无传。石头城下栖霞道，痛哭应登扫叶楼。"亚子又撰了一篇《张应春女士传》，应春是秋石的字，后来在黎里镇莲荡南岸无多庵旁建了个衣冠冢，和明末叶天寥女小鸾埋骨处相近。亚子又撰了《礼蓉招桂盦缀语》三十二则，都是为秋石而作，那秋石本名蓉城，曾化姓名为金桂华，这是礼蓉招桂的由来。我和秋石的堂叔张仲友同事某校，颇多往还，承仲友赠我一帧秋石的遗影，貌很娟秀，温文尔雅，遭这惨祸，能不惋惜。南社诗人沈长公，是秋石的父执，长公子晒之，擅刻印，刻了"礼蓉招桂之盦"一印，赠给亚子，亚子写了一对联答谢他："虎父从来无犬子，

凤雏终见握龙韬"。有一次，亚子的女儿无垢以玫瑰花乞父题诗，亚子作一五律，读了觉得似为秋石而作，见者引以为奇。

一九三一年，亚子致书其友姜长林，追忆往事，又谈到秋石。最近上海图书馆编《柳亚子书信辑录》一册，付印问世，其中致姜长林的很多，可是我看到的这封信，却没有收入，大约是铁网遗珠了。现在把这封信，节录于下："我的生命史中最热烈的一段，就是在闸北的情形，甚么武力统一，甚么做余兴，大概你也忘不了吧！最奇怪的，我似乎离不了春姊（指张秋石应春而言）和你两个人，你们一出去，我就感到烦闷和无聊，夜间非等你们回来后畅谈一下子才睡觉不兴。搬到法租界后，还是这个样子，常常谈到十二点或一点钟不肯睡觉。大家都像小孩子一般，一点也没有大人脾气。在史冰鉴将来的以前，我心中很恐慌，怕来了一位大人，就把我们都拘束起来了，谁知她也是一个小孩子，我们兴致愈弄愈好，这时候的情景，我有点忘不掉啊！现在死的死了，活的又天各一方，真是不堪回首，奈何！"亚子另有一诗，涉及秋石与史冰鉴："张娘妩媚史娘憨，复壁摇摇永夜谈。白练青溪厄阳九，朱栏红药护春三。"

亚子的《书信辑录》中，除姜长林外，致柳非杞的也很多，且饶有趣味，如云："老不给你回信，因为你硬要我写毛笔信的缘故。砚台和笔墨，早有一位尹瘦石先生送给我了，但要我磨墨开笔，实在太讨厌，因此，只好索性不写。你直接写信给我，最好写平信，不要挂号或快信，因为打图章，太麻烦了。"又云："题牛诗如下：'吹笛骑牛谁氏子，沈吟我自念犹龙。函关倘遣戍西出，会见流沙尽向东。'末句的意思，

我自己也不甚了解，哈哈！我的字，弄得不好时，是什么人都不认识的"（某次，有人把亚子信中不识的字，剪给亚子辨认，亚子也认不出来）。又云："倘然你能到金刚饭店请我吃一次酒，那就更好了，（假定）你身上还是麦克麦克的话。"亚子在信中，谈到汪旭初，谓："旭初是我姨丈，我的姨母和我年龄差不多，也许比我还小，死去已十多年了。旭初先生对我批评'个性极强'四字，深得我心，我非常高兴。我是王仲瞿，他不愧为舒铁云。"

汪旭初著《寄庵随笔》有"南明史稿待杀青"一则，谈及亚子，如云："安如（即亚子）为费敏农甥，敏农，韦斋从兄也。安如少慧，尝读书舅家，舅家诸兄弟多病口吃，安如戏效之，已而成习，其吃乃甚于诸兄弟。年十六七，投文《江苏杂志》，始相把晤，叙辈次，余为尊行，而安如年长于余，志业相契，故脱略形迹，欢若平生。性率直无城府，喜怒毁誉，皆由中发，初每以卧龙况余，及论事不合，则于报端著文诋余曰：'卿本佳人，何苦作贼。'家饶裕，而以奔走国事，挥斥殆尽。南社草创，其经常之费，亦取给于安如。自余浮游南北，安如蛰居乡里，中间三十年唯费韦斋丧时，一聚首而已。中日战起，安如以直言除党籍。先是避寇香港，香港陷，徙居桂林，时余方卧病歌乐山，从非杞处得其消息，始复以诗札相存问。安如属草南明史，精力所殚，又因余为介，从朱逖先质疑事，并搜集资料，今俱老矣。"亚子和费韦斋也因细故闹翻，誓生死不相往来，及韦斋辞世，亚子去吊丧，刊《韦斋诗集》为撰一序，述及诟谇事以致歉悔。亚子诗崇唐，辑有《全唐诗精华》由正风出版社刊行，反对宋

诗，实则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因一些遗老，喜效宋诗格调，他痛恶遗老，迁恶到宋诗罢了。南社中颇多崇宋的，掀起唐宋诗之争，朱鸳雏起而和亚子对抗。亚子一怒之下，在《南社丛刻》二十集上载一布告，驱逐朱鸳雏出社，及鸳雏死，亚子撰了《我和朱鸳雏的公案》说："这是我平生所很追悔而苦于忏赎无从的事"。此后亚子编《南社社友姓氏录》，那被除名的朱鸳雏仍旧列名在内。亚子和高天梅是同学，天梅为高吹万的侄子，当然天梅呼吹万为叔，亚子随之亦以叔称呼吹万。天梅颇自负，称"江南第一诗人"，亚子不服气，有诗讥讽天梅云："自诩江南诗第一，可怜竟与我同时"，《南社丛刻》第一集，是天梅编的，亚子认为编制太杂乱，没有条理，说"天梅书生习气，做事太马虎"，引起天梅的不欢。一九一五年夏，亚子和吹万、姚石子，各带了眷属，同游西湖，归来刊印了《三子游草》，为了赠送和出售问题，又和吹万闹了意见，事后亚子逢着社友，总是说："这是我少年气盛，和一时误会的缘故，到现在，我是由衷地向高先生道歉。"林庚白参加南社，常到亚子寓所谈天。一日论诗不合，争闹起来，亚子大发脾气，举起一棒，向庚白掷去，庚白逃，亚子追，环走室中。亚子深度近视，行动不便，大声叫骂，他的夫人郑佩宜听到了，阻挡了亚子，庚白才得溜走。过了些时，两人又复言归于好。庚白且贻诗云："故人五十尚童心，善怒能狂直到今"。亚子得诗欣喜，谓："入木三分骂亦佳，胜于搔痒搔不着"。亚子的行径的确带些童性的天真，令人可恼亦复可喜。他的夫人郑佩宜，名璞，通文翰，辑有《太原闺秀比玉集》一卷，亚子和夫人伉俪甚笃，因刻了一方印章"佩宜

夫婿"。但有时也会和夫人闹别扭，佩宜没有办法，乃请姚鹓雏来解围，因鹓雏的话亚子是能接受的。

亚子对于抄书，是不怕麻烦的，他为了研究南明史，自取笔名为南史。一次，借到一部《南疆逸史》，较任何本子都完备。他就不惜功夫统抄一过。又一次请人在素纸上打好朱丝格，把苏曼殊所有的诗，抄成一整本。每集的《南社丛刻》，都是由他把社友交来的诗词和文，誊抄了给印刷所，原来交来的稿，有行书，有草书，手民不易识得，又纸张大小不一，很难编排，且有些用极精雅的笺纸，写作俱佳，经手民之手，沾上油墨污迹，是很可惜的，不如誊录了，可以把佳笺留下来，付诸什袭。在亚子来说，这是不得不如此的事，抄在规定的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三十格的红格纸上。在第五集抄成后，交给胡朴安，请他经手交印刷所排印，不料朴安偶一疏忽，把这稿本丢掉了，亚子对此大发脾气，一定要朴安赔偿损失，但这损失是无法赔偿的，成为僵局。幸而叶楚伧做了调人，因这时亚子由楚伧拉去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编专电，朴安也在该报，彼此同事，楚伧提出解决办法，就是亚子所兼专电职务，归朴安担任，这样亚子工作减轻，得重抄第五集稿，亚子也就一笑了事。

亚子的南明史料，广事搜罗，不遗余力，有些是钱杏村（阿英）帮他收集或赠送，有些是谢国桢（刚主）帮他收集或赠送，凡代收集的都需抄录后还给人家，所费的精力和时间，是难以计算的。一九四〇年亚子旅居九龙柯士甸道，他的外甥徐孝穆随着亚子寄寓九龙，亚子蓄志编《南明史稿》约百余万言。稿本很潦草，由孝穆为之重抄，亚子的字，不

易认识，他看惯了，也就顺利进行，且抄得很快，几个月便全部抄完。及香港沦陷，仓皇出走，什么都不便携带，那部《南明史稿》被毁于锋镝中了。

徐孝穆既是亚子的亲属，当然对亚子的情况比我更知道的多，蒙见告一系列亚子的生活琐事，为外间不易得知的。亚子患神经衰弱症，时发时愈，发时什么都废置，愈时却极兴奋，诗啊酒啊，闹个不休，游杭酒醉，欲跳西湖，幸由朋辈阻止。他衣着素不讲究，喜买书，花钱在所不计，衣着上花钱，他是舍不得的。经常穿着极普通料子的长袍，一件花呢袍子，年久色变灰黄，佩宜夫人拟为他重制一件，他大反对，结果由夫人亲自把它拆洗，翻过来再做，他穿上身很高兴，一再称他的夫人能干。穿西装的时间不长，除非在应酬场合，尤其亡命日本，不得不穿西装。穿中山装，这是他崇拜孙文学说，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又当过总统府秘书。对孙中山的印象很深，也就喜把中山装章身了。饮食方面，喜欢吃肉，东坡肉及红烧蹄子，或豆脯栗子烧肉，他吃得津津有味，为之健饭，这些菜肴都是他夫人亲下厨房为他调制的。他以言论激烈，触犯了当局，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突来缇骑逮捕他，躲入复壁中，幸而免祸。这也是他夫人急中生智，想出这法儿来。总之，亚子完全书生本色，在家一切，都是夫人一手料理，真正成为十足道地的贤内助。对外一切，都是朱少屏为之应付，所以亚子虽是南社的主任，可是认识的社友，没有少屏多。所以创造南社为亚子及陈巢南、高天梅鼎足而三，有人认为遗漏了少屏，应当列入少屏为四位创造人，这的确是有道理的。他家由大胜村迁到黎

里镇，他把黎里这个名儿，美化一下，常称为梨花里。这座屋子为清乾隆年间官府的邸第，共有四进，屋宇轩敞，因此足够储藏图书，他又广收地方文献，坐拥百城，引为至乐。那磨剑室，就是他的书斋，复壁是现存的。他时来上海，居住旅馆，从不讲究设备，自亡命日本回国后，住过上海黄陂路、西门路，都是旧式房子，直至他担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才搬到复兴中路四二四号，后又迁居复兴中路五一七号的花园洋房，为了避免有人注意，底层给唐惠民医生设立诊所。"八一三"抗日战争，上海沦为孤岛，他就秘密离沪，避居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辗转到了桂林，桂林被轰炸，又迁居重庆，生活都很艰苦，他的斋名，如什么羿楼，隐寓后羿射日之意。又取王船山"从天乞活埋"的诗意，之为活埋庵，以及更生斋，这些都是流浪时期所取的。最后住在北京颐和园的益寿堂，和故宫附近的北长街，榜为上天入地之室，为他平生最安适的住处。

亚子寓居桂林时，诸同文如尹瘦石、熊佛西、何香凝、端木蕻良、欧阳予倩、谢冰莹、林北丽、宋云彬、陈孝威、司马文森、王羽仪、李玉良、巨赞、吴枫、黄尧、安娥等，觞亚子及佩宜夫人于嘉陵馆，一时裙屐联翩，觥筹交错。瘦石擅速写，即在席上一一绘像，像旁各签一名，成为漓江祝嘏图。李一氓书引首，题识者有俞平伯、夏承焘、聂绀弩、廖沫沙、黄苗子、任中敏等，承瘦石采及葑菲，要我题写，我集龚定庵诗成一绝以应。"秀出天南笔一枝，中年哀艳杂雄奇。只今绝学真成绝，坐我三薰三沐之。"亚子当时有自题二律，我仅记其二句："班生九等分人表，青史他年任品题。"

曾几何时，同文纷纷辞世，存者不多了。

在此之前，有一次盛会，时尚在民国十三年，柳亚子夫妇，约刘季平（即江南刘三）、朱少屏、陆丹林游苏，时丹林任职道路协会，取得特别免费票，适冯文凤女书家由港来沪，乃邀之同去。到了苏州，住阊门外铁路饭店。第一天午饭及晚饭，在冷香阁与留园进之，亚子作东道主，次日，苏地社友陈巢南等，设宴拙政园及狮子林，为一时胜会。文凤携有摄影机，摄照数十帧。又预先写了聚头扇，以赠亚子伉俪，在席上传观，季平初见文凤隶书，大为赞赏。返沪后，季平特邀文凤到华泾黄叶楼作客，与其女刘缃相见，从此时相往来，不幸刘缃短命而死，数年后，文凤也客死异乡。

他的外甥徐孝穆，在上海市博物馆工作，能书、能画、能刻印，刻竹骨、刻砚台、刻紫砂壶，属于艺术上的多面手。一度他随亚子寓居北京，因得识何香凝、叶恭绰、郭沫若、沈雁冰、傅抱石及老舍等，都为他题竹拓专册。亚子有一端砚，石质极佳，孝穆为之镌刻，砚背刻亚子像，须眉毕现，神情宛然，亚子非常喜爱。亚子逝世，佩宜夫人便把这砚还给孝穆，以留纪念。孝穆在上海，居住进贤路，亚子来沪，到他家里，为他写“进贤楼”三字匾额，作为他的斋名，钤上汾湖旧隐及礼蓉招桂盦印章。孝穆又为亚子刻印，拓有印存册子，亚子为题：“刻画精工值万钱，雕虫技小我犹贤。何当掷去毛锥子，歼尽蜗夷奏凯旋。”金鹤望为印存作一骈文序，如云：“游心于阳冰之间，蹴足及安庐之室。”所谓安庐，便指亚子字安如而言。

亚子头脑较新，他对新诗和旧诗问题，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自己喜欢做旧体诗，尽做也不妨，至于因为自己欢喜做旧诗，而就反对新诗，那未免太专制了。"由于民族思想很激烈，十多岁即撰《郑成功传》，发表在日本留学生所编刊的《江苏杂志》上，吴江吴日生，明季抵抗清兵，壮烈不屈死，亚子征集其旧刊，又得吴尧栋的手抄本，杂次序凌乱，错讹较多，亚子因请陈巢南重为编纂，印成《吴长兴伯集》为《国粹丛书》之一，附有《唱酬余响》、《袍泽遗音》等，得者珍之。

亚子双目近视，懒于行动，他自己说："坐黄包车怕跌交，坐电车怕挤，汽车又嫌太费，除非有人拉了我走，一个人实在没有自动出门的勇气。"他坐车怕跌，原来在京口曾经覆过一次车，受到轻伤。后到绍兴，那《绍兴日报》的陈编辑，把自备车供亚子乘坐，并嘱车夫加意扶持，他的《浙游杂诗》即有一首云："余郎婉娈故人子，重遇樽前已十年。更喜陈生能厚我，一车供坐最安便。"所谓余郎，指同社余十眉之子小眉，这次是不期而遇的。

尚有些零星事，足资谈助，他认重阳为诗人节，家乡有八角亭，为胜迹之一，所以他每逢这天，经常邀集诗友，登亭眺赏，对菊持螯，尽永日之欢。他做诗不大喜欢集句，因其缺乏性灵。他主持上海市通志馆，不常到馆，所有的事，致书胡道静，托他代办，因此道静所积亚子手札，约有四、五百通之多，不意浩劫来临，全部被掠而去。那《亚子书信辑录》仅载有二通，这是其友吴铁声喜集书札，道静分给了他一些，才得留存。事后道静深悔当时没有全部交给铁声，或许全部留存哩。亚子有义女三人，一谢冰莹、一萧红、一

陈绵祥。绵祥，陈巢南之女。亚子晚年远离家乡，把家中所藏的书籍图册，分捐苏州博物馆、北京博物馆及上海图书馆。如今把黎里故居作为柳亚子纪念馆，所有捐献的东西，以及复制品，都陈列馆中。亚子的长君无忌，从美国归来，在纪念馆前摄了照片，我获得其一。影中人无忌与夫人高蔼鸿，亚子女儿无非；无忌女光南，无忌外孙女郑婉文，亚子外甥徐孝穆、徐孝穆子维坚，雁行而立，亚子有知，定必掀髯色喜哩。

丰子恺的缘缘堂

现在报刊，不是都有漫画吗？谈到漫画，就得谈上始创者丰子恺，记得一九二五年，上海文学研究会所办的《文学周报》，郑振铎托胡愈之向子恺索画，赓续在《周报》上发表，加上“漫画”这个题目，从此我国始有“漫画”的名称。他撰有《我的漫画》又《子恺漫画》，朱自清为作序，此后美术出版社刊行《丰子恺漫画选》都风行一时。谈到开明书局，就得谈上老编辑丰子恺。谈到中国画院，就得谈上该院院长丰子恺。谈到弘一法师李叔同，就得谈上大弟子丰子恺。实在可以谈上的太多，一连串的谈着，未免累赘，使读者生厌，不如到此截止吧！

丰子恺一作子颉、名润，又名仁，又名仍，乳名慈玉，后从李叔同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辞世，那是在浩劫中，备受磨折凌辱，抑郁致患肺癌而牺牲的，年七十八岁。他的父亲名镛，清末举人，

1937年春丰子恺在石门缘缘堂楼上作画

弃儒就商，设丰同裕染坊，母钟芸芳，娴雅温淑，生子女十人，子恺行七，九岁丧父，赖其母抚养成人。他自幼即喜绘画，印描《芥子园画谱》.小学毕业后，赴杭州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图画音乐，从夏丏尊学写作，成绩斐然。

子恺的画，植基于李叔同，又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他又在《太平洋画报》上看到陈师曾所绘的《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简笔画，更启迪了他。他的人物画，取法七道士，七道士所作画，粗笔焦墨，别具轮廓，仿佛漫画，而苍劲自具意致，非率尔为之。七道士，世往往不能举其真姓名，据《广印人传》有云："曾衍东，山东人，流寓永嘉，字七如，别号七道士，工书及篆刻，善写人物花鸟。"我在钱玉斋处见七道士所作《塾戏图》.诸生徒捉迷藏，状态生动,神情毕肖,是不易多得的。子恺自谓："漫画创作,分为

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画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总之，他的漫画别具一种风格，和钱病鹤、马星驰、丁慕琴、杨清磐、黄文农、毕克官、华君武、胡亚光等强烈于讽刺性不同。他喜画杨柳，起因有那么一段话："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此后常取见惯的杨柳为题材。"又说："埋头写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边的长椅子里去坐了一会，看见湖边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便以画代赞，续续不已。"他又这样说过："爱杨柳，是爱其贱的秉性，无求的生活，不忘根本的美德。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大树。它不要高贵的肥料和加工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健美。杨柳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向上发展的。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下面的根。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它呢！怎么只图自己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只有杨柳，越是高、越往低，千万条细柳，条条不忘根本。"言外有意，耐人深思。

子恺受叔同的佛家思想，不杀生物，绘有《护生画集》，这是一九二八年，祝叔同五十寿辰而作的，共五十幅，作于上海，叔同为书，由佛学书局出版。第二集，共六十幅，一

九三九年作于广西宜山，也是叔同为书的，佛学书局出版。一九四〇年有英译本。第三集七十幅，一九四八年作于厦门，叶恭绰书，翌年由大法轮书局出版。第四集八十幅。一九六〇年作于上海，朱幼兰书，是年由新加坡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第五集，九十幅，一九六〇年作于上海，朱幼兰书，一九六五年，由新加坡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第六集一百幅，一九七三年作于上海，由虞愚书，一九七九年，亦出版于新加坡。

《护生画集》，先后费时达半个世纪，共作画四百五十幅，乃子恺所有画集中最大的一部作品，也是他生前最珍视的一部画稿，因为这画稿是为其老师李叔同祝寿而开始的。李叔同出家，子恺思想起着很大的影响，有人就把这"画集"看成为宗教的宣传，曹聚仁曾说了一句偏激的话："在这时代，《护生画集》可付诸一炬。"但子恺《画集》第三集序言中说："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详而言之，残杀动植物这样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当时马一浮深表同情于子恺。

丰子恺绘

我曾看到《护生

画集》的一部分，觉得很有意思，如画一人持帚扫雪，远处有一小鹿，奔驰在雪地上。题云“自扫雪中归鹿迹，天明恐有猎人寻。”又一人据坐石上，仰首观枝头小鸟，题云：“好鸟枝头亦朋友。”又书斋前细草蒙茸，题云：“绿满窗前草不除。”又一女童作画，一猫蹲其肩头，题云：“小猫似小友，凭肩看画图”，子恺爱猫，所以所作颇多狸奴。他阅到高吹万《望江南词》有句云：“鸡抚群雏争护母，猫生一子宛如娘”，他绘成一图赠吹万，吹万为制诗笺。又画一人拟杀鸡，一客趋前阻之，题云：“客人忙拦阻，我今天吃素”。又一人持竿，水波不动，题云：“香饵自香鱼不食，钓竿只好立蜻蜓”。又陋屋前飞燕成双，题云：“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瓶插花枝，题云：“残废的美”。又鸟鸣笼中，题云：“囚徒之歌”。又厨房烹鱼，题云：“刑场”。又扑蝶，题云：“残杀的儿戏”。又一犬蹲于门前，一人擎伞提灯归，题云：“风雨之夜的候门者”。均蔼然仁者之言。

关于《护生画集》，却有一个曲折的小故事。子恺在厦门，和广洽法师很莫逆，后来广洽法师赴新加坡，主持龙山寺，把《画集》合刊成为巨册，附言中谈到：“惟第二集画稿，行踪最奇，先由出资刊印者某君保存，战后，其人家遭变故，原稿不知去向”云云，不知什么机缘，澉浦朱南田，供职上海酿造厂，擅诗词，爱好书画，一日忽于古玩市场上，发现《护生画集》第二集文画原稿，已装裱成册，索价一百二十元，一再还价，以九十二元成交，奈南田手头拮据，先付定洋二十元，回家筹措，为数不敷，结果售去一件三人沙发，凑数购归，他喜心翻倒，做了一首五律诗：

未识丰翁面，先联翰墨缘。

丰子恺书联

护生心恻恻，
祝寿意拳拳。
画笔简而约，
书风静茗禅。
沽资何所得，
鬻椅凑囊钱。

子恺闻此佳讯，喜不自胜，即探得南田住址，致书南田。谓："衲正打算重刊各集，苦于复制品不甚清楚，不宜重行制版"，其意颇思一观该书，以温旧梦。南田翌日便持这"画集"呈阅，子恺大悦，此后来鸿去雁，往还不绝，后竟请南田割爱，信上说"昔李易安爱藏书画，凡见心爱物，沽金钗、典貂裘，掷千金不吝，收藏甚富。及至世乱，辗转流离，损失殆尽，写《烟云过眼录》以记其事，世人对藏书画称子孙永宝，其实能传三、四代者有几，岂能永宝。看来佛门倒还有千年藏经，所以我以为藏之佛门，比个人保管为好。"南田慨然允诺。由广洽法师携往新加坡，把六集原稿，收在一起。直至一九八四年，广洽参加丰子恺石门缘缘堂重建落成典礼，"画集"原稿六册，捐献给浙江博物馆，且在杭州文

澜阁举行《护生画集》捐献仪式，南田也参与其盛。

朱南田和我很熟稔，他著有《红雨润心庐诗稿》请子恺题签，子恺谓："我给你题几句，扉页我去请马一浮先生写"时一浮在黄山避暑，未备印章，仅署蠲叟。子恺谓待我去杭州，请他补钤名印。岂料十年浩劫，子恺所题，和一浮所书，俱付劫灰。幸南田探访子恺病，时子恺初痊，为写一诗，夹在旧书中，抄家时没有抄去，为仅存的硕果。又子恺弟子胡治均，也是我的熟友。他的母亲张爱稼太夫人，今年百岁寿庆，定制了寿碗贻送戚友，蒙他见惠一对，预祝我的期颐百岁，这是很可感的。他在浩劫中经常偷偷去慰藉乃师，子恺性质刚强，日间虽被批斗，晚间还是画他的画，有时把画就的小幅，给治均带去，日子既久，所以子恺的画，积有成数，甚至子恺又把所有的近作，装成一袋，袋上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字，也给治均保存，治均奉为至宝。有一次，治均恐被人看见，深夜前去，这时子恺已入睡，可是不脱衣服，和衣睡着，治均问乃师，这样是否太不舒适吗？子恺答覆说："红卫兵不舍昼夜的批斗我，夜间来揪，便得跟随他去，不得不如此。"说得何等可怜啊！从此子恺养成习惯，入睡不解衣了。

子恺的画，有闲适意致的，我看到他有一幅，疏帘高卷，月儿一弯，照在栏干和桌子间，桌上杂列着紫砂壶和几只茶杯阒无其人，题云："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着墨不多，具有空旷寂静之感，署名为T K，毋怪郑振铎对这幅画感到兴趣。子恺又曾为王凤琦画两个儿童捧大西瓜，历劫尚存在着。又新加坡的周颖南家，壁间悬着子恺精心之作，颖南子

女很多，大儿子看到了，请其父颖南为他代索一件。可是其他子女，都嚷闹着每人要一件，这使颖南很为难，觉得如此无餍之求，不好意思向子恺开口的，只得敷衍子女，俟有机会，一一代求，不料子女迫不及待，一再催促，颖南无从应付，只得以实情向子恺相商，讵意子恺慨然奋笔，居然每人一幅，如愿以偿，这一下直使颖南合家欢腾，如得天赉。又朱南田一日去女画师顾青瑶家，见她案头铺着一幅将完工的《柳塘春晓》，画的杨柳，袅娜多姿，力称其妙。她说："画杨柳当推丰子恺为圣手。"南田这时，尚未认识子恺，素诸心中，苦于识荆无从。后若干年，有幸认识了子恺，谈及往事，恰巧报章上发表了子恺的画，把原稿由邮寄回，即赠给了南田，南田直到日前还是挂在墙上，题着"小语春风弄剪刀"。这幅画，两个姑娘，坐在窗前，相对剪裁，喁喁小语，窗外几枝杨柳，从高处直垂下来，在春风中轻轻地飘拂着姑娘的云鬓，一只燕子在柳枝旁掠过，

钱君匋题"缘缘堂"

似乎偷窥姑娘们的作业。

子恺随遇而安，如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称为小杨柳屋。贵州遵义南潭巷的，称为星汉楼。重庆沙坪坝的，称为沙坪小屋。以及上海的日月楼等处。他生长于石门湾．一度迁居嘉兴杨柳湾金明寺弄，又常去上海江湾关心所办的立达学园，所以有人戏称他为三湾先生。最主要的当然是他家乡石门湾的缘缘堂。这堂是在原有的老屋惇德堂翻建的，他亲自绘图设计，极高大，轩畅、明爽、朴素之美，时在一九三三年，是一幢三开间的南向楼房，楼下中间是厅堂，西边为书斋，东边是家人就餐处，缘缘堂三字匾额，出于马一浮手笔，两旁挂着李叔同写的屏条，又有吴昌硕画的梅花巨幅、沈寐叟、李叔同的对联，他自己也写了楹帖，录王荆公的诗句："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庭除间有半圆形的花坛，他亲种樱桃、蔷薇、凤仙、鸡冠、牵牛等花木，还有一个扇形的花坛，种了芭蕉，以体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词意。书斋里藏着图书一、二万卷，由此可见主人何等的志得意满，准备终老是乡了。但不意仅享受了五年清福，及日寇侵略，肆意焚毁，这样好的家庭环境，竟成为一片焦土，子恺痛惜之余，撰写了一篇《还我缘缘堂》，立主抗战到底，在最后胜利之日，定要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和自己缘缘堂的损失，一起向日寇算帐。

一九八三年，徐春雷撰了《访重建后的缘缘堂》一文，在这文中，可以窥见一般概况，我摘录些于下："整个建筑，由三楹高楼和一个小院及后园组成。从东边墙门走进小院，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正厅上面叶圣陶手书的丰子恺故居，横

的匾刻成阴文，石绿填字，显得淡雅悦目。回转身来，才看到墙门上方的“欣及旧栖”四个大字，这是子恺生前将缘缘堂，与老屋惇德堂相比之下欣然题写的，现在集了子恺的字仿制复原。小院中栽着子恺喜爱的牵牛花和数株芭蕉。缘缘堂三个隶体大字，是马一浮写的，亦仿制而成，那幅吴昌硕所画的红梅中堂，由唐云重绘了。堂的两旁悬挂对联，一是李叔同书：“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一是子恺自书：“暂止飞鸟缠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都是仿制品。其他尚有钱君匋、曹简楼、谭建成、赵朴初、沈本千、沈定庵、赵冷月、吴长邺、岳石尘、刘雪樵等书画，居然琳琅满目。又有一尊半身铜像，这是广洽法师及弟子陈光剑捐资，由子恺弟子曾路夫雕塑的。又前楼作为陈列室，陈列子恺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他的一些作品与遗物。原来的卧室兼画室，基本照原样布置，靠后壁是一张简易双人垫架床，两侧为书箱书橱，前面窗口放一九抽屉的写字台和一把藤椅。所有的床、台、橱、椅，均为上海日月楼旧居的原物，书桌上放有子恺生前用过的文房四宝及辞海等书籍，书橱中陈列有他的出版著作和译作原稿。此外还展出一些他生前用过的烫酒紫铜壶，缘缘堂笺纸，画笺木刻印版、烟管、眼镜、暖炉、手杖等。特别要提的，是那枝陈旧的桔红色的派克钢笔，据一吟（子恺之幼女，一名一宁）介绍，这枝钢笔伴随她的父亲有几十年之久，建造缘缘堂的费用全仰仗它的辛勤耕耘。”当举行开幕典礼，被邀参加的人很多，我和一吟是相识的，但她不敢邀我去，因为我年逾九十，她担不起责任，实则我是心向往之的。胡治均归来告诉我一些，并谈及当时缘缘堂被焚，由子恺的

叔父加林抢出两扇大门，外面斑斑焦痕，里面尚完好，现在重建的缘缘堂，这大门依旧移用，但翻了一个身，把里面作为外面，留着日寇焚掠的遗迹，以示不忘宿仇。

子恺于二十二岁和徐力民结婚，子女较多，除一吟外，我都不相识，据我所知有陈宝、宛音、华瞻、元草、新枚。有一次，子恺和小儿女在一起，子恺提出一问，“什么事情最好玩？”不知其中哪一位，稚气可掬地回答着，“最好玩是逃难，逃难既得乘火车，又得登上大轮船，多么开心。”子恺为之大笑。

子恺的趣事，尚有可谈的，当一九四七年，他在杭州连开两次画展，一次是浙江美术协会举办的，一次是省民众教育馆举办的，专为招待外宾。奈两次画展，子恺的画，每次被偷去一幅，为此，子恺在报上发表“告窃画者”，公开召请窃画人来，愿为补题上款。又一次，他画了三头羊，每头系着一索，由牧羊人牵着走，有人看了对他说：“羊是合群的，所以‘群’字从君从羊为形声字，只消系了一头羊为领先，其它跟随着不须多系。”子恺恍然大悟，弃去重画，这无异名画家戴嵩，画两牛相斗，牛竖着尾巴向前猛冲，甚为得势，但受到牧童的窃笑，请问他，才知牛斗时，尾搐在两股间，和它兽不同。子恺始叹什么都得体验考察，闭门造车，是不合辙的。他什么都画，家中小儿女的动态也入了他的画幅，如“阿宝赤膊”、“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瞻瞻的脚踏车”、“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花生米不满足”等，都是寥寥数笔，甚至只有一簇头发，连脸的轮廓线也没有，但形象却跃然纸上，真是化工之笔。还有一个挽车工人

忽然附庸风雅，叩门求索子恺一画，子恺竟允其所请，立即伸纸挥毫应付他，且为题上款。另有一故事，这是子恺后人宛音亲自讲给人听的："子恺为了作静物写生，特地到一家陶瓷店选购一瓶，店伙见他挑来挑去，总是不合式，连忙从架上取下一只金碧辉煌的细瓷花瓶，一再称赞怎样的精美，可是子恺看不上眼，更自行挑选，他偶然在屋角发现了一只瓶子，虽瓶质粗糙，且蒙着灰尘，十分满意，店伙连忙解释说："这是江北瓶子，且又漏了，买去没有用"。子恺说："漏了不要紧，我就要这个"，说着忙付了钱，携了漏瓶就走，原来这瓶线条自然而流畅，具有一种简朴的美，店伙哪里理解，认为这个顾客是患着神经病的"。又"在二十年代，子恺到农村去，看到田野旁树丛里，几个农妇在操作，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他的画兴，他立即掏出速写本，躲在大树后面画了起来。当他画兴正浓的时候，不料被其中一个农妇发觉了，这时风气闭塞，除耕稼外什么都不知道，她立刻提醒同伴，接着一群娘子军，赶过来，大兴问罪之师，责问："你画我们做什么？准是画了去卖给洋鬼子，叫洋鬼子来捉我们的灵魂。"她们其势汹汹要抢这个画本。弄得子恺有理说不清，正在危急的时候，幸亏本村一位老乡亲来为他解围。"

子恺为了谋生，为了抗战逃难，行踪无定，除了上面所谈的居处外，曾住过上海江湾同安里及安乐里，立达学园的永义里（李叔同来沪即寓居该处）。又迁居旧法租界雷米坊，又杭州皇亲巷及马市街、田家园、静江路，又石门湾南深浜，又桐庐宁薰坊，又长沙天鹅塘，又桂林马皇背、洋塘岭，又迁黔北遵义的罗庄、南潭巷，又重庆刘家坟、凯旋路，

又厦门古城西路。此后回到上海闸北西宝兴路汉兴里、又迁至南昌路邻园村其弟子钱君匋所办的万叶书店楼上，又福州路三山会馆西面六百七十一弄七号，乃开明书店章锡琛的旧宅。我曾到那儿作客，蒙子恺书一小册页，惜于浩劫中被掠去，迄今子恺的手迹，片纸无存，为之痛惜。后又迁陕西南路、直至终老。

子恺相熟的人，都一时名流，如叶恭绰、叶圣陶、吴梦非、梅兰芳、郑振铎、陈之佛、郎静山、欧阳予倩、梅迪生、竺可桢、胡刚复、柯灵、宋云彬、胡愈之、巴金、王西彦、张梓生、郁达夫、田汉、舒舍予、朱自清、鲁迅、谢冰心、陈望道、周予同、徐调孚　、沈雁冰、邵洛羊、朱光潜、关良、姜丹书、刘海粟、舒新城、内山完造等，结苔岑之契，联缟纻之欢。

李叔同有两位大弟子，一刘质平，一丰子恺。我曾看到一帧照片，是一九一八年，叔同将入山修梵前摄的。叔同高坐在中间，刘质平盘膝坐在地上，子恺亦盘膝坐于右面。大家认为刘质平传受了叔同的音乐。的确质平的音乐，造诣很高，他的哲嗣雪阳，也是个音乐家。丰子恺传受了叔同的佛学。实则子恺兼两者而有之，擅奏钢琴和提琴，编了《音乐入门》、《孩子们的音乐》、《近世十大音乐家》、《世界大音乐家及名曲》、《西洋音乐楔子》、《音乐的常识》、《近代乐圣的生涯和艺术》、《开明音乐讲义》，且在春晖中学教授音乐课，没有修养，哪有这许多成绩，真可谓多才多艺了。

世有“须眉男子”之称，可见须是男子的特征。最近看

到报载:"美国的长须者，他的一对八字胡须，长达一百八十五厘米，这人名米勒，年五十三岁，为加州的货车司机，十一年前开始蓄须，且附有照片，这是多么怪异啊！又传说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训蒙师，翁长须飘拂，光绪常爬上翁的怀抱，拈着师傅的须儿，这又是多么有趣啊！因此我就想到几位名书画家，颇多蓄须，如曾农髯、张大千、黄蔼农、汤定之、吴待秋、朱大可等，子恺也是其中之一，他居母丧，即开始留须。有一位潘文彦，写了一篇《丰子恺先生的胡须》，其中有那么一段话:"十年动乱之初，先生（指子恺）的胡须也遭了殃。记得那天上灯时分，我刚端起晚饭碗，消息传来：'丰子恺自杀了！'在恶梦般的黑暗年月里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我立即放下饭碗，急急赶到日月楼去，踏上最后几级楼梯时，我的心怦怦直跳，真有说不出的紧张。及至推进门去，见到他老人家正在浅斟细酌，方知是讹传。那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先生慈祥的胡须短了一截，不用说我也完全明白，已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了。我当时已呆住着，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先生见我惊讶，反而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要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借了白乐天的两句诗自慰慰人，于是相顾而笑。"究属子恺的须，是怎样短了一截的，该文似匣剑帷灯，不够清楚明白。据我所知，那天为了发现两幅子恺测验儿童智慧的画，一张题着:"东方有个红太阳，西方有个绿太阳"，一张题着:"我抱爹爹去买糖"，批斗子恺，说他:"颠倒是非，故意讽刺当道的领袖"。这时子恺正患着感冒，打了一个喷嚏，又指他"破坏严肃空气"，立即出剪，剪截长须，借以惩戒，恶

作剧如此，抑何可憎可恨，又复可笑啊！

闽诗人陈兼于，和我同隶上海文史馆。我在他那里看到一首有关丰子恺先生的七律诗，并附有识语，亦极有意致，录之以殿我文。其标题云："秋夜读丰子恺先生《我与弘一法师》一文，顷为法师百年祭之辰，丰翁亦下世数年矣，书此志感"：

浙山闽水底处寻，百年精气郁萧林。
艺臻物我相忘境，学有天人一贯心。
寺塔长空圆日影，海潮终古振雷音。
丰翁妙语层楼喻，把臂真看共入林。

附识："子恺先生以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艺术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法师之出家，由于不满足于艺术生活，登上三楼，一探宇宙之真相：人生之究竟。宗教为高度艺术之境界，故其为僧，出于生活之要求，无足为异云"。

章太炎大弟子汪东

汪　东

称汪旭初为词人，未免浅乎言之，狭乎言之吧！实则他的资望是多方面的，他是新闻界老前辈，诗古文辞家，书画高手，大学名教授，同盟会会员，早期日本留学生。

他是江苏吴县人，出身于书香簪缨的家庭。祖父和卿，官镇江府训导。父凤瀛，字荃台，从定海黄以周学，通群经大义，清总督张香涛（之洞）聘入莲幕，后任长沙知府。辛亥革命，任大总统府顾问，袁世凯野心勃发，设筹安会，谋称帝，凤瀛为文述七不可，反对美新的"六君子"，不畏逆鳞遭殃之祸，会袁氏死，竟得安然无恙。长子荣宝，号袁甫，任驻日大使，又出使比利时，一度任法律馆总纂，董绶经（康）任提调，当时颁布之刑法，即荣宝、绶经二人所

修订，于民国二十二年逝世，年五十有六。旭初行三，名东宝，一八九〇年生，与荣宝均诞生于金焦京口间，因乃祖任镇江府训导达数十年之久，不啻第二故乡耳。旭初和荣宝友于殊笃，荣宝卒，他有感雁行折翼，改单名为东，取旭日东升之意，以旭初为字。又于气候喜秋令的爽朗，及读汤卿谋文："秋可梦乎？曰可"，遂署梦秋，镌刻"秋心"二字小印，钤诸书札。厥后又署寄庵，他所著《梦秋词》、《寄庵随笔》，都是以别署为书名的。

他早岁肄业于上海马相伯所办的震旦学院，一九〇四年，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成城学校及早稻田大学，结识孙中山，翌年参加同盟会。当时同盟会人，认为鼓吹革命，首在文字，因在东京创办《民报》，由陈天华、胡汉民、章太炎先后任主编。旭初为《民报》撰稿，自署寄生，自谓具三种意义："人生如寄，一也。栖息客帝之下，等于物之寄生，二也。象译之名，东方曰寄，三也。一九〇六年，太炎离去，由旭初继任笔政，这时撰文者，济济多士，如廖仲恺笔名"无首"，寓群龙无首之义，汪兆铭笔名"扑满"，扑满原系贮钱土罐，满则扑之，暗含扑灭满清之义，黄侃笔名"信川"，《说文》侃字从信从川等等。时梁启超主编《新民丛报》，主张君主立宪，和《民报》主张革命，两相抵忤，引起笔战，有徐佛苏笔名佛公其人，阴助立宪派，而劝《民报》转变舆论，两相息争，旭初以"弹佛"为笔名，撰文抨击，自《民报》十期起，直至二十期止，论战甚剧。

清廷嫉视《民报》，派溥伦去东京交涉，日方出动便衣侦探，监视同盟会活动，孙中山首当其冲，被迫出境，黄兴、

宋教仁、田桐、章太炎、胡汉民、汪兆铭、刘申叔、张继、汪旭初及宫崎寅藏等齐集东京赤坂区红叶馆为孙中山饯行。翌年《民报》被封。同盟会陈陶遗，由日乘轮返国，即在上海轮埠被逮（按陈陶遗本字道一，幸由端方释放，因改为陶遗，端方别署陶斋），旭初先一班船抵沪，便去镇江省亲，常镇道刘燕翼派人到训导处查问，旭初又回苏州，未遭缧绁。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炎在上海筹办《大共和日报》，章任社长，旭初为总编辑，钱芥尘经理其事，沈泊尘主插画，日出两大张，金松岑日撰论文，李涵秋的成名作，即排日刊载报端，取名《广陵潮》。章又办《华国月刊》，请旭初任编辑，旭初有侄汪星伯为助编（星伯工书法，晚年与费新吾、祝嘉、蒋吟秋，为吴中四大书家），共编二十七期，旭初著有《法言疏证别录》等，甚为精审。不久，江苏省都督程德全（雪楼）聘旭初为秘书。二次革命，都督府取消，他任总统府内务部佥事，礼制馆主任及编纂等职。一九一七年，他出任浙江象山、於潜、余杭等县知事，在余杭时，曾探索杨乃武与小白菜档案，未有所得，为之怅然。一九二五年，去南京，任江苏省

汪东夫妇在家园

长公署秘书，越年，南京东南大学合并江苏各公立专门学校，成为国立中央大学，聘旭初任文学院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其时文学院院长为谢次彭，一九三〇年，次彭奉命出任比利时公使，旭初代理院长，此后，次彭归国，别有它职，旭初便为正院长，擘画经营，增聘名教授，校誉益著。

旭初性耽风雅，秉铎之余，常和同事吴瞿安听曲论艺，觞咏秦淮画舫中。又组织畸社，同社有张冷僧、傅抱石、郑曼青、张书旂、彭醇士、商藻亭、黄君璧、冯若飞、陶心如、陈之佛、金南萱等，旨在聚友朋，纵谈辩，遣郁闷，陶性情，旭初谓："每会或携书画，或歌皮黄，饮必极欢，醉或相怍，虽所业不同，而交契无间，于此一刹那，信足以泯人我之分，忘斯世之忧，以其行类畸士，故名为畸。会友合作画幅，大抵花卉为多，山水则非笔墨较近者不能强合，余偶写半幅，君璧为补成之，几不可辨，因戏题其上云：溪山随处足 清游，载笔还欣得胜俦。异日有人征画派，岭南江左亦同流。"此外，旭初又参加如社，该社提倡词学，林半樱（铁尊）主其事，该社起始于春二月，取"尔雅"："二月为如"之意。同社有吴瞿安、陈倦鹤、乔大壮、唐圭璋、卢冀野、仇述庵、石弢素、蔡嵩云、吴白匋等，皆一时俊彦。每月一会，饮秦淮老万全酒家，地与邀笛步近，故临水一轩，榜为"停艇听笛"，会期经常在此轩中。他又参加正社，与吴湖帆、张大千同隶社籍。又参加西山画社，同社有汤定之、吴待秋、陈师曾、金拱北、陶宝如、陶心如。他和吴江柳亚子有戚谊，亚子拉之入南社，历时甚久。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旭初辗转入蜀，旋任重庆行营

第二厅副厅长，与邵力子（震旦学院同学）、叶元龙（中央大学同事）交往甚密。翌年十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一九四三年，在重庆黑石冲养病，改任为礼乐馆馆长。

旭初在蜀时，常莅陶园，园本品茗听书之所，在上清寺，又名芭园，政府西迁，监察院与考试院，即以该园为办公室。又访鹅项岭、浮屠关之胜，随处布置亭林，疏壑涧石，因地造屋，园林山水，兼而有之，旭初谓："平生所览，以此为第一佳地"。又赴成都万里桥边枕江酒楼，啖醉虾羹鱼，朵颐大快。又和叶元龙在晋临酒家进姑姑筵，馔味醇厚，以煎炒为上，所谓姑姑，传说不一，他亦莫知其所以。

抗战胜利后，他返苏居住，家在东北街道堂巷，更于老宅北墙后筑楼屋一座，题名寄庵。院内植有海棠、黄梅、樱桃、箬竹，垒以丘石，极分敷掩冉之致。友有来访，先询其径迹，他撰了一阕《踏莎行》为答：

> 骚客词心，绛唇歌谱，吴城合共天随住。新巢无与老巢临，飞来燕子知门户。　拙政园东，华阳桥堍，深深曲巷通蔬圃。杖藜若叩寄庵家，隔墙先见樱桃树。

苏沪近在咫尺，他时常往还，一日，在宴会席上，晤见了《新闻报》副总编辑严独鹤，独鹤兼主附刊《新园林》，连载刘成禺所撰《世载堂杂忆》，历年余完毕，独鹤以读者欢迎掌故性笔记，便请旭初排日撰《寄庵随笔》，凡一百数十则，兴尽始辍。"随笔"词藻斐然，清淑深博，又多入蜀名流的活动情况，和《杂忆》相媲美，有加以品评的，谓《杂忆》

以质胜，“随笔”以文胜，一为荆山之璞，一为灵蛇之珠。“随笔”条目精彩，所涉的面是很广的。

我是爱读“随笔”的一分子，当时逐日剪存，奈以事冗，往往遗漏，粘之于册的，仅十之三四，过后深悔，然欲补无从了。越若干年，偶于邻人韩非木（中华书局编辑）家发现他曾剪存一部分，自第一则至六十则止，后半亦付阙如，我就在六十则以内的借来补抄。既而探知陆丹林也有剪贴本，又相借补抄六十则以外的，总算拼拼凑凑，成为全稿，但丹林剪贴时，每则截去小标题，因失顺序，我乃随意加题，并为排列先后，与原编稍有出入，势所难免。至于手民之误，可改者改之，有怀疑者，姑存之，不敢妄事变易，致失其真。

我这个本子草草率率，有剪贴的，间有抄录的，给上海书店刘华庭看到了，认为和《随笔》称一时瑜亮的《杂忆》，早已印成单本行世，这个《随笔》独未付梓，引为遗憾。他就向我借去，重行誊抄清楚，拟谋出版，果能成为事实，则引领而望，海内外一定大有人在哩。

旭初的长短句，脍炙人口，凡一千余首，乃一生精力所萃，便亲自用工楷缮录，选辑为二十卷，署名曰《梦秋词》。这部词稿，由其后人汪尧昌什袭珍藏，经过十年浩劫，尧昌守秘掩护，几遭秦火，外间传说已付劫灰者，不毋有因哩。直至一九八五年，才归山东齐鲁书社影印问世，闻由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介绍。千帆是旭初大弟子，他的夫人沈祖棻，著《涉江词》，人比之为李清照，也从旭初游。当时旭初有一小文，谈及祖棻：“余女弟子能词者，海盐沈祖棻第一，有《涉江词》，传抄遍及海内，其蝶恋花、临江仙诸阕，杂置阳

春集中，几不可辨。余尝年馀不作词，沈尹默以为问，遂戏占绝句云：绮语柔情渐两忘，茂陵何意更求凰。才人况有君家秀，试听新声已断肠。君家秀，指祖棻也。冯若飞获《明妃出塞图》，乞余题高阳台，词成，若飞甚喜，不知亦祖棻代作。惜体弱多病，常与药炉为缘，恐遂妨其所业。婿宁乡程千帆，于十发老人为从孙辈（此程十发与当今画家程十发为别一人），学术文辞，并有根柢。老人名颂万，字子大，有《美人长寿盦词》行世）。"祖棻与千帆同车出游，不料突遭车祸，千帆受伤轻，经治疗痊愈，祖棻伤重死。其时旭初已逝世，否则不知要怎样恸惜呢。海上吕贞白擅版本目录学，以诗词自负，但倾倒旭初，每见新什，必录之于册，日久盈箧，且有准颡上头之叹。时人论旭初词："蜡泪蚕丝消费尽，不辞垂老近辛刘"，贞白许为的当。旭初尚有《梦秋诗》，亦由尧昌保存，珍重世泽，可能也归齐鲁书社出版。

旭初和贞白时常往还，曾绘梅花册并附之以词，赠贞白夫人。一次，贞白以夏敬观为彼所绘的《碧双楼图卷》，请旭初撰一跋文，旭初携置车中，不意下车时遗忘失掉了，乃向贞白致歉，贞白不以为意，谓："此亦一佳话"。旭初之画法钱叔美，钱有《燕园八景册》，燕园本常熟蒋氏园（后归张鸿，称燕谷老人，著《续孽海花》），图存蒋家，旭初从吴湖帆处转借得之，留玩数月，从事临摹，又向义宁陈师曾问六法，师曾致力石涛、石溪，主雄浑。谓钱叔美笔弱，为闺秀画，不足学，旭初作一诗云："气力应难到莽苍，不辞妍色赋春光。凭君为诵蔷薇句，淮海新诗是女郎。"但旭初终好叔美，谓："钱亦一代名手，以气息胜，不能厚非。"他喜画梅花，曾以

画梅扇赠吴湖帆，湖帆力誉其清逸可人。他为了画梅，到处访梅，在南京中山陵，观赏一种作姜黄色的梅花，大为称述。又观明孝陵的梅。有一次，黄季刚、胡小石、王伯沆等结伴来苏，观梅邓尉香雪海，旭初和吴瞿安作东道主，酣饮联咏，做了许多梅花诗。他自己家园中，也植梅花，有小记："寄庵植红绿梅数株，顷盛开，余游宦时多，在家看花，尚为第一次也。平生观梅胜处，孤山最清，邓尉最盛，冷香阁（在虎丘）兼有之，然清不若孤山，盛不及邓尉也。重庆则南岸之清水溪，江北之杨园（杨少吾之家园），皆所常至。"旭初姊春绮，为师曾夫人，娴雅能文，尤工刺绣，当旭初娶妻费氏，陈师曾画百合梅花，倩春绮绣之，持以为贺，乡里传为韵事。

旭初书法绝隽佳，吴中韩家巷，有鹤园，具水石之胜，本为洪氏产，词翁朱古微曾息隐其间，琴剑书囊，寄其啸傲凡二寒暑。后归庞虬髯，复加修葺，池畔有一巨石，兀立亭亭，镌有"掌云"二字，便出于旭初手笔。记得某岁中秋之夜，星社诸子在此作赏月雅集，当时摩挲是石，同社吴闻天忽嚷："请赵眠云走远些，以免被拥。"大家都为失笑。又留园一名涵碧山庄，结构疏密有致，那一座冠云峰，嶙峋透剔，为海内奇石之一。峰畔有"林泉耆硕之馆"，这个六字篆文匾额，也是旭初书写的。又清初陈迦陵客冒辟疆家十年，递传至辟疆嫡系冒鹤亭（广生），因乞朱古微书"陈楼"二字为榜，旭初为赋《金缕曲》，有"水绘佳名传奕世，别起陈楼堪配"，写作俱佳，鹤亭为之大喜。

旭初家有一砚，那是吴中耆宿沈挹芝赠给他的。原来这砚镌"寄庵"二字很工致，挹芝以旭初号寄庵，便把这砚归

诸寄庵，实则那寄庵不是这寄庵，亦在所不顾了。旭初赋《江南春》谢之，有："要助我梅窗记曲，竹屋分图，端溪小砚如笏"语。旭初喜啖桃，其友罗良鉴居苏葑门东小桥，隙地二十余亩，植桃都属佳种，约旭初桃熟时举行啖桃会，奈旭初旅游在外，未克践约，及听到良鉴去世，大为嗟叹。旭初又和画家吕凤子友善，一日，吕为卢冀野画人物，既成自视，这画中人，酷似汪旭初，谓"相念之极，故下笔逼肖"。姚鹓雏和旭初交谊也很深，鹓雏诗集，即请旭初撰一序文，当时诗集没有付梓，直至前数年，始由其女婿杨纪璋为之蜡印，惜序文已散失，旭初文稿，于浩劫中付诸一炬，成为遗憾。旭初所娶费氏，为费仲深（韦斋）诗人自族，早卒，续娶陶孟斐，白头偕老。旭初诗，有那么一句："一生受尽美人怜"，或许他尚有些罗曼史呢。旭初生于花朝，有花木癖，喜海棠，有地名海棠溪的，专程往访，岂知有名无实，大为失望。他从天龙禅院，移植紫竹。早年嗜酒，晚年戒绝，每晨必瀹茗，七碗风生，助其诗兴。他善顾曲，时昆曲旦角韩世昌，声誉几和梅兰芳相伯仲，赴白下演剧，吴瞿安邀往听之，旭初评为："容态有余，唱白终带北声，不能尽合法度。"既而世昌拟往吴中献艺，旭初私语瞿安劝阻，谓："吴人擅昆曲者多，往不利。"世昌不听，果铩羽而归。他赏识孙菊仙，谓："菊仙行腔极简，几类念诵，然敛之若游丝，放之若震霆，喷礴而出，无不如意"，的是行家之言。民初有"冯党""贾党"之分，所谓"冯党"，捧旦角冯春航，所谓"贾党"，捧旦角贾璧云，旭初和璧云相往还，人便目为贾党。他在昆剧外，又好川剧。谓："其腔简直，其声激楚，朝猿夜鹤，同此悲吟。"深许川剧

旦角筱蕙芳演《拜月亭》、《白蛇传》诸剧，静穆闲雅，无太过不及之病，时大鼓名手董莲枝，亦在陪都，胡小石大为称誉，旭初戏占两句："爱莲周茂叔，揽蕙屈灵均"。

我在苏时，赁庑肯门外枣墅，旭初居道堂巷，相隔城厢，无缘把晤，闻声渴慕而已。抗战胜利，旭初由渝东归，苏沪相距不远，常来海上，访旧小住，借以疏散。那孙家鼐殿撰的后嗣孙伯群，和旭初有世谊，辟屋莫干山路，闹中取静，室宇轩畅，每次旭初来沪，伯群辄下陈蕃之榻。伯群留学异邦，和胡适之同一班级，学成返国，从事货殖，办阜丰面粉厂。可是人极风雅，沉酣文史，素标缃帙，粲然照眼，作魏碑书，熔铸入古。又富于收藏，旭初与之论文谈艺，乐且宴如。事有巧合，缘有后先，伯群哲嗣，从我读书，因此我和伯群亦相识有素。我喜书画扇，伯群藏扇以千计，如明代文徵明，唐伯虎、陶宗仪、王孟端、杨士奇、沈石田、祝允明、文嘉、王宠、海瑞、陆深等，清代的王渔洋、傅青主、王夫之、顾炎武、陈洪绶、王觉斯、金俊明、邵僧弥、吴梅村、周亮工、徐俟斋、毛奇龄、褚廷琯、笪重光、王鸿绪、朱竹垞、姜宸英、张得天、李复堂、高其佩、郑板桥、金冬心、丁敬身、刘石庵、翁方纲、钱竹汀、王梦楼、钱南园、邓石如等，更较明代为多，伯群把它部居类汇，各有其次，镜框凡数十具，每框装配四扇，悬诸壁间，过若干时日，换置一批，一新展玩，我常往观赏。一次，适旭初在座，由伯群介绍，握手言欢，这时我谋刊《味灯漫笔》，蒙他宠题一诗：

月旦评量古有之，偶拈世说亦堪师。

多君闲话淞云后，又对青灯忆旧时。

他所著的《寄庵随笔》，又提到了我的《小阳秋》，殆所谓翰墨因缘吧！

某年，旭初主持文艺会堂的词学讲座，我和王佩诤（謇）教授同往听讲，旭初滔滔不绝，上下古今，佩诤提上一条，请他作倚声的传统唱法，他引吭高吟极抑扬顿挫之妙，满座为之击节。

旭初同母为行三，异母为行八。他尚有集外词，存上海图书馆。他又有《辛亥革命前后片段回忆录》。我在《南社丛谈》中，列有一小传。沈延国别有《吴门二汪》一文。

俞樾及其曲园

从上海到苏州是很方便的，乘火车二小时即能到达，可是我笔墨劳形，杜门罕出，不到苏州已有数十年了。记得前次回乡，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程小青七秩寿辰，曾晤到周瘦鹃、范烟桥、蒋吟秋所谓“苏州四老”，在松鹤楼举行丰盛的宴集，握手言欢之余，又到瘦鹃的紫兰小筑，观赏盆景，迄今回忆，不胜感慨系之，原来四老先后谢世，紫兰小筑半已荒芜了。

这次我由媳妇高肖鸿陪侍之下，乘母校草桥中学来接的校车直驶吴中公园路，参加八十周年校庆，我和叶圣陶、颜文樑、顾廷龙都是老校友，奈圣陶远在北京，文樑不胜步履，廷龙适赴他处开会，都不能去，我就无佛处称尊，居然名列首座为唯一的老校友了。校庆的次日，校车供我游览，承谢孝思君见邀，说曲园举行开放一周年纪念，陈列许多俞樾的手迹，我当然很高兴地参与其盛了。曲园在马医科巷，那是清季御医马培之设诊之所，具有些历史掌故，吴中妇孺往往

误呼为“蚂蚁窠”，抑何可笑。曲园我徒闻其名，从没有身涉其境。这又是老话了，当星社中秋雅席，假庞蘅裳的鹤园，醉月飞觞，直至午夜始散，于密篁丛石之隙，见乔木出垣者，蘅裳指为曲园之所植，相去是很近的，这是曲园给我缥缈的印象，直至最近，始得一探其胜，这是值得把它纪述下来的。曲园，载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略云：“曲园，俞樾故居，以园地形曲故名，在‘曲园自记’中谓：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者也。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庚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为清季著名学者。久寓吴中，赁马医科潘世恩旧第，后其母来归，以寓居狭隘，谋迁地为良，适马医科之西头有潘氏废地求售，乃购得，筑三十余楹。其后尚有空地，乃相度成园，有春在堂、乐知堂、认春轩、艮宧、达斋、曲水亭诸胜。园占地五亩，建筑朴素而典雅”。我曾览及汪正禾的《曲园记》，知俞樾在吴中一再徙居，初赁饮马桥屋，未几，即迁金狮巷石琢堂殿撰的五柳园，园有微波榭、眠云精舍、鹤寿山房等；确是吟咏啸傲的好所在。奈洪杨之役起，俞樾避难它处，再度来苏，五柳园已被

俞樾持杖图

毁。旋应李鸿章之聘，主紫阳书院，书院在黄鹂坊桥，即寓书院中。翌年，辞书院，以钱千贯，典得马医科巷潘世恩旧第东宅。他有一柬致王补帆有云："屋不甚多，而厅事便坐，颇亦具体。内屋五间，尤为轩敞，鹪鹩巢林，暂焉栖息。"俞樾母姚氏随樾兄壬甫宦居闽省，同治十二年，壬甫卒，樾老赴闽料理其丧，奉母来苏，母嫌屋小，遂购得潘氏已废的西宅，并经营曲园，樾老有自叙诗以志喜：

赁庑吴中梁伯鸾，忽思手自创门阑。
兔葵燕麦秋风里，买得荒区数亩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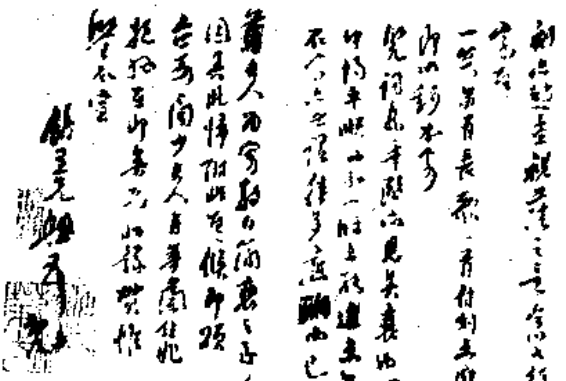
樾老两袖清风，怎得有这样的局面，那是靠着当时的显达和门生故旧的资助，他的《曲园记》谈及其事，如云："余本窭人，半生赁庑，兹园虽小，成之维艰，其助我草堂之资者，李筱荃督部，恩竹樵方伯，英茂文、顾子山、陆存斋三观察，蒯子范太守，孙欢伯、吴焕卿两大令。其买石助成小山者，万小庭、吴文乐、潘芝岑三大令，赠花木者，冯竹儒观察。备书之，矢勿谖也。"此外，据我所考，尚有彭雪琴所赠方竹，又其日本弟子井上陈政，以樱四树，由海船寄赠，寄到时，花适怒放，老人有诗咏之：

曾闻海外有樱花，竟自东瀛寄到华。
莫惜移根栽未活，也曾一月赏奇葩。

盖当时花开颇茂，以移植不得法，一月后枯萎而死。日

本村山节南氏及白须领事，复赠樱以弥遗憾。又江建霞赠以粤东鹦鹉。又肃亲王所赠“太史有书能著录，子云于世不邀名”的刻联，李鼎堂所赠湖南永顺出产的凤滩石，铭为“曲园著书之砚”，徐花农、张小云赠以曲园图、曲园著书图，真所谓百朋之锡哩。

谈到中日文化交流，樾老已提倡在前，他虽没有浮海而东，但和日本诗人学者，交游殊密，日本方面奉他为祭酒。当樾老七十华诞，那位日本弟子井上陈政，为之广征诗文，得岛田重礼、监谷时敏、小幡俨、荻原裕所撰寿文四篇，冈本迪、小野愿、福井繁、市村谦、川口嚞、小山朝宏、杉浦诚、忠廉、机泽清修、山田尚浦、楠本孚嘉、土屋宏、赤松渡、向荣、谷铁臣、柏原谦、稻毛质、龟谷行、江马钦、吉田贤辅、蒲生重章、日下宽、坂田茂、山田钝撰诗四十八首，及胜海舟“和歌”，老人辑之为《东海投桃集》。又有小柳司气太，搜辑老人事迹，成一专书，分为六章，一、曲园世系，二、曲园出处，三、曲园著述，四、曲园与我国文学，五、曲园与曾李二公（曾国藩、李鸿章），六、曲园杂事。



俞樾手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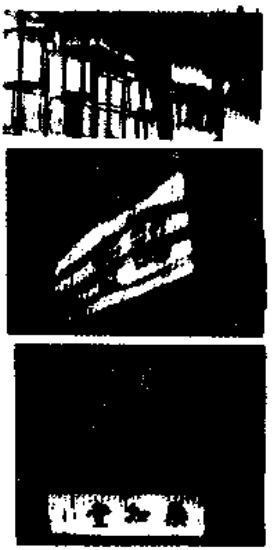
光绪

九年冬，日本诗人岸田国华辑其本国诗一百七十家，请老人为之选定。老人有诗纪之：

平生浪窃是虚名，老去声华久不争。
隐儿坐方学南郭，寓书来又自东瀛。
吴中病榻鸡皮叟，海外骚坛牛耳盟。
百七十家诗集在，摩挲倦眼看难明。

翌岁夏，选定四十卷，及补遗四卷。且每读一集，略记作者的出处概略，学术渊源，附于姓氏之下，成《东瀛诗纪》二卷。

曲园虽占地无多，但芥子须弥，即小见大，而老人异想天开，巧于设施，如看到吴俗八月十八日石湖串月，是夜，月色皎洁，于石湖行春桥，看湖中倒映的月影，叠相贯串，成为奇观，人皆莫悟其理，老人于辛卯二月十五夜，于春在堂中，设置镜屏，居然看到串月，一如石湖，家中人无不讶诧，老人作《镜屏串月歌》其歌序云："春在堂西偏设一镜屏，月望前后数夕，于月当午时，从镜中仰视天上月，化一为五，竟如一串，但末后稍淡耳"。又有人工的山泉，其《曲园即事》有云："修浮梅槛，濬曲水池，装置流泉，筑曲水池桥，于曲水亭设玻璃门。所谓装置流泉者，仿佛喷水泉，盖盛水于缸，置山石间；以竹筒引水而下，激之使上，流入池中，其诗曰：竹筒引水作流泉，滴沥清声到耳边。曲水池桥之成，使曲水亭与回峰阁相通，且桥之所在，晚间得月较早。"此外又有小浮梅槛的玩意儿，按浮梅槛的名称，见于厉樊榭的



曲园建筑

《湖船录》，那是一种简易的小舟，位置几席，旁及彝鼎罍洗，茶铛棋局之类，荡漾湖上，极逍遥闲适之乐。老人主讲西湖诂经精舍，春秋佳日，时至湖上，提议浮梅槛的复制，奈事不果行。及曲园筑成，便在曲池间，截木为桴，饰以朱阑绿幕，阔四尺，长五尺，名之为小浮梅。每届夏日，辄与姚夫人坐浮桴纳凉，撰《小浮梅闲话》一编。

老人的绮思妙想，运之于纸素，集字象形，刊《墨戏》一册，“福寿双修”草书，如两人相对。“如南山之寿”，草书，如寿星像。“大悲”，篆书成环状。“曲园长寿”，草书，如携杖老者。“曲园对月”，如人凭栏望月。“曲园写竹”，篆草杂糅，如竹石交错。“曲园礼佛”，篆草杂揉，如人拜于蒲团前。“曲园课孙”，草书，如课读。共二十幅，把文字和图画打成一片，耐人玩索。又有移棋之戏，褚稼轩的《坚瓠集》移棋相间法，以黑白各三子，三移而黑白相间，自三子至十子皆然，多一子则多一移，老人和姚夫人季兰推广之，自十一子至二十子。我友徐润周，为当代围棋家，著有《围棋故事诗》二、三百首，我把老人移棋之戏，写给了润周，润周收入《围棋故事诗》中，惜《故事诗》正待整理付印，而润周遽尔逝世了。

花木也是老人所喜爱，园中植有梧桐、芙蓉、玉兰、梅、

杏、桃、桂、牡丹等，应时着花，芳菲满畦，他顾而乐之，凡名贵之种，如日本樱、日本松、串珠山茶、并蒂石榴、浙藩所赠的琼花等，均赋诗专咏。老人把琼花和聚八仙混而为一，丁松生以明人杨端所辑《琼花谱》示老人，才知有别，为之绘图立说，成《琼英小录》。又瓶梅结实，榜其东轩为瑞梅。园中柳竹特蕃，因有“后园杨柳前园竹，两处轩窗一样凉”之句。所谓前园，指增建的小竹里馆而言，时在光绪五年，其姚夫人病卒，姚夫人没有目睹这个新建筑，老人又发异想，写了一封“与亡室姚夫人”书，焚之以通九泉，这个行径，为前人所未有，这个书札，亦属空前之创例，我固是不惮烦的许子，录之以飨读者：“一别之后，五月有余，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想夫人亦同之也。自夫人之亡，吾为作七言绝句一百首，备述夫人艰难辛苦，助我成家，而吾两人情好，亦略见于斯，已刻入《俞楼杂纂》，流布人间矣。兹焚寄一书，可收览之。葬地已定于杭州之右台山，葬期已定于十月二十五日，今择于十月九日发引，先一、二日在苏寓受吊，即奉夫人灵车同至湖上，仍住俞楼，届期躬送山丘，永安窀穸。吾即营生圹于夫人之左，同穴之期当不远矣。日前曾梦与夫人同在一处，外面风声猎猎，而居处甚暖，有吾篆书小额曰：温爱世界，斯何地也，岂即预示我墓隧中风景乎！苏寓大小平安，勿念。西南隅隙地，已造屋三间，屋外竹篱茅舍，亦楚楚有致，俟落成后，夫人可来与吾梦中同往观之。”

老人擅联语，所筑到处留题，如云：

且住为佳，何必园林穷胜事。

集恩广益，岂惟风雨助清谈。
小圃如弓，竹林前一曲，柳荫后一曲；
浮生若梦，登第五十年，成婚六十年。
三多以外有三多，多德多才多觉悟；
（三多谓多福多寿多男子）
四美之先标四美，美名美寿美儿孙。
（古时以仁义忠信为四美）
一水穿花红近砌，
万松飞雨绿当门。

老人生平有几大可喜事，早年应试，曾国藩以礼部侍郎充阅卷官，赏其文，更赏其诗之首句："花落春仍在"，擢为进士第一，因以春在为堂名，且请曾氏为书，曾氏并加跋语："荫甫仁弟馆丈，以春在名其堂，盖追忆昔年廷试落花之句，即仆与君相知之始也。二十载重逢，书以志之。曾国藩。"钤有二印，上阴文："臣印国藩"，下阳文"大学士章"。

又一喜事，其母姚太夫人寿臻九秩，蓬岛春长，萱堂日永，称觞设帨，冠盖如云。又其孙陛云（阶青），于光绪戊戌应试为探花，授编修，和夏同龢夏寿田为三鼎甲，而孙媳彭见贞，为彭雪琴之孙女，以贤淑称，融融曳曳，甲第增辉，这当然使老人掀髯色喜的了。又孙女庆曾，适宗舜年，舜年于丁亥秋登贤书，冬即入赘，老人制"金榜题名洞房花烛"、八大金字，分悬乐知堂的两壁，一时传为佳话。又老人于望八二岁，孙陛云育子僧宝，宴祝添丁，同堂四代，这也是很难得

的。

老人晚年，扶杖而行，这杖高过于人，刻有“扶掖大雅楮柱名教”八字，盘桓泉石间，大有陶渊明盼庭柯以怡颜之慨。及足力不济，特制篮舆，使人舁之，既而加以改制，于坐椅下配着轮轴，运转甚便。直至光绪三十二年，中庭降鹤，促驾归真，而神智很清，撰了《别曲园》诗：

小小园林亦自佳，盆池拳石手安排，
春风不晓东君去，依旧年年到达斋。

达斋在园后，为老人起居之室，又撰了自挽联：

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
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
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

自谦又复自傲，非能手不办。

我这次来访曲园故居，门牌标四十三号，蒙主持人殷勤招待，赠以苏州市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编的《曲园》一小册，图文并茂，俾得按图索骥，我是很为铭感的。园荒芜多年，老人曾孙俞平伯教授捐献给公家，一九八三年起，经公家把主体建筑部分加以整修，于一九八六年十月起正式开放。所称曲园，在住区之西北，成曲尺形，以及其它居室，被居民占用，尚未收回，所以我访曲园故居，涉足的仅属一部分，

真正的曲园，没有眼福享受，未免引为遗憾，恐旅游者到此，大家都引为遗憾吧！

现在我所看到的，小竹里馆，陈列用照片放大的老人画像，朝衣朝冠，对之肃然起敬。墙壁间又有老人生平事迹图，凡八幅。玻璃柜内，有老人亲笔家信及零星遗物，手泽流衍，足恣欣赏，春在堂为会客讲学之所，基本按照当时原来之形式，正中为一大坑床，屏门上为老人所撰“春在堂记”，由吴大澂亲篆，刻上版面，涂以石绿粉末，非常悦目，堂额还是曾国藩所书，曾氏被指为反面人物，废置已久，此次为了恢复原状，费了很多周折，才复制悬上。旁边书箱若干具，陈列老人平生著述及《春在堂全集》的木刻版片，据云：版片不完全，但所缺不多。壁间挂着当年老人在江浙一带主讲的诸大书院，及其故乡和寓居之处的遗址照片，堂内两侧，有石屏和明镜，这镜就是照月幻成串形的东西。堂的屏门后为认春轩，当年是三间畅屋，现暂修成一小室，俟今后园址收回，再予恢复，一番手续两番做，是没有办法的。庭除间一古桔，俗呼白皮松，高逾屋檐，犹蓬勃有生气，或谓出于老人手植，也有人说这是原有之物，那便难以确定。总之树龄百年，也属稀贵的了。

春在堂之东，为乐知堂，这堂额原来不知为谁所书，现则出于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手笔，篆文很古雅。中间悬着山水大幅，佐以联对，抱柱对，由吴中名书家钱太初所书，这天太初亦在座，他和我神交有素，一旦把晤，快慰难以言喻。此外又和神交张寒月觐面，他是著名的金石家，承蒙刻了石章见贶，这次相逢，自当表示谢忱。又张辛

稼，他主持国画院，数十年暌违，白头相见，几不认识了。又晤到吴待秋老画师的哲嗣吴养木，在吴中也成为老画师，享着盛誉，不在乃翁之下。凡此种种，都属良会，来苏三日，可谓不虚此行。堂中有天然几，供桌，太师椅左右对列，又汉铜鼓各一。壁间大理石屏，具有天然图画，装上红木框子，古色古香，典雅肃穆。故居尚有二物，一琴石，我曾看到，实则一巨型之砖，中空，上面刻着琴弦，扣之清越作声。一赛金花所弹的旧钢琴，我却未寓目，当时也忘掉没有索观。我对此存着怀疑，洪文卿有状元第，不可能借寓曲园，洪氏不借寓，赛金花更不可能到曲园，置琴为娱。直至阅读汪正禾的这篇《曲园记》才恍然有悟，其原文云："往访曲园，园居巷之西口，门南向，成衣者居焉。而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之匾犹存。跨门而入，为轿厅三间，陞云探花及第之额，金碧辉煌。西侧版架叠积，先生著述之版片也。叩门入乐知堂，有洪太太者出而招待，洪太太者，洪文卿状元之侄媳，赁居俞氏屋已三十余年矣。"可知赛金花云云，乃洪文卿侄媳之误传，原来赛金花为洪氏的如夫人，亦称洪太太，两位洪太太，未免有所混淆。汪正禾此记，未标年月，但可确定为民国时期，原文尚有涉及曲园荒芜情况，今日可资考鉴，如云："取钥启乐知堂西侧门而入，即至春在堂，堂中满置杂具，几不容足，而尘积寸厚，堂前四桂尚茂盛，而认春轩之北，所谓曲园，则一片荒秽，曲折山径不复可辨，山石欹侧欲堕，亦不敢登，循西廊行，达曲水亭，亭接曲水池，亭中尚有琴桌，瓦凳二，回峰阁，除一额以外，不复有长物，廊尽抵达斋，由达斋东折循廊至艮宧，皆有人居其中，不便入内，曲水池

桥既不知所在，即课孙石亦遍觅不得。”又云：“小竹里馆，小屋三间，残竹数竿而已，屋已改作祖先堂。春在堂前，有一板似匾，覆洗衣木盆上，掀视之，赫然一团和气刊其上，想当初必经髹饰，今则已成一片白木板，且用之为涤具矣。”览此不觉令人起荒榛断梗，琼瑶玉树之感。

老人所居，曲园外，尚有杭州之俞楼和右台仙馆，我所收藏的老人手札，笺纸什九自制，即有曲园图、俞楼图、右台仙馆，朱色图纹，都由许祐身手绘。襄年，阳羡储南强贻我老人所用印章一，则失诸“文革”浩劫中。

老人诸曾孙，乳名均有一“宝”字，如僧宝、庆宝、琏宝、珉宝、琳宝、玫宝等。上文谈到四代同堂的僧宝，推算为平伯的乳名。平伯和我通过几次信，为我写一尺页，我把它压在案头的玻璃版下，得以随时欣赏，又蒙录示他和许宝驯夫人结婚纪念诗，伉俪之笃，溢于言表，可是不久，许夫人即逝世，他是很悲悼的。我很喜读其作品，如“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那是多么饶有情趣啊！他是红学专家，著《红楼梦研究》一书，不料被认为观点错误，受到尖锐的批判，这使他大为懊丧，从此作寒蝉之噤，绝口不谈红学。迄最近有人询问他对《红楼梦》的看法，他直说：“当以文学眼光看《红楼梦》，不要以政治眼光看《红楼梦》，分析讨论宜显豁，不宜烦琐玄妙。”

那本苏州市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编的《曲园》，附载老人“枫桥夜泊”诗碑，有云：“清代光绪三十二年江苏巡抚陈夔龙（筱石贵州人）重修寒山寺，因文徵明所书的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诗碑已破损模糊，特请俞樾重书，老人欣然命

笔，时年已八十六岁，为我们留下了这一遒劲秀逸的书法珍品。但时仅三月，老人逝世，此碑遂成为这位学者的终身绝笔。"这个诗碑，制铜版，登载在该刊上，字迹尚清晰可辨，吴湖帆画家，苏州人，关心故乡文献，可是他寄寓上海嵩山路，多年不涉虎阜狮山，灵岩天平之胜，认为寒山寺那块老人所书的"枫桥夜泊"诗碑已毁损，他就托濮一乘转请当代的张继（溥泉）重写唐代张继的诗，即请在苏的黄怀觉就地庀材，刻碑树立，成为双包案，溥泉写这碑，仅一天即卒，也是绝笔之作。去年，黄怀觉来舍，我问这块碑的下落，他说："碑尚存在，可是俯仆在地，没有把它竖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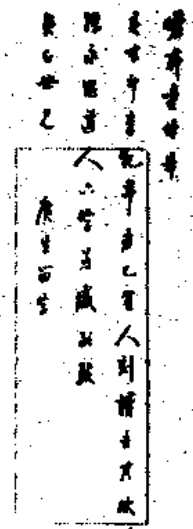
老人治学，是多方面的。经史诗文训诂考据外，也不鄙弃戏曲小说，作有杂剧《老圆》，又把《三侠五义》说部，润色增辑，成为《七侠五义》，流传广泛，京剧评弹，付诸粉墨弦索，很受社会欢迎。

水绘园后主冒鹤亭

最近友人送我如皋土特产董糖两盒，盒面画一婵娟，佩带微飘，且附说明，谓："制法，以上白糖霜，和以纯净饴糖及褪壳芝麻，切成寸许小方块，啖之，极酥松香之美。"按董糖曾见《崇川烬闻录》云："糖之美者首推董糖，冒巢民（辟疆）妾董小宛所造。"原来巢民有水绘园，常集海内名流，觞咏其间，小宛玲珑纤手，亲制酥糖飨客，为客所喜，称道董糖乃是一件韵事，啖之，不仅快我朵颐，又复发我思古之幽情。

冒巢民和董小宛双栖的水绘园，景色怎样，现在旧址虽存，我没有到过如皋，只见过吴湖帆所画水绘园图，茅屋三间，书案文儿，萧疏有致，当门巨松怪石，掩映生辉，又复绕以梅竹，素鹤饮啄，翛然意远，画端有题："戊寅夏历三月望日，鹤亭世丈招集同人为其先族巢民先生三百二十有八载寿，而丈与先生诞辰相同（均三月十五日生），文燕诗酒，盛会一时，丈出楮属图，不拘形似，聊志雅韵而已，即请粲

正，吴湖帆”（台北陆耀先君珍藏，《大成》九十七期刊载）。可见湖帆也没有亲临其境，以意为之耳。我又看到著《浮生六记》沈三白所画的水绘园，丛竹杂树，围着屋舍，通以拱桥，水流曲折，门垣俨然，远见城堞。上题“水绘园旧址，晴石四兄先生属，三白沈复”，也是务虚不务实的意境，此图已归公家收藏难得寓目了。至于实境，那就得依据和巢民同时陈维崧所撰的《水绘园记》，真实性是较强的。这文很长，兹摘录一些，借窥斑豹。如云：“古水绘在治城北，今稍拓而南，延袤几十亩，西望峥嵘而兀立者，曰碧霞山，由碧霞山东行七十步，得小桥，桥趾有亭，以茅为之。逾亭而往，芙渠夹岸，桃柳交荫而蜿蜒者，曰画堤，堤广五尺，长三十余丈，堤行已，得水绘庵门（巢民遭值不偶，乃解组归，拟与黄冠缁羽侣友，有出世之想，曾谓：我来是客僧为主，改园为庵，）门额水绘庵三字，主人自书也。门以内，石衢修然，沿流背阁，径折百余步，曰妙隐香林。由是以往，有二道，其一左转，由一默斋以至枕烟亭。其一径达寒碧堂，堂之前，烟波浩渺，曰洗钵池。池前控逸园，右至中禅寺，寺有曾文昭隐玉遗迹，绿树如环。东向为佘氏壶岭园，由此水行折而北，曰小浯溪，再折而西，曰鹤屿，旧时常



冒鹤亭手札

有鹤巢，今构亭，曰小三吾。又有阁曰月鱼基，皆孤峙中流。"其它景色，尚有悬霤峰，烟波玉、湘中阁、涩浪坡、镜阁、碧落庐、玉带桥、因树楼等，又有飞瀑奔沫，下临石渠，可作流觞之戏。树多松、桂、槐、玉兰、山茶。鸟则白鹤、黄雀、翡翠等鸟，时或来集，可见厥境的旷阔，建筑的宏伟，目前缩小范畴，非昔日原状了。

水绘园旧主冒巢民

巢民广交游，来访水绘园的，络绎不绝，据《冒巢民先生传》："上自东林、复社、几社诸友好，下至方伎、隐逸、缁羽之伦，来未尝不留，留未尝辄去，去亦未尝不复来。"由此可见主人的好客，并处境的佳胜了。

巢民和董小宛是怎样结合的？据蔡君启所撰的《冒辟疆事略》一文涉及小宛，谓："天启甲子，小宛生于金陵桃叶渡。崇祯十年，随母移家苏州半塘。巢民乡试落第，至半塘，偶与小宛相见，小宛对巢民一见倾心，巢民却淡然处之，原来他所眷的是陈圆圆，此后，圆圆被当朝国丈嘉定伯以万金聘去，巢民大为失望。而钱牧斋侍姬柳如是，和小宛旧是秦淮姊妹，卒由牧斋斥三千金为小宛赎身，且雇舟送她到如皋

的，和巢民共同生活了九年，小宛二十七岁即香销玉殒了。巢民撰了《影梅庵忆语》，对她很为恸惜，可是水绘园中没有所谓影梅庵，大约随意所取的斋名，不是真实的。传说董小宛入宫，鹤亭前辈力辟其谬，当时进宫的是董鄂妃，不是董小宛，即在年龄上核算，小宛比顺治大十多岁，小宛随巢民逃难，顺治才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最近，有刘培林、张德义二人合作的《秦淮歌妓董小宛》一书，这是根据史料和民间传说来写的，也没有把传说的入宫叙述进去，这是很确当的。小宛死，巢民续纳蔡女罗、吴湘逸、金晓珠，都能诗擅画的。晓珠所绘的双凤图，巢民亲笔题识："水绘庵晓珠名玥，辟疆姬人"。民初，此画为姚茫父所有，茫父诗有"获得冒家双彩凤，居然画本见金娘。"闻巢民曾为小宛画像，但不知流落何处了。巢民不但工丹青，兼善八法，我有他的书画扇，均雅逸可喜，那是他晚年所作，这时他境况艰窘，一度在南通卖字，有"偶发游山兴，聊为卖字翁"之句。

水绘园一度为高氏所有，冒辅之以五百金赎回，湖石凡一百八十五块，水绘园图，尚有汤雨生、姚均立、魏文尚、孙芳、冒晴石所画的。既而又属张氏产。丙辰秋，冒鹤亭在永嘉得知张氏有出让意，索价七千三百金，又复如数赎之。园中一株二桧，为明代物，海棠高仅五尺，而干粗如车轮，蜡梅出墙甚茂。其中有一室，标深翠山房，那是陈维崧当年下榻处。鹤老喜作《还旧居》一百韵，又作《水绘园歌》。今水绘园重修，辟为旅游胜地，那么这些都成为珍贵文物了。

鹤老生于广州，时为同治癸酉三月十五日，因名广生，为巢民十二世孙。应科举试，房师黄绍第赏识其才，以其女

嫁之。长子效鲁，留学苏联，任安徽大学俄语教授，而又邃于国学，诗古文辞以及考据训诂，无不兼长，一九八六年八月，为鹤老逝世二十周年，效鲁撰了一篇《记我的父亲冒鹤亭》，知父莫若子，当然是很详确的了。我也摘录一些，补我所不及。如云："要特别一提周季贶（星诒），因为父亲的学术造诣，是和周的熏陶培养，有密切关系。季贶是浙东著名学者，学识渊博，藏书丰富，周氏父子兄弟，在清末都负有文名，林则徐写过一副对联赠周的父亲岱龄（介堂）称：'谢安子弟佳难得，庾信文章老更成'。这副对联的手迹曾摹刻在如皋我家故宅的门上，历经战事，可惜已经毁于兵火，我祖父早亡，父亲就跟寡母依外祖周季贶以居。"这位周季贶给我印象也很深，我榻侧悬一短联："如南山之寿，居东海之滨。"就是季贶书撰的。当我八十生日，友人蔡晨笙认为我寿届耄耋，而又寓居海上，是很贴切的，即以持赠，我每晚入睡，总看到这副对联，距今已十有二年了。

效鲁又提到鹤老相识的名流，如云："父亲从家乡去瑞安完婚，认识了学者孙诒让，父亲所著的《冒巢民先生年谱》就是孙氏作的序。父亲

沈三白所绘之水绘园图

居住苏州，屡向俞曲园老人请益，老人以八十高龄，亲自为我父编纂的《如皋冒氏丛书》作序，和为《小三吾亭诗文集》题签。那时我父欲广结天下士，内中如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林旭以及汪康年、徐仲可、狄平子、张元济等人，都成为挚友。并列名保国会，参与公车上书。梁启超在《冒巢民先生年谱》跋中，称父亲当时‘气咄咄如朝日’，燕谷老人张鸿的《续孽海花》一书，叙述维新派的社会活动，书中人物顿梅庵，就是影射父亲。一九〇三年父亲被推荐应试经济特科，因受了西方学圣卢梭的影响，策论中引用卢梭‘民约论’，致落第，张之洞在试卷上批：‘论称引卢梭奈何！’时人有：‘万人空巷看卢梭’的打油诗句，传诵京沪。又早岁在广州，师事叶恭绰之祖父叶衍兰，后又向谭复堂、吴汝纶问业。”鹤老在北洋政府时代任淮安关监督，那是周嵩尧（峋芝）荐引的，周嵩尧和冒家为世交，但鹤老很少提这些旧事，纯粹是学者态度。他又名驰东瀛，日本的汉学家内藤虎次郎，晤见了他，尊为前辈典型。常熟孙师郑（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采入鹤老的诗。陈石遗的《近代诗抄》录鹤老诗更多，而《石遗室诗话》摘其警句，如“日色不到处，苔气绿一尺”、“短桥卧流水，竟日无人迹”、“杂花三月暮，孤艇大江浔”、“旧人渐少黄幡绰，新句平添白练裙”、“梅边笛瘦人双玉，花影笙低月一丸”，称为佳句，确非阿谀之谈。

鹤老的著述很多，据我所知，有《小三吾亭诗》、《小三吾亭前后集》、《小三五亭文甲乙丙篇》、《四声钩沉》、《吐蕃世系表》、《疚斋词论》、《管子校注长编》以及编

冒巢民书扇

冒巢民画扇

刊的《冒氏丛书》、《楚州丛书》、《永嘉诗人祠堂丛刻》、《永嘉高僧碑传集》他的先德巢民，对于戏曲很有研究，那孔尚任的《桃花扇》资料，就是巢民提供的。鹤老继承家学，著有《南戏琐谈》，稿本没有刊布，由他的哲嗣冒舒湮给《戏曲资料选编》公布，舒湮也是一位戏曲专家，很有声誉的。鹤老又有《疚斋杂剧》一书，这是在广州镌刻的，曲学大师吴梅（瞿庵）读了，推崇备至，为题《鹧鸪天》一词。

水绘园空午梦荒，湘兰垂老玉京亡。
南都旧事重挥泪，北部新声此擅长。
怀梦草，返生香，填胸百感对衰杨。
金荃词笔翻关马，一笛蔫风倚夕阳。

鹤老又有《云郎小史》，笔墨极风华，纪陈其年与歌儿紫

云事，我很喜读，惜这书失于“文革”那些红小兵之手，现已无从购得了。

关于鹤老的琐闻细事，我知道一些，这时他老人家寓居沪市福煦路模范村，我经常去拜访他。壁上悬一照片，吴汝纶、林琴南比肩坐，他立在后面，奕奕有神，给我印象很深。辛卯八月一日，他家忽然飞来一彩色斑斓的巨蝶，躲在窗格间，鹤老认为瑞征，乃太常仙蝶。按《宸垣识略》所载，带些神话色彩：“太常寺署中有蝴蝶一，色黄，大如茶碗，吏人欲见之，呼曰老道，则飞止掌中。相传自明嘉靖至今，数百年物也。乾隆时，有御制《太常仙蝶诗》”。鹤老立即通着电话，呼吴湖帆、陈季鸣及我，同往观赏。吴青霞女画家为近邻（四明村即在模范村之邻），也请她来，和湖帆各绘一仙蝶扇，鹤老做了仙蝶长歌，有云：

太常老仙久不见，衰年见此真奇缘。
急呼道子同彩鸾，侔色揣称褫云笺。
同来二客陈与郑，欢喜赞叹忘蹄筌。

这二柄扇其一由陈季鸣赋诗，其一嘱我录仙蝶长歌。季鸣固书法家，书扇是不费力的，我字拙似涂鸦，这怎么办？只得向鹤老婉谢，鹤老说：“这天在场的，都得留些手迹，字工拙在所不计，无非留为纪念而已”，那就推辞不掉，未免献丑了。这篇长歌，早已散失，幸由沈瘦东收入他的《瓶粟斋诗话四编》，得以留存。瘦东为青浦老诗人，姚鹓雏、高吹万、孙雪泥极称崇他，他却拜鹤老为师，有诗云：“多感逢人说项

斯，兼殷不尽溯洄思。青毡更感寒无聊，白首从游幸未迟。谬学真同扪烛叟，名师何取贩针儿。明年端正商颜寿，先叠吟笺和采芝"。这年鹤老七十九岁，故诗中云云。瘦东晚年病贫交迫，鹤老语人"瘦东贫，我辈不能坐视"。在此前我和鹤老相见于雕塑家江小鹣处，也有一述价值。这时，江小鹣卜居沪北八字桥畔，避绝尘嚣，取名静园，略具水石竹木之胜。他的夫人擅制西肴，一日，邀客谈酌，我和但杜宇、殷明珠伉俪，应邀同往，及至其地，鹤老和吴湖帆、潘博山等，早已在座，晤谈欢然。杜宇更为兴发，谓："群贤毕至机会难逢，我携有开末拉（电影摄影机），来拍些纪录片吧！"为求充溢些生活气息，湖帆拈毫作画，我等分站在左右，观其挥洒，摄拍竣事，画亦完成，鹤老为作长题，以留鸿雪。岂知仅隔月余，日寇侵华，沪北沦为战区，摄成的纪录片，未及放映，已消失在烽烟硝火之中。时隔多年，鹤老、杜宇、湖帆、博山及主人先后下世，这幅画我已付诸淡忘。一九八七年春初，我的孙女有慧、有瑛赴香港作旬日游，杜宇夫人殷明珠寓居九龙，特去拜谒她，在她家做客，蒙她鸡黍留宾，甚为优礼。我的儿子汝德幼时曾认她为继母，那么我的孙女有慧、有瑛当然要呼她为继祖母了。孙女回来，告诉我继祖母的生活环境，壁上挂着湖帆的写意画，题识中有我的名字，才知这鹤老所题的画，历劫犹存，可惜孙女没有摄一照片，否则制版配合在这小文中，不是更为生色吗！

我喜搜罗清末民初名人尺牍，约近万通，鹤老见告，彼出道早，交游广，几乎南北各地的名彦学者，都通翰札，分着省份贮藏，一俟稍暇，拟检出若干，以补我缺，我闻之欣

然。讵意不久，鹤老失足伤胫，也就罢了。

鹤老往事，可资谈助的较多，复承冒效鲁及效鲁的同事王祖献，又鹤老同宗冒苹叔（铭）、出示有关记载鹤老的点点滴滴，我是非常感谢的。苹叔和我同执教鞭于某校，相交已数十年了。鹤老生平所引为惋惜的，是庚申正月九日里居的失火，把他家所藏精本孤本，及自顺治至宣统十朝名人专集，多至二千余种，悉数被毁。其中有外祖周季贶贻赠的带经堂旧藏，内颇多孙渊如、严铁桥所校的明刻本，乾嘉诸老辈，书页上丹黄殆满，这种损失是无从补偿的。他最欣喜的，丙辰秋，在杭州购得朱竹垞为江叟所铭砚，明年正月，读竹垞"风怀诗"，因成"诗案"一卷，即用此砚，他占得一诗：

摘梅带雨供军持，雨点时时落砚池。
我有风怀谁省得，竹垞砚注竹垞诗。

诗有小引："案上胆瓶，插蜡梅红梅各一，梅新摘带雨，雨滴砚田，觉满纸香溢，可呼起词客英灵也。"又巢民有"菊影"诗卷存，江建霞太史处，太史持赠鹤老，文道希为之题，有："寂寥二百年间事，留与君家翰墨香"句。又李审言（详）很推崇鹤老，谓"鹤亭于子部杂录之学，信缪艺风、沈乙庵后一人。"鹤老亦很推崇李审言，有诗云："旧人零落无寻处，只剩扬州李审言"。鹤老赏识周炼霞的词："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称之为"今世之李清照"。

前清遗老，誓不在民国时代涉身仕宦，鹤老却无此种陈腐思想，他出任瓯海关监督，当赴任，亲朋饯行，有高声呼：

“我们今天来送遗老出山”，借以讥讽，鹤老付诸一笑。此后，鹤老又任财政部顾问，考试院委员，国史馆纂修，中山大学及广东省立理学院教授。晚年又为文物保管会聘为顾问。

己丑十二月初九日，为淮阴朱德轩七十诞辰，鹤老与孙沧叟、钱自严、商佐臣、郁志甘、张寒叟、金亦庐等在南市郁氏田耕堂的古茶花下摄影为寿，称为江苏九老图。又与唐蔚芝、高吹万、吕思勉、钟辟生、胡嘉言、邓散木为海上七君子。

鹤老曾修《三水志》，未竟离粤，续修《三水志》的误以为陆丹林已不在世，列入儒林传中，后鹤老阅及，因谓丹林：“恭喜你生入儒林传”，即写诗于扇头赠之，有句云：“翻遍史家无此例，一编文苑在生前”。

词人廖凤舒，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公使，娶古巴女为偶，女精烹饪，善制古巴红花饭及葡萄牙烧鸡，风味独绝。凤舒与鹤老友善，一九三八年，廖氏归国，特制以上二肴，邀鹤老及夏敬观、林述庵、夏瞿禅、吕贞白、何子倾同饮，鹤老大快朵颐，即席赋诗。鹤老与潘兰史为宿交，兰史眷女校书洪银屏，银屏离去，兰史于香港襟海楼，设宴送行，以红豆为题，作诗惜别，先后得五十余人的题赠，如吴玥人、邱菽为压卷之作。鹤老与吴中怡园主人顾鹤逸为堂房联襟，一日赴苏访鹤逸，见座头一俊秀少年，不相识，亦未通姓名。及少年离鹤逸，见座头一俊秀少年，不相识，亦未通姓名。及少年离去，鹤老问了鹤逸，鹤逸谓：“这位是吴大澂的文孙，而画笔很高超，三十年后，当为三百年来第一人。”鹤老深为讶异，归以此语，写入日记中。湖帆五十岁，画享盛名，鹤老因检

出日记示湖帆，相与大笑，因此湖帆对于鹤老，甚为敬礼。鹤老又和常州名儒钱名山相交契，名山于一九四四年秋逝世沪寓桃源村，鹤老与蒋竹庄等往吊唁，为名山拟一私谥：贞慧先生，鹤老识张鸿甚早，张鸿别署燕谷老人，著《续孽海花》，及《蛮巢诗词稿》，当丁丑之变，张鸿仓皇离其故乡虞山，诗词稿未及携出。此后，同乡徐兆玮遣其女曾桂回家取物，路过张鸿家，于乱纸堆中检得诗词稿十余帙，鹤老为之印行，兆玮作一序，鹤老又题签其上。张善子、大千两昆仲，以前辈礼事鹤老，大千为鹤老画写经图，墨笔画鹤老在树荫茅舍中写经，画后觉不洽意，复以黄山为背景，画鹤老坐岩畔小室中写经，石作赭黄色，映以苍翠的松枝，甚为高逸。善子又为鹤老画像，鹤老坐白皮松下，貌极妙肖。今之吴中网师园中，有一巨型的白皮松，便是善子作画的标本。鹤老得之很为欣喜，做了一首古风谢善子，有：

张家兄弟皆畸人，善子能为虎写真。
随身一虎伴衣食，不惟其貌传其神。……

等诗句，可是诗未寄出，善子已去世了。抗战胜利后，大千由蜀来沪，又画一扇送给鹤老，寒塘衰柳间，着一老人，飘洒有致。效鲁夫人贺翘华，为画家贺良朴之女，也擅丹青，大千为翘华画题"天真烂漫"四字。

鹤老曾与赛金花相缱绻，赛有一情致缠绵的信，写给鹤老，且文辞甚为典雅，如云："瓯隐（鹤老别署）足下：猥以蒲姿，襄承青睐，洛红身世，托护金铃，香桃刻骨，未喻

衔感。近状乏淑，涂穷多艰。六月阻暑，婴疚垂绝，叨荫慈云，庵续残喘，蚕丝未尽，鲋辙滋甚”等语，赛本人没有什么文化，怎能有这样的笔墨，那是况蕙风捉刀的。这和易实甫藏坤伶鲜灵芝书一样。实甫死，发其遗箧，得鲜书数十通，见到的，都说：“鲜对此老不薄，毋怪此老之如此迷恋。”后易女语人：“这些都是我父的手撰，自欺欺人而已。”鹤老对于况蕙风，隙末终凶，这是怎样一回事呢？在清季道咸间，有位旗籍女诗人顾太清，著《天游阁诗》及《东海渔歌》，《天游阁诗》，鹤老偶然得之，交邓秋枚的神州国光社排印，附着鹤老的按语。《东海渔歌》，由鹤老向溥西园借抄加注，寄给况蕙风，付西泠印社印行，及出版，鹤老大不以为然，谓：“况夔笙（蕙风字）借此词，排印删改，均出其手。又删去眉批，间于词后附其评语。至余所为跋语，乃将钝宦（鹤老别署）二字改作周颐（蕙风别署），则盗名矣。”

一天，姚虞琴来看鹤老，说：“新出版的《续孽海花》中，提到鹤老和梁任公的一段谈话”，鹤老即嘱效鲁物色一部来，不但编撰者张鸿是他的熟人，而书中所涉及的人物也很多是他的熟人，他大感兴趣，因把正编及续编的人物，合在一起，成《孽海花人物索引》、《孽海花闲话》，作为读者的参考。他在宣统年间，还校刻过《批本随园诗话》。

有王瑜孙其人，工韵语，问诗于鹤老，鹤老勖之学简斋。陈声聪的《冬日杂咏》有云：“吟事今看盛一时，喜君能作宋人诗，简斋百世真奇士，水绘津梁老未疲。”

鹤老遗物，有张公威为他所绘的肖像，又蒋兆和所绘的像，现藏其哲嗣冒舒湮家。至于照片，除上面述及的和吴汝

纶、林琴南合影外，尚有和李拔可、夏敬观三位同年合摄的，时为一九四五年。鹤老和胡展堂（汉民）相往还，展堂的《不匮室诗集》中颇多和鹤老的酬唱诗，展堂的女儿胡木兰，也和鹤老合摄了相。鹤老所用的印章，有："东林复社后人"及"成吉思汗后裔"。据鹤老云："冒姓始祖是蒙古人。"他又和治印者陈达夫友善，可能有些印章乃陈达夫为他镌刻的。前年，修复丰子恺的缘缘堂故居，陈列子恺所藏的文物，其中有一子恺名章，边款只署达夫二字，大家认为郁达夫所刻，后经沈昌均考释，才证明是出陈达夫之手，沈和陈是素所相识的。鹤老又藏清初查声山所绘的《写经图》奉为至宝，再请当代名家顾鹤逸、陈曾寿、王一亭、溥心畬、汤定之、贺良朴、曾农髯、张大千、夏敬观、姚茫父、释铁禅，共十二幅，制成一册，这时鹤老适遭失恃之痛，借以纪念他的亡母。又亲笔日记数十册，及其它书籍等等，均归公家保存。鹤老逝世于一九五七年夏历七夕，瞿蜕园有诗挽他老人家："乞巧人间世，归真是此辰，笙箫乘夜远，风露逐秋新。"

经学大师唐文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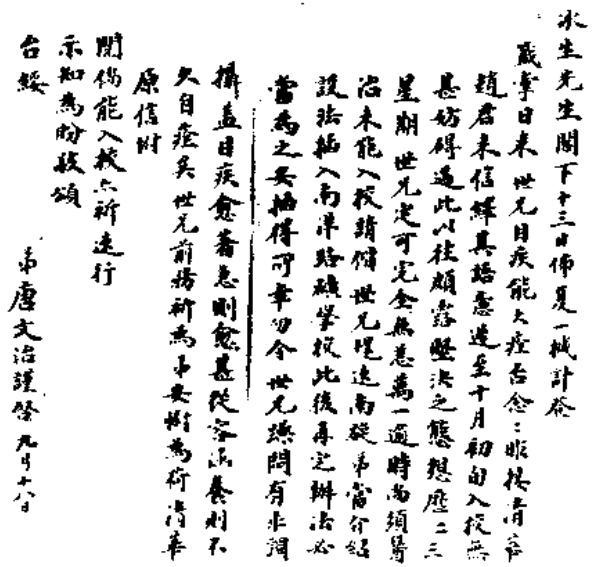
唐文治字蔚芝，世籍金陵，同治乙丑十月十六日生于太仓镇扬县境岳王市陆宅之静观堂，但他自称是无锡人。甲午二月二十九日，病逝上海，享寿九十岁。

他历主南洋公学（后改为交通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达数十年之久，桃李门墙，遍及海内外，受到老师唐文治感染最深的，当推江南二仲之一的王蘧常（瑗仲），蘧常有一篇纪念师门的文章，既翔实，又风趣，现在摘录一些："唐先生办了一所无锡国学专修馆，我去应考的时候，没有年龄限制，考生特多，甚至头发斑白老先生也去应考，上海的考生有六七百人，加上南京、无锡两地的考生，约有一千多人。我的同学唐兰（后为文字学、金石学名家）和我一块去上海应考，应考的都比我们年龄大，我和唐兰同为十九岁。第一道题：'於缉熙敬止'，是《诗经》的句子。第二道题：'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看了题目，呆了半晌才安定下来，总算交卷。中间有个小小的插曲，坐在我旁边的，

唐文治

是一位头发斑白的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他老是看我的文章，看一下，写一下，我心里非常害怕，这不是雷同了吗？于是我就写古体字，老先生看看，叹了一口气，把笔墨一卷出去了。这样一来，旁边没有人，就顺利地完场了。那天天气很阴冷，回到旅馆，和唐兰相谈，对能否考取都没有把握，我对题目的意思，是了解的，但并不寄予很大的希望，及报上登出来，唐兰和我，居然都考取了，唐兰第五名，我是第七名。去无锡报到时，天下大雪，我还摔了一交。谒见唐先生，心里战战兢兢，哪知见了唐先生，他很和蔼近人，他第一句就问：'你为什么在文稿上写了古里古怪的字？'我便告诉他如此这般，并不是要显露我的什么才能，实在是没有办法，唐先生就哈哈大笑。记得开学那一天，唐先生希望我们要为圣为贤，我一听，简直惶恐得很，圣贤还了得！他又说：其次要为豪为杰，他短短的训话，对我来说，很受感染。有一次我正在读《桃花源记》，唐先生适来，经过教室到校长室

去，我停下来不读，等他走了才继续读，等一回，他派校工来叫我去，我心里惶恐得很，唐先生为什么叫我去，一定是我读书的调子不合式，有所指正。哪知他开口就说得我很高兴：'你读得很好啊！'他就谈读书的方法，他说：'我的读法，得之于吴挚甫，吴挚甫是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挚甫的读法，得之于曾国藩。唐先生的教导，读文章要分阳刚阴柔，阳刚之文，愈唱愈高，唐先生教我读《书经·秦誓》，是阳刚之文？他举了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列传序》，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他读的这篇文章，原来挚甫所论读文章之法，有云：'大抵盘空处如雷霆之旋太虚，顿挫处如钟磬之扬余韵。精神团聚处则高以侈，叙事繁密处则抑以敛，而其要者纯如绎如，其音翱翔于虚无之表，则言外之意无不传。'



唐文治手札

唐老的读书法，我友陈左高和陈以鸿，都亲炙于唐老，当时陈左高读贾谊《过秦论》抑扬亢坠，深得唐老的嘉奖，及读欧阳修的《伶官传序》，没有曲达一唱三叹的韵味，唐老历指其缺点为之范读。陈以鸿且撰《茹经先生（唐老的别署）读文法管窥》，谓：四十年代中，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曾请先生录制读文灌音片一套，共十片，内容包括《诗经·“卷阿”、“常棣”、“谷风”、“伐木”》《楚辞·“云中君”、“湘夫人”》，《左传·吕相绝秦》。《史记·屈原列传》。诸葛亮《前出师表》。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李华《吊古战场文》。欧阳修《秋声赋》、《丰乐亭记》、《五代史伶官列传序》、《陇冈阡表》。范仲淹《岳阳楼记》。苏轼《水调歌头》。岳飞《满江红》。昆曲《长生殿·小宴》。这套灌音片，保存了先生所读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古典文学作品，弥足珍贵，惜乎当时录音和制片技术所限，唱片又不耐久藏，今日听来，已有模糊和失真之处，较之昔日亲炙的感受，逊色多了。闻最近唐门弟子为了纪念老师，各出所藏唱片，保存其清晰部分，汰除模糊部分，拼凑起来，成一套全部完整磁带录音，顿使唐老的声调，复现今日。我认为此举为一大好事，如今的语文老师，罕知传统的读书法，无从示范，学生只知千篇一律的所谓朗诵，缺乏了音乐性，难以体会文章顿挫之节奏，更难以领会其言在意外之婉妙，应当每个学校，都备一套。在教室中随时开放，使传统不致失传，希望此事早日实现。（按：文中之陈左高为名印人陈巨来之弟）

俗语说得好：“名师出高徒”，唐老的弟子，均负一时硕望。那么唐老的老师是哪些名流呢？据我所知他所从学的，

如外叔祖胡啸山，外祖父胡古愚，姨丈姚葆光、钱会甫，又王紫翔，都是饱学之士。赴金陵省试，房师为林调阳，座师为许庚身、谭宗海。考江阴南菁书院，以超等入学，受业于黄漱兰，黄以周。赴礼部试，房师为沈子封，座师为翁同龢，李端棻。同龢评其文："经生之文，必有静穆之气，此作是也"。此后，同龢延至其家，教其孙辈翁之润、翁之廉。又因子封之介受业于沈子培，子培，名植，号寐叟，那是子封的长兄。若干年后，弟子王蘧常也师事子培，成为师生同门。唐老晚年，把国专教务，委之蘧常，于是师事唐老的，也师事蘧常，师师生生，未免混淆了。

唐老的交游很广，亦属一时俊彦，如汤蛰仙、毕枕梅、曹元弼、赵椿年、刘淮生、陈庆年、姚彭年、邵心炯、庄蕴宽、赵世鎏、雷君曜、姚柳屏、孙师郑、王清穆、袁爽秋等，缟纻联欢，相尚道义，及袁爽秋以忤慈禧旨被害，他为之痛哭，甚至萦诸梦寐。有诗吊爽秋："流水高山今已矣，天涯何处哭钟期。"不胜知己之感。后来外交部陆子兴总长建四忠祠于署内，刻唐老诗于壁间。唐老夫人郁冰雪，贤淑端庄，为乡闾矜式。时唐老十八岁，将赴省试，其师王紫翔示以金陵官书局单，嘱购读数种，唐老深苦家贫无资，郁夫人立出奁具内银锭数枚，交唐老质诸当铺，便购性理书数册，如《二程遗书》、《朱子全书》、《拙修集》，唐老藏之终身。夫人以难产卒，时在客居，丧务颇感棘手，王清穆来照料一切，颇加慰藉。当王颂蔚掌户部云南使，清穆又推荐唐老任文案。

唐老中年双目失明，从外表看，眸子炯然，实则什么都辨别不出。起因于他幼年贫苦，母夜缝纫于月下，督之读《论

语》，朦胧中勉张双目，视力为之损伤。直至三十七岁，随户部侍郎那琴轩使日本，考查各学校并博物馆，又游日光山，撰《东瀛日记》，以用目过劳，已觉不支，至横滨车次，左目忽起黑翳，请日医左本隆资诊视，说是无妨，不料越日眼珠内陷，竟一无所见了。此后他照样上课，由人扶登讲台，滔滔不绝，分析详尽，引经据典，悉凭记忆，为人所莫及。当他主持南洋公学，极为重视学生课文，他一一抽查，由人读给他听，各加评语，汇选成书，印行问世，我友李定夷、赵苕狂、管际安等，均有作业选入，后皆蜚声文坛。他提倡体育，虽双目失明，每逢校际足球比赛，他总是坐镇看台上，一位陪同人员向他讲解球场上彼此角逐的情况，唐老听到好球，就大鼓其掌，这给全校同学和球员都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江南二仲"、王蘧常（瑗仲）外，还有就是钱萼孙（仲联），他请益于唐老，有《纪念唐文治先生》，也谈到唐老的病盲，如云："我年幼时，曾随伯父钱基博拜谒唐老，见先生虽双目失明，而正襟危坐，议论风生，令人肃然起敬。我伯父是无锡国学专修馆的初期教师之一，他对时人很少称许，但对唐老是很尊重的。"唐老晚年，复患癃闭症，请泌尿科专家陈邦典诊治，断为膀胱炎，送入体仁医院，谓需割治摄护腺，惟恐出血过多，老年人体力不支，乃施用小手术，小便改道，从此皮管不能离身，直至九十岁逝世。

唐老先生到过日本，又到过英国，著有《英轺日记》，原来英国君主行加冕礼，清廷派贵胄载振为专使大臣，唐老与汪伯唐、王开甲、陶大均、刘式训为参赞，远涉重洋，以致贺仪。经香港、新加坡、锡兰岛、法国马赛，然后到达英京，

英王派专员偕中国公使来接，呈递国书后，考察各学校，并观英京大藏书楼，楼中书架累累，储藏各国古今图籍三百余万种，中国书籍，虽不尽备，然亦什得七八。殿本《图书集成》、《西清古鉴》这些巨编都有。一任翻译的，谓："中国素号文明，今先生来游，见欧洲识字人多，还是中国识字人多？"言次颇露骄色，唐老回答说："欧洲识字人固多，然中国识字人贵在躬行实践，譬如仁、义、礼、智，必具此四者，方可谓识仁、义、礼、智四字。奸、邪、恶、逆，必绝此四者，方可谓识奸、邪、恶、逆四字，我中国此等识字人固少，谅欧洲亦不多吧！"翻译闻之，不免有惭色，载振以为知言。由英京起程，赴比利时，谒见比王，导观其起居书室，共楼五大楹，图书满架。赴法京，瞻拿坡仑庙，又游巴黎旧城之大树林，既而渡大西洋，抵美国纽约，及温哥华，过维多利亚埠，舟行太平洋，抵日本横滨、东京，随载振觐见日本明治天皇。适吴挚甫考察学务，亦在日本，不期而遇，大为欢洽。那么唐老广开眼界，认识世界潮流，头脑的新颖，非一般所谓耆宿硕儒所能望其项背了。

唐老治学，谨严纯正，泛及诸子百家，尤精于易学，先读惠氏、张氏、焦氏诸书，复请业于黄漱兰，谓："本朝易学，虽称极盛，然未有能贯通汉宋，自成一家者。尔读易，当于《通志堂经解》中求之。其中如朱氏《汉上易传》项氏《周易玩辞》吴氏《易纂言》皆极精当。"漱兰又假给他所著的《十翼后录》，学乃大进，撰有《易观六四爻辞义》、《易坎九五爻辞义》、《易师履临大君义》、《周易消息大义》等。他的《茹经堂文集》凡六编，有传记、碑铭、墓表、序

跋、述录、书札、题辞、寿文、微言、字说、讲义、论辨、诠释等等，包罗万象。北流冯振为编《茹经先生著作年表》，其它尚有《茹经堂奏疏》、《十三经提纲》、《论语大义》等。单行本若干种，大都失明后作，由他口述门人笔录的。他又自订《唐文治年谱》，自清同治四年起（一八六五年）、直至壬辰，八十八岁止（一九五二年），此后由其哲嗣唐庆诒补写。这部年谱，颇有历史价值，义和团之役，他目击其事，纪述尤为详赡，且真实性强足补史乘之不及。兹摘录一二细迹，以资谈助。"皇上召廷臣会议，皇上执许景澄手，载勋厉声曰：'许景澄执皇上手，是何规矩？'太常寺卿袁昶（爽秋）曰：'是皇上执许景澄手，非许景澄执皇上手。'许惶急曰：'求皇上释手'，乃叩头退。"又："七月初一，奉旨（慈禧后旨）逮许景澄、袁爽秋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构陷。初三日，置许、袁二公于法，监斩者为大学士徐桐之子承煜，袁公戟手骂徐曰：'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地下候汝！'许公止之曰：'爽秋！何必如此'，遂从容就义。"

当唐老捐馆，来吊者凡二百五十余人，张菊生、冒鹤亭、姚虞琴、高吹万、金巨山、吴眉孙、朱贯微七人主持公祭，私谥曰："文成。"

唐老不但具宏博的学识，且有应时的才干。当李鸿藻、翁同龢掌军机，他进《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洋洋万言，翁氏大为激赏，惜当局不能采纳，有两行痛泪，无补时艰之叹。一九〇二年，中葡修订界约，葡方提出推广广东旧界，谓："大孤、小孤等岛屿，系属于葡界，应划归葡国管辖，"且词气强硬难以应付。唐老谓："按中国舆图，并无此岛属于彼岛

之例。故十年前旧约，即系一定界限。倘彼此联属，则从前订约时，葡国何以绝无争论，现在自应遵守旧约，不必更改。"右丞瑞鼎臣闻之大喜，立促唐老属稿照复。葡方语塞才罢。他对于理财也很有见解，尝谓："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于农，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资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必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必先求农事之振新。农工商三者并重，而握其枢于商部，应请先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俾大纲既立，条目秩如。"乃奉旨简唐老为商部右丞，在颐和园召对一次，皇太后询商务甚详，谕"汝能廉洁办事，很好。"创设高等商业学堂，王兼善、张公权都是该校的学生。一九〇五年，奥商张弼士入都，请办三水佛山铁路，并在山东开办葡萄酿酒公司，唐老为之具奏，张馈赠二千元，坚辞不受。闽商林尔嘉请办福州银行，馈巨金，亦峻拒。沪商夏瑞芳设立商务印书馆，虞辉祖呈请设立上海科学仪器馆，均批准立案。一九〇六年后，弃官从事教育，任上海实业学校（后名南洋公学）监督。一九〇八年，被推举为江苏教育总会会长。辛亥革命后，实业学校改名南洋大学，不久又改为交通大学。唐老主持校政，凡十四年，一九二〇年，回无锡家居讲学，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一度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又改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老任校长达三十年。

无锡国专，最初设在惠山之麓，"八一三"事变，内迁汉口、长沙、湘乡、桂林。一九三九年，迁来上海，校址也经过三次变动，如康定路、北京西路、西康路，均为弦诵之

处。这时学额大大地扩充，规定初中毕业的读预科二年，高中毕业的读本科三年，由唐老主持校政，王蘧常主持教务，认真严肃，力斥浮华，以精研国故，提倡正气为宗旨。分文学组、哲学组、史地组，由王蘧常、唐庆诒、郝衡分任指导、授课教师，都是学术界知名人士，如张世禄的音韵学，吕思勉的史学，胡宛春的词学，周予同的经学，王佩诤的曲学，鲍鼎的金文，钱仲联的文选，许国璋的英文等，阵容是很坚强的。每星期有一学术讲座，来讲学的，也都是驰誉南北的名流，学派纷纭，波诡云谲，探赜索隐，致远钩深，扫除历来门户之见，如唐老是崇宋学的，却请宗汉学的章太炎来讲学，学生集思广益，知识面也就扩大了。其它如周谷城、蔡尚思、郭绍虞、陈柱尊、朱大可、胡曲园、葛绥成等，都秉铎其间。学生所读的《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等，分涉猎和精读，精读的必须背诵，务使熟极而流，认为必需这样，才得终身不忘，用之不尽。当时的莘莘学子，现在尚存的，大都已属老人，无怪王旋伯有这么两句诗："春风绛帐重回首，瓢落门生已白头"了。

唐老曾治俄文，为办外交所需。又擅围棋，与国手周小松对弈，受九子获胜。他又提倡武术、音乐、戏剧等文艺活动，曾约复旦大学赵景深来家，讨论重版一部戏曲集。

茹经堂，在无锡宝带桥南侧，由当局拨巨款重修，辟为"唐文治先生纪念堂"，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举行揭幕典礼，门弟子及各界知名人士，一时云集，盛况空前。江苏太仓县西门有明代张溥（天如）故居，辟二楼为"唐文治先生纪念室"，于一九八七年元旦，举行揭幕典礼。当唐老

逝世三十周年，各地门生，各界代表，集于无锡市前西溪大礼堂，举行纪念仪式，并示追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日，在苏州大学（前身即东吴大学），举行"唐文治先生学术讨论会"，各地大学及师大均有代表参加。王蘧常平时杜门不出，也驰车来会。事后，把发表的论文，印成专册，附有唐老照片，及茹经堂照片。一九八六年六月九日，上海、西安两地交通大学隆重举行建校九十周年校庆，为唐老塑铜像于校园内，以表彰唐老奠基交大的功勋。负责塑铜像者，为中华青铜文化复兴公司经理卢银涛，三次赴无锡茹经堂，了解情况，并访问唐老的亲炙弟子王蘧常、王桐荪、黄鉴如、张尊五、洪长佳、陈汝挺，辨认照片，提出建议，然后由名雕塑家刘开渠亲自定型塑照，可谓慎之又慎。

一九八七年，经海内外学者教授如陈子展、顾廷龙、张世禄、苏渊雷、马茂元、冯其庸、汤志钧、程千帆、翁闿运、刘旦宅、蒋天枢、周振甫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及早筹建"文治国学院"，俾若干年后，国内文化，重现光芒。尤其在海外的唐骥千，他是原无锡国学专修馆校董唐保谦的文孙，唐星海的哲嗣，当星海在世时，悉力支持国专办学。并在太湖之滨宝带桥北侧，购地五十四亩，准备扩建，因"七七"事变，未能实现，现唐骥千秉承先德遗志，愿登高一呼，以成盛事。又尽心教育的郁增伟，也力为赞助，专程由香港来沪，与无锡国专校友会会长王蘧常及正副理事卞祥椿、王桐荪、黄鉴如等，商讨一切。请蘧常领导组成文治国学院筹备委员会，积极展开建校事宜。蘧常为唐老最赏识的大弟子，唐老临终，即以继承国专委托的，当然义不容辞。可是事实上发生

了困难问题，原来此间没有建校的资金，海外愿斥资为助的，必须见到学校成立，说明所需款项，才加支援，深希这双方相互关系，迅速解决，那么“经始营之，不日成之”，可以比美姬周的往迹。

写到这儿，又想到还有一些琐碎的佚事，可以补充一下，就我本身所及，颇遗余悔的。当抗战时期，唐老避氛来沪，一次，我访谢闲鸥谱弟于西康路南口松盛里，见一老者，由人从三轮车扶下，步履蹒跚，具龙钟态。闲鸥指着见告，“这位就是唐文治老先生”，当时我不敢冒昧趋谒，致有失清诲，这个机缘，多么可惜啊！他老人家，自郁夫人卒，续娶黄彬琼夫人，生子庆诒，为之取字郁生，以示不忘前夫人郁氏，后又娶太仓王廷钰夫人，侍其晚年起居。子庆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外交科硕士，次子庆平幼殇，三子庆增，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科硕士，均成名成家，可谓哲人有后。唐老道貌岸然，可是在闲居时，谈笑风生，一无拘束，每逢假日，常邀一些名宿来家，觞咏竟日，猜灯谜，行酒令，唱昆曲，最喜背诵吴梅村《鸳湖曲》，至“芳草乍疑歌扇绿，落花错认舞衣鲜”句，为之击节不置。但他生平很少做诗。

赵子云继承吴昌硕画派

吴昌硕画派的继承人，最具代表性的，当然要推赵子云。子云名起，号云壑，江苏吴县人，于一八七三年十一月，生在一户渔民家庭里，他的父亲玉峰即经营渔业。他从小笃嗜绘画，读书时，罗致了许多小画片，或奔突的野兽，或栖息的羽禽，或峥嵘的山水，或蔚秀的卉木，都悉心临摹，无不栩栩如生，炜炜成采。如果说世间真有天才的话，那么子云的天赋，确是异乎寻常的了。

子云拜吴昌硕为师之前，尚有几位启蒙老师。最早为许子振，许氏名不出里闬，但善画山水花鸟，又精通岐黄术，常为人治病。还有一位，是浙江人李农如，擅作小品，一虫一介，可乱翁小海真迹。继而经人介绍，从学于专业画师任立凡，任氏的画艺，当然更高一筹。任氏教他注意书与画的连带关系，董香光的行书，祝允明、王觉斯的狂草和郑谷口的隶书以及石鼓篆文等等，都使他窥其门径，打好结实的基础。

子云在苏，每晨喜在附近茶肆品茗为乐，得识了一位诗人，昌硕的谱兄顾茶村。这天顾氏偶然谈到了昌硕，子云早就仰慕昌硕的写意花卉，便请茶村代为先容，愿从昌硕学习，茶村欣然应允。这时，子云住在十全街，茶村住在平桥直街，昌硕住在铁瓶巷石灰桥畔，三人相距不远，过从甚便。子云作画，惟师命是遵，揣摩仿效，不以得师形似为满足，孳孳矻矻，更力追神似。昌硕对他说："画种不宜太多，太多了难以精邃。"昌硕平日所画，无非兰、菊、梅、竹，以及紫藤、葫芦、牡丹、芍药等等而已，所以子云也以这几种见长，于是秾绘春情，疏写秋意，得乃师妙秘。昌硕又擅刻印，作各体书。子云濡染之余，在这方面，又得益非浅。昌硕是罕画山水的，而子云对于山水，在立凡指导之下，已打定了根基，进而学石涛、石溪，在泽古方面，又痛下功夫。加之吴中有灵岩支硎虎阜狮峰之胜，每逢春秋佳日，偕侣出游，江浙一带，踵迹遍历，胸中储有丘壑，发而为图，每多佳品。

昌硕觉得子云羽毛已丰，可以任意翱翔了，就敦促他试往商业中心兼文化中心的上海鬻艺，以谋发展，且备了一封介绍信，由子云带给王一亭。子云到达上海后，拜访了王一亭，深蒙一亭推爱。子云四出谒见同道前辈，请求指导。一方面印了润例单，分发各笺扇庄及装池铺，如朵云轩、九华堂、锦云堂、锦润堂、天宝斋等，代为收件。其中尤以朵云轩的主人孙吉甫最为热心，介绍送来条幅若干件，以发利市。子云感到小旅馆太嘈杂，不适宜安砚作画，才设法租赁了盆汤弄的一家箱子店的一角小楼，作为工作室。日间不停挥毫，晚上外出拜访各界名流，以资联络。这样辗转介绍，买

画生涯，尚属不差，经过半载的努力，结算除去一切食宿开支及交际费外，尚积余二百多银元，买了些食物和日用品，还苏一次，立向昌硕老师汇报了情况，老师亦为之色喜。子云在家逗留了半个月，再来上海，求画者川流不息。翌年，即一九一一年的夏天，昌硕也来作海上寓公，赁屋北山西路吉庆里十二号。当时昌硕敦促子云赴上海鬻艺，是含有试探性的，先锋队去了很顺利，他老人家的大军也就长驱直入了。

昌硕到了上海，觉得书画家必须有一个聚会谈艺的处所。以往上海有半远山房、小蓬莱和萍花社，彬雅多文，情亲切磋，现在理应组织起来，继承往迹。因此便有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成立。一时如汪渊若、哈少甫、冯梦华、陆廉夫、金甸丞、李平书、任堇叔、狄平子、王一亭等，都参加该会。这时汪渊若是光绪壬辰的太史公，书法方面，名望很高，就推举渊若为正会长，昌硕为副会长，渊若逝世，正会长便是昌硕。具体的事务是由昌硕的儿子藏龛、东迈及弟子徐星洲、赵子云负责。会址设在福州路广西路口沿马路的一所两开间门面的楼上，楼下由沈荷卿开设一装池店。由于在市中心区，交通便利，一到晚饭之后，大家都聚在会里，一张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长方桌旁，总是坐得满满的。会员常把收藏的珍贵书画，到会里去陈列，供彼此观摩。书画商也每晚拿大批的书画古玩去兜售。子云因此鉴赏的东西增多了，认识的人也增多了。所以子云对于题襟馆书画会很感兴趣，甚至命他的儿子渔村住在会内，夜间帮忙看管。

那题襟馆书画会，差不多每天有人在那儿对客挥毫，尤其王一亭更为健笔，大都以四尺整幅宣纸作画，画成后，辄

由昌硕为题，累累识语，相得益彰，引起了日本人纷来参观。有一次，一亭陪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偕着两位议员一同来。一亭乃为作一画像。一亭对伊藤注视了一下，便运笔如飞，点点染染，不到半小时，伊藤的容态跃然纸幅间。伊藤大为惊奇，一亭请在旁的昌硕加以长题，昌硕略一思索，针对画像，写一古风，非常得体，这更使两位议员称叹不置，认为在他们日本，这样敏捷的才艺是罕见的。他们回国后，宣传这幅画像的经过，举国上下，都认为这是两国文化交流的史迹，应当在这基础上不断发扬和光大。他们对于中国画称为南画，是素有好感的，纷纷来求昌硕的妙绘，虽寸缣尺幅，视为至宝，昌硕举行画展，日本人来定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定购了，再复定，三复四复甚至十复。这一下却使昌硕感到头痛，因为作画的布局，随兴生趣，意到笔随，雷同了就没有兴，没有趣，也缺乏了意味，他是不愿这样做的，但为了应付求画者，便命大弟子赵子云代笔。好在子云功力已很深，悉心摹仿，足以乱真。子云作画是一笔不苟的，老师所嘱，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画成，由老师审察，认为符合要求了，才钤印交件，否则再画三画，直至惬意为止。

子云和朵云轩主人孙吉甫交谊很厚，且同癖昆曲，组织一曲社，社址即设在朵云轩楼上。子云能唱小生，又擅丝竹，和一班曲友，定期集合。还有一些书画家、岐黄家、评弹家，相与度曲谈艺，饮酒挥毫，引为尘嚣万丈中难得的乐事。所以子云一生，不但对于海上题襟馆很有兴趣，而对于朵云轩尤具深切的感情，到老还是念念不忘。

子云克勤克俭，他的夫人又善治家，历年鬻画所得，颇有积蓄，便于一九三六年携家返苏。他把原住的十全街屋子，翻造一所三开间的新院，辟有园圃，园中有一棵很大的石榴树，结实硕大似碗，桃树也属名种，其它如松、柏、栎、竹及玉兰、牡丹、枇杷、海棠、铁骨红梅等，点缀四时，繁荣不绝。凡此都是他老师昌硕爱绘的，也是他笔底渲染的东西，对物写生，更具实感。梅共十棵，以符十美，又复借景附近有井泉十口，以符十全，遂榜为十泉十梅之居。从前乾隆皇帝自号十全老人，他藐视着九五之尊的皇帝，竟昂然也自尊为十全老人。可是好景不常，一九三八年，日寇攻陷苏州，他逃往郊区香山，作避秦之计。约过了年余，重返故居，屋宇遭受损坏，园子又被隔邻的学校筑为操场，什么花木竹石，一股拢儿铲除净尽，解放后，他毅然把园子让归公家，留靠西一幢屋子，作为憩息安身之所。一九五五年，老病侵寻，结束了他的一生。

钱瘦铁东渡受厄

一代艺人钱瘦铁，生于一八九六年，江苏无锡人，名厓，字叔厓，瘦铁是他的号。早年在苏州护龙街某刻碑店当学徒，那时，金石家郑大鹤经常到某刻碑店裱碑帖及其它拓片，裱好了，瘦铁送到大鹤家，大鹤喜欢他诚朴好学，也就循循加以指导。又介绍他和吴昌硕、俞语霜相识，因即拜三人为师，这时瘦铁年仅十九岁，后来的成就，于郑大鹤得其雅，于吴昌硕得其古，于俞语霜得其苍，终而成为瘦铁自己的面目。在篆刻、书画、金石考据几方面都有了成就。他到上海鬻艺后，所作饶有特殊风格。他以画会友，参加了"海上题襟馆"，认识了陆廉夫、王一亭、赵叔孺、丁辅之、黄宾虹、任堇叔、吴待秋许多画家，得切磋之益。一九二二年，主持"红叶书画社"，后又创办"中国画会"，其它如"素月画社"、"停云书画社"、"古欢今雨社"、"蜜蜂画社"、"上海美术协会"等多种组织，他都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有一年，我国画家应日本文化事务局的邀请，赴日参与

"中日美术展览会"。画家们回国时，和日本西京名画家桥本关雪一同来沪，"解衣社"同人宴请桥本关雪于武昌路春晖里徐小圃医寓的庭园中，瘦铁这天参与其盛，和关雪一见如故，关雪看到瘦铁的画幅，称许他为"支那巨手，东亚奇才"。一经誉扬，在沪日人，都很仰慕，一再为他开书画展，如鹿叟的"六三园"，饭岛政男的"翰墨林"，都陈列了瘦铁的山水和花卉，博得很高的评价。关雪在日本，又为瘦铁宣传，造成他东渡的有利条件。所以他每次前往，总是满载而归。一次，他的老师俞语霜把所作的书画和收藏的文物，托他带去，求善价以沽，这事守着秘密，并俞氏家人也没有知道。既而瘦铁不负所托，把所带去的尽行卖掉，归沪报命，岂知语霜已遽尔逝世，瘦铁大为痛悼，谓俞师身死而画未死，就把这笔钱为师用珂罗版印成《春水草堂遗墨》一大册，如《红杏山庄图》、《峰青馆图》、《钟阜谈龙图》、《寒江独钓图》、《可斋读画图》、《祭诗图》、《横琴待月》、《女萝秋思》都是语霜的精品。

当"八一三"事变前，瘦铁流寓日本东京，这时日本军阀，野心勃勃，蓄意侵华。瘦铁和郭沫若友善，同在彼邦，郭老义愤填胸，联络留日学生，起而反抗，日警窥伺多时，正拟拘捕，不料被瘦铁先行探知，连夜密告郭老，一方面和金祖同相商，买了船票，备好衣履，约定时间，请郭老在门口等候。郭老穿着浴衣，拖着拖鞋，立在门口作闲眺状，瘦铁雇了一辆小汽车，开到门口，乘没有人发觉，汽车载着郭老辗转到了神户，再乘加拿大邮船回国，之后将浴衣拖鞋丢掉，换上西装革履，化名杨伯勉，居然金蝉脱壳，脱离危险。

于是日本警察，就怀疑到瘦铁，正想对付他，恰巧某处举行文艺会，瘦铁前往列席，他竟在大庭广众间发表言论，对于日本的阴谋诡计，直截痛快加以辛辣的讽刺，结果当场被警察抓了去。隔天受审法警要他跪下，他抗不服从，说文明国家决没有逼人下跪的野蛮举动，法警厉声呼叱，且捉肘硬拉，非屈辱他下跪不可。瘦铁这时怒不可遏，就抓了案上的铜墨盒，向法警头部掷去。这么一来，秩序大乱，审判官认为他大闹法庭，罪上加罪，叛为徒刑五年，瘦铁虽身入囹圄，态度仍很强硬，铁窗风味，苦不堪言，瘦铁凛然不为所动。幸而桥本关雪暗地里为他疏通关节，在监禁中得有特殊照顾。囚室也较大，有一桌子，可以作画。且该案在报上揭载，瘦铁的画名，反而引起一般日本人爱好中国画的崇仰心，纷纷请他作画，不论山水花卉，大幅小帧，都视为瑰宝，甚至法官也有请他作画的。他又擅刻印，运刀似笔，苍劲入古，和吴昌硕别署苦铁、王冠山别署冰铁，素有“江南三铁”之号，求刻的也纷至沓来，所以润资收入，出于意外，狱中生活不算太苦。由于关雪的疏通关系，只三年半，就提早释放。他出狱即返国，上海许多书画家设宴欢迎他，摄有照片，以留纪念。有一天，他接到一封日本人寄给他的信，信中附有一当票，这人说明爱好他的画，可是囊中无钱，向质铺当了衣服才买到一幅，作为珍藏，这当票无非表示敬慕和爱好。瘦铁大为感动，认为唯一知音，特地精心绘了一二帧送给对方，作为朋好缟纻之赠。

小说家徐卓呆，曾赴日本研究园艺，和瘦铁同为彼邦寓公，往还很密。瘦铁入狱，其时卓呆已先返国，瘦铁还时常

和卓呆通讯。卓呆知道笔者素喜搜罗时人手札，便把瘦铁的狱中书数通见赠，大约狱中条件较差，信用钢笔写，且字迹也很草率，信上地址："日本东京市丰岛区西巢鸭三二七七"，即监狱所在地。信中有云："狱中听蝉，心烦头晕，想必沪地更热，炎天苦人，饮食珍摄，宜多休养，少用脑力为是"。又一信云："来示忻悉，承关注，心感无已，弟自入狱以来，安心修养，读书静坐，颇有益于身心。近得裁判所通知，定于本月二十七日九时开第三次公庭，罪名为违反治安维持法。"又一信云："本月十日，乃开辩护庭，请岛野武律师出庭辩护，或得缓刑出狱，亦未可知。弟近情请速致江新，或能有助吾家用，则感德吾哥不浅矣。"署名钱厓，信中提到的江新，即美术家江小鹣。

金祖同和瘦铁设法护助郭老归国，祖同善自韬晦，没有被日警注意，不久就扬帆来沪，署名殷尘，撰《郭沫若归国实录》，由言行出版社刊行，用小说体裁撰写，很是生动。瘦铁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惜这书印数不多，早已绝版，看到的人寥寥无几。

解放后，瘦铁应聘入上海画院任画师，这时他画兴很高，泼墨作巨幅，苍古胜昔。逢到星期天，常到襄阳公园，与笔者时常共叙，狱中经历，都是他自己讲给笔者听的。他最擅长为梅花写照。当时家藏王元章画梅而自题其斋为"梅王阁"的高野侯，喜画梅，刻有一印："画到梅花不让人"。有一次集会，画家各抒彩笔，争奇斗胜，野侯画了一幅梅花，瘦铁在旁瞧到了，挥毫也画梅花。有人开着玩笑说："画到梅花不让人的梅王在此，您好大胆啊！"瘦铁边挥毫边回答道：

“我是画到梅花不怕人的，”大家为之哄堂大笑。瘦铁因笔者署名有一梅字，便把他最得意的一帧有桥本关雪题跋的梅轴送给了我，借以留念，岂知十年浩劫，付诸荡然，而瘦铁本人也由于四凶的迫害，含冤而死，时为一九六八年。

翻译大家伍光建

译书由来已久，如《周礼·象胥疏》："北方有译者，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又：《隋书·经籍志》："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清同治六年，李鸿章奏设翻译馆，时江南制造局初设于上海，以制造枪炮，须明西学，乃附设翻译馆。同治九年，广方言馆移并，译书百余种，为从事新学的知识大宝库。其时尚有金粟斋译书处，乃蒯礼卿所创办，汪允中、包天笑、方漱六主持其事。地点在沪市南京路，以太嚣杂，迁白克路登贤里，获得叶揆初叔父叶浩吾的日文译稿及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等，即开始发刊。浩吾的书是直译的，不甚受人欢迎，严复的书，遵循信、达、雅三字要诀，颇引起一般新学者所重视。此后商务印书馆亦设编译所，规模比较大，严复的书，由商务印书馆汇印为《严译名著丛刊》，风行一时。和严复相竞爽，销数更在严复以上的，为林琴南所译的欧美小说，如《茶花女遗事》、《吟边燕语》、

《块肉余生述》、《十字军英雄记》、《拊掌录》等，林琴南不谙外文，魏易、王晓斋等口述，而林氏以文言译之，往往出于意译，有时隽永超过原文，所以胡适之称赞他："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商务印书馆汇刊"林译小说"，配着木箱供应，影响很大。

伍光建

在民国初年，一度译文不为读者所喜爱，于是外文而华化，如包天笑的《梅花落》、《馨儿就学记》，便是一个例子。一度译文畅行，又复华文而外化，朱鸳雏的《痴凤血》，便是一个例子。大凡文字一经翻译，什九失真，当时我友俞天愤，他戏把一篇华文，请甲翻为英文，再把这篇英文，请乙翻成华文，又请丙把这篇华文翻为英文，又请丁把这篇英文，再翻为华文，这篇文章，面目全非，不知所云了。

我国的翻译家很多，如马君武、苏曼殊、周建人、周启明、刘半农、周瘦鹃、程小青、傅东华、傅雷、李青崖、郑振铎、施蛰存、戴望舒、陈望道、丰子恺、谢冰心、耿济之、柳无忌、孙大雨、黎烈文、赵元任、赵景深、徐志摩、徐仲年、孙俍工、秦瘦鸥、焦菊隐、邹韬奋等，那是指不胜屈的，然以代表性来谈，还得推崇严复和林琴南、伍光建鼎足而三了。

伍昭扆，广东新会县人，一八六八年（即同治戊辰）生。名光建，一名于晉，幼年就读新会麦园村乡塾，明于思辨，颖悟冠郡，而志趣不凡，年十五，考入天津水师学堂，习数理，每试辄列第一名，这时侯官严复适任水师学堂总教习，他在该校凡二十年，弟子虽多煊赫，引为最得意的，便是伍昭扆。昭扆肄业五年，以最优等毕业，奉派赴英国。入格林威治海军学校，受教于莱伯特、皮尔逊诸名宿，深究物理数学，又习英国文学五年，仍以第一名毕业。归国后，执教其母校天津水师学堂，这时严复升任总办。倚重昭扆如左右手。甲午中日战争，伍激于义愤，慷慨请缨，以双目近视，未被调遣。战事结束，他随滁县吕增祥（秋樵）东渡日本，襄理洋务。增祥久居合肥李鸿章幕，学问行谊，性情识略，见称于当世，诗文书法，尤为艺林所重。严复晚年与友书，谓："平生师友，令人低首下心而无间言者，吕君止而已（君止为增祥别字）。"伍自识增祥，乃兼治文哲之学，博览中西典籍，见闻益复宏广。庚子之役，他由津沽避居上海，与钱塘汪穰卿同为《中外日报》撰稿，并设计插画、评论，面目为之一新。常州盛杏荪创办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前身），延聘伍氏为提调，他对学生宽严并济，诸生翕然从之。时学校甫兴，绝少适当课本，他抽暇自编力学、水学、气学、磁学、声学、动电学、静电学、热学、光学等九种，精审显豁，图解习题，尤为赡富，商务印书馆为之付印，学部大臣审定，列为中学教科书。商务之张菊生、夏粹芳，明察潮流，复以伍氏博学，请编《英文课本》，成六卷，从字母拼音以迄英语名著精选，浅深相接，期以六年培成英语人才，及书出

版，各校纷纷采用，凡清季光宣以至民国初元，国人之习物理英语的，无不读伍氏之书。当时之谈西学的，无不知伍氏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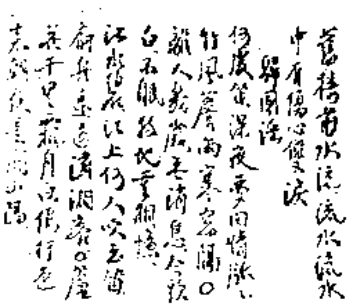
伍氏一度从政，清季，群僚纷言立宪，光绪丙午，设考察政治馆，派端午桥、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伍氏任一等参赞，诸大臣倚赖实多。所至欧美各国，每值演说，都请伍氏任之，他义正理充，吐属温雅，听者为之惊服。归国后，声誉益隆，端午桥、张安圃、岑西林等，先后开府两江、两广，均延伍氏主持洋务、外交，折冲樽俎，备著勋绩。英舰曾借细故，直驶广州沙面，卸炮衣相胁，伍氏不为摄惧，卒以理服敌方。己酉，清廷赐文科进士出身，严复与伍氏师生同与其列，一时传为佳话。时初设海军处，伍氏以海军耆宿，出任顾问，兼一等参谋官，庚戌，扩为海军部，伍氏任军法司、军枢司、军学司司长；公暇，仍不忘一般教育文化。辛亥春，与蔡元培、张菊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副会长。鼎革后，他以南方气候阴湿，有失体健，迁地为良，居住北京。历任黎元洪、冯国璋两总统顾问，又财政部顾问，财政部参事、盐务署参事，盐务稽核所英文股股长，时方革新盐政，稽核所总办萧山张岱杉与会办英人丁恩，商订章则。请伍氏起草，他瞻顾周详，行文条达。保持国家权益很多，任股长十年，以老乞休。后北伐军兴，他南下，任行政院顾问、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此后卜居上海，较多闲暇，因得重事译著。

他历年先后译著，有：《西史纪要》、《法宫秘史》、《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法国大革命史》、《人之悟性

论》、《霸术》、《泰西进步概论》、《罗马英雄》、《红字记》、《红百合花》、《弱女飘零记》、《费利沙海滩》、《妥木宗斯》、《财阀》、《洛雪小姐游学记》、《饭后哲学》、《伦理学》、《泰东》、《旅客所说的故事》、《在山上》、《革命的故事》、《大街》、《坠楼记》、《死的得胜》、《海上的劳工》、《结了婚》、《罪恶》、《置产人》、《洛士柴尔特的提琴》、《伽利华游记》、《二京记》、《俾斯麦》、《安维洛尼伽》、《希尔和特》、《甘地特》、《维克斐牧师传》、《大伟人威立特传》、《拿破仑论》、《约瑟安特路传》、《巴尔沙克短篇小说》，尤著名的，有迭更司的《劳苦世界》、歌德的《狐之神通》、布纶忒的《狭路冤家》、大仲马的《侠隐记》、《续侠隐记》，一称《三剑客》，为伍氏的代表作，绝版数十年，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重印。这些当时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且有列入《英汉对照名家小说选》。又《山宁》、《列宁与甘地》，由华通书局出版。《夺夫及其他》，黎明书局出版。《债票投机史》，神州国光社出版。《造谣学校》、《诡姻缘》，新月书店出版。

抗战军兴，他体力不济，未克西行，杜门不出，但译事仍未稍停。然出版机构，大都随政府西迁，稿件复不便邮寄，又不愿在敌伪刊物上发表，故所成均未付梓。计有《第一次欧战的缘起》、《英国第二次革命史》、《一六四〇年的英国革命史》、《俄皇大彼得本纪》、《古希腊英雄记》、《朱理罗曼》、《中国人致英国人书》、《英国地方自治纪略》等五十余种。此外尚有巨著二种，一为《苏联文明》的原作者威伯夫妇慕伍氏名，并得前驻英大使郭复初的介绍，寄书

伍氏，托译汉文，伍氏接受。盛情感动之下，年余才完成，不幸敌伪破坏文化，国人在沪的，搜索株连，为患无已，伍氏便把译稿付之一炬。一为英国史学名家吉朋，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全史》，乃应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之约而翻译的，字斟句酌，考证弥详，二年始竣，因原书附注尚待补译，留未付印。一九四三年春间，他患气喘，心脏颇呈衰状，经西医诊治，服药注射，稍见舒解。入夏，势忽转剧，疗治无效，延至六月十日巳刻，终于沪寓，春秋七十有七。遗嘱火葬，翌晨在静安寺路万国坟地（今静安公园）举行。夫人吕慎仪，娴淑端庄，为增祥长女，先九年逝世，亦火葬于此。子三，长伍庄，号周甫，任职资源委员会。次伍荀，号况甫，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从事自然科学之译作，酷嗜京剧，逝世后，家人检得他所保存的戏单、戏广告、剧评，得胜留声机器公司、及谋得利洋行的唱片目录册，尚有他手抄唐西园、罗癭公、言敦源、张季直、黄秋岳，关于捧角的诗词及凌霄汉阁报衰寒云论剧长书。又有数字的剧名，列为一表，如一口剑、二进宫、三江口、四进士、五人义、六国封相、七星灯、八大锤、九龙杯、十面埋伏、百花亭、千钟禄、



伍光建手写词稿

万里缘（数字剧目一至万，附列甚多，不仅每一数字一剧），还有一些川剧、越剧、甬剧，常锡剧、木偶剧，又贻留了徐慕云的《故都宫闱梨园秘史》，具有掌故资料。季伍范，号蠡甫，声望更盛，他和我同任某组织之文史资料委员，可是彼此参商，没少见过面。他为文艺理论研究专家，有时作国画，署名敬庵。著作有《理想之歌》、《丹橘颂》、《珍珠曲》，被转译为英法文。复创作大型话剧《一代英豪》。任上海复旦大学文学教授。女二，长伍莹，字孟纯，次伍璞，字季真，今年已八十余高龄。我和季真频通音讯，承出示她尊翁昭宸六十岁时所摄的照片，戴眼镜，目光炯然，顶发微秃不蓄须，穿马褂，具学者风度。昭宸喜昆曲，藏有《无瑕璧头段串关》、《铁旗阵三十段串关》、《通仙枕末段八出》、《十六段中兴图八出》、《通天犀四出总本》，这些都是楷书精抄本，昭宸自旧书铺购来，惜不知出于谁的手抄，但每册上都钤有“伍光建印”朱文章，可知是他喜爱之物了。别有一册，无首无尾，那就不知是什么，总之也是昆曲本。又一本为石印的昆曲样书，首冠吴癯庵《六也曲谱序》，又昭宸手录《玉台令》、《归国谣》词二阕，书法也很秀逸。

他生值民族革命思想动荡之大时代，识见先进，以灌输西洋学术文化为己任，致力于此，殆四十寒暑，计先后译著共一百三十余种，可一万万言，其内容或董理西洋文化之全面，或分述西洋语文、科学、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及一般社会之真谛，就体裁而言，则论说、批评、史传、小说、剧本、童话、随笔，诸体俱备，而选材皆寓深义，务使这一时代之读者，了然于泰西立国之道，盛衰之理，及名

儒之言论，英雄伟人之行事，以兴起见贤思齐之心，树立发愤自强之念，更旁及社会道德之观念，民间生活之素描。而于说部，尤多择其抒写至性真情之作。他早期用文言，署名君朔，笔墨有类盲左。后期用语体。民初，胡适之创白话运动，很推重他，称为“语体新范”。平生不置产业，身后仅遗稿与藏书二三方卷，社会人士，于重庆假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追悼典礼，吴敬恒撰追悼会缘起，详述其一生。参加者，如居正、于右任、胡适、但焘、马衡、洪深、老舍、江一平、梁寒操、陈树人、叶楚伧、邵力子、顾颉刚、徐蔚南、陈望道、汪旭初、沈德鸿、刘成禺、戴天仇、张伯苓、王宠惠、郭泰祺、曾虚白、梁实秋、万家宝、程沧波、程天放、郭沫若、胡风等，均属一时名流，各报纷载其事。

他起居有节，晨五时必起身，略作运动，饮食注意营养，不贪口腹，每餐备四五种小盘，每盘食品，都有其不同营养价值，人称：“伍老餐桌上，一味味的都是药品。”早餐后，执笔二三小时，外出散步一小时，整理收拾工作一小时，午后睡半小时，醒起。浏览书籍，或访友清话，或赴梨园听歌。服御方面，非常俭朴，从不讲究，为赴西友宴会，则更衣修整，恐失国体。住的方面，他说：“人生一半的时间在住处，故必须注意住宅环境与阳光空气等。”他的北京住宅，有一五十平方的房间，满置书籍，俨然一小小图书馆。后经数度迁移，损失了一部分，他故世，即捐赠广肇公学。行的方面，每天必徒步若干里，风雨无阻。七十岁以前，每值夏暑，必去张菊生的庐山别墅小住，幽情遐致，旷怀自逸。原来他择交甚严，与张菊生尤为莫逆，他卒后，菊生挽以联云：“天生

有才胡不用？上唯有品乃能贫。”除菊生外，尚有一位外国朋友，和他也属知交，这位朋友为爱尔兰医师柯司泰复。三友每日相聚，说古道今，引为至乐。柯为当时时疫医院创办人，热心公益，笃于友道，喜爱我国书画古玩，有所得，辄请菊生昭虔为之鉴别真伪。昭虔经常外出，或数年，或数月，柯医师每月来伍宅，一瞻其一家老小，有何病痛，为之诊治。

伍氏与严复有戚谊，不仅师弟关系，因伍氏婿吕增祥长女，次女为严复之长媳，据伍季真见告，增祥廉洁奉公，清风两袖，黎庶爱戴，有吕青天之号。擅书法，翔声南北。酷爱碑帖，某次，曾质衣物而购买一帖，珍之如琅球，五十二岁，即殁于任上，身后萧条，遗孤四人，艰于度日，第二子吕彦直，由姊氏抚养，并携之赴法国留学，未久归国，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奉派去美深造，学成回国，设计广州中山堂及南京中山陵，凡数百级，建筑平面形象如木铎，取木铎警世之意。且以我国传统风格为主，融合西方建筑精髓，简朴、浑厚、坚固、美观，四者具备。

伍氏欢喜种植，但不讲求珍品，即草花亦所滋培，芳杜柔蘅，触目皆是，最爱石榴花，庭前植数树，仲夏花开，蒸霞簇锦，红酣如火，他盘桓其间，怡然自得，果实累累，朵颐大快。在北京时，喜逛古玩摊头，和旧书铺，书破无所谓，古玩明知其为伪，摩挲作为消遣。少壮时，喜吸高级雪茄烟，晚年戒绝。任何赌博，即棋类亦不喜弄。公余之暇，往往朗诵前人诗词，或抄录成帙，谓：“一以练声，一以练字，闲处光阴，无穷情趣。”

周庄三友之一费公直

有人这样说："黄山集中国山林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一九八六年，举行周庄建镇九百年纪念，陈从周教授曾率领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来此测绘，给予高度的评价："周庄为国内仅存的水乡古镇，是淀山湖畔一块碧玉。"并知周庄之名，自北宋元祐年间，周迪公舍宅为寺而起的，地灵也就产生了人杰，那位传奇人物富甲江南的沈万三，即周庄人士。明太祖定金陵，欲广其外城，府库虚乏，难以成事，万三愿斥半数，那是多么豪阔啊！仅就数十年来谈，南社社友隶属周庄的，便有叶楚伧、王大觉、费公直，都是绩学砌闻抗衡当世的。有一位张寄寒，写过一篇《苏曼殊和周庄三友》，所谓三友，即叶楚伧、王大觉、费公直。这篇文章中，谈到曼殊与公直的交往，如云："苏曼殊和费公直，在日本就认识。一天，公直刚从上野图书馆出来散步，夕阳西坠，樱花历乱，风景绝佳，公直在沉吟观赏，忽然隔着篱笆的一条狭巷里，有人喊他的名字，这声音很稔熟，于是循声走去，

原来是曼殊大师。便邀曼殊到寓所，谈笑甚欢，进餐时，曼殊想吃鲍鱼，公直叫使女到市廛去买，曼殊吃了犹嫌不够，又到外面续购三次，顷刻间，曼殊脸色骤变，公直急忙给他煮咖啡，加了不少糖，饮了才好些。晚上，又给他服药，次日，疲惫不堪，假卧了两天，乃告辞而去。一九一二年，公直在上海，重遇曼殊，曼殊把他从印度带来的一枝藤杖，送给公直留念，公直喜作《曼殊上人赠印度藤杖歌》。"两人的交谊，于此可见一斑。

费公直

最近晤及苏州花桥巷的潘慈中，少年英俊，爱好文史，交谈之下，始知他是公直的外孙婿，从他那儿借阅了大批有关公直的资料。又承慈中辗转介绍，由许南湖老人写了一篇《回忆南社诗人费公直》，很为详赡。公直的女婿沈恩惠，补充了一些，又蒙朱云光的弟弟云平，写了《费公直先生纪事》，外间均没有发表过，凡此种种，都是信而足证的，在我纪述方面，左右逢源，也就滔滔不绝了。

公直原名善机，又名启之、起志，号一云，取颜渊"一箪食、一瓢饮"之意，号一瓢，以示其清贫自守。家有秋明阁，别署秋明。又取《易经·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又署天健。又慕明末高士傅青主，拒清不仕，擅书画，家居治医，著有:《霜红龛集》,公直也深于岐黄之道，平生境况和傅青主相类似，因号：霜红、霜龛。又和常熟钱南铁友善，参加虞社，邮筒传诗，相互酬唱，一次赴常熟访白茆之红豆山庄,为钱牧斋、柳如是双栖的别业，奈园已湮废，遗迹渺然，仅留几株红豆树，南铁以数十颗红豆贻赠公直，其中有二颗色泽特别殷红，光润可喜，公直赋诗，有：“红泪枝头春带雨，绛云楼外绮成霞”等句，乃名其斋为双红豆簃。周庄为水乡，桥梁很多，公直的家门口，有二座成直角形的石桥，一名世德，一名永安，王大觉给他的诗，称他为“双桥词宗”,他便自称双桥词人，或双桥居士。有一位画家陈逸飞到周庄写生，绘了一幅双桥油画，后逸飞赴美，在纽约画廊中展出，被美国巨商阿曼德·哈默所购去。巨商访华，就把这幅画作为礼品，送给某一首长。一九八五年，国际邮票节，发行印有双桥的首日封，可惜公直已下世，不能目睹这小小双桥，沟通了太平洋两岸的友谊。公直于清光绪庚辰（一八八〇年）生在吴江县南汀乡，后迁周庄，便定居于此了。

公直的曾祖费玉成，嗣祖费若卿，都做武官，为干城之选，所以他也学习拳棒射击。父费养和及母亲早世，嗣祖若卿乘轮船，从上海到嘉兴，因行驶过速，翻船遇难，家道就逐渐中落。公直由姑母抚养，故公直侍姑母甚循孝道。后从顾芬臣读书，十八岁，考入宁波中西储才学堂，接受新学识。为了功名前程，一八九九年，辞别了新婚的夫人（嘉善朱氏），以荫生应试，中式庚子科二等第一名，分发浙江令

叙候补通判，可是他对此一官半职，并不满意。加之，八国联军，焚掠京津，接着签订辛丑条约，清廷屈辱求和，国家行将被瓜分豆剖，使公直起了反清思想，毅然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同文书院学日文，即进正则理化速成专科学习，时国内人民，掀起拒俄运动，反对沙俄在八国联军侵华中，占我东北。消息传到日本，激起留日学生的愤怒，黄兴首先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在东京发表演说，留日学生纷纷响应，公直积极参加。这个队，由清士官生蓝天蔚、敖正邦为军训指导员，旋被日方警署出面干涉，因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密派钮惕生，汤尔和、黄兴、程家柽、龚国元、费公直六人首批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与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所办的爱国学社相联系，这时柳亚子进入学社，才和公直相识。

江南刘三（季平）在他的家乡华泾镇，创办丽泽学堂，公直与秦效鲁、吴一青、刘东海等襄助建校，为革命机关。两江总督端方奉命查缉，公直亦列入被缉的名单中，他不能容身，又避地日本，攻医学。及形势缓和，才由友人介绍，任安徽新安中学理科教员，与黄宾虹同事一堂。尝赴新安，道经芜湖，为雨潦所阻，暂住芜湖中学之宿舍，晤陈巢南、刘光汉介绍入同盟会。此后同盟会在某处开会，摄有集体照，他和孙中山、黄克强、廖仲恺等都列席在内，他把这帧照片，作为革命文献。辛亥起义，他应沪军都督陈英士之招，任总务科一等科员，及南北统一，他功成身退，行医为生。齐卢战争，在乡组织红十字分会。他的女儿西因，也送之入上海中德产科医校肄业。当芦沟桥事变，他一度移家吴中萧家巷七十一号，仍不辍医业。他和严工上友善，严是电影界

费公直（右）与邹容（左）

人士，在银幕上饰教授士绅等角，雍容大方，甚为融洽。严来周庄，常盘桓公直家，大有徐稚下陈蕃之榻之慨。严的女儿严月娴，为三十年代电影明星，轻盈婉丽，人以姑射仙人、洛川神女为喻，芳誉甚噪。奈因病沾染烟癖，严知道了，大加训斥，偕来周庄，请公直为之配方服药，住了一个多月，嗜好摈绝，始回上海。

公直昆仲三人，一为公肃，一为公威，公威名善衡，亦擅文翰，与公直同隶南社。柳亚子把自己的诗写了把扇子，赠给公直，公直和之。亚子的《迷楼集》载诗很多，公直一一和韵，无不李艳温香，倾炫心魄，我初不知迷楼在哪里？是怎样一回事？兹又从张寄寒所撰的《柳亚子和迷楼》，才知这所迷楼在周庄西鱼平桥畔，是一个小酒家，在半个世纪前，亚子和公直、楚伧、巢南、大觉、沈君匋及亚子堂弟柳率初，同集该酒家吟啸酣饮，这是一幢旧式的木楼房，楼上朝南有六扇蛎壳窗，楼下的窗是玻璃的，后门临河，至今尚

保存着。店主人之女阿金，年方二九，虽属村姑，却出落得娇憨明曼，楚楚可人。这时革命趋向低潮，亚子、公直等深感悲愤，遂抱信陵君醇酒妇人的态度，做了几百首赞美阿金的诗章，兼及水乡的风景，这本《迷楼集》乃柳率初编刊的。经此宣传，这个小酒家和村姑阿金声名大震，大家都要来看看阿金究属美得怎样。很可笑的，那位沈君甸的夫人就想见见这个小酒家的美女，于是特地命佣人到阿金的小酒家去叫菜，可以看个仔细，可是阿金送菜到了沈家门口，把菜交给佣人就走了。沈夫人不甘心，又和另外几位夫人约好一起来到这个小酒家，只见小楼破破烂烂，一张半新旧的八仙桌，几条狭长的凳子，墙壁都给烟煤熏黑了。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阿金乱头粗服，周旋其间，可是那明眸皓齿，柔气低声，简直令人把这很差的环境忘掉了。阿金吸引人的魅力，的确不小。公直知道了这件事，做了一首很风趣的打油诗，载之地方报上。

亚子和公直的游戏生涯，是无独有偶的。迷楼外，又来一个乐国，这是怎样一回事呢？所谓乐国，在吴根越角斜塘烧香浜之畔，也是一个卖酒之所，寿石工绘了一幅乐国图，古屋数楹，杂列若干座，樽壶在案，境绝清幽，疏梧丛竹间，一婵娟拔剑起舞，是否这当垆的卓文君，兼擅武艺，那就不得而知。据吴又陵的题辞："丝竹中年唤奈何，银瓶卖酔且婆娑。罗裙青镜当垆日，锦瑟瑶笙对酒歌。红拂才高知李靖，相如游倦论荆轲，穷途阮籍谁能识，独向尊前感慨多。"则粉黛之气，溢于言表，总之，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哩。亚子做了很多诗，公直和了十多首，又有凌昭懿，沈昌眉、沈昌直、

许半龙、柳率初、陈巢南、王大觉、徐弘士、陈绵祥等都有和诗，汇刊为《乐国吟》。书脊有“磨剑室”三字，可知是柳亚子所刻的。亚子一短跋有云：“襄在蚬江（周庄别称），颇事游宴，酒酣耳热，击缶歌呼。予季率初，辑而刊之，今世所传《迷楼集》者是也。斜塘三宿，又堕软尘，帕首靴刀，经过李赵，钗光鬓影间，乃隐隐有桃花马上之风，盖狷狂弥甚已。陈子巢南谓，盍编《乐国吟》，以匹《迷楼集》，增千秋韵事乎！”可知这两种刊物，属于姊妹篇了。

公直多才艺，诗散佚无存，仅留载《南社丛刻》及《迷楼集》与《乐国吟》中，慷慨豪放，近龚定庵一路。常熟有虞社，社友之多仅次于南社，社刊若干集，公直亦社友之一，诗载社刊，具相当数量，可是难以寻访了。他又悟禅悦，当时周庄全福寺僧善缘、智缘，和公直往来很熟，公直有时借宿寺中，曲径通幽，禅房花木，西方自在，南海非遥，不觉使人作出世之想，寺有巨钟，重三千斤，悬于大雄宝殿之左侧。一阁名指归，可供游客登眺，因此周庄八景，有“全福晓钟”，“指归春望”，那个钟，那个阁，却占八景之二。智缘和尚，以募化所得，别建三层经阁，奈缺少佛经，有名无实，公直斥资购得佛经数百卷，列置大橱，贝叶蒲团，始得相称。公直又工国画，《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根据陆丹林之《枫园画友录》载入费公直一条。“费公直、原名善机，字天健，号一瓢 江苏吴江人。工诗，花卉得华岩遗法，秀雅轻灵，富有诗意。抗战胜利后不久逝世，享年七十余。”那生卒年，生年未列，卒于一九四六，加上一问号，那是不肯定的。顷由潘慈中出示《霜盦历年简略记事》一册，知公直生于一八

八〇年，即清光绪六年庚辰。一九五二年九月患脑溢血，病逝于苏寓，七十四岁。足订《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之误。慈中见到公直作品，辄复印留存，且赠我公直亲笔所绘的梅花小幅，没骨折枝，绛葩数朵，极清逸疏落之致，左角钤一公直小印，我什袭藏之。慈中犹珍藏公度所绘之《江湖行乞图》共二十幅，每一图，题一诗，装为一册。首页为前言式之诗题，如云：'贫富能均事有无，齐民术亦古今殊。江湖满地何人见，写出监门第二图。'此册绘于乙酉之秋，成已三载。今春病后，索居无俚，偶尔检得，已近浸蚀，援手自装裱，并各题一绝，初寒短日，借以消遣，敝帚千金，得毋可笑耶？记数言留以自玩。"署款霜盦，钤费公直三字白文印。这些画和诗，多少带些讽刺性，如画盲人乞食，题云："道听途说只盲从，噩噩浑浑似梦中，宇内难寻干净土，不教滓秽入双瞳。"弄蛇丐云："乞丐于今胜昔强，弄蛇绕体比人长。假威勒索如官吏，无赖原来出五坊。"江湖医生云："不学无成最可伤，一知半解笑荒唐。真名伪药欺人世，浪说传来官禁方。"

费公直家乡双桥

卖唱女云："糊口年年赖鬻歌，凄音哪得比韩娥。乱头垢面风尘里，一曲琵琶涕泪多。"难民云："世沸蜩螗内乱多，无年不在战征过。一番兵燹成焦土，流落江湖唤奈何。"行脚僧云："做日和尚撞日钟，香厨法食叹空空。饥驱无分深山住，托钵沿门乞市中。"当时周庄有青年画家许南湖、戴天闻，和公直为忘年交，常在公直秋明阁中，调朱弄粉，合作画件。曾有一巨幅，公直画梅，南湖画松，天闻补竹，题为岁寒三友，笔墨苍莽妩媚，兼而有之，送给全福寺，悬诸佛龛。曾几何时，公直捐馆，天闻已卒，而南湖也白发盈颠，垂垂老矣。

公直艺事，犹不止此，尚能刻印，且藏印很多，慈中又钤拓了一册给我，我喜搜罗南社文献，这也是文献之一吧。其中他的姓名斋舍印，占其大半，如费公直、公直长寿、吴江费公直诗书画印、公直五十后作，秋明、霜盦、及公直审定，由此可知他还是一位鉴赏家哩。此外有怀瑾楼、无私心、诗中有画、志静、双红豆簃，东方仲马等，有圆的、有方的、有白文、有朱文，但都属小型，大的没有。他又懂得园艺，好养花，家中庭园虽不宽广，却杂莳凤仙、海棠、红蕉、月季、天竹、莴苣以及先生之柳，处士之梅，隐逸之松，飘香之桂，兰花尤多佳品。有一次，他送给王大觉兰花三十多本，附有关于兰花的考据，谓《楚辞》中之椒兰就是《本草》中之泽兰，大觉以诗酬答："芳草多君考据高，十年愧我读《离骚》。拗春时节双桥路，香湿筠篮趁雨挑。"总之，他的环境中，芳芳菲菲，四时不绝，书室中插瓶之花，姹紫嫣红，也得烂然盈眼。他又喜研究生物学，这时尚在清末，国人懵于科学知识，只听得人说："拼死吃河豚"，河豚是有毒

的，吃了毒死人，究属河豚之毒，毒在哪部分，河豚为什么有毒，怎样能解毒，都没有人追究其故，公直亲自解剖，潜心察探，得悉其根源，制为标本，加以说明，这个标本和说明，陈列南洋勤业会，得优等奖凭，转送德意志万国卫生博览会。他又擅摄影，所摄的照片，一帧帧的粘存在黑纸的照相簿上，凡若干册，用白粉笔标题，小楷一笔不苟。上面不是说他喜欢栽花吗？所栽的都有照片，尤以菊花为多，东篱秀色，映入眼帘，倘有送酒的白衣人来，那么俨然陶靖节了。其它花木，应有尽有，照相簿成了百花谱。又有许多符合诗意的照片，如春江水暖鸭先知，山色空蒙雨亦奇，停车坐爱枫林晚，青草池塘处处蛙，充满着野逸之趣。可惜这些照片，以越年久远，已泛黄色，再过若干岁月，恐模糊不辨了。又足资纪念的，如己巳暮春，他游虞山，访红豆村庄，用自摄机摄于红豆树下，红豆树三株挺拔，后为丛草杂树。他穿着长袍，戴着眼镜，神气是很足的，这时他五十岁。虞山的胜迹入镜头的，如剑门初平石、拂水岩、破山一角、桃源涧、橘仙磴、涟珠洞、仲雍墓、言子墨井。王石谷故居有三帧，一拜石园，泉石纵横，占地甚广，一庭院，磊磊菁菁，出墙有木，一来青阁，瓦屋数楹，通着曲廊，大约乃石谷起居之所。这三帧照片，倘印入王石谷画集中，岂不耐人玩索。又钱牧斋绛云楼遗址，土陇上一石凌空，那就是所称的舞袖峰了。昭明太子读书台，一正面，一侧面，台隐现于柯交草蔓中，具萧疏之致，这却引起我深深的回忆。其时我在童年，肄业吴中第四高等小学，某岁秋季旅行，到了常熟，遍游尚湖虞山，夜间即宿于石梅昭明太子读书台旁的祠堂屋中，铺

着稻草，睡在地上，松风一夜，飒飒生凉，油灯耿耿，似明似暗，这种境界，幽凄虚廓，仿佛别有天地非人间，给我印象是难以忘怀的。吴中的照片，有留园、西园、狮子林、虎阜、五人墓、寒山寺、瑞云峰等，虽现尚存在，但今昔不同，也足使人留恋。上海的风景，如黄浦江、南京路、静安寺，也今非昔比。尤其半淞园照二帧，有拱桥、有茅亭、有水榭、有假山、夹岸花开，绚烂可喜，这许多，目前一无所有，园址建为市廛，尘嚣万丈，年轻的人，大都没有领略该园的景色，这也可谓为历史的见证了。

他爱国心长，当“五四运动”，抵制日货，他对此大力宣传，而以身作则，不购东瀛物品，更把家中所有的日本瓷瓶、

费公直（后排左二）与孙中山、蔡元培、陈英士等合影

漆匣、绸布、玻璃杯盘等数十件砸碎，抛诸门外，以示愤慨和决心，致全镇人士，纷纷效仿，因此日本货物，散弃市廛巷陌间，无人拾捡，影响了其它村镇，采取一致行动，并摄了许多照片寄给各机关、各学校，扩大声势。

信手写来，未免漏列，杂摭一些，作为补充。他交游很广，最莫逆的，当推王大觉，大觉才华风发，著有《咒红忆语》，《风雨闭门斋遗稿》等，致亚子一书中说："与公直时时相过，抵掌谈时事，每至击桌狂呼，声震屋瓦，把酒问天，拔剑斫地"。大觉为公直诗作序："年甫弱冠，仗剑出门，注名党籍，亡命江湖。濯足扶桑之岛，勒马泰岱之巅。"公直的豪气壮举，亦惟大觉知之最稔。和高天梅也多翰墨缘，曾为天梅绘梅花四幅，各题一诗，有云："韵事孤山消歇后，高人今又见天梅。"又为天梅题风木秋悲图，及天梅所藏冯柳东杨柳岸晓风残月图。又和江南刘三同游春明，公直写了一组《丙辰燕游杂诗》，刘三能书，作一楹联给他补壁。公直一度与戴天闻、孔云白在上海同孚路的同孚里办了一个晓风社，经营书画业，并聘黄宾虹、马孟容（公愚之兄）为社长。又在上海浙江路天保里办吴越译书编辑局。又佐陈巢南辑《警众报》，销行不畅，数期即停止。很有趣的，当陈英士攻打江南制造局，既克，公直还叫战士们，把制造局的门匾，摘来作为战利品。他的故乡周庄，风气闭塞，蓄辫者不敢剪掉，他返乡当众剪辫，为周庄人士剪辫的首创者。

汤定之晚年病困

大家都知道梅兰芳，驰誉红氍，又复蜚声画苑，花卉佛像，都有一手，原来他从王梦白为师，此后又和程砚秋同列汤定之的门墙，他们两人对汤定之特殊尊敬，每次乘汽车前往，停车在较远处，然后步行，执礼之恭，有如此者。

常州画风之盛，冠于东南，恽寿平的一缣一幅，珍逾拱璧，汤氏一门风雅，首数汤贻汾，号雨生，晚号粥翁，谥贞愍，书画仿董其昌，点染花卉，闲淡超脱，画梅极有神韵，间写山水，浑朴入古。相传其《画梅楼合笔》一册，那是他官大同时与其妻董琬贞别号双溯女史暨诸子女所作凡七人，竹石、花鸟、人物、虫鱼无不精妙。著有《画筌析览》、《画眉楼集》、《琴隐园集》等。据我所知，贻汾长子绶民，字寿民，精四体书，工铁笔，善画墨梅、墨桃，又工山水，有《画眉楼摹古印存》。绶民昆仲有楙民，字右民，花卉蔬果俱工。又禄民，字乐民，善白描人物，仕女明姿秀态，有评之在费晓楼之上。贻汾之女紫春，工水墨牡丹。碧春，画花卉，

载《墨林今话续编》。

汤定之是汤贻汾的曾孙，乐民的文孙，因此号乐孙，贻汾有琴隐园，别署琴隐后人。又署太平湖客，茗闲堂主人。蓄须飘然，《左传》："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于思，多须貌，便称双于道人。原名涤，小字丁子，这知道的人很少，纪述定之的，有《美术年鉴》、《枫园画友录》、《胡佩蘅画史稿》、《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一致推重他，谓："山水学李流芳，以气韵清幽见重于世，又善墨梅、竹、兰、松、柏，用笔古雅，自成一家，书法隶行并佳。知相人术，彼自称，生平相法第一，诗第二，隶书第三，画第四，高风亮节，淡泊一生。"

我由常州汤子文的介绍，得识定之的女公子心仪，她毕业于中法大学药科，任新亚药厂技术厂长，业余亦绘山水。定之长子心济，留学美国，任复旦、暨南、交大教授，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主任，一九七七年辞世。长媳沈慎箴，亦画山水。次子汤逢，毕业大同大学理科，现任无锡轻工业学院副院长，画山水，以事冗搁笔。三子汤象，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在香港曾助林太乙（林语堂女公子）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现已退休。子女在社会上都具有相当声望，弓裘载衍，五世其昌，这是可以预卜的。

我对于定之画师，虽略有所知，可是不够全面，承他的后人心仪、汤逢为述其详，这是多么感荷啊！

定之生于清光绪四年戊寅，即一八七八年十月，卒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享寿七十。父立人，名世清，去世较早，家清贫。母贾氏善书法，因此定之作书，启迪于此。尤

擅魏碑，他的表兄庄蕴宽（辛亥革命，曾代程德全任江苏都督），见之大为讶异，赞曰："他日传汤氏家业者，定之表弟也"。光绪末年，应蕴宽之邀，赴广州，任随宦学堂书法课，落纸云烟，示范有度，莘莘学子，无不欢迎。民初，先后于苏州工业学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执教，画通于书，又复以丹青自遣，花卉芬敷掩冉，山水丘壑萧疏，有人劝他鬻画，他说："随意涂抹，贻识者讥笑，还以藏拙为宜。"阅数年，画卷劲古茂，庄蕴宽，刘崧生、刘子楷昆仲及林宰平、刘道铿强之刊发润例，求者纷纷，声誉远播。原来林宰平名志钧，福建闽县人，官司法部司长。刘道铿，号放园，福州侯官人，光绪己酉优贡，官内务部司长，都属名诗人，载陈石遗的《近代诗抄》，一经名流为之揄扬，影响很大，顿时与在京画家萧俊贤、萧谦中、陈半丁等齐名。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为丰富学生文化生活，设书画研究会，聘汤定之主其事，又北平艺术学院聘为山水画教授。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始，汤定之为鉴别书画，孰真孰赝，一言为判，因此得窥历代秘藏，大开眼界。他运笔绝速，虽丈二巨幅，自辰至未，一气呵成，从不隔宿，人惊其技，他说："胸有丘壑，意在笔先，静极而动，岂得不快！"他有一习惯，画成辄张诸壁间，手持一白铜水烟筒，且吸且观，自行审定，往往审定时间，超过了绘画工夫，稍觉不惬意，便撕去重画，谓："惜名更当胜于惜墨。"他一生淡泊，作画三十多年，南北友好，为之筹备画展，他笑却之，谓："我画自有识者，陈之于市，迹近沽名，我惜名不喜沽名，况邀友捧场，未免贻'打秋风'之诮，此种俗尚，固当革除，岂能躬自蹈之。"其高峻确为常人所莫及。

一九三三年春，他迁居沪上胶州路，这儿我曾去拜访过。他的朋好，如黄晦闻、黄炎培、陈仲恕、陈叔通、陈陶遗，时常往来，颇不寂寞。沪上人士慕他的书画名，求者户限为穿。一九三八年，梁鸿志为南京伪政权傀儡，托人备重资请定之绘《还都图》，他严拒之。汤尔和又请定之参加伪政府，也拒不接受。从此，他画松以明志，雪干风标，龙鳞马鬣，或作霜皮之紫，或为针叶之稠，坚贞不拔之气，充溢于丈幅间，那松针挺秀多姿，尤以针长而稀的，更属神来之笔。凡绘巨松，便铺纸于地，蹲身悬腕，直挥横扫，似很凌乱，旁观者徒觉其错综复杂，不知其所以然，及点点染染，则松之神态，自然呈现在墨采中才感到他的直挥，笔笔有交待；横扫，笔笔有来历，非妙手不办。所以他有印一方："天下几人画古松"，自诩画松的高人一等。

定之的画流传不多，龙游余绍宋（越园）斋名归砚楼，那归砚楼图，即出于定之手绘，徐行恭为题长歌载于《竹间吟榭续集》，如云："汤侯禀宿擅，治画宏以深。此事见胸臆，不劳多酌斟。笔墨所到处，屋树交修森。此外更安有，但写归砚心。凝神入画里，万感摇灵襟……"篇长不全录了。我曾在古玩铺中购得定之所绘《宣南修禊图》，白描不设色，极雅淡可喜，定之且作长题，图中人一一列其名，末有方唯一（还）诗，可惜这图于浩劫中被掠而去，再无下落。今所仅存的，一花卉扇，敷色清妍，为我心赏。

定之生活规律数十年如一日，每晨六时即起身，盥洗早餐毕，凭画桌创作，得意之品，悬挂壁上，他坐在靠背椅上，捋着长须，欣然神往，他自己说："这是莫大的享受。"他

的字，核桃大的行隶，精绝无伦，他自己认为字比画好，可是人们爱他的字，更爱他的画。十二时午餐，画件全部结束，小歇一下，观画不再作画，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他喜含饴弄孙，奈前面两个孙子都夭折了，他就钟爱最小的孙子汤坚，抱着逗他玩，引为乐事。有时，午睡后，出门访友，或赴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那时的新雅是人文汇萃之处，不必预约，自然朋好满座，古今上下，谈笑风生，及夕阳西下，分袂而归，往往购些新雅的叉烧包，以飨家人儿女，相与朵颐称快。

汤定之在北京时，居住地位较宽畅，晚饭后，在院子里散步徜徉，手里握着两枚很陈旧的核桃，盘旋作声，说是活络指掌，有助于运笔功能。到了上海，地方小，即在晒台上活动，晚饭后，于绿纱罩的台灯下，练练字，或打画稿，作翌日创作的准备。然后低吟唐宋人的诗篇，抑扬顿挫，非常悦耳，他的子女，睡在隔室，听得出神，时过数十年，这个情景，还是萦系在子女的脑海间，永不忘怀。过了九时，定之卧寐，生活很有规律。

定之不喝酒，朋友劝他喝些啤酒，借此活血，也就喝上一杯，不多饮。吸烟在家吸水烟，出外吸雪茄，很少吸香烟。也不爱看戏，怕影响睡眠，有时晚上有些应酬，回家较迟，看到家人等候他，他立即催家人们安息，因此晚上应酬大都辞谢了。

在进食方面，他最爱大儿媳沈慎箴的常州菜和白面饼。又爱吃红烧肉丸，称为狮子头，及腴美的猪肉，他血压不高，也就大快朵颐。蔬菜喜吃咸菜，及他继娶的夫人所裹的湖州

肉粽，他不喜荤素相杂的菜，说："荤的就是荤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荤不素呢！"饭后，例进水果，冰桃雪藕，霜橘蜜柑，多少不拘，习以为常。在北京时，喜栽植花木，熊佛西因事离京，把两盆腊梅赠送定之，定之置诸客厅，清芬袭人，往往坐对移时。每天下午，去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喝茶，几位画家诗人，常在一起谈笑，尤爱中山公园的杨树和盛开的牡丹及丁香。也爱北海夏日的荷花。有时到青云阁品茗。琉璃厂看字画，约在北京居住二十年。

文人大都爱猫，如李越缦、吴湖帆、钱芥尘、江小鹣、黄摩西、高吹万、哀寒云、孙玉声、陈灵犀、黄转陶等，定之蓄猫，每日饲以羊肝，北京鲫鱼较少，得鲫鱼辄把鱼头割下，扔给蹲在脚畔的猫吃，说是："犒劳一番。"

原配夫人，姓齐，安徽芜湖人，时定之二十一岁，翌年生子心济，以产后失调死。继配许氏，亦芜湖人，生二子一女，患癌症不治。最后续娶沈怀冰，浙江湖州人，未生子女，一九七四年在沪逝世。

定之于一九四六年春患咳嗽，经医生诊治，不见疗效，后由沈成武医生介绍耳鼻喉专家王雪诵检查，发现喉部有癌肿块，全家为之惊惶失措，雪诵谓必需采用爱克司光照射治疗，奈其时没有这种设备，只有南京路沙逊大厦一犹太医生以这新颖器材为人治病，因此定之携了他长子心济前往就诊，心济谙英语，解除言语不通的隔膜。可是一经照射，反应严重，喉部更不舒服，卒由李刚医生为之施切割气管手术才得转危为安，从此喑哑不能发言，手头置一簿册，和家人笔谈，如此整整一年，簿册积累甚多。既而癌细胞逐渐蔓延，

病势转凶，由朋友探询，知外科专家陈恒义和刚从美国归来的癌症医生李月云，为此中翘楚，便请他们会诊，决定进行切除癌肿块手术。说也可怜，偌大的上海竟没有条件完备的医院，仅有妇孺医院较为差强人意，妇孺医院是专业性的，怎能容纳一白须老人，混在婴婴宛宛之中，好不容易，委托熟人联系情商，才得入院，成为破天荒的怪事。医生遍检身体，各部门都正常，决定尽快动手术，但对病人提出一要求，请于动手术前把胡须剃光，这一下却使定之大费踌躇。文人颇多喜蓄须髯，作为仪容的瞻示，如马一浮，曾农髯，张大千、于右任、丰子恺、朱大可、吴待秋、马公愚等都是《陌上桑》乐府所谓："髣髴颇有须"之流。而"为求一字稳，捻断数茎须"更属风雅文人的习惯，定之爱须若命，蓄了三十年，这怎么办呢？定之思想豁达，毅然应允，取了一面镜子，照了又照，频摇其首，可见他惋惜的心情，是不言可喻的。施行手术由陈恒义奏刀，李月云协助，自晨八时，直到下午四时，始行毕事，陈医生谓定之配合得很好，认为他进行许多手术，如定之一样的坚强耐痛是很少见的。从此定之满怀信心地养息。子女下班去医院探病，他总是面含笑容，嘱随侍在身旁的夫人，开西瓜给子女吃，以消暑气。定之创口长得较好，不久出院回家，走进书室，笔筒里插满了毛笔，瓷碟间残留了藤黄花青，总以为日后仍得从事书画，重理笔墨生涯。这时梅兰芳在上海演出，经常馈送食品，亲来慰藉，有如家人子侄。他儿女多，不住在一起，每天早晨，必须把人工气管加以洗涤和消毒，因一夜间内分泌物较多，呼吸不畅，这是由他二媳妇杨新宝侍候，且一日要做三四次，不以

为劳。俗语有云："长病无孝子"，今竟长病有贤媳了，这是应当予以表扬的。那位陈陶遗是南社耆宿，一度任江苏省长，他的儿子陈端白，精岐黄，陶遗便遣儿子来为定之治病，作为家庭医生，那癌是难治的恶症，仅隔一个多月，癌细胞又在喉部表皮上茁长出来，陈恒义医生感到失望，姑尽人事，在家里动了小手术，后一次又一次地长出来，定之心境也感到沉重，人逐渐消瘦，痛苦的折磨越来越厉害，把他送进德济医院作最后一次手术，看到子女忧虑的神态，对子女用书面说："工作要紧，家中还有小孩须要照顾，你们不必每天来探望。"这日恰是他七十岁的生日，他怕子女为他祝寿，预先写示，"医院里决不做生日，等我病愈，明年再补做。"实则他知道自己的病，没有希望，聊以安慰下一代罢了。既而回家，饮食尚能进些面条泡馒头。延至十二月上旬，癌发展到食道，饮食很困难，连得液体的东西也难下咽。他写示家庭医生陈端白："小辈为了我陪夜，不得安宁，身体支撑不了的，你是不是给我打麻醉针，让我不知不觉离开人世，我少吃苦，小辈也不致弄得精疲力尽！"端白把字条给他儿女看，儿女都不同意，端白沉思了半晌说："你们的父亲很明智，因为，癌症到最后，是痛苦不堪的，你们让他延长生命，可是他却要多受痛苦的折磨。"儿女辈经端白再三解释，才含泪接受，定之面露笑容频频向儿女点头。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下午，端白为定之注射吗啡针，定之目光瞻观周围的子女及孙儿孙女，伸出右手一一握一下，表示告别，至午夜脉搏停止跳动。他在死前写示子女："你们不要买棺木、做寿衣，决定火化，那就手续简单，又复节省费用，你们不要披麻戴孝，

臂上围块黑纱就可以了。"半晌再执笔："你们一定要遵照我的遗言，否则就是大不孝。"又在"火化"两字旁加上重圈，其时除僧家外，都是桐棺数尺，黄土一垄，没有把遗体付诸一炬的。他这些行动，敢于破除封建旧俗，起着倡导作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南社画师楼辛壶

楼辛壶

南社多诗人，而能画者也不在少数，如黄宾虹、李叔同、苏曼殊、胡石予、余天遂、蔡哲夫、谈月色、易大厂、邓尔雅、陈蜕庵、孙雪泥、汪旭初、沈尹默、沈剑霜、陆子美、经亨颐、郁曼陀、周人菊、俞语霜、姜丹书、费龙丁、尹笛云、楼辛壶等都是，现在我来谈谈楼辛壶其人其事：

辛壶生于晚清光绪庚辰即一八八〇年。卒于一九五〇年。浙江缙云县新建镇人。名村，一名虚，一名卓立，字肖嵩，又字新吾，厥后和吴昌硕相友善，为改辛壶，取其谐音，号玄根居士、玄朴居士、麻木居士、缙云老叟，及玄道人。他幼即颖慧，为清优附贡生。受新潮流影响，鄙弃科举，赴杭州求学，读书武备学堂及蚕桑学堂，以卫国兴实业为己任。既毕业，先后任杭州仁和、安定等校

教务。其父酷嗜书画金石，熏陶濡染之下，他也工书擅画，又精篆刻，锲而不舍，参加西泠印社，印社创始于光绪甲辰之夏，仁和叶品三、钱唐丁辅之、山阴吴潮避暑于孤山，小住人倚楼，研究印学，适仁和王福庵、山阴吴石潜由沪来，朝夕过从，谋创印社，同时安吉吴昌硕，雅慕西泠，信宿湖上，遂推昌硕为社长。辛壶加入较早，《西泠印社志稿》列其名，谓："楼村，缙云人，游杭，爱西湖之胜，遂家焉。善画山水，能诗工书，篆刻宗秦汉。"西泠印社丁亥重九题名，参与其盛的，有丁辅之，王福庵、王个簃、方介堪、马叔平、马公愚、张大千、高野侯、张鲁庵、秦彦冲、唐吉生、唐云、夏承燊、邵裴子、童大年等，裙屐联翩，济济多士，辛壶也是题名之一。当丁辅之七秩寿诞，诸社友有征集金石书画启。若干年后，此启收入《印社志稿》。编者附语："此启当时列名者，沪杭各地，共四五十人，录之以见辅之先生及各社友于印社之殷切。乃不转瞬间，辅之先生即谢世，而社友中，如王竹人、叶品三、朱畅甫、童大年、高野侯、吴待秋、邹贻孙、马叔平、楼辛壶、武如谷诸君，一二年间，先后逝者已及十人。……大有人生朝露，寂寥湖山之感。一九八三年《书法研究》第三期，艺乐撰有《西泠早期社员楼辛壶》一文，甚为详赡。

辛壶和吴昌硕交谊特厚，他的篆刻受吴昌硕指导，他的印稿，昌硕为之评识，如"楼村印"，评为"绝妙"，"缙云楼村长寿"，评为"好"，"辛壶"评"此宜再得空气，壶字略收小便佳"等等，褒多于贬，深中肯綮，辛壶得益良多，后来成为大家，这部附有昌硕评识的印稿，迄今犹藏其后人浩之

处，目为珍贵遗物。《印人传》、《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及《工余谈艺》等，均载辛壶治印的造诣。他的印稿，名《楼辛壶印存》，是失而复得的，其时西泠名印家韩登安，撰有一跋，略云："我归来，惊悉辛壶先生已归道山，为之深悼，不能自已。先生为吾社前辈，书画篆刻，卓然成家，名重艺林，更为余平生所服膺者。此册于戊戌年间，得诸冷摊，又于友好中，借拓三十余纽，贮藏有年，今获交先生哲嗣浩之仁兄，何幸如之。"推重如此，我所看到他的印拓，以"辛壶"、"楼虚"为多，其它如"无始斋"、"楼太虚"、"玄根簃"、"辛壶墨痕"、"会心不远"、"不善工巧"、"有竹令人瘦"，一反前人"无竹令人瘦"，不知其取义何在？"畏人嫌我真"，这方白文印，仿汉之急就章是他得意之作，刻有边款，有云："读杜诗而见'畏人嫌我真'之句，余拍掌狂叫，真先得我心矣。因爱此句，复集为联，上句为'失学从儿懒'，时为庚辰二月二十六日。"又一印"我生百事皆随缘"，于此可见他为人的简率。陶冷月藏他的印较多，也有一跋，述及"印存"，略云："老友辛壶居士，精于山水，又擅铁笔，古朴秀逸，造诣邃密。庚辰辛巳间，时来北河楼，谈艺甚相得，即为余治印二十三方，均精绝。现居士早归道山，余每用其印，辄思故人，今其哲嗣浩之过访，别来已三十余年，几不相识。浩之出辛壶印存一册，阅之，如晤老友，能无慨然，爰以辛壶为余所治石，另钤一册赠之。浩之能宝爱其先君遗泽，而又能于业余揣抚其书画，已入其先君堂奥，辛壶得后人矣，可喜也"，是跋作于甲寅仲冬，距今十有余年，冷月亦离世，成为遗翰了。浩之将其父为冷月所刻二十三印，

出示西泠印社社长沙孟海，孟海谈及辛壶曾刻十八面印，尤为仅见之作。辛壶之所以为冷月刻印如此之多，这是有一个原因的。当冷月居北河楼，那是气功大师尤彭熙所赁之居，彭熙与冷月，都学拳于乐焕之；冷月精于行意拳，辛壶对此颇感兴趣，每向冷月讨教一次，必刻一印章为酬，成为印坛佳话。孟海的跋语，又提到辛壶的家学渊源，谓："辛壶的父亲，是以耕读为主的前清贡生，善写大字。画山水，落笔苍润，缙云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李震坚曾亲见他作书作画，现在只记得他的名字叫楼狮山，因此印家范晋侯，为刻石章'三代书禅'，指的是楼狮山、楼辛壶、楼浩之，都工诗能文，擅山水刻印。"据浩之告诉我，有一天，辛壶刻一朱文闲章刻就，面有喜色，特地呼浩之来观赏，辛壶平素很严肃，不苟言笑，这时笑容可掬，给浩之印象很深，原来这方印章，是"心无所知"四字，章法和刀法，骎骎入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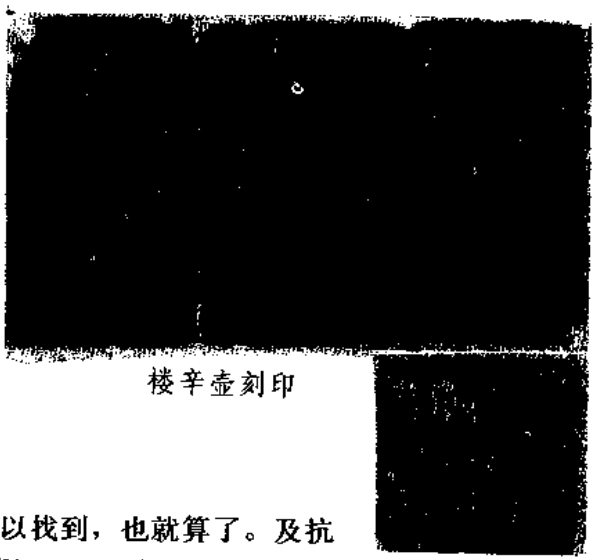
楼辛壶画山水

确是胜于寻常，浩之也为之欣赏，一再端详，忽有所悟，对他父亲说："这'心无所知'，不是'辛壶所制'四字的谐音么？"辛壶经浩之一语道破，大为高兴，立即赏给仿宋青绿山水一帧，并题着款识，辛壶为儿辈所作的书画，是只有下款，没有题识的，浩之奉为至宝。此外楼墨琴，为辛壶长女，亦能承家学，得老人欢，也有一帧有题识的山水。

谈到辛壶的画艺，有人说他的治印，在画艺之上，印名为画名所掩，也有人说，他的画艺，在刻印之上，迄无定论，我在这儿，为之调解一下，认为"并皆佳妙，不分轩轾。"他的画友很多，如马公愚的长兄马孟容、马一浮、余绍宋、王一亭、赵叔孺、童大年、黄宾虹、汤临泽、郑曼青、郑午昌、许徵白、高络园、贺天健、刘海粟、徐邦达、陈定山、丁辅之、郭兰祥、吕十千，当辛壶的尊人狮山七十双寿，十千仿黄公望山水，丁辅之画松，郭兰祥画牡丹，以代晋觞，那么丁辅之、郭兰祥、吕十千，尚是辛壶的父执。谢之光卜居沪市山海关路山海里，辛壶所居，和谢之光为比邻，常请辛壶为题，如题梅石美人云："倚语春归问小鬟，可怜无复旧时颜。梅花冷淡谁知己，待月吟风相伴闲。"从此引起辛壶画人物的兴趣，在山水外别辟蹊径。又和张善孖，大千昆仲，切磋丹青，三人都蓄长须。今尚健在九十六岁的摄影界前辈郎静山，为三人合摄一影为"三胡图"。他和吴昌硕，谊在师友之间，昌硕每次游杭，辄由辛壶伴之，饮龙井，访孤山、涉九溪、登三竺、谒岳墓、赏潭月、或昼或夜，或步或舟，在在行吟，处处挥笔，无不引为至乐。辛壶这样，敬事昌硕，应当是莫逆无忤的了。可是他率真耿直，具十足的书生气，

不解什么人情世故，有一次为了细故，竟和吴昌硕闹起别扭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说来是很堪发笑的，一天，辛壶因多时不见昌硕，很为怀念，他吃了中饭，就作不速之客，探访昌硕，适值昌硕午睡，司阍者是个新人，不认识辛壶，便挡驾谢绝，辛壶向司阍者说明来历，和他商量，讵意商量不通，辛壶吃了闭门羹回去，兀是气愤填膺，誓与昌硕绝交。及昌硕起身，闻知这事，便立赴辛壶家回访，说明原委，可是辛壶余愤未息，不肯出来接见，辛壶夫人陶雪梅一再向辛壶劝告，辛壶不纳，说："人贵自重，他既不肯见我，我当然也不愿见他。"陶夫人没有办法只得向昌硕道歉，昌硕说："请嫂夫人放心，我自有别法，让辛壶消除意气。"说毕赶忙返寓，展纸伸毫，绘了一幅梅花，梅极苍古疏野，好像如纵横的荆棘，梅下一石，嶙峋可喜，石上且飘落着数点雪花，尤为有致，题着："古雪，楼村老兄，壬戌夏，老缶年七十九。"画的含义石为昌硕，因昌硕有时署仓石，荆棘为负荆请罪，加之辛壶夫人名雪梅，更属双关，昌硕携了这幅画，再往辛壶家，昌硕出画示陶夫人，夫人看得呆了半晌，即唤出辛壶，辛壶听得有画，投其所好，也就直奔客室，立在画前，凝神细审，大呼妙！妙！前嫌尽释，欢然握手，并激动地说："不敢当""不敢当"，这事，有位名记者王维友知道得比我更详，已传为翰苑趣闻了。辛壶画了幅松泉云壑图，昌硕为题一诗："披图如读丹青引，画树能通水石缘。毕竟楼村诗有学，白云来往似飞仙"。又云："楼村此帧，着墨孤秀，神韵欲飞，移娄东之妙笔，写浙派之苍厓，近时作手，罕有其俦"。辛壶和梅王阁主高野侯，也有深切的友谊，不仅在画梅

方面，有所商榷，且极喜野侯的楷书，曾请野侯写一小楷扇面，十分珍视，卧病时犹出以展玩。及辛壶归道山，别无长物，浩之即把这扇殉葬。辛壶又有一山水卷亦为其生平精品，胡朴安、商笙伯、沈钧儒、沙千里、高吹万等名宿为之题。辛壶和吹万同隶南社，曾为吹万画山水条幅，我曾在吹万寓所见之，半岭白云，四山黄叶，也是杰出之作。又绘西湖十景册，时有市隐吴修暗，同居山海里，见之，以珂罗版影印问世，原稿现存浩之处。又雷峰夕照图直幅，现藏画家陆伯龙家，王一亭题句有："雷峰塔圮余经卷，瑰宝飘零奈若何。"深致惋惜。雷峰塔倾圮于甲子年，一九八四年又逢甲子，恰恰六十年。回忆我揽胜西湖荡舟归来，天将垂暝，恰巧领略了雷峰夕照的绝妙景色，此后再度游湖，舟行至此，总觉得眼前空宕宕，缺少了一个点缀品，不但失掉了物质上的美，并心灵上的美感也付诸乌有了，引为莫大遗憾。事有凑巧，我正在涉想旧游，忽邮递员送来一挂号件，打开一看，却是文史馆员王映霞女士赠我一柄那年甲子雷峰塔倾圮的纪念扇，一面为映霞的祖父王二南所书，写着一段雷峰塔的考证，及倾圮的日子，一面便是辛壶所绘的雷峰塔，淡淡着笔，塔以浅绛出之，杂草丛生塔砖之隙，益形荒芜寥落，寒鸦点点，与远岭相衬发，颇具元人笔意。辛壶作诗，罕作长短句的，在这扇上，却题一词："去年羁旅吴淞畔，倏报浮图陷，可怜西子堕云鬟，几点飞鸦哀怨总关情。夕阳无语红衰草，那个心如捣。湖居怎不管闲愁，一任晚钟凄咽六桥头。"所谓晚钟，乃指南屏钟声，悠悠扬扬，荡入湖水湖烟中，别有一种韵律哩。又抗战前夕，辛壶曾为著名金石家韩登安画了



楼辛壶刻印

一柄山水扇，很为精湛，韩登安用以拂暑，非常珍爱，不知怎样，在千密一疏中，把扇丢失了，这一下，登安大为懊丧，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也就算了。及抗战胜利，辛壶一探兰亭、禹陵，及沈家园之胜，到了绍兴，无意中在道旁看到一个老媪，持着折扇，扇着风炉，似乎扇上有画，很面熟，走近一看，果然就是自己找寻不到的这把扇子，他来不及询问这把扇子的来踪去迹，便出了高价，将这扇买回，失而复得，大为高兴，到杭州后，立刻将此喜讯告诉浩之，为了纪念此事，特检出一方绝佳的冻石，仿着辛壶在扇面所钤"楼村"二字的阴文小印，并加上边款，给浩之留存。

谈到辛壶的书法，他是学颜柳的，受其父狮山的督促，黎明即起，就得写字，大的小的，规定若干纸。所以他幼年即为乡人写门联，逢到春节，一大批的春联，都由他挥毫，停匀凝重，大为其父狮山所奖励。后应童子试，其父为他提考篮，居然中了秀才，一领青衫，乡里称誉。他养成习惯，天将曙，盘膝入定，借以清心，起床后，打太极拳，借以健

体，接着洒扫，借以洁其环境，凡此均作为写字的先决条件，及执笔，潜心潜意，临摹碑帖，一度为了画上的款识，学倪云林的题款体势，以符其用。他受了父训，对自己的子女督责也很严格，晨起先洒扫，后习字，《黄庭坚》、《兰亭》、《洛神赋》不许松懈偷懒。因之其后人墨琴、浩之，都在书法上有所成就。浩之取字“步辛”，无非学步于辛壶，以示不匮的孝思。辛壶虽逝世多年，凡名胜处迄今犹有他的题字，镌石留存，如缙云仙都的问渔亭、杭州西泠印社的仰贤亭，且有其所书的长联。壬子冬，辛壶伴同吴昌硕游灵隐，曾刻题名于飞来峰下。“吴昌硕石鼓本”影印，题签即出辛壶手。这“石鼓本”原迹，由浙江书法家姜东舒收藏，以浩之为题签者辛壶的哲嗣，持之以赠浩之，浩子拘泥小节，不肯受，越年久，鼠牙所啮，变成残本，姜再以为赠，方始收下。

谈到辛壶的诗，有《意庐诗抄》、《清风余集》等，杭州徐仲可为作序，有云：“楼君辛壶，以画名于时，尝来海上，得读其画，见题句，乃知其又能诗，谓有异夫今之画师也。”又云：“君以清风馆集示予，则所为诗词具在焉，夷愉真率，远乎鄙俗，有萧闲自得之趣。方今斯文将丧，诐辞诡辩，风靡一世，黠者且饰之以弋富贵，而君独不然。顾君又尝治兵家言，习蚕桑，皆有用之学也，乃惟以翰艺自给，不求显于时，其微尚清远，不尤难能可贵耶！”他的诗，大都游踪所寄，抒发他怀古伤今的情感，以及朋好往还有所酬唱，如题柳亚子的“悲秋图”，与陈叔通、高吹万的和韵诗也有多首，尤以和吴昌硕同游名胜所作者为最多。

俗语有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这儿所说的

“兵”是指十年浩劫中那些蛮横肆暴的“红卫兵”而言，“红卫兵”一到，什么都被抢掠一空，甚至纵着秦火，玉石俱焚，辛壶家由浩之顶着极大的风险，想出千方百计，才得大半保存，但损失还是有的，比较少数。此后又复四处访觅，戚友有存，归回他家，如辛壶为高吹万绘过一图，吹万的图，据我所知，有“寒隐图”及“风雨勘诗图”，我已不忆是哪个图了，吹万的后人君范，送给浩之，以归赵璧。诸如此类，恐尚有人在，所以最近缙云故里，举行“楼辛壶、楼浩之暨再传弟子书画展览会”，展品很夥，轰动一时。

辛壶有一女弟子章以邯，多才艺，辛壶极钟爱之，奈战乱频仍，失去联系，不知生死。辛壶生前颇有再传一个女弟子之意，浩之遵嘱得一女弟子王莹，学画已入门，曾北游长城，三上黄山，并涉足华山、龙门、三峡、雁荡，作画得力江山之助。我曾见过她的画，淡雅没有火气，很耐人观赏；也见过她的人，秀外慧中，沉静含着微笑，在青年中也是难得的。

写到这儿，浩之自杭来信，告诉我许多琐碎的事，在我来说，这些竹头木屑，都是有用之材，爰摘取若干，以增篇幅。辛壶的夫人，原配为叶可书，育一子二女，子早殇，继配陶雪梅，今尚健在，八十四岁，育二子一女，浩之即陶夫人所生，也年届花甲了。有黄君素女教授，乃章太炎弟子，和辛壶在羊城相遇，及别，辛壶画萍草为赠，以寓萍水相逢之意，及君素来上海，浩之从之为师，学诗古文辞。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陆维钊，浩之也以师礼事之，为订《楼辛壶印存》，且作一序推崇辛壶，谓“近时诸家，无有出其右者。”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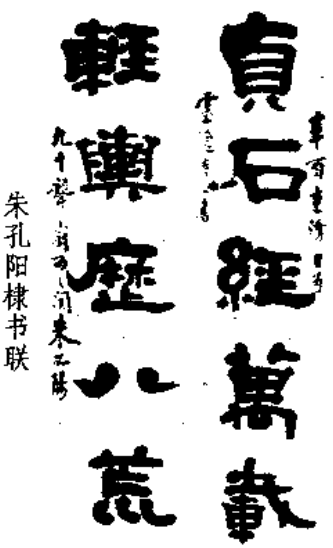
壶每治印，先必端坐凝思，及思考成熟，即以石就刀，非常神速。生活朴素，长袍布鞋，外出访友，大都安步当车，节省车资，补助贫困好学的学生。有关辛壶的记载，如《绍云文史资料》、丁立宪所撰的《金石书画家楼村》，又《西泠印社社员印集》，辛壶的印，占着很大的篇幅。杭州有逸仙书画社，为一大规模之组织，浩之任秘书长，王莹为艺术研究室干事，在风雅薮中讨生活，正乐此不疲哩。

风趣老人朱孔阳

若干年前，我曾采用宋代刘政之一句话："精神此老健如虎"作为标题，纪述了老友朱孔阳的许多趣事。那时他年八十有九，的确身体挺健，惟两耳有些失聪，但备着助听器，和朋好谈话，也就解决了问题。一般失聪者有一惯例，自己听不见微弱的语音，认为他人也如此，发音特别提高，尤其孔阳精力充沛，嗓子宏亮，更在其他失聪者之上，几乎隔邻都能听到，人们劝他不要如此费劲，他总是改不过来，习惯成为自然了。

他一八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生，江苏松江人。松江别名云间，所以他署名总是称云间朱孔阳，为什么这样不惮烦，那是有原因的。这朱孔阳三字的名姓，实在太现成了，《诗经》豳风篇有那么一句："我朱孔阳"，姓朱而取名孔阳的便不乏其人。他和郁达夫为杭州之江大学的同砚友。一次，郁达夫看到报纸上刊载着朱孔阳升任某官职，即致书同砚友朱孔阳，商恳为其戚属某安插一个位置，同砚友朱孔阳接到了

这封推荐信，为之莫名其妙，原来他一介书生，依然故我，没有登上仕途，那位腾达的朱孔阳为另一人，与他无干，孔阳把这信留存，作为笑柄。此后他便在姓名上冠上云间二字，限以地域，免致混淆。他的同砚友操笔墨生涯的，尚有吴江范烟桥，所以孔阳鬻书润例，就是烟桥为他修定的。小引云："云间朱云裳（孔阳早字云裳，晚年谐声为庸丈），振奇人也。好学不倦，任劳不怨，能贾余勇，从事翰墨。以居西子湖边久，得山水之助，故弥多秀气，而 硁硁之操，每于挥毫落纸时吐露一二，宜其所作，斐然可观矣。闻武林人之识云裳者，莫不爱其人兼及其书画（孔阳兼 擅六法，偶作花卉，洒然有致），求之者踵接，云裳颇以为 苦，爱为重订润例以节之。"在寥寥数语中，孔阳的为人，不 难于此得其概况 。记得某年夏天，他和陶冷月举行扇展 ，冷月作画，由他作书，在报上登一广告，标为"陶朱公卖扇"，陶朱公为古代范蠡的别署，他们两人一姓陶，一姓朱，凑合起来，令人发笑。他和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为相交四十余年的老友，当一九八一年六月十日（农历五月初九日），为马寅初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为庆祝百年大寿，拟为寅初刊行文集，孔阳因制"马寅初百岁好学图"以进，特请王退



朱孔阳楹书联

斋画像、唐云画松、程十发画竹、施翀鹏画兰、陆鲤庭画石、孔阳补以梅花，并集甲骨文书“百岁好学图”五字。最为难得的，敬请南汇百岁老人苏局仙题词，合南北两寿星，借祝双百长寿。当弘一法师李叔同诞生一百周年，刊纪念文集，孔阳亦以书幅应征。在一九七六年的初冬，他和刘海粟、高络园合作一花卉直幅，时孔阳年八十五画梅，高络园年九十一画竹，刘海粟年八十一，画朱竹，有人戏称他们三艺人为“海陆空三军”，海当然是刘海粟，陆是络的谐音，空是孔的谐音。苏局仙知道了，立撰一联，书赠孔阳：“海上三军抱绝艺，云间一鹤独闻天”。按络园为梅王阁主人高野侯的昆弟，即在这年逝世，孔阳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作古，只留海粟一人，也就溃不成军了。孔阳先后两夫人，我都会面过，先为惠新华，有松江女才子之称，能绘事，常和孔阳合画花卉，后为金启静，他是刘海粟的女弟子，又留学东瀛，亦擅丹青，乃中国女子书画会发起人之一。我九十寿辰蒙他们夫妇合作一画为赠。钤印为联铢阁，铢字为金和朱的联合体，抑何其妙。孔阳子德天，雅善辞翰，女德九，曾从我学文，精乐理，现在东鲁音乐院授声学，可谓一门风雅。

他读书杭州之江大学是属于自助部，那是该校校长裘德生发起的，为清寒子弟着想，半工半读以充学费。孔阳课余专为校方用铁笔写蜡纸，印为讲义，这样奋力为之，养成了他写字刻图章的基本功。此后他在杭州书刻方面颇有声誉，一度寓居杭州龙翔里二弄三号，所以有人这样的揄扬他：“孔阳先生，云间名士，湖上寓公，秉冰雪之聪明，具湖海之襟抱。书集钟王颜柳之长，画臻苏米倪黄之妙。”他间或为人画

像，颊上添毫，神态毕肖，也一度订有润例。我认识他，已迁居沪西太平路树德坊一弄九号。这时我授课徐家汇志心学院，和他寓所相去不远，课后常到他家叙谈为乐。

他好客成性，大有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风概。每逢休沐日，来客更多，无非谋饱眼福，一窥其清秘之藏。他不怕麻烦，一件件搬给人看，实在所藏东西太多了，客人来到，他总是问您喜欢看哪类的东西，他就把你所喜欢的由你赏鉴，那常在他案头和手边的，累累都是珍品，真可谓触目琳琅，盈眸环宝了。他有一宋宣和年间的城砖，原来方腊攻破徽州，城墙被毁，事后由知州卢宗原重修，在砖上刻有："后唐石埭洞贼方清破陷州城，次年秋始平，至大宋宣和庚子，威平洞贼方腊窃发，攻陷徽州，烧劫净尽，盖缘城壁不修，至壬寅年，制砖缮完，可保永固"等文，楷书五行七十七字，重七斤有余，承他拓印一纸见贻，原件捐献博物馆，《考古杂志》制版刊登。又藏清宋牧仲（荦）所遗的纹石，极细致可喜，凡十余枚。顾二娘、顾横波、潘稼堂等的名砚，绛云楼画眉砚，有钱牧斋亲笔题字，砚很纤巧，附一小铜镜，为柳如是遗物，匣盖镶嵌玛瑙珊瑚及碧玉，展玩之余，仿佛尚饶脂香粉泽呢。又有蔡君谟的兰亭砚、徐天池肖像砚、朱为弼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砚，及王世贞、孙克弘、袁焕、李兆洛、张廷济、李蕤客、刘铁云等自用砚。复有笔筒四，砂壶五，其中一壶为改七芗自制的，尤为可珍。彪炳照眼，古气盎然，孔阳自诩他拥有"五湖四海"，壶谐声为湖，那大的笔筒，俗呼笔海，"五湖四海"，并非夸言了。他另有一个笔筒，是用炮弹壳改制的，我动了一下脑筋，便对他说：

筒上何不镌刻四个字："偃武修文"，他连称妙妙，后来不知道他镌刻了没有？他藏印章更富，钤成一册，称之为《浣云壶藏印》，这五个字是他自己写的，生前送给了我，印有吴熙载的，瞿子冶的，曹山彦的，潘伯寅的，莫是龙的，孙星衍的，张敦仁的，钱叔盖的，查初白的，吴梅村的，文彭的，陈曼生的，费龙丁的，吴昌硕的，高邕之的，甚至有赋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梅花诗林和靖的，为君复二字朱文。又瓷印清漪园三字白文印，漪字微缺，清漪园乃颐和园的前身，孔阳逝世，这印由其后人德天捐给上海文史馆，孔阳是文史馆馆员。德天出示一扇，一面钤苏东坡、俞曲园、唐伯虎、六舟和尚、袁寒云、陈季常印，一面钤李时珍、吴弘道、林则徐、姚令仪、汤绍恩、项子京印，在藏扇中堪称别开生面。

他平生节衣缩食，癖嗜收藏，数十年来，物归所好，什么东西都有些，他喜搜罗名人尺牍，和我交流。又书画、典籍、竹刻、古钱、照片等，应有尽有。照片中，以他读书之江大学时，孙中山来校演讲，和师生同摄的集体照，尤具史料价值。别有一帧很奇异的，某年，阳羡储南强辟治善卷洞，邀他和顾颉刚、陈万里、都锦生、胡佐卿五人前往探胜，不意车至半途，因天雨泥滑，汽车翻身，坠入下坡，车由数十人拖上，欣幸不但人无损伤，车亦安然无恙，即就出事处留影作为纪念。又有一匣印泥，古艳可喜，是颜若波的。银元宝一只，重十两，刻有宋高宗绍兴年号。又宋徽宗一枚银质印。又董香光临米元章《四十二章经》，有倪承宽，孔继涑题识，他送给上海玉佛寺，由刻碑名手黄怀觉渤石作为壁饰。他应聘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为博物馆收集与医术

有关的秘笈、药方及种种宝物，不辞劳瘁，具有相当贡献。《上海中医杂志》，特辟一专页，载孔阳收集的医史文物，彰以图片，引人注意。某岁，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弟子堵申甫，以乃师弘一亲笔所画的《断食日志》一册出让，孔阳斥三百金购之，为两面开页的日本式簿册，封面有“丙辰新嘉平一日始，黄昏老人李息”等题字，黄昏老人李息，这是弘一的别署，断食分前后二期，每日述及生理变态，经过胸闷、头晕、肩脸痛、舌生白苔、流涕、咳嗽等反应，实则所谓断食，不是绝对的；梨、橘、香蕉，还是少量进啖的。据孔阳本意，是为医史博物馆代购的，不料院方主持者，乃老医师程门雪，认是是书和医史无关，不之采纳，孔阳谓：“医术不外乎生理，此有关生理之探试和研究，是求之不易得的，”程意转，孔阳很不高兴，靳而不与，自归笥箧。他又珍藏同邑同光间名医凌鹏飞所著《良医诗》一册，鹏飞为俞廷颺高弟，精医，善绘芦雁，工诗古文辞，此诗包括洪杨前后百年内江浙医家一百八十余人，首冠为光绪治病的陈莲舫，当时称为御医，兹从诗后附识，始知当时在京伺候请脉的，尚有杜钟骏、张彭年，施焕、周景焘。其他有述及何鸿舫，陆润庠父九芝等，为医林掌故。但附识欠详，有些漏遗，孔阳一一为之考释，征询医学前辈，并乞助其姻兄杜诗庭，费时年余，方告厥成，影印一册，以广流传。又藏精忠柏片段，那是在抗战时期，从嘉兴斥重金购到，据说为阮元家物，阮元宦游秀水所获得，辗转入于孔阳手，珍藏数十年，慨然捐献杭州岳墓管理所，以垂不朽。这段精忠柏，长八十三厘米，最宽处二十五厘米，上刻篆体精忠柏三字，因越年久，字迹只隐

约可辨了。

他撰有《古砚留》、《名印云鸠》，所谓“云鸠”，原来他初字云裳又为云间人，鸠有聚集意。《左传》有“以鸠其民”。又撰“云常语”，稿本没有发表，自序略谓：“我是平常人，有的是平常心，做的是平常事，说的是平常语”。凡一二自则，无非是他的人生哲学谈，他的夫人惠新华加以批识，亦含有哲理。孔阳云：“余二十三岁学饮酒，至五十九岁，前后三十六年，害多益少，即勿饮，转眼五年矣。书此，愿人少饮，最好不饮”。“志过高者难成，愿太奢者不遂”。“洁面以水，洗心以诚”。“幼少之时所读书，历久难忘，其天性未漓，欲寡心清故也。瞽者善辨，其目无所见，心无所纷，湛然而静故也”。“宁循理而死，毋违理而生”。“临事须于纷扰中镇静，急迫处从容”。“炼心以应变，炼身以习劳，炼识以决几，炼才以经世”。他在抗战八年中，与费穆等九人，从唐蔚芝（文治）读经史，至胜利为止，他的思想意识，多少受乃师的影响。

他喜旅游，两次赴甪直，在萧梁天监二年建造的保圣寺，瞻仰传说是唐代杨惠之所塑，实则出于宋代高手的罗汉像加以考证。他善于鉴赏，各地所有的书画文物，纷纷邀他去分真别伪，他总是不辞跋涉，凌驾希踪，因此到的地方很多。耄耋之年，独往黄山，攀上莲花高峰，打破了历来老年人上陟绝顶的记录。他还有豪言壮语：“我们和日本一衣带水，正拟渡海而东，登富士山头，作一远眺俯视哩！”

他曾说：“为人一世，一世为人”他忙于社会工作，如任职青年会、红十字会，因此他又诙谐地说：“我是青洪帮的别

派”。青洪帮，过去在社会上，极占势力，长江一带，尤为通行，起自明末清初，假秘密结合的力量，灌输民族精神，起很大的作用，但他和青洪帮是不相涉的，他的所谓青红指的是青年会和红十字会罢了，听的人为之大噱。他在杭州，一度为了恢复泉唐公墓，到处奔波，马寅初任董事长，他任总经理，所以他常说：“我上半世为活人服务，下半世为死人服务。”他的思想是儒家的，有时也参涉释家悲天悯人的观念，有鉴于犯罪青年，身入囹圄，失去自由的痛苦，便请求入狱为犯罪青年作劝导演讲，获得允许，演讲若干次，苦口婆心，罪犯为之感动，甚至有下涕的。但这些讲稿，不知有存与否了。

松江醉白池，有一石刻，十鹿九回头，具有悠久历史，他一再接目，也喜画鹿，石刻的鹿，带些象征性，所以他所绘的鹿，也是似是而非，在依稀仿佛中。同邑程十发经常画鹿，神态毕肖，他又开玩笑说：“云间昔有二陆，陆机陆云，今日亦有二鹿，小程和老朱，可是后来居上，我愧不如。”他又喜绘不倒翁，题句有褒有贬，褒之为“立定脚跟，仆而复起”，贬之为“空具面貌，全无心肝”。也画人像，戏题：“你说像，他说不像，像与不像，人本无相”。他不论画什么，画就了，总是张诸壁间，朋好看到了，赞他好，他便欣然送给你，我处有一画，也是赞好换来的。

关于朱孔阳，尚有一些拉拉杂杂的事可记，扩充一下，作为余兴罢。他抗战时期，曾任浙江省抗战后援会常务委员，主办伤兵医院，抢救抗战将士数百名。又主办二十四所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二千余人。一九三三年，随最后一批

撤离杭州的难民到达上海租界。当一九一〇年，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浪潮影响松江地区，孔阳由南社前辈杨了公的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松江支部，那“中国同盟会松江支部”的印章，即是孔阳手刻的。他有一弟子甘珩，善刻印，他晚年所用闲章，大都出于甘珩手刻，记得他有“休莫阁”三字白文印，意思是退休莫退步，离休莫离责，又有“看看看斋”朱文印，看看看三字，各各不同的篆法，大约也是甘珩奏刀的。他平素诙谐淡笑，和蔼可亲，有一次，戏对一宁波朋友说，“你们宁波人，动辄提到四明山，你可称为四明人的代表”问他为什么？他又说：“你明于诗，明于文，明于事，明于理，那是十足道地的四明人哩！”当他九十岁，他撰写了一联：“九秩聋翁翁不老，三江明月月常圆”，他自己解释，“这三江指的是我出生在松江，读书在之江，寓居在沪江”。又把“蓬莱三岛”，谐声为“朋来三祷”，即“祷勿赞我，祷勿让我，祷勿累我”，他殷勤好客，更欢迎我去闲谈，每次上午去，总是留我午膳，他的夫人金启静亲下厨房，添制数馔，金夫人真能干，不但谙艺事，且精烹调，不忙不乱，数肴具备。我一方面有感他们夫妇的盛意，一方面又感叨扰太过，过意不去，因此以后每访，改为下午。某次闲谈，忽然谈到测字，他说你不要小觑测字者为江湖术士，其中确有灵心四映，谈言微中的，曩年有二书生在测字摊上拈得一“串”字，问应试有无得中希望？测字者立刻笑形于面并恭喜道：“你们两位平步青云，连中无疑，那‘串’字不是很显著的象形吗？”旁立别一书生，即把这“串”字，也请测字者探索试事，测字者却说：他们两人无心拈得一“串”字，

有连中之喜，你是有心拈这“串”字，“串”字下加一“心”字，不是成为一“患”，是凶多吉少的。还有一人问婚姻，恰巧拈得一“死”字，其人未免颓然丧气。测字者谓“死字上为一划，下为鸳鸯的鸳字头，一床锦被盖鸳鸯，姻缘美满，可贺可贺。”他说，凡是种种，都属佳话，我虽不擅测字，却能测物，任你持什么小东西，我都能测，当时我即出一把钥匙，请他一测我的流年，他不假思索，立为判断，说得很巧妙，可是所说的今已记忆不起了。他说：“这是小玩意儿，信口开河，不足凭信的。”又他患病在床，自知不起，在纸上还写着带滑稽性的留言：“云间朱孔阳不辞而行，抱歉。承诸公还来吊唁，感谢。”他有一簿册，随意涂抹，字有大有小，又多圈改，是留着给自己看，他的哲嗣却给我寓目了。其中所写的，有些似诗非诗，似铭非铭，似偈语非偈语，耐人玩索。和他晚年往还的，如王凤琦、高君藩、施蛰存、杨松森、彭长卿、施南池、谢凤鸣、邬式唐、王正公诸子。又有一页，写着三多五少，即“多读书，多静养，多藏拙。少应酬，少言语，少生气，少自负，少出门”。此外尚有陶朱公手杖，原来他小住西湖，杭友赠他一杖，后来转赠其友陶心华。陶和朱又复结合起来，以名用具。他珍视文物，为了使文物更好的获得保存捐献了重要品一二百件，古籍图册，也归诸公家。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会，太原市文化局，杭州市佛教学会，上海玉佛寺，上海文史馆等的表彰证及感谢书，纷如雪片。他顾而乐之。他一九八六年四月一日病逝。年九十五。与画家沈迈士同日捐馆，两老均为文史馆馆员，迈士长一岁

为九十六。有一遗憾事，补笔于此。我有《味灯漫笔》一书，乃曩年所纪人物掌故的汇编，某书社取去为谋出版，及排版甫就，而时局变迁，某书社负责人不敢贸然问世，即毁版不印，仅以一样书见贻。孔阳固具嗜痂癖者，见之爱不忍释，他乃请其友许窥豹为作抄胥，誊写成册。最近齐鲁书社，裒集我的旧作《近代野乘》和《味灯漫笔》，合刊成书，标之为《逸梅杂札》，赠一册给其哲嗣德天，颇惜他老人家已不及目睹了。德天知我所居的里弄为养和村，这三个字是沈恩孚（信卿）所书的，因检出他老人家所遗书画，有沈恩孚楹联蒙见惠留念，这又沐受他老人家的余泽，我在这儿深深地表示感谢。

东南硕彦柳诒徵

谈到柳翼谋，是名重东南的硕彦。他瘦瘦的脸，鬖鬖的须，戴着眼镜，很健谈。说到得意处，一手捻须，一手拿着一根旱烟管，不时大吸一口，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一闭目，好像就在我的眼前。我很早就听到他老人家的大名，可是没有拜访的机会。一九四九年，柳老由南京来上海，寓居海防路他的哲嗣屺生家，我因和屺生交好，得一挹芝仪，获得教益。并以拙作《人物品藻录》进呈，深蒙奖勉，引为平生幸事。那时柳老所居湫隘，而后人很多，我所认识的除屺生外，尚有文孙曾符等，全家共有十一口，局处一室之内。屺生治学，文理科兼长，他曾说："吉人天相"，这四个字，见诸"元曲"，原意是对受过病患和其它灾厄，幸而平安的颂祷，把这四字来形容他家的居室，却使我莫名其妙，好在我和屺生相稔，就请教这四个字取义所在？他说："这四个字对我而言，非常贴切。且望文生义'吉人天相'，不是十一口人住一大厢么！'相'姑作为"厢'之简写罢了。"我听了不觉莞

柳诒徵夫妇

尔。柳老谈吐非常风趣，哲嗣当然也有他的遗型了。不久，柳老得到及门弟子茅以升的介绍，移寓沪西中山公园对面的中央研究院屋子。适南社耆宿高吹万往访，我又随着吹万的杖履同去，这是榴红艾绿的夏天，他书桌后面，设一凉榻，张着纱帐，因这儿和园林密迩，池藻藻草，滋生蚊蚋，不得不具备一帐，以便晚间安息。柳老手拂葵扇，边拂边谈，更觉得他和蔼可亲，一点都没有大名士的架子。他治学是多方面的，史学、教育、诗古文辞，书法及图书馆学，无不兼擅，且巨细不捐。这时他正在研究刺花的习俗，刺花见于《左传》，所谓："断发文身"，是具有历史性的，可是从来没有谈刺花的专书，他颇想写一本"刺花史考"来填这个空白。承他不耻下问，并托我随时留意前人笔记中，如有涉及刺花的，录写给他，借以充实史料。既而谈锋展开，谈及有些无知青年，认为什么都是西洋的好，摒弃国学，有似敝屣，

这种风尚，流毒社会是要不得的。一次，有一具偏激性的所谓新学者，对他说："线装书陈腐不堪，在新社会简直一些没有用处，不如付诸一炬。"柳老对他一笑说："你这样的提倡，我非常赞同。但我有一建议，这行动不做则已，要做须做彻底，否则这儿焚毁，别处没有焚毁，还是起不了大作用。务必大声疾呼，号召全国，一致把所有线装书统通焚毁净尽，且这样做还不妥当，因为我国所藏的书都焚毁了，世界各国的图书馆还尚有难以计数的我国线装书，他们什袭珍藏着，也当动员他们如法炮制，采取共同运动。否则外国有些汉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他们倘来我华，对于我国的经史子集提出问题，和我们商讨，那时我们瞠目不知所对，似乎太说不过去，未免贻笑于国际吧！"说得那个偏激性的所谓新学者，面红耳赤而去。

前清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柳老受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梅庵（清道人）之聘，在两江师范授课。这时两江总督端午桥（方）派幕友梁鼎芬（星海）至各学堂视察，鼎芬乃遣左全孝其人听柳老的课，归报鼎芬，谓："所有各校教师，教导有方，以柳诒徵（柳老之名）为第一。"鼎芬固善书法，写了一柄纨扇赠送柳老，并附一信，介绍他拜谒总督。可是他不喜攀附权贵，始终没有去见端午桥。

当时，对于教师是很尊敬的，每月束脩（即教薪）例由会计员亲送教师，以表敬意，可是两江师范却没有此例，月必由教师自赴会计处领取，柳老认为如此行径，有失师道尊严，不去领取。这样一学期，会计员把他的教薪搁置着。学期结束，柳老力辞两江教职，监督李梅庵固留不允，乃挽同

事陈善余婉询其辞职之原由，善余得其实情以告梅庵，梅庵立嘱会计员，向柳老一再道歉始已。他对于梅庵有知己之感，且深佩梅庵的书法，后来柳老弟子陆维钊对梅庵所写北魏体颇不惬意，认为颤抖太做作，且以残蚀为古，未免欺世。柳老闻之，即出梅庵早年杰作，为他母亲鲍太夫人工楷所书的墓志铭及行楷尺牍，融黄山谷与董香光于一炉，维钊大为叹服。

我所知道柳老的遗闻轶事，究属不够详赡，便就询于他的文孙曾符，当然是很确实又极珍贵的了。柳老是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清光绪庚辰（一八八〇）十二月二十五日，幼孤，赖母鲍太夫人十指及戚族资助，寄食外家，境极艰苦。此后学成，讲授上庠，岁入较丰，奈子欲养而亲不在，萱堂下世，柳老引为遗憾。故终柳老的一生，服御饮啖均不敢逾太夫人生时，自奉极俭，家居经常蔬食，罕备鱼肉，时语家人，彼自童年迄成立，母姊三人，日啖腐乳一方，如此者十二年。又常持八饼主义，所谓八饼，柳老自云："每日有八个烧饼，便可度日，即早餐两饼，中餐二饼，午后及晚餐又各二饼，用以果腹。"偶煮面条，已引为佳餐。柳老于一九五三年，中风偏枯，不良于行，直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三日卒。遗物一床一桌一椅，旧书稿及日记二十箱，另有定额存款单，凡四百元，适付丧殓之费。盖平素所余，大都资助孤寒的戚族，不欲养成儿孙的依赖性，使之各自努力，以成学业。

柳老十七岁，即以诗文名乡里。应秀才试，首场主考在卷后批："未冠能此可称妙才"，因此乡里都以妙才称之。二十三岁至南京，为缪艺风、张季直所激赏，季直曾有诗云："白

门英彦共论才，柳子清通众所推。”一度由缪艺风携游日本，返国后，掌教东南大学，撰：《中国文化史》，声誉日隆，然布衣、布袜、布履，手持一旱烟管，冲和平易，笑容可掬，依然书生本色。抗战时避难某省，大府优礼有加．时有同客某，知他为主人优礼之上宾，因与寒暄。询及柳老之里居，告以镇江人，客固问：“镇江有柳诒徵，负德望．先生识其人否？”柳老惶谢，言：“柳诒徵即鄙人”，客闻言急辩，谓：“吾误记，非柳诒徵，乃柳翼谋，”柳老笑告：“翼谋即鄙人之号。”客闻言，向柳老端睨半晌，仍自喃喃，终疑此所见之人，非所闻之人哩。柳老曾为曾符谈此趣事，不觉掀髯。

柳老早年在乡，他的外祖父鲍仲铭，即很赏识他，此外有茅子贞、丁传靖，也加以青睐。子贞精昆曲，与柳老父亲逢源友善。子贞孙以升，从柳老学，为当代桥梁工程权威。传靖工诗文词曲，所刊诗文集外，尚有《沧桑艳传奇》，演吴三桂、陈圆圆事，又《宋人轶事汇编》。传靖一八七〇年生，长柳老九岁，两人皆美须髯，一时比之毛西河与朱竹垞，以西河、竹垞都是以美髯见称的。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传靖在天津病故，柳老闻之怆然，为联挽之：“以竹垞竹汀相期（传靖曾誉柳老，在学术上可与朱竹垞、钱竹汀相埒），晚岁恒思论旧学；继横山（陈姓）东山（张姓）而逝，江乡共叹失通儒。”传靖子遽卿、柏岩，均克绍箕裘，和柳老仍相往还。丙戌秋，倡淞滨茗集，镇江同乡在沪的，每星期日下午为品茗之会，柳老和遽卿、柏岩昆仲，及柳贡禾、鲍扶九、吴眉孙、尹石公、胡邦彦、赵渭舫等，曾符亦随侍，每集，各出近代诗文或旧书画文玩，相互欣赏，书画有疑议，辄由柳老

一言而决，可见他也精鉴别。按柏岩名淇，居沪市威海卫路，和我很相熟。撰有《中国妇女艺文志》，收集妇女书画扇百页，有柳如是，马湘兰，及随园女弟子等。

柳老胜利后回南京，适为七十寿辰，淮安任玉岑购得清人所绘钱竹汀遗像，高五尺，神态萧朗，贻柳老以代华封之祝。柳老获之甚喜，悬诸壁间，朝夕相对，而柳老年于七十有七，恰和钱竹汀相同。

柳诒徵书幅

柳老以书法负盛名，他的《自述》就谈到他学书的渊源，略云："我何以学会写篆字？我舅父的朋友孙永之先生（维祺），真草隶篆都写得好，常到我舅父书房内闲谈。我看见他写篆字，我就要学着写。他说：学篆不仅学写，要看《说文》，才晓得每个字的来历。我那时不知《说文》是什么书，听见一位张先生家有这书就向他借，他有一部江阴祁刻的《说文系传》，不肯全部借与我，只肯一本一本地借。我借得一本，就把每字抄下，再去换第二本。我自幼读过《尔雅》，也就将《尔雅》一字一字照《说文》写去，这是我学写篆字的经过。后来孙先生去世，家境不好，他生平所得的碑帖，亲手装贴，有数十百本，我买得数十本，内有《西狭颂》、《石门颂》、《尹宙碑》、《史晨碑》

诸碑，我就学着写分隶。后来遇着同乡吴芝舲先生（诵清），佩服他的篆隶，在南京时常去请教他。后来又见到李梅庵先生（瑞清）、欧阳竟无先生（渐），遂更学习钟鼎、魏碑和《泰山金钢经》等。”他的法书，以巨幅为多，吴中虎丘陈巢南墓碑，即出他手。他又曾为我写一册页，行书绝秀逸，惜毁于浩劫中。他既擅书，当然需要印章，陈师曾为刻“柳诒徵”三字名印，陆维钊认为唯一佳品，十年动乱后，维钊犹致书曾符询及此印，始知印尚留存，惟缺一角，既而觅得残角，维钊即委其弟子朱关田，为胶合复原，引为幸事。其它又有丁二仲、叶玉森、杨千里等所刻之印章，然柳老特喜同乡赵蜀琴所镌：“一生书里活”，蜀琴三世铁笔，父芍亭，子遂之，俱有声，柳老文集有《蜀琴传》。此印亦幸存未失，至今曾符宝之，曾符作书，偶或钤盖，以寓不忘先泽。

柳老治史学，早年著《历代史略》，此后著《中国文化史》，参考书目达七百余种。柳老有《柳诒徵史学论文集》，陆渊雷为序，谓：“《中国文化史》为体大思精之作，自群经诸子，廿五史，历代各家著述，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与近代报章杂志，统计资料，靡不广为搜集。主题鲜明，叙事详尽，论断谨严，引文完整，复以小字低格，附列于章节之后，以收相得益彰之效，此实著作体例之创格，沾溉后学至为深远。”余如《中国教学史》、《中国商业史》、《中国奴隶史》、《中国人民生活史资料》、《国史要义》、《东亚各国史》等，大都行世，间有未刊的。

柳老致力教育事业，历任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高等师范、浙江大学、贵州大

学、中央大学文史教授。又尽瘁于图书馆，成为图书馆学专家，又为版本目录学权威，著有《中国版本概说》，学者奉为圭臬。旧时图书，按四库全书分类法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他有所发展，增加志部，收入地方志，丛部，收入丛书，图部，收入地图及各种图册，影印珍本秘籍一百多种。一九二七年，担任江南图书馆馆长，该馆在南京清凉山南麓的龙蟠里，因此俗称龙蟠里图书馆。这儿原是道光年间陶澍所建的惜阴书院，光绪年间改建为图书馆，缪荃孙（艺风）任馆长，费七万三千余元，从杭州购得清季四大藏书家之一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在这基础上又搜集宋元明清各种善本，孤本、稿本，名批校本，凡五万多册，俨然天禄石渠，但不对外开放，一自柳老继任馆长，改称为江苏国学图书馆，大事改革，外地来馆阅览者，且为办理膳宿，得以安心研究和抄录，有疑难问题，并可向馆长请教，这给人带来不少方便。又复编印《国学图书馆总目》四十四卷，刊布《国学图书馆年刊》十巨册，为全国图书馆大型书目的手创。抗日战争行将爆发，柳老为保全图书馆藏书，先期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叔平）相商，拟藏诸南京朝天宫地库内，因故宫博物院一部分文物图书已南运藏于朝天宫，而朝天宫地库坚固宽广，足避空袭损失。复报省当局同意即以宋元精刻本稿本名校本等，装十箱，继将丁氏旧藏武昌范氏旧藏等著本，又分装一百箱，均暂贮地库。及南京将沦陷，故宫所藏于地库的，用江轮运往黔中之安顺，对于国学图书馆的书，不能兼顾，旋即沦陷，这时柳老已赴武汉，探问消息，不得要领，为之悬系不安，忧愤交并。胜利后，以全力收复馆藏，

得十七万多册，再奔走查访，又得先后从敌伪劫散在各地的图书，经过艰难曲折，收还十八万册，柳老劳瘁之余，致发中风宿疾，幸小休得痊。

龙蟠里图书馆，馆员只十余人，其中颇多学者，如向达、缪凤林、王焕镳、范希曾，后皆成名。馆员某喜谈道家修炼事，窃以为柳老虽博学，于此恐茫无所知，乃自矜其能。一日正侈谈间，柳老自室中出，谓："诸位精通道术，我亦陪座聊抒鄙见如何？"谈不移时，某始知柳老深窥道藏之奥秘，为之倾佩无已。柳老又与杨仁山、欧阳竟无、汤用彤、濮一乘、李证刚诸居士交往，又精通禅理，故编图书总目，子部道家类，无不井井有条。章太炎弟子朱季海谓："我们所知于柳老的，都是浮在面上的学问，那些沉在底下的，还不知有多少哩。"

柳老注意保存旧档尺牍，长龙蟠里时，即整理馆藏清代名人翰柬，影印《陶风楼藏名贤手札》一册，及《国学图书馆名人手札目》一册，而他的师友所贻的，也手自粘存。其时侯官黄秋岳（濬）在南京任行政院秘书，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常以函来馆中，托代检资料，如翁同龢日记，及杨乃武案件，大都由柳老供应。彼此书信往来颇夥，此后秋岳以附逆论诛，载之报端，柳老夫人吴氏欲尽焚秋岳所致书札，借以灭迹。柳老笑止之曰："书札往来，彼致我的付诸一炬，我覆彼的在其家，早为人检得，一炬何用？"结果仍得留存。又留秋岳集宋人词联："镜湖元自属闲人，柳外寻春，花边得句；青箬不妨娱老眼，池香洗砚，山秀藏书。"书法"道因法师碑"，极挺逸，令人有佳人作贼之叹。柳老逝世，曾符编次

柳老所存朋好手札，都一百余家，拟影印问世，秋岳札被摒未列，我却向曾符索得一短笺，我是抱着不以人废言的观念的。

南京有胡园，为文人雅集之所，清末，王湘绮老人到南京，南京名流，即在胡园宴请湘绮，一时参与其盛的，有缪荃孙、陈三立、朱仲我、易实甫、刘龙慧、梁公约、宗受于、刘申叔、柳老亦列席，当时摄取一影，是影大十有二寸，清晰度甚高，经过兵燹乱离，保存不失。及柳老作古，犹藏于上海南昌路宅中，浩劫中“造反派”以照片中人长袍马褂，都目为地主，在打倒之列，是影没有下落，多么可惜。甲戌夏，丹徒尹石公，邀柳老及金松岑、徐沄秋等赴京口，设宴焦山涵虚阁为鲥鱼会，列席者共四十人，或许也有照片。又一九四九年，为管理上海市图书文物，组织委员会凡九人，柳老外，尚有尹石公、徐森玉、李亚农、沈尹默、沈迈士等，检理图籍，地点在淮海中路，旧名霞飞路，柳老因请谢稚柳绘霞墅检书图，足见雅人深致，此图今藏曾符处。又有沈迈士绘劬堂课孙图。曾符犹藏有柳老的《劬堂日记》，劬堂为柳老的别署，乃手稿本。内容什九谈文物书册，深希付诸印行，这是很具文献价值的。曾符最近又搜罗和柳老有关的诸家笔记，及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柳老与南京国学图书馆同人合影等辑成《柳翼谋先生纪念文集》。朱东润题签，为《镇江文史资料》专辑。

柳老又工韵语，少作存有一册，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自录三册，此后自录诗七册，约存一千百八首，拟请曹纕蘅、王伯沆代为删订。旋曹、王二人逝世未果。曾符保存下来，

乃询之柳老弟子徐霞塍，徐以为不必删，皆当存。当时汪辟疆，认为劬堂诗不让杜陵诗史，汪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录入柳老诗。陈衍之《石遗室诗话续编》，吴宓之《空轩诗话》，都录入柳老之诗，钱仲联的《近代诗评》，誉柳老诗："端笏敛容，所恃者正"。印水心谓："翼谋所作，不待思索，振笔直书，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势。至奇妙处，亦精微，亦锤炼，能壮阔，能静穆，有杜陵、有柳州、有长吉、有东坡，真所谓能者无所不能。"他一度从陈庆年之劝，专事经史之学，否则诗什之多，或不亚于当代的樊云门。柳老很赏识明阮大铖诗，以为人虽奸佞，诗实卓绝。在龙蟠里时，为之印行流传。我于柳老诗，曩曾摘录一鳞半爪。如："鸟外更知城郭大，田闲哪识市朝非"、"笑口且缘红藕启，尘容倘使白鸥轻"、"清谈味胜鲥多骨，佳侣欢于扇聚头。"

柳老后人，都具才能，子屺生，号慈明，毕业中央大学，精英、法、德三国文字，记忆力之强无与伦比。又精今古文《尚书》，任交通银行秘书，既而命司出纳，便拂袖去。廖世承介之任光华大学教数学，后历任华东文通工专，南京航空学院，苏南工专，上海南洋工学院，交通大学，上海工学院教授，二十余年，一九七七年卒。女定生，号静明，继柳老图书馆事业三十寒暑。孙七人，曾符为长，号申耆，以常州学者李兆洛，号申耆，取此以示追慕之意。柳老钟爱长孙，亲自督教，经史外，又授以书法，曾符四岁，即抱至堂中，指壁间李梅庵大篆书以导之，五、六岁课以大小楷，柳老书联，曾符侍立于侧，为之磨墨伸纸。此后楷书授以小欧"道因碑"，隶书授以"张迁碑"，草书写"书谱"，篆书写杨沂孙

"说文部首",又请益于沈尹默,更和顾廷龙、陆维钊、翁开运相商讨,集书法之大成。一九七八年,由朱东润、吴文祺、许宝华之推举,任复旦大学,"古代汉语"、"尚书"、"文字学"、"说文解字"诸课,迄今已八年了。次孙曾典,习化工机械,历游苏联、英、美、德、比、日、澳诸国,为高级工程师,世界高压容器学会副会长、安徽省科协副主席。幼孙曾修,亦具异秉,自学考入中国科学院,得硕士学位。今年且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之聘,行程在即。总之,柳老七孙,习理工者六,习文的仅曾符一人,而柳老遗稿,亦卒得曾符始终整理考订。曾符父执,有吴敬恒、冷御秋、潘伯鹰、瞿蜕园、陈训慈、钮永建、胡先骕、张世禄、张其昀、苏渊雷、蔡尚思、卞孝萱、顾颉刚、狄君武、张小楼等,有在有不在,柳老生前,固与之往来较熟的。

蒋吟秋的载书泛棹图

蒋吟秋和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为吴中四老，在上海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我和他既是同乡，又复同社，更共事若干年，当然所知于他的比较多一些，不妨掉弄笔墨，纪述一下，以飨读者。

吟秋江苏吴县人，名瀚澄，字镜寰，吟秋是他的别署。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生于凤凰街之金雀弄故居。后移居乌鹊桥之平桥直街，因称平直居士，尚记得他有两句诗："三间矮屋近平桥，种竹栽花又补蕉。"这儿我曾到过，屋宇数间，颇饶古泽，图书盈架，碑版琳琅，庭院杂栽花木，蔓绿到门，且具蕉石之胜，更令人引企清辉，弥深葵慕。地距沧浪亭不远，他早岁肄业第一师范，为紫阳书院原址，沧浪亭在其南，课余常偕学友散步亭畔。他的尊人青庼先生主持苏州府中学校，亦设在沧浪亭。他一家都和沧浪亭有密切关系，所以吟秋又号沧浪旧侣，他熟悉沧浪亭掌故，那儿的五百名贤碑他能列举半数以上。某年林语堂译《浮生六记》须

蒋吟秋八十一岁摄于沧浪亭畔

摄沈三白故屋照，我就介绍林氏往访吟秋。他有感宋牧仲的《沧浪亭志》，刊行年久，缺于新事，便编撰《沧浪亭新志》八卷，很为详赡、当时承他见贻，迄今犹存笥箧。他晚年和李饮水、陈破云、俞啸泉、韦秋岩，吟咏为乐，号称沧浪五老，吟秋有“沧浪俚唱”，“沧浪柳色”，“沧浪赏雨”，“沧浪会友”，“沧浪志快”，“沧浪佳话”，等数十首，印为《沧浪吟稿》，我为他写了一篇序。其它著作，别有《吴中藏书先哲考略》，《文选书录述要》，《版本学答问》等书，先后付印。他的夫人陈碧筠，结缡偕老五十余年，其为相得，乃榜其书室为吟碧斋。碧筠一师专科毕业，精生物学及艺术解剖学，尝和吟秋同执教鞭于苏州美术专校，是校为颜文樑所创办，与沧浪亭为贴邻。夕阳西下，俪影双双，同赋归来，引为至乐。奈于十年动乱中，两派武斗，甚至开枪射炮，硝烟弹雨，穿越檐际，碧筠大惊之余，致半身不遂，缠绵床榻，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病逝，年八十有一。吟秋作悼亡杂忆二十

首，印为《筠窗感逝》一册，其它如《秋庐杂咏》，又《秋庐寿言》各一册。又编《苏州市文联汇编》，《苏州景物诗选》等，都属乡邦文献。

吟秋工八法，和祝嘉、费新吾、汪星伯为吴中四大书家。他的外祖父陈寿祺，字慎三，在书坛上享着盛名，收藏金石碑版很富，而尤工篆隶，年逾古稀而辞世。其长孙子清，与吟秋为表兄弟，都受寿祺老人的指导。子清字晋湜，不仅能书，且擅山水，曾和吴湖帆同学，更和湖帆合组书画事务所。接收书画件，已往上海有律师事务所，书画而有事务所，未之闻也，此亦创例。吟秋和子清又参加冷红书画社，每岁春秋，开展览会，吟秋的篆书，常与张仲仁的行楷，汪君硕的隶书，及樊少云、陈伽庵、管一得、顾墨彝、张星阶、蔡震渊、樊颖、陈子清的山水花卉为一时杰构。吟秋既得寿祺老人的薪传，复从吴江古文家金鹤望（松岑）、同邑文字学家沈绥成（沐穆）二先生游，肆力于文字学，篆法益精进。当他肄业南京高等师范即以篆书见重于侪辈，被推为金石篆刻会理事，他兼能铁笔，施朱布白，均有矩度。更有一绝艺，作楹联，手边没有印章，他即用朱笔在署名下，描画一印，和钤盖者丝毫无异。他亦富收藏，秦碑汉砖寝馈涵泳其中，乐而忘倦。书法苍茫古劲，深得杨濠叟、吴大澂的神髓，伸纸泼墨，殆无虚日。入夏扇债山积，挥汗走笔，不少苟且，以是人愈以得其寸缣尺幅为珍。这时前辈名宿曹根荪（叶楚伧之师）、费韦斋（树蔚）二公经常以书件请吟秋代笔。记得抗战时期我和他同执教鞭于沪西国华中学，那南市城隍庙与租界划分为楚河汉界，封闭不通，一般妇女，迷信城隍神

的灵异，无从烧香膜拜。那明星影片公司的导演张石川动了脑筋，在法租界辟一新城隍庙，以搭布景方法出之，中间不能不有堂堂皇皇的匾额，以壮观瞻，知吟秋擅擘窠大书，即备润金请吟秋执笔。但没有如椽大笔，这怎么办呢？吟秋也动了脑筋，把纸幅铺在地上，一方面嘱工友搬出一袋米来，由吟秋亲自用米粒摆成字体，既成，他统体一看，哪笔太肥，哪笔太细，哪笔太长，哪笔太短，立刻用手指拨拢一下，惬意了，取铅笔四周钩一框廓，然后把米移去，叫学生就框廓填墨，匾额赫然在目了。所得润金购备肴馔，供我们朵颐大快。

苏州有“花园之城”的称号，尤以宋元明清四大名园吸引远近人们的游览。且园林的亭榭斋馆，都提着隽雅的名称，配以书画屏幅，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享受。凡此题写，大都出于吟秋手笔。那宋代苏舜卿的《沧浪亭记》，脍炙人口，字数较多，也经吟秋重写，镌刻于版，又新辟北塔公园，那是扩大北寺塔环境而缀以卉木溪径之胜，门坊四大字“北塔胜迹”，亦吟秋得意之笔，他的书名遍南北，甚至徐州凤凰山淮海战役烈士纪念碑，及青藏边区的羌塘高原摩崖题字，大气磅礴，突兀峥嵘，那就可见吟秋致力于北碑，非朝夕之功了。

他任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主任及馆长，历二十年之久。图书馆设于沧浪亭对面可园内，大家称之为可园图书馆。可园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意名乐园，后又以“行乐不可训也”易名可园，沈归愚曾读书于此，梁章钜斥资重修。园以水池为主，池北有挹清堂，池东

有濯缨处。堂侧石径逶迤，顶立方亭，名浩歌，梅竹相映，境极幽静，梅有老干作偃蹇状的，名铁骨红，亦称透骨红，厥花浓艳几如荼火，折柯枝表里俱赭，因有此名。某岁花时，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女士来此欣赏，事后吟秋成诗一绝，乃拨电话机，读给汤国梨听，国梨欣然请电话机不要挂断，容我思索片刻，果仅数分钟，国梨立和韵一首以为酬，报刊宣传，惊其才捷。同馆者，有程瞻庐、王佩诤、陈子彝、陈子清等，大都宿学之士及版本目录家，相与考订雠校，啸傲为乐。曩年我在故乡，曾一览藏书之室目为琅嬛胜地。登其楼丹函翠蕴，玉签累累，有元版的《宋文鉴》十六本，《春秋属辞》两大函、《韵府群玉》书计二十册，行格疏朗，古色彪炳，书根缮写，又绝精致，为元延祐元年刻。《昭明文选》，为蝴蝶装。更有《行水金鉴》，为世间孤本，附图甚多，时金鹤望方主太湖水利局，见之爱不忍释。《玄妙观志》计二册，工楷抄本，纪观之沿革掌故，及前人咏叹诸什，收罗殆遍，亦为稀有之品。以阅年久，其它不能记忆了。

吟秋主持图书馆，做了一件大好事，为了负责保存善本，煞费苦心。凡善本馆例概不借出，可是那时的官僚豪绅，往往仗势指索，把馆例置若罔闻，强迫他非借不可，借去还不还成为问题。他想出一个办法，检出这些善本，雇请了一些寒士，来馆抄写，计字论值，写成了种种副本，这些寒士，大都生活窘困，有些抄写费，在生活上不毋小补。此后逢到官绅来强借，便用副本应付，也就保存了不少善本，间有些图书馆效法他，逐渐推广。

吴中文献展览会，即吟秋用图书馆名义主办的，规模之

大，搜罗之富，在所有的文献展览会中可首屈一指。原来吴中，包括昆山、太仓、常熟、吴江等处，这些都是人文荟萃的地方，巨家故宅，储藏金石碑版，典籍书画，铜瓷玉器，以及种种骨董文玩，集东南之大成，但这些东西，往往后人奉为至宝，平素不轻示人，一旦要求他们和盘托出，供给众赏，这个动员工作，谈何容易，吟秋和诸馆员分头接洽，担保不损不失，会后原物奉还。旁的不谈，吴中唯一历史文献，那是缺此不可的，这历史文献是什么呢？那是周茂兰的一幅刺血所书的奏疏，我们读了《古文观止》所载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都知道明代的魏忠贤阉人权倾朝野，残害忠良，那周蓼洲被逮入狱，颜佩韦、杨念如等五人，激于义愤，缇骑按剑而前，五人蹈死不顾，抑何壮烈。可是阉党势力，依然如故。及怀宗接位，蓼洲的儿子茂兰刺血上疏，始谪魏忠贤赴凤阳看皇陵，忠贤行至阜城，知不免诛戮，因自经死。这个血疏，震惊一时。明亡，血疏流出，凡贤士大夫以及名流学者，无不跋志其上，装成两大卷，卒由上海名医徐小圃斥万金购存，当然奉为至宝。经吟秋再三再四的婉商，展览会开十天，徐氏只应许陈列三天，并派人至苏，和此卷形影不离，每日坐馆中，作为守护，晚则携归旅舍，翌日再携去展出，来参观者无不认为莫大的眼福。我也目睹这个血疏，篇幅不大，血迹经过数百年，已呈淡黑色，这天，我们星社诸子，观赏之余，便设宴沧浪亭，作为临时雅集。血疏归还徐氏，吴湖帆和徐氏交谊很厚，因请南社诗人尤玄甫之弟述仁抄录全部题跋。一日徐氏和湖帆先后下世，这个血疏及所抄题跋，不知尚存与否了。

吟秋责任性强，忠于厥职，他把图书馆的藏书分普通书库，数在十万册以上，又特藏书库，所称特藏，均属秘笈旧抄，以及有关地方掌故珍本，先贤著述遗稿，数亦万计。当一九三七年，日寇在卢沟桥燃起侵华战火，形势紧张，且东南告急，吟秋为了图书，日夜操心，先将特藏中宋元明刻本、清代精刻本、旧抄本、原稿本，再挑选一下，装好八大箱，雇船运至洞庭东山，藏于鉴塘小学，既而敌机不断飞苏，在城南一带回翔示威，乃和圆通寺住持绍三和尚相商，借作临时办公室，继续装图书十七箱，移储圆通寺，更把《图书集成》四十箱，《大藏经》四箱，也运至寺中，借以保管。一方面又将特藏书库，包扎编号，装数十箱和圆通寺所藏，悉数雇船移往洞庭西山显庆寺，吟秋和王佩诤、陈子清、陈子彝，冒着轰炸危险，出入太湖的烟波雪浪中，备极艰苦。苏州沦陷，吟秋伉俪避难安徽黟县山区，同时尚有周瘦鹃及程小青家属同为难民，颇不寂寞，但条件之差，那就不必说了。吟秋调寄望江南，作有“山居好”、“山居苦”各一百首，完全纪实，我当时录有一份，兹已散失了。迨形势转为缓和，在皖避难的，纷纷回到上海，吟秋和我同住沪西的养和村，得以早夕相见，寄储图书，每月需付租屋费，及保管人员津贴，向由重庆公家担任，一自断绝交通，租费归吟秋私人缴付，他不得已，日夜操劳，执教多处课务，一星期达四十二小时，借以维持。

幸也度过八年，日寇投降，战事结束，江苏省政府督促吟秋接收图书馆，重复原职，便和洞庭西山包山寺住持闻达，商议运还图书，闻达是负保管之责的。又和东山鉴塘小

学校长周知辛接洽，雇巨舶两艘，运回四十八箱，一千五百五十八种，一万九千八百七十四册，其中稍有受潮残破，损失不大，即编特藏图书目录，印成专书，吟秋并撰一序。

吟秋这个功迹，的确很伟大，金鹤望为撰《完书记》，用古文体，骏发踔厉，鸿藻纷披，潘昌煦太史工楷书之，并刻石以志纪念，又汪典存、陆鸿仪、陈公孟、屈弹山、卢文炳、李咏章均有诗。余彤甫绘《载书返棹图》，莫厘缥缈，点点风帆，由张寒月镌刻，益觉清遒悦目。吟秋把这些图文诗篇，汇印《完书图记》分贻朋好。

他执教数十年，菁莪棫朴，造就多士，所教的，有河南大学、东吴大学、华东大学、社教学院、苏州美术专修学校，以及江南联合中学，肇和中学、国华中学等，循循善诱，迄今许多白发苍颜的老学生，谈到师门，无不怆然怀旧，甚至有雪涕的。

那所国华中学，位于公共租界，接近沪西，乃昆山胡叔异就大陆大学原址所办，无锡王蘧农高足王玉章任校长。叔异为先师胡石予先生哲嗣，和我为师兄弟，很是莫逆。一自抗战军兴，他离沪入蜀，把这学校交给了我。我孤军独帜，恐不胜任，便邀了赵眠云，同主校务，注重国学，其时程瞻庐、范烟桥，顾明道，程小青、陆澹安、倪文宙、严荫武（独鹤之弟）都闲居上海，吟秋夫妇也从皖地来沪，我们延聘了这些名师，分担文史、英文、生物等课，阵容壮大，为任何中等学校所不及。吟秋书法外，兼擅画梅，圈梅、没骨梅、墨梅、红绿梅、绛白相间梅，都有一手，他经常在校长室点染挥洒，以解离愁，于是引起了小青、眠云的画兴，原来小青、眠云，

都从过老画师陈迦庵的，花卉蔬果，满纸芳菲，有时合作一幅，由瞻庐澹安为题，兴味尤高。更巧合的，那时校中的庶务主任谢闲鸥，是十足道地的丹青家，人物仕女，花鸟走兽，以及山水博古，无所不能，合作有牵强的，由他增添数笔，绮思绣组，益形精妙，小小的校长室，居然满目琳琅，成为展览馆，此后，吟秋缅怀其事，称为羁旅中唯一乐趣。

吟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出言吐语，不亢不卑，且庄中有谐，直中有婉，任你满怀的不快乐，愁眉苦脸，和他一谈，不自觉地心境舒适，如坐春风。他虽和人绝交，也不出恶声。在家中与子女相处，从无疾言厉色。子伯康治医，任苏州儿童医院院长。女伯敏治科技，任北京建材研究院工程师。子女均不传家学，不意其孙大新，却能挥毫作篆隶，秀逸清遒，居然负有书名。昔顾若波，为吴中名画家，“海上墨林”誉为：“泽古功深，汇四王吴恽诸家之长，清丽疏古，气韵秀出。”可是他的儿子不能画，他的孙女顾青瑶，为上海女画家中的翘楚，隔代相传，是有由来的。

吟秋晚年，经过浩劫，蒙受冤屈，加之悼亡，益形抑郁，及拨雾见天，讵意倾蹶折胫，不能行动，越数年逝世，寿逾八十。

《荒江女侠》作者顾明道

顾明道，原名景程，这个名儿一望而知是由仰慕宋代的两位程夫子程颐程颢而取的，大有立雪程门之意。原来程颐号伊川先生，程颢号明道先生，既有程明道，不妨再来一个顾明道。二程夫子是治理学的，那么顾明道也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了，岂知不然，他不治理学，治的是小说家言。他别署虎头书生，又署石破天惊室主，撰武侠小说，所叙述的，大都光摇冷电、气凛清风，百夫之防，万人之敌，那么，顾明道一定是一位昂藏七尺的伟丈夫了，岂知又不然，他是体弱身矮、扶杖而行的病足者，这真出人意料之外了。

他生于一八九六年二月十日，江苏吴县人，肄业教会所办的振声中学，因此他也受了洗礼，为基督教徒。他中英文成绩斐然，是突出的高材生，所以毕了业。便留在该校，担任讲席。他十四岁丧父，有弱妹三、其母抚育成人，在求学时，胫膝间生了一个疽，治疗无效，从此不良于行，每出必乞助于拄拐，据医者断为骨痨，非药物所能奏效，这样在思

想上未免有了负担，加之萎萎缩缩，缺少运动，以致日益孱羸，而生活艰困，营养不良。又复环境恶劣，情绪纷乱，致不永年，死时只四十八岁。不毋令人天丧斯文之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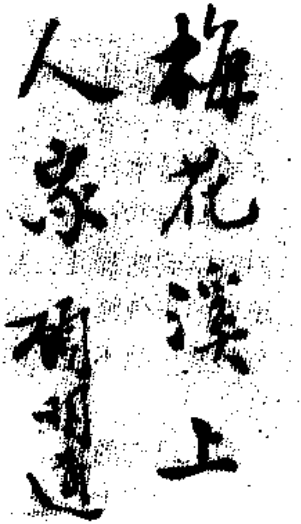
我和他认识，是诗人范君博介绍的。这时他在振声中学任教，可是家居陋巷，加之不良于行，往返不便，乃寄宿校中，我和君博到该校去访他，他喜欢撰哀情和武侠小说，便和我们大谈其小说，并评论各家的作品，足足谈了两小时。从此每有余暇，辄访他聊天。他任《小说新报》特约撰述，我也贡拙于《小说新报》，既属同文，交谊益形密切，嗣后我时常和他在同一刊物上撰稿，不是他联系我，就是我联系他，声气相通，数十年如一日，在这末世，友道能如此，总算很难得的了。

范烟桥自桐花里（本名同里，因柳亚子称其家乡黎里为梨花里，烟桥也把他的家乡同里称为桐花里，借以媲美。）移居吴门，就和赵眠云、范君博、顾明道、范菊高、姚赓夔（即苏凤）、屠守拙、孙纪干及我组织星社，我们九人为星社最初的基本社友，每星期集会一次。明道的书室，明窗净几，位置着炉香茗碗，壁画瓶花，雅洁之气，使人心自爽适，我们时常到他那儿去集合。后来社友越聚越多，我们的兴致也越发的豁气飚举。每次雅集，明道必雇着车很高兴地前来参与其盛。他不能饮酒，可是常想出些新玩意儿来助我们的酒兴。

明道最初的作品，刊登在许啸天和他夫人高剑华合辑的《眉语》杂志上，该杂志多载女作家的文章，明道就化名梅倩女史，撰着短篇小说，有一位读者，是登徒子之流，写信

追求"她",悱恻缠绵，大有甘伺眼波作妆台奴之意，明道接到了信，大笑之下，用梅倩具名答覆他，那个登徒子，欣喜欲狂，寄给"她"一帧照片，请"她"以芳影为交换，并约"她"会晤某公园，明道到这时，才用真姓名自行揭破，这一段趣话是明道亲自讲给我听的。

明道的武侠小说，可和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绂章）鼎足而三，他的《武侠小说丛谈》有那么一段的自述，如云：余喜作武侠而兼冒险体的小说，以壮国人之气概，曾在《侦探世界》中作《秘密之国》、《海盗之王》、《英雄喋血记》、《海岛鏖兵记》诸篇，皆写我国同胞冒险涉海之事，与外人抗拒，为祖国争光者。余又著有《金龙山下》一篇，则完全为理想之武侠小说，刊入《联益之友》旬刊中（该旬刊为我和赵眠云合辑）。



顾明道手迹

又曾写《黄袍国王》长篇说部，纪叙郑昭王暹罗之事，刊《大上海报》，后该报停版，余亦中止，它日拟出单行本以飨读者。又新著《龙山争王记》，则方刊于《湖心》周刊中，该刊为西湖小说研究社出版者也。曩年余为《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撰《荒江女侠》初续集，尚得读者欢迎，今由三星书局出单行本，三集亦在付梓中。又为《小日报》撰

《海上英雄》初续集，则以郑成功起义海上之事为经，以海岛英雄为纬，以上两种，皆由友联公司摄制影片。又尝作《草莽奇人传》，则以台湾之割让与庚子之役为背景也。

明道的武侠小说，当然以《荒江女侠》为代表，其时《新闻报》附刊，主编者严独鹤，他对于连载小说甚为审慎，撰写者必须笔墨风华，见识广泛，知名度高，否则平平庸庸，没有吸引力，未免影响报纸的销数。前于明道的，有李涵秋、向恺然，在这些大手笔之下，继承者谈何容易，明道即以《荒江女侠》排日见报，尚在张恨水《啼笑因缘》之先。当初独鹤是请明道撰写中篇小说，岂料一发表，获得很高的评价，因此独鹤便通知明道，把中篇扩为长篇，这一下，颇使明道为难，原来中篇的排场，和长篇不同，用了九牛二虎之力，逐步展开，如春云的卷舒，成为自然迹象，《女侠》的一、二、三、四集，是在吴中涉笔，第五第六集，那是避日寇侵略，来到上海，寄居八仙桥某戚家续写完成，共八十七回，既刊单行本，倾销一时，友联影片公司摄了影片拍成十三集，映诸银幕，由陈铿然导演，徐琴芳为主角，琴芳演来剑影刀光，有声有色，人们便把徐琴芳呼之为荒江女侠了。书的内容，那荒江女侠姓方名玉琴，家住东北荒江之滨，她的父亲擅使大刀，因有方大刀之号。行侠仗义，恶徒邓百霸突来寻衅，把方大刀刺死。玉琴曾拜昆仑山一明禅师学剑，具有神力，到处找仇人，认识了同派的师兄岳剑秋，从此琴剑相伴，闯荡江湖，后来终被他们探听到邓百霸所在，交锋下邓氏也被玉琴一剑殒命。他们鉴于奸恶横行，到处都是，便驱驰南北，做了许多锄强扶弱的豪举，和他们先

后一同干过侠义事的岳剑秋的老师云三娘；师叔余观海，以及闻天声、宋彩凤母女等蹈险破坚的惊奇情节，一环扣一环，一套复一套，极曲折复杂之妙。往往绝处逢生，凶来化吉，读了使人击破唾壶，称快不止。结果一琴一剑成为美满夫妇。这部《荒江女侠》拍摄电影外，又京剧院亦演为连台本戏，卖座率很高。这书早已绝版，闻吉林某出版社拟为重印，委我撰一序，文未成而台湾已重印出书，为先登之捷足了。

明道著书宏富，上述诸种外，据我所知，有《侠骨恩仇记》、《怪侠》、《国难家仇》、《龙山争王记》、《红妆侠影》、《血雨琼葩》，此书登载在《申报》附刊"春秋"上，奈日寇入租界，以小说中多激昂慷慨语，非常刺目，勒令《申报》停载，该小说只得告一段落。又《奈何天》、《惜分飞》，也由国华影片公司搬上银幕。放映时，明道曾去看过，说大醇小疵，尚称满意。又《美人碧血记》、《红蚕织恨记》、《蝶魂花影》、《芳草天涯》、《哀鹣记》是叙述陆放翁的钗头凤故事。又《章台柳》，叙述柳如是故事。《柳暗花明》、《蓬门红泪》、《念奴娇》、《江上流莺》先后出版，我记得曾为《江上流莺》作序，略云："江上摇落，风雨鸡鸣，我侪丁斯乱世，应变无方，干禄乏术，臣朔饥欲死，乃不得不乞灵于不律，红茧缫愁，绿蕉写恨，借以博稿酬而赡妻孥。社友顾子明道，固与予相怜同病者也……"，明道读了，亦为之感喟百端，不能自已。又《磨剑录》主要叙述明代开发东南亚及马来群岛的华裔志士之故事，兼及明末清初抗清复明的史迹，无非寓着对日寇入侵的忿怒和反抗。这时

柳亚子治南明史，遂和明道通着书函，明道拟把吴三桂与陈圆圆事，撰一小说，亚子提供给他许多珍贵资料。又曾精心撰成一部《啼鹃录》，为求称心惬意，办明道出版社，自印自发行，可是不善推销，一大堆书堆积在家里，没有办法，只得把存书和版权一起让给书商，到了书商手里，书就不胫而走，一版再版而三版，且出《啼鹃新录》，他慨然叹息："书商的本领，不是我辈操笔墨生涯的所能企及的。"他还有一种《茉莉花》，本拟自印，结果也给了书商。又《明道丛刊》，复归国华书局重印，改名《情波》，又世界书局刊行《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由程小青主持，明道熟谙英文，翻译了好多案，加速了《大全集》的出版，又大东书局发行各地的导游册子，约我和明道担任其事，我编撰了《苏州游览指南》，明道编撰了《西湖探胜记》，同时出版。

明道结婚很迟，一九二六年，才和田希孟女士成室家之好。这时，明道已著述风行、名满大江南北，真可以媲美清代袁子才所谓："玉堂春在洞房先"了。为什么这样迟呢？因为他最初认为足疾未愈，不宜成家室的，所以问医访药，治疗足疾，便把婚事延搁了下来，但他的母亲抱孙心切，结果和田女士结为伉俪。记得我们吃他的喜酒，索喜果，闹新房，种种印象，尚在目前，讵料他已与世长离人天永隔了。闻他的夫人田希孟女士尚健在，八十余岁，居住吴中西支家巷。

犹忆民国二十年左右，我饥驱海上，和明道会晤的机会较少了。但鱼雁往来，月辄一、二次，我返吴中，必去访他一倾积愫。他偶到上海，虽不良于行，也必雇车来访，以图一晤。抗战军兴，吴中风声鹤唳，不能安居，这时他住在胥

门内，似乎是长春巷吧？便把一切什物封扃的封扃寄存的寄存，由他的妹婿刘廷枚照料下，偕着太夫人和妻孥一同来沪住八仙桥某戚家，原是暂时性质，不料没有多久，得到一个消息，苏寓附近，敌机投弹，把垣壁震坍，一切家具什物，被宵小偷窃一空，即寄存的东西也都付诸兵燹浩劫，明道懊丧得很，尤其嗟惜那些文物书籍，为之不欢者累月。这么一来，知道军事在短时期不能结束，倘返苏已一无所有，不得不另作打算，赁屋同孚路同孚新村，度着写稿教书的生活。在寓所中设着明道国学补习馆，邀朱大可、朱其石两昆仲、和我去分任教务。可是不久，房屋被二房东顶替给人，不得已，移居威海卫路壹椿里六号的楼下，地位偏促，光线很差，这怎能开馆授徒呢！恰巧我和赵眠云主持国华中学，该中学分两部，第二部即在威海卫路，和明道所居望衡对宇，明道因把他的国学补习馆，附设在国华中学。后来国华中学校址翻造，我们被逼停办，明道又复把补习馆迁回寓中，局促狭隘，在所不顾了。在这艰苦困厄之下，精神大感不济，时常失眠。越失眠，精神更不济，肌体消瘦，咳嗽频作，甚至潮热不退，请范补程医生照爱克司光，才发现肺部有一小洞，已到了严重阶段，嘱他节劳休养，他为了维持一家开支，依旧教书写稿，挣扎不休，程小青、严独鹤、周瘦鹃、范烟桥、蒋吟秋、陶冷月、徐碧波、丁健行、芮鸿初和我，一同婉言劝阻他，才把国学馆解散，他廉介得很，把所收学费退还学生，学生为之哭泣。

明道平生所撰长中篇小说，如《新闻报》的《明月天涯》、《永安月刊》的《处女心》、《小说月报》的《小桃

红》等完全中辍，生活费及医药费由同文公摊，并代向外界募捐，钱芥尘、周瘦鹃在《大众杂志》及《紫罗兰》上为他呼吁，平襟亚、黄转陶、张珍侯、丁健行斥资慨助。我任《永安月刊》编辑和郑留等同人及读者，也尽了些力量。并由臧伯庸医生义务诊治，但肺病到了第三期，没法挽救，情况一天不如一天，而他的卧室，限于地步，光线空气都很差，严独鹤为他向《新闻报》主持者请求，由馆方担任了医药及住院费，送入新闸路胶州路口的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实在病症患得太深，毫无效验，明道感觉到住院费用太大，对于报馆方面过意不去，一方面又因母亲和妻子来照料，离家太远也不便利，所以住满了月，仍回到家中疗养，胃纳不佳，只进些流质食物，并请方嘉谟医生打葡萄糖针及钙针，苟延残喘。以卧床日久，背部和臀部肌肤被草席磨擦破溃，痛楚不堪，欲易一较软的台湾席，无力置备，且市上亦缺货，他不能忍受，声言不如早日离世。我想到大舞台京剧院正在排演《荒江女侠》，拟向大舞台申请资助，但我和该院负责人不相识，未便冒昧，幸而同社朱凤蔚代为接洽，仅得五十金，戋戋之数不能解决问题。他对我说："我一生薄福，却修到了朋友的帮助，这也差足自慰的。"这时我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好不容易忍住了。临别他呼杏官从书架上取一册单行本《江南花雨》赠给我说："这是最新出版的，也是生平从事小说家言的最后一本。"所唤杏官，便是他的哲嗣德骥的乳名。这书是春明书店特约他写的，没有写完，他因病辍笔，末后数回，他在病榻口述，由德骥记录出来的。春明书店赶印出版，把稿费给他，充医药之需。书中的主人翁程景，清

贫自守，煮字疗饥，那是他夫子自道，好比《断鸿零雁记》的主人，就是曼殊上人自己，读了使人回肠荡气，同情之泪，渍透字里行间。他又托我说：《胭脂盗》长篇，在《金刚钻报》施济群处，可向济群索回，家中尚有续稿若干回，合拢来所缺已不多，不妨置在你处，如能烦你补撰数回，作一个结束，便能出版了。我也一口允承了他，一方面对他说："深愿吉人天相，病势转机，请勿顾虑太多，以静养珍摄为宜。"岂知即此一别，以后竟没有再见之期了。

明道的逝世，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四下午三时，临死的前一天，他忽然想到几位朋友和他很关切而最近不见面的，便嘱家人打电话请他们来，作最后的一晤，独鹤、小青、吟秋、烟桥，都为他洒泪，他一方面叩母别妻谕子，各有遗言，甚为惨切。十四日那天，我们在八仙桥青年会贺同社孙筹成哲嗣云翔燕尔新婚之喜，我们几位熟友，如陶冷月、徐碧波、严独鹤、程小青、方慎盦、芮鸿初，都集坐一隅，正在讨论明道病危问题，果不多时，一个电话，报来噩耗，明道已脱离人世而去，身后问题的严重，我们一同商讨。商讨的结果，殡殓假较熟的大众殡仪馆，开支可以节省些，一切丧仪，由明道妹婿刘廷枚主办，我们十余位同文具名，由文艺界及平日爱读明道著作的热心朋友募捐，《新闻报》服务股代为收款，俾孤儿寡妇，得以维持生活。

十六日，狂风骤雨，明道在延平路大众殡仪馆大殓，那延平路一带地形低洼，积潦没胫，但吊唁的客人，都冒着积潦风雨而来，电影界也来了多人，徐琴芳即其中之一。我到那儿，独鹤、瘦鹃、吟秋、小青、烟桥、鸿初、碧波伉俪及

丁慕琴、朱其石、赵芝岩、刘廷枚，都已先到，致送赙仪最丰的为郭企青一万元，其它千数百数不等（这时币制虽和日前不同，但都是较巨之数），是日用宗教仪式，由谢颂三牧师领导行礼，廷枚报告明道生平事迹，独鹤致诔辞，声调哽咽，大有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之慨。从叔父志诚致谢词，礼毕，我离馆数百步，犹闻声声哭泣，凄断人肠，事后，且知惨痛之外，更有惨痛之事继之发生。原来明道后人，一子二女，一女名粟官时方八龄，又其一，二岁左右，稚弱不能行走，当明道大殓，不及照料她，竟从凳上摔下，颅破殒命，父女同归于尽，能不悲哉！

我为明道悲，亦可为明道喜，他哲嗣德骥，幼喜文学，五岁在校读书，即登台讲演故事，背诵诗词。后转学理工科，在企青、独鹤资助下，毕业东吴大学，此后走上工作岗位，六次出国访问，曾到瑞典、西德、英国、奥国、瑞士、日本，参加国际会议，任国内硕士研究生导师，培植硕士多人。粟官名德昭，现任江苏农学院副教授，其丈夫沈君，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专业农业化学。德骥夫人，从事化学分析工作，为助理工程师。明道地下有知，亦必为之欣然色喜了。德骥孝思不匮，正在搜罗乃翁遗作，我很希望他为乃翁编年谱，那纪念性不是更大了么。

附带可谈的，明道除喜文学外，也喜数学。书法秀逸，曾为我写过一柄折扇，明道写扇外间是很少见的。我曾请友好各写一梅花句，汇成《百梅集》，有些很切合，如陶冷月写："梅花习与冷为缘"，徐卓呆写："春来诗半说梅花"，卓呆别署半梅，也浑成自然。正巧谢闲鸥赠给我一方印章，"梅花溪

上人家”六字朱文，明道即凑现成，把这六字句，写上我的《百梅集》了。

上面所谈及的郭企青，是广东人，幼年和明道为同窗友，后从事纺织业，和明道交谊甚厚，《江南花雨》，涉及企青事甚多。又有一幼年好友，便是原十九路军师长戴戟，“一二八”之役，曾在沪浴血抗战，因而明道也把抗日事迹写入小说中。那位昆剧家顾传玠，与朱传茗等同为传字辈，擅小生，后忽弃其舞台生活，从事货殖，和明道家虽为同宗，似乎不很密切。又其时在上海负大力士盛名的查瑞龙，拍武侠影片，曾亲访明道，希望把他的事迹作为小说题材，后来明道是否如其所请，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写作余暇，喜作方城之戏，搭档者，有包天笑、程瞻庐、范烟桥、严独鹤等，今并搭档者均先后离世了。他的笔名，尚有日月生、正谊斋主。《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三分册，有顾明道一传。

臧伯庸与黄楚九

我纪述过臧伯庸为毕倚虹治病，不但不取医药费，反而资助其生活用途。继为顾明道治病，亦不收诊金，诸如此类很多很多，我仅把目睹者而言，其医德之高，为岐黄界所罕有，是足以表扬的。

伯庸于一九六八年逝世上海，距今将近二十年，其人其事，颇多风趣，又饶史料，据我所知，并多方探询，既悉其荦荦大端，复闻其生活琐屑，凡此均足为它年修医史者的参考，也就不辞拙陋，奋笔记之了。

伯庸名霆，别署守愚，原籍浙江吴兴，一八八八年生于四川成都。父臧瑜，号次郎，在清季匏系一官，非其素志。一九〇五年，资送伯庸及佩鸣二子赴日留学，使伯庸学医，佩鸣攻药，俾将来回国，在业务上起辅车相依的作用。时清政腐败，有志青年，纷谈革命，他们二人受此影响，亦即参加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伯庸结合学医的同盟会会员，组成红十字救护团，往鄂救护伤员，旋来上海，而孙中山先生

臧伯庸黄淑贞夫妇

已在南京任临时大总统，伯庸即转赴南京，谒见中山先生，留在总统府任礼宾工作，中山先生很器重他，时常晤见。一次，伯庸颌下生一疖，较大，且化脓，中山先生谓“疖已成熟，容我为汝动手术。”伯庸婉言谢之曰：“总统万端待理，怎敢以小恙烦劳清神。”中山先生察觉伯庸的心情说：“你别忘记，我也是学医做医生的。”伯庸无奈，就由中山先生为之开刀，敷上药末。此后每日自己换药，若干天痊愈，惟颌下留一疤痕，终未消失。伯庸指着对人说：“中山先生治理国家大事，昭彰人目，为众所知，替人治病，恐知者不多吧！”此后熊克武执四川军政大权，熊氏和伯庸素有交谊，伯庸参加同盟会便是熊氏介绍的。乃邀伯庸入蜀，任军医处处长，中山先生开玩笑说：“军医处处长为人治病，我却曾为军医处处长治病，那么我的医术大致不错罢！”未几，袁世凯谋帝制，伯庸离职，再赴日本继续深造，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名古屋医科大学。回国后，一直在上海悬牌行医，达五十年之久，初设诊所于九江路口大庆里，这时所有诊所，统称之为医院，这伯庸医院的招牌，由名书家天台山农（刘介玉）手书，作魏碑体，壮肃稳健，甚能引人注目。后为发展计，移

至爱多亚路大世界游乐场对过，附设药房，声誉益著，交游更广，诸名流纷纷书匾为赠，如于右任的："神明自得"，张溥泉的："一视同仁"，汪兆铭的："志气如神"，尤以章太炎篆文："心有大游"最为突出。此外还有居正、叶楚伧、胡汉民、戴季陶等书幅。极名贵的，则为孙中山先生所赠亲笔的"博爱"二字横匾，且有"伯庸医院属"五字，署款"孙文"，钤白文"孙文之印"章，伯庸引为殊荣，即将"伯庸医院"四字放大，制成匾额，作为诊所的招牌。抗战胜利后，为求实际起见，把诊所区别于有病床设备的医院，遂请于右任写"伯庸诊所"，那是新招牌了。一九四九年后，以于氏籍隶国民党，所书市招不合时宜，不得已，把于氏所署名，用油灰填平，涂以黑漆，但卫生局执事者，仍认为不够妥善，换上仅一市尺的小招牌，也就不着痕迹了。这块小招牌，是伯庸的孙婿奚志澄，向某招牌店定做的。有位年逾花甲的老工人说："曩年他当学徒，曾做过伯庸医院的招牌。"据年份推算，做的便是孙中山先生所书的那块。

伯庸与诸名流交往，亦有些珍秘史料为外界所未知。当孙中山先生愤辞大元帅职，离穗赴沪，寓居香山路，手头甚为拮据，将近年关，颇难应付。伯庸知之，为告四川颜德基之驻沪代表，请以孙先生之窘状，转达颜氏，未几，该代表得川中回电，令付五千元，交伯庸转贻孙先生为度岁资，伯庸喜出望外，携款前往拜谒，孙先生拟当场书一收据，伯庸力阻之曰："颜先生既然信得过我，才嘱我转呈，何必多此一举，"孙先生乃点头应允。一九五六年，为孙先生诞生九十周年，民革组织要求伯庸写一些回忆孙先生的材料。这事见于

伯庸遗下的手稿中，平素是从不与人谈的。又伯庸与章太炎，有这样一段趣闻，原来太炎在日本主办《民报》，伯庸在其手下任发行员，因此朝夕相见，甚为熟稔。太炎不喜沐浴，朋友力劝无效。一日，伯庸和诸同事，准备浴水，硬给太炎解衣，使他不得不就浴，太炎虽不怿，然碍于众人之面，不得不任人摆布，一时传为笑谈。有一次，太炎子女患病，由伯庸治愈，太炎感之，许为书件，伯庸知太炎有一惯例，无论高官显宦，求彼作书，一概没有称呼。（但一次，有以“楚公”款备润金求书，太炎径书“楚公”上款，岂知这是商人黄楚九所弄的玩意儿，楚九获之，夸炫于众，谓：“太炎虽傲慢，却称我为公，足见我的声望，足以压倒太炎。”）伯庸力请太炎破例，加一称呼，隔数天，送来篆文立幅，竟称“伯庸仁兄”，伯庸视为瑰宝，定制红木镜框，挂于诊所内，直至六十年代才取下，十年浩劫中被抄后不知下落。于右任写给伯庸的，有十多幅，伯庸哲嗣寿琪，也是留学日本名古屋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开业行医，声誉很隆，不亚乃翁。当赴日本留学时，于老以碑帖拓片一包，并附一信，托寿琪带往日本，交前首相犬养毅，及抵东京，蒙犬养毅亲自接见，寿琪引为荣幸，及寿琪结婚，于老又任证婚人。一九四八年，伯庸父子到南京，于老又伴同谒中山陵，而伯庸备有电影摄影机，摄取了纪录片，藏于家中，岂知十年浩劫，凡此种种，均引为罪行，备受折磨，实非始料所及。

伯庸和熊克武交谊已见上述，北伐期间，熊氏兵败，退至广州，脚气病大发，电请伯庸去穗为之诊治，伯庸接电后，即放弃每日数百元的诊金收入应邀前往，岂知到穗，熊氏已

被某方拘禁于虎门炮台，伯庸亦几被株连。及熊氏获释抵沪，伯庸每日赴其寓所，悉心医疗，直至恢复健康。熊氏撰一题记，详述治病经过，末云："君之术神矣，君之情不尤可念耶！使君以医人者易之医国，其功必不止此……"这篇题记，今尚存于臧氏后人处。

谈臧伯庸，不能不牵涉到黄楚九其人。黄名承乾，字楚九，号磋玖，晚年自署知足庐主人。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二日生，浙江余姚人，兼陶朱端木之长，尤多智谋，营商往往出奇制胜。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上海，年五十有九。社会舆论，对他毁多于誉，实则一分为两，也有可取的一面，如为了避免资源外溢，提倡国货，创"龙虎人丹"抵制日本在华倾销的"仁丹"。办福昌烟公司抵制英美烟公司。又在西藏路上筹建急救时疫医院，救活了许多人。又在龙门路上开设黄楚九眼科医院，向贫民施诊给药等，这些都是有益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决不能一笔抹煞的。他有五位快婿，一为曾焕堂，一为陈星五，一为裘维德，一为许晓初，一为沈家锡。此外即长女婿臧伯庸。清季、伯庸父臧瑜，游京师，与黄楚九适同寓一旅邸，彼此交谈，颇相契合。此后楚九经商沪上，伯庸赴日本留学，由上海登轮，以父执礼拜访楚九，楚九殷勤接纳，见臧伯庸少年英俊，甚为钟爱，便致函臧瑜愿结丝萝。一九一二年，伯庸遂与楚九长女黄淑贞，在上海举行婚礼。翁婿关系相当密切，但行径各不相同，原来楚九常自夸生财有道，谓"一缸清水，一经其手，立刻成为一缸黄金"。他营业面很广，办日夜银行，办大世界游乐场，和新世界对垒，大世界中设寿石山房，为其运谋决策的帷幄，并

礼聘孙玉声及天台山农主编《大世界报》，附设萍社文虎会，一时裙屐联翩，名流麇集，在文字上加以宣传，生涯之盛，为任何游乐场所莫及，楚九在这方面，获得大大的利润。又办烟草公司，某岁，《新闻报》封面上登一巨幅广告，广告不着一字，仅一红色的蛋，这时报纸尚没有套色，很足引人瞩目，且登了这样大的怪广告，阅报的很为讶异，莫名其妙。这没有文字的广告，连登了数天，最后揭破了谜底，乃是福昌烟草公司新产品“小囡牌”香烟问世，苏沪习俗，生了孩子，例须染红了蛋送给亲友的，大家被怪广告所吸引，都想品尝一下，这一下便推广了销路。楚九有些业务，却因伯庸而成就，那轰动一时的“百龄机”，即其中之一。楚九染阿芙蓉癖，自谓“吃与睡，为人生两大乐趣，但不能同时并进，唯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才得同时享受，岂不乐哉乐哉！”可是瘾君子易患便闭，从而食欲低降，精神不振，当然楚九也不例外。伯庸为配一润肠开胃剂，给楚九试服，楚九试之见效，大为喜悦。即把这方剂交他自办的九福公司大批生产对外销售，楚九取名“百灵剂”，说是能治百病。伯庸认为世上绝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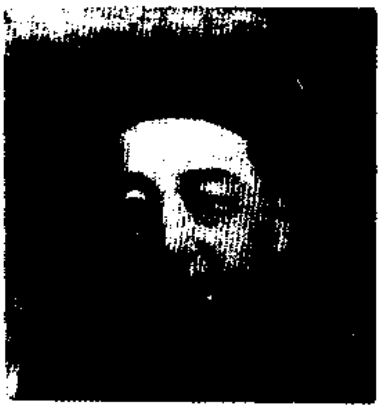
孙中山为臧伯庸题额

能治百病的灵药，若硬称能治百病，无异告诉人们该药什么都治不了，故建议楚九，把“灵”字改作“龄”字讨个口彩，服之延年益寿，楚九当场点头同意，及该药出品，登上广告，将“剂”字改为“机”字，伯庸问楚九这“机”字作何解？楚九笑着答道，“将错就错，无所谓也？”一方面又请了许多耄耋之年的老头儿，合摄了一张照片，登上广告，说：“这许多百龄左右的老人，都是日服百龄机的。”当时楚九的女婿曾焕堂，更凑着趣，说：“广告上不妨加上：‘有意想不到之效力’，这几个字，不是更具吸引力吗！”“百龄机”畅销全国各地，楚九得利甚丰，不毋饮水思源，便向伯庸说：“百龄机是你所处的方剂，当从其中提取成头，借以酬报，”伯庸坚持不受而止。

还有“乐口福”，也是九福公司的出品，这“乐口福”的来历，为外界人士所未知。外界人士大都认为是黄楚九所创始，连得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所发行的《民国人物传》，那黄楚九传中，也误为“乐口福”是黄楚九的产品，实则不然。楚九于一九三一年逝世，原本主管九福制药厂的，为楚九第三婿陈星五，楚九破产，星五立和伯庸相商，将九福盘下，伯庸乃招股继续营业，仍由星五主持，奈有部分股东对星五啧有烦言，伯庸知之，直言劝导星五自动退职，星五悻悻然离去，带走九福“补力多”处方，自办正德药厂，把“补力多”方剂改头换面，称为“康福多”大事宣传，和九福“补力多”对抗，使九福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窘于资金，伯庸不得已，把每日诊金所入，借以挹注，勉渡难关。但这样总非久计，乃动了脑筋，聘药剂名师胡振汉任厂长，共同研究冲剂饮料，结果创出“乐口福麦乳精”，大受社会欢迎，九福才

免于倒闭。董事会为酬劳起见，通过协议，销售数中提出利润若干，分给伯庸与振汉，伯庸当众把协议撕毁，宣布放弃此款。振汉亦继伯庸之后，撕毁协议。当伯庸六十诞辰，九福公司特请著名雕塑家张充仁为伯庸塑半身铜像，该像大过于人，像座有于右任题“仁者寿”三字，直至“文化大革命”时认为四旧，作废铜处理。一九八四年，伯庸文孙增嘉、增姚晤见张充仁，充仁询及此像，以实情告之，充仁亦为之叹息。

伯庸为了更利于为人治病，不惜重金，向先进国家购进最新医疗器具，如爱克司光机，人工太阳灯，镭锭等等，在当时即很大的医院尚没有此等设备，他却应用新型医疗器具为病家诊察。且不计较诊金，对于贫苦病家，不但不收诊金，还施送药品，因此有人以“医圣”称之。他为了喜欢医疗器具，对于什么机械，都感兴趣。曾购了一架电影摄影机，摄取了许多影片，如数十年前的上海景色，各地名胜古迹，陪同熊克武观看吴淞炮台，关于名流出丧，仪仗显赫，也摄了多种，如黄楚九、段祺瑞，以及美国飞行师罗勃脱肖特等，罗氏是日本侵华时，他在我国，为了扫射日机，壮烈牺牲，更有意义。又有谭延闿之墓，日本著名外科医生斋藤来中国访问，离沪之时，在船埠送行的镜头，斋藤是伯庸的老师。最



黄楚九

名贵的是孙中山逝世灵堂前所摄。这些影片经常放映，使过去的事呈现在目前，且家有银幕，很为便利。伯庸目近视，所戴的眼镜亦自己设计，因看远物和看近物，非调换眼镜不可，这是多么不方便啊！他便设计——特殊眼镜，由四片镜片组成，看近物把二镜片翻起，看远物把它翻下，托银楼制金质镜框，灿然生辉，非常美观。在六十多年前，这种眼镜是很少见到的。他又喜收藏各种钟表，什么挂钟，落地钟，都有若干座。他晚年谢绝医务，为消遣计，常自修钟表，机件复杂，他都弄得一清二楚，说这也和医理相通的。

他诊务极忙，门诊每日不下百号，出诊十余处，往往深夜才得晚餐，餐后，浏览医书，从不间断。时绑票盛行，伯庸屡接恐吓信，但依旧出诊，雇用两名壮汉任保镖，并随带护士多名，每当新病家出诊时，挂号处必先问明为谁介绍，然后与介绍人联系证实后，才去应诊。且每日出诊路线，秘不告人，出诊先后也不按路的远近而分，使人难以捉摸。并在自备汽车上，装有秘密机关，临急，用足一踏，车即停驶，不能开动，如此妥善，仍遇到两次绑票，由于事先有所准备，俱能化险为夷。

伯庸又喜蓄芙蓉鸟，大都为德国种，不下百头，有一对羽毛作橘黄色，尤为少见，雇人专司饲养。其时上海双清别墅主人徐凌云，与伯庸为亲家（徐氏内侄女佩华嫁寿琪为续弦。）善蓄芙蓉，伯庸所蓄鸟有病或产雏，凌云辄为调理，因此凌云对伯庸说："我家人患病，由你包办。那么你家的鸟，倘有事故，当然由我包办了。"厥后，伯庸所蓄的一头，品种特别优良，鸣声啁啾，伯庸也就特别珍护，不料一日

被猫破笼抓死，伯庸痛惜之余，把所有的鸟，全部送人，不再蓄养。伯庸晚年喜书画扇，他西装革履，照例是不持折扇的，他却破例，一扇在握，拂暑招凉，有人以吴东迈所绘的芍药扇赠彼，东迈为昌硕哲嗣，渊源家学，亦擅画花卉，绚碧煊红，纷披枝叶，极活色生香之妙。一日伯庸持扇偶往公园，正摇拂间，忽被东迈所见，彼此交谈，遂成莫逆。伯庸因喜与文人墨客相往还，如钱芥尘、张丹斧、戚饭牛、丁福保、严独鹤、周瘦鹃、沈吉诚、徐卓呆、平襟亚、余空我、唐云旌等，结缟纻之欢。毕倚虹死，其夫人缪世珍无归宿处，伯庸即延之为护士长，更名毕世珍，后且悬牌为助产士，其招牌即挂在伯庸医院旁。许多文艺界人士凡有疾病，辄施妙手，因此伯庸处颇多以上诸人的手迹。又有何香凝的画幅，黄克强的手杖，这根手杖为木质，柄是牛角的，江翊云、周善培的书件，都是治病的谢仪。照片很多，浩劫中都被丢入垃圾桶中，在桶中检得了若干帧，也就留为纪念了。又增嘉为颜文樑、胡粹中、李咏森诸美术家所摄的电影片，幸得无损。又伯庸在浙江绍兴、萧山等处研究姜片虫，有一论文，发表于日本《消化机病学会杂志》，今只存该杂志封面复印件了。家中有汽车三辆，一伯庸自用，一其夫人黄淑贞用，一其子寿祺用，一九五九年后，全部变卖。

伯庸读书时，各门功课，最差的便是数学，所以他头脑中没有数字概念，除处方中的药量，从不有错，其它连票额都弄不清楚，外出购物时，他身边不带分文，均由其随从者为之付款。他凡看到最惬意的东西及欣赏品，任何巨值，都不还价，携之而归，以为至乐。日常生活，其夫人黄淑贞为

之安排，无不井井有条，真可得称一位贤内助。伯庸生平不涉花丛，不事赌博，一切规律化，所以身体一直保持健康，及晚年受到委屈，才促其寿命。今年为伯庸诞生一百周年，一子寿祺，三女佩娟、凤娟、顺娟，二孙为增嘉、增猷，长孙女增熙，在美国旧金山，次孙女增璐、小孙女增诗在澳门，为祖父伯庸做佛事，慎终追远，孝思不匮，伯庸地下有知，定必欣然色喜。

还有一些琐事，足资谈助。伯庸为人医病，病历卡，都分姓名，贮藏不失，以备复诊检查之用。年积月累，充满一室，在浩劫中作为废纸处理。又名须生刘鸿升，行腔别创一格，“斩黄袍”的一句“孤王酒醉桃花宫”，响遏行云，在民初时代，大街大巷，常听得有人哼唱这一句，因此他被比喻为“流（刘）行病”。一九二一年，他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第七天夜场，演“完璧归赵”、“雪杯圆”双出，扮好“雪杯圆”的莫怀古，忽然晕倒，立请伯庸急诊，及伯庸至后台，鸿升已气绝了。又地产权威程霖生，喜玩金石书画，一般骨董商人，纷纷携些古玩来兜售，那司阍者辄索门包，成为一种陋规。一次，程氏患病，电请伯庸来诊，岂知被司阍者所拒绝，因伯庸没有小惠，伯庸即转而向其他病家诊治，程氏直等待至晚，杳无音踪，翌日，他亲打电话邀请，才知乃阻于门禁，及伯庸来，询其情况，伯庸据实以告。程氏怒，立呼司阍者至，斥罢其职，司阍者向伯庸泣求代为挽回，伯庸亦不欲为彼而使人失业，即为缓颊，从此程霖生家中的门房陋规，顿然绝迹。

三十书名动海陬的白蕉

白　蕉

我是喜欢写人物掌故的，大都采用横断面的写法，不是原原本本的整体。这儿来谈白蕉，先做一下“誊文公”，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抄那“白蕉”的一条，整体的浓缩，作为前奏曲吧：“白蕉（一九〇七——一九六九）别署云间、济庐、复生、复翁。名馥，字远香，号旭如，上海金山县人，本姓何。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书法宗王羲之献之父子，始从唐欧阳询入手。行草笔势洒脱，小楷特胜，多参钟繇法，大字俊逸伟岸，亦具风致。工写兰，无师承，所作秀

逸多姿。篆刻取法秦汉印、泥封，而又参权量诏版文字，有古秀蕴藉之趣。能诗文，著作有《云间谈艺录》、《客去录》、《济庐诗词》等稿。”

白蕉和邓散木，为一时瑜亮。我既纪散木，不能遗漏白蕉，可是因循没有涉笔，直至最近承散木夫人张建权偕白蕉夫人金学仪来访，畅谈往事，得悉白蕉生前的种种情况，增添了我的撰述资料，且这些资料属于第一手的，是多么可喜可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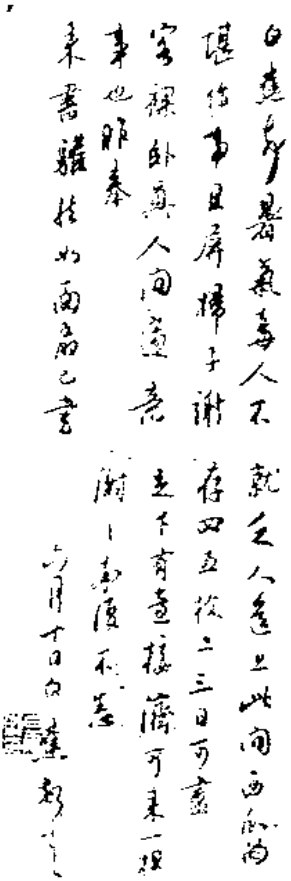
白蕉的尊人何宪纯先生，是一位中医，悬壶金山，于一九三九年十月逝世。我曾在讣告上见到他的遗容，陈陶遗为题，姚石子为赞，这二位都是金山同乡，以辈分来讲，较长于白蕉，又陶遗、石子，同为南社社友，白蕉参加新南社，在社友中也较为后起，当时石子的像赞有云：“猗欤君子，恺悌慈祥。其言蔼然，其德孔彰。栽花种竹，敬梓恭桑，岂伊独善，肘后有方。四十余年，民用寿康……”这数语概括了他老人家的容态、品德、嗜好和业务。至于白蕉为什么弃其何姓而不用，径称白蕉，这是有小小原因的。一则白蕉二字很潇洒有致，冠上何姓，便觉得不那么自然有风度了。况其时社会上有此习惯，如画家刘海粟，一度废去刘姓，而仅标海粟，仿佛和东瀛艺术家争胜。诗人范君博，是范烟桥的族叔，所刻名片，也仅君博两字，似乎爽快利落。所以白蕉废弃姓后，镌一闲章“有何不可”。此外别有一原因，他思想很新，反对旧礼教，早年即和诸有志青年，创办一刊物：《青年之声》，投入报国爱国的新浪潮，担任了金山县的青年部长，提倡做白话诗，曾刊印过他的白话诗集，我曾见到这本集

子，以越年久，已不忆其集名和内容了。可是他的堂上双亲，生在旧社会，一切思想认识，都脱不了旧的框框，他便来沪，较少归家，弃姓不用，带些革命反抗精神，听说：其女白雪，亦废何姓。此后在上海，遇到了金学仪女士，情意相投，结成了夫妇，鸿案相庄，唱随为乐，学仪通文翰，能诗，犹记其悼念白蕉有句云："含冤默默黄泉路，寡妇孤儿百事哀"。又云："西窗明月窥孤影，忍忆当年双照时。"原来她和白蕉常相唱和，又复请益于沈禹钟，陆维钊二诗翁，深受二翁的赞许。

和白蕉交往的，都一时名流，除陶遗、石子、散木外，据我所知，如姚鹓雏，和他更为莫逆，一次，鹓雏鬻书海上，白蕉为他宣传介绍，不遗余力，并托我在报刊上撰文揄扬，这时鹓雏生活奇窘，不得不赖此挹注，况二人都是我的好友，自当乐为之助哩。鹓雏卒于一九五四年，我和鹓雏最后一面，即在沪西愚园路连升里白蕉寓所，白蕉请鹓雏便膳小酌，谈笑甚欢，不意仅隔一年，鹓雏竟赴玉楼之召了。又徐悲鸿和他以绘事相切磋，当十年内战时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些难民，流离失所，他和悲鸿各出画幅，开书画展览会义卖以赈灾。又和邓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支援抗战，所谓："杯水"，无非取杯水车薪之意，虽无济于事，聊表一片报国之心而已。又和叶楚伧，杨千里、唐云、王蘧常、胡云翼、陈定山、应野平、周炼霞、柳亚子友善，亚子回国，即约白蕉同往江南地区观光视察，在旅途中，谈艺论文，甚为相得。白蕉返沪后，亚子致书白蕉，并附一信给执政当局，介绍白蕉工作，信中对白蕉深加推许，请畀以要职，结果此

信没有寄出，今尚留在其夫人金学仪处，作为纪念。因白蕉具有清高思想，不欲借重亚子的大力而有所营谋，厥后，沈子瑜、沈志远往访白蕉，聘白蕉在文化局任职，白蕉在填写工资要求的项目中，只填极普通的生活费。白蕉任职期间，为上海图书馆的恢复，为上海中国画院、上海美术馆、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上海美术研究室的创建和筹备，费了很大的力量。先此，教育家黄炎培，重白蕉的人品和才华，委为上海鸿英图书馆，任《人文月刊》的编辑，旋升为主任，在这时他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诗词小品，切中时要，博得广大读者的赞赏，那个长篇《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为白蕉生平的杰作，按期连载在《人文月刊》上，引起海外研究民国史者注意，纷纷以刊印单行本为请，缄札相投，日有数起。白蕉又复搜辑资料，重加整理，并扩充内容请沈若婴、黄炎培作了序，于一九三六年印成单行本，为《人文月刊丛书》之一，不久再版，但印数不多，距今半个世纪，这书已无从得见了。书分五大总目，一、“绪论”、二、“辛亥革命后至任大总统时之袁世凯”，三、“二次革命前后之袁世凯”，四、“洪宪帝制前后之袁世凯”，五、“余论”，子目很多，又附“江东阿斗志”、“后记”，从中获得一些饶有趣味性的掌故，如云：“袁世凯食量过人，晨起馒头一大盘，鸡子一大盘，数各二、三十，袁能立尽，内嬖如夫人者十五、六。”又袁氏帝制的登极费，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如云：一、御用品，如龙袍两袭，一祭天用，值五十万元，一登极用，值三十万元，此袍全用真金丝织成，遍嵌珍宝，而大东珠系取之清室内库，尚不在内。玉质御玺一颗，价值十二万元，开雕尚未及半，又

金质御宝五颗已制成，所谓皇帝之宝是也，大者重五十斤，小者三十斤，价在六十万内外。又御极宝座值四十万。此外借用清室之銮驾，修理费亦数万，故御用品达二百数十万；二、典礼费，如登极用演习国乐之教员学生冠服费，各衙门人员朝贺之冠服朝笏费，孔庙之铺设费，及开国纪念会，中央公园及前门一带，但以电灯及彩棚电灯牌楼而论，三日共用十余万元。至各种国旗及灯彩尚在外，故此项在一、二百万元左右；三、机关费，筹备处人员共四百余人，或发津贴，或发兼薪，一半系专员，薪水之厚，远出各部之上。此外尚有向清室借来之銮驾，及内务府赞礼等人员共千余，每人日给两元。至办公房屋之华丽，饮食讲究，虽最阔之交通部对之，尚有惭色；即每员徽章系金质长圆，亦非各衙门以景泰蓝制成者可比，故此项费至少亦数十万。"其时物价，五元可购大米一石（一百六十斤），可见该费的巨大，如此奢侈浪费，都是刮的民脂民膏，能不令人发指。



白蕉行书小简

白蕉的书法，我对之有特殊的喜爱，在当年平衡（襟亚）所

辑的《书法大成》上，影印了白蕉的行书小简，不但运笔飘逸，措辞又复隽趣，如云："白蕉顿首：暑气毒人，不堪作事。且摒妇子，谢客裸卧，真人间适意事也。昨奉来书，欢然如面，扇已书就，乏人送上。此间西瓜尚存四、五枚，二、三日可尽，足下有意接济，可来一担，谢谢。"他论书，颇多妙语："运笔能发能收，只看和尚手中铙钹；空中着力，只看剃头司务执刀。"又云："包慎伯草书用笔，一路翻滚，大是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模样。康长素本是狂士，好作大言欺俗，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又云："学书始学像，终欲不像。始欲无我，终欲有我。"又云："笔有缓急，墨有润燥，缓则蓄急成势。润取妍，燥见险，得笔得墨，而精神全出。"又云："稳非俗，险非怪，老非枯，润非肥，审得此意，决非凡手。"著有《书法十讲》：一、"书法约言"，二、"选帖问题"，三、"执笔问题"，四、"工具问题"，五、"运笔问题"，六、"结构问题"，七、"书病"，八、"书体"，九、"书髓"，十、"碑与帖"，这是白蕉徇学书者之请，讲解书法，成此讲义，当时上海书画社曾拟出版单行本，旋以抗战爆发而未果。由其子民生重录，散木女邓国治整辑，其夫人金学仪保存，在《书谱》杂志连续登载，的是度世金箴。

白蕉的画，以兰为主，当时画坛上绘花卉的，有高野侯的梅花、吴湖帆的荷花、谢公展的菊花、符铁年的苍松、申石伽的竹枝，白蕉的兰草，是相提并论的。白蕉画兰，着笔不多，风神自远。以墨的为多，题句又复疏宕清放，若即若离，不接不离，恰到好处，他自道甘苦，谓："花易叶难，笔易墨难，形易韵难。势在不疾而速，则得笔，时在不湿而润，

则得墨。欲在无意矜持，而姿态横生，则韵全。”又云：“蕙一箭数花，出梗之法。昔人多顺出，总不得力。不如逆入用笔作顿势，始见天然茁壮。”题兰句，有云：“一两朵花，三五张叶，笑口忽开，频年心力。”又题云：“赵子固写兰，未脱和尚气，文徵仲娟娟如处子，八大韵高，石涛气清，明清间可观者，惟此二家。”又：“十笔百笔，只是一笔。”又：“兴来一二箭，鼻观已千年。”

我一度向白蕉建议，您名白蕉，为什么不备一蕉叶白砚，作临池之用，不是名实相符吗！果然不久，抗战胜利，日本侨民被遣返国，尽弃其所有。日侨蓄蕉叶白砚二方，白蕉以廉值得之，一有青花火捺，很发墨，一亦有火捺纹，较次，白蕉既如愿以偿，书兴画兴更高，曾为我用朱笔书扇，别用墨笔画扇，兰蕊极淡雅，一经浩劫，朱笔扇被毁。仅留一墨笔画兰扇，一般习惯，折扇是两面的，书画必须配合，轻逸的画，大都配合轻逸的书，我却一反其道，把白蕉的画，配上谭泽闿凝重的书，认为如此才得平衡。我迄今犹奉为至宝。沈禹钟对于白蕉画兰，称赏不置，因此禹钟家中，藏白蕉画独多。

白蕉在艺术上，是多面手，复擅铁笔，所刻无论白文、朱文、半朱半白文、方印、圆印，都各有风格，或如古贤道貌，或如时女靓妆，或如王郎拔剑，或如屈子搴芳。他和邓散木相稔熟，或许他的篆刻，多少受到些散木的影响吧。他间事吟咏，具晚唐人神韵，颇自负，钤一印：“传诸千秋。”尝云：“诗已清腴书瘦硬”，又云：“诗成或在宋元时。”其岁，白蕉北上访齐白石，白石见白蕉题画诗，大加赞赏，即伸纸为作

画屏以赠，白石画不轻赠人，这是破例。白蕉诗喜为五言，有“五字长城”之目。但白蕉有时却又自谦，称云间下士。云间为松江的别称，金山属于松江，而唐代王之涣的《出塞诗》有旗亭画壁的传说，首句即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白蕉巧取之为白云间了。

他喜饮酒，又喜啖鸭肫肝，认为此物为佐酒妙品，有馈此者，辄以书画为报，甚至载诸润格单上，为从来所未见。他酒量不宏，不数杯，便醺然而醉，子女劝谏之，谓“酒性强烈，有损体健，”适其友钱定一往访，他独酌兴酣，伸纸自书一诗：“不许爷多饮，娇儿知爱爷。未谙饮中味，不独我儿差。”跋云：“此帧饮余涉笔戏与老妻对话之词也。”他和夫人金学仪伉俪甚笃。有一次，其夫人偶与之相忤，他愤而击碎一烟灰缸，既而白蕉深自懊悔，出语人曰：“天下无不是的老婆。”其风趣有如此。尚有足资谈助的，自称“懒汉”，又称“天下第一妄人”，更称“蕉老头”。他作书画，往往刻意经营，结果未必佳胜，随意出之辍笔自视，却惬心贵当，因此他镌有一印“凿着法”，钤于惬心贵当的纸幅上。又有一印“死不变香”，一方面指兰而言，一方面又标示自己品德的高峻，含有双关的意义。他读了太虚法师的《潮音草舍诗存》，谓：“颇多可诵，然亦有不通者。”当时太虚法师卓锡玉佛寺，离舍间不远，我常去访谈，蒙法师以《诗存》见赠，惜于浩劫中失去，无从一找白蕉所谓可诵者在哪里，所谓不通者又在哪里了。（按，其时我和太虚法师聊天，戏问法师，您老人家参禅，已达到了哪一级？法师答为菩萨级，因此我便自夸：“生逢活菩萨”。）他又说：“甚矣哉！艺之使人傲也，

此昔贤语。大概所谓傲者，自视天下第一，视人皆二三等，或未入流也。余谓傲不可无，然宜在意而不宜在容，在意者必有成，在容者徒取厌。"又云："观花赏叶足清娱，然观花人多，赏叶人少。"又云："聪明人，必须有笨相，若满面孔聪明，则比愚者更愚。"又云："心中模模糊糊，笔下清清楚楚。"又云："天地之大，容我伸手放脚。"又云："砚有好墨，情动于中，握管伸纸，遂有南人操舟，北人使马之乐。"又云："从天入者圣，从人入者奴。"又云："心为名利萦绕，则艺事扫地。"又云："不宜不看，不好不谈，不可不想，不能不画，此亦夺关斩将之意。"又云："未饮如饮，已饮如醒，宇宙洪荒，一日三省。"这一系列的片言只语，都足耐人寻味。那是一本杂乱无章的册子，白蕉用钢笔书写，草草率率，是随意记录，尚未整理，而已成为遗墨了。

白蕉生于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三日，卒于一九六九年二月三日，年六十一岁，仅及中寿。他的致死，言之惨然，在反右运动中，白蕉被错列为右派，他承教上海美术学校，受到降职、降薪、降级的三降处分，下放到画院图书馆做管理员。其时上海建造一所舞蹈学校，他被迫在工地上扛运泥土，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担负这种劳动，把双肩压得既红且肿，痛不能忍受，不得已，由他夫人金学仪为他做了二只棉肩垫，这是何等的艰苦啊！此后虽为反正，但仍有"摘帽右派"之称，在精神上还是不痛快的。他把实际情况，纪录出来，以明真相，不料浩劫又来临，这个纪录，惹下了大祸，所谓"造反派"，认为这是"翻案"，一再抄家，接连不断的批斗体罚，他的身体被搞垮了，犹不准他请病假，把他关在阴暗潮

湿的地下室内，没完没了写“交代”，简直折磨得奄奄一息了，还不放过。开了“宽严大会”，把他作为“从严”处理的典型，但他始终没有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瘫在榻上，病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送医院抢救，因他被列入“四类分子”，医院都拒收，终算华山医院，网开一面，可是为时已晚，翌日凌晨三时许，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含冤离开了人世。自四凶失势，重见光明，有关当局，为他平反昭雪，这个追悼会，是很隆重的。

写到这儿，金学仪夫人又补告我白蕉生平的琐事，虽点点滴滴，却也值得纪述的。如云，柳亚子有鉴白蕉的才艺，曾说：“松江自古出人才。”沙孟海称许白蕉题兰杂稿，说：“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力，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又王蘧常赠白蕉诗：“三十书名动海陬，钟王各欲擅千秋。如何百炼功成后，傲骨难为绕指柔。”唐云赠诗有曰：“万派归宗漾酒瓢，许谁共论醉良宵。凭他笔挟东风转，惊倒扬州郑板桥。”

白蕉画兰，常钤白刻之“不入不出翁”印，意谓纯任自然，不入何家之门，不出何家之派，他知道刘季平自号“江南刘三”，便镌印为“江左白蕉”，作书画经常通宵达旦，自己立一规例，墨不尽不止，一夜下来，狼藉满地，又复满壁龙蛇飞舞，因又号“废寝忘食人”。又云：“兰天蕙地，不问门外除晴，不闻孩子叫跳，”他对于自己的创作，一向是严格的，稍不合意，即便撕去，毫不足惜。一段时间，积累起来的作品，几经挑选，往往所留寥寥，这寥寥者，尚须张之壁上，近观三日，远观又三日，反覆审核，征询友好意见，方作定

论。有时整理旧作，不满意的，又要撕掉，连得他的儿子都说他“浪费”，他感叹地说：“狠不易，对自己狠，更不易。”有时朋友来访，见他壁上的新作，挟之而去，他从不介意。一九六六年，有一老友，出其所藏白蕉的画兰册，请他添画几幅，不料他见到了自己早年不够成熟的作品，竟撕去了好多页，说一定补作较好的画给你，可惜“文革”开始，所许未克兑现，致成残册，其友引为遗憾。白蕉为人实事求是，黄炎培为书“求是斋”三字匾额，他又别题“有所不为斋”以明其行径。学仪夫人又提到他平素脱略形迹，什么都无所谓，我就联想到郭琳爽所主持的《永安月刊》，出满百期，举行庆祝会，设盛宴于旧时的楼外楼，我是编辑之一，白蕉是撰稿人之一，就邀了白蕉参与其盛，白蕉这天穿了件长衫，脚上是一双僧侣所穿的镂空布鞋，且赤足不御袜子，其时赤足穿皮鞋的，只有摩登女子，以蔻丹涂了趾甲，显其六寸圆肤光致，男子赤足，出入交际场中，是从来没有的，白蕉成为创举。

星社创始人范烟桥

范烟桥之于星社，无异柳亚子之于南社。柳亚子曾经这样说："没有柳亚子，就没有南社。"我也不妨在这儿说："没有范烟桥，就没有星社。"

我和烟桥，相交了数十寒暑，当然熟稔他的生平，最近承烟桥的弱弟剑威来访，烟桥昆仲五人，佩萸、菊高、系千，剑威是最幼的一位，也是仅存的一位，原来诸昆仲都已先后下世了。年龄越大，念旧越深，我询问烟桥的家庭情况，和生活细节，剑威不惮辞费的讲给我听，我就不惮辞费的记述下来，充实故乡的文史资料，不毋有些裨益吧！

烟桥生于甲午六月，乳名莲官。学名镛，别署含凉、鸥夷，又把烟桥两字分拆为西灶、乔木，有时又称愁城侠客，且刻了印章钤用着。至于烟桥的由来，那是根据姜白石"自谱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第四桥"的诗意。他是江苏吴江同里镇人，吴江古名松陵，今属苏州市。柳亚子为吴江黎里人，美称梨花里，烟桥

也美称同里为桐花里了。他在同里，从耆宿金鹤望游，喜发表文章，和同乡张圣瑜发行油印新闻纸，初名《元旦》，继改《惜阴》，又扩充为《同言》，经二三载，地方人士竟视为舆论所寄，且改用铅字排印，为吴江报纸之首创。此后以文会友，结同南社，把乡先贤袁东篱的故居复斋作为社址，发行《同南社刊》，共出十集，我和同学华吟水、胡长风、江红蕉都参加为社友，这是我和烟桥通问之始。他二十九岁，随着他的尊人葵忱，乃清季同治孝廉，移家吴中，购屋温家岸十七号，这是一所具有园林的广厦，价九千元，为什么这样廉值呢？据称屋有狐祟，很不吉利，但葵忱不信这些传闻，居住了也不见所谓异变，因葵心向日，取名向庐。又以墙东为顾阿瑛雅园遗址，又榜其东偏小室为邻雅小筑。旧栽山茶，尚着花繁荣，烟桥因有："一角雅园风物旧，海红花发艳于庭"之句。宅中老榆参天，浓荫长蔽，有池塘一泓清水，奇旱弗涸。这时他继同南社之后，组织星社，我和赵眠云、顾明道、屠守拙、孙纪于、范君博、范菊高、姚赓夔（后易名苏凤），共九人为基本社友，社址即设在烟桥家里，那邻雅小筑，我们经常在那儿聚谈，苔痕阶绿，草色帘青，又复缥帙缃囊，牙签玉轴，到处都是图籍，有时清微的花香，不知从何处飘来，真是个好环境。记得其时施青萍、戴梦鸥，在杭州组织兰社，和星社通着声气。有一次，他们自杭来苏，亦会晤于此。青萍刊印一本《江干集》，每人分赠，青萍后改署蛰存。梦鸥改署望舒，成为著名的新诗人，惜早下世。蛰存和我始终有联系，著作等身，为当代文学专家，近且主编《词学杂志》。烟桥和眠云合编《星报》、《星光》及《珊瑚杂志》。当

星社十周纪念拟辑《星社丛书》，订有章程，奈战乱纷纭，社友星散，没有成为事实。烟桥交游甚广，来往信札，把它粘存在毛边纸簿册上，给我们随意翻阅，星友如顾明道、蒋吟秋、黄转陶、尤半狂和我都如法炮制，每人各有粘信的簿册，并各标一名目。我的标题为《来鸿集》，这是我集札的开始。很有趣的，我自觉字迹太拙劣，有似涂鸦，不喜友人留存我的书札。有一次，在尤半狂家，发现他的粘信簿上留存了我的恶札，我不征求半狂的同意，立即把这恶札撕去，半狂也在我的《来鸿集》上撕去他的一信，说："你的鸦字不能见人，难道我横行斜上的蟹字能见人吗？"

烟桥的交游，他写了一篇《说海尚友录》，曾谈到了我，如云："我在去年（一九二二年）夏天，得见了神交未面的朋友不少，郑逸梅相识得最先，他那静宛而淡远的神态，是在我家里相值的。但他和我通信，还在两年以前。他要我题《凝香词》，我填了一阕百字令，谁知忘注了词牌，他在《平江日报》上问我，以后我就和他鱼雁往来了。大家都称他郑补白，因为他对于朋友们向索小品文字，总肯应酬的，为了有求必应；所以觉得无白不郑补了。"

他的同乡任味之，又是和他幼年同学，任家世代簪缨，为一花园住宅，后来留学德意志，既归国，在乡创办丽则女学，自任校长，校址即他的花园住宅。曾从德国带来瓷马克，赠给烟桥，承烟桥出示，说是欧战时所制而未流行的，有红白两种，为别开生面货币之一。他知无锡曹次庵，藏中外货币，独缺此品，便转赠次庵了。又赵汉威，也是他幼年同学，汉威留学欧洲，寄给烟桥许多风景照片，异域风光，开人襟

抱。及归国，任中央大学教授。还有一位徐稚稚，也是总角交，徐从旧籍中得一装奁簿，首页即列珍珠宝塔一座，其它饰物，富丽等于郡主，标有“颍川喜其”。颍川为陈姓郡名，认为乃《珍珠塔》弹词中陈翠娥的珍珠塔。烟桥为之考证，目为疑案。而剑威谓：“明永乐间，同里确有陈姓的监察御史，珍珠塔故事即产生在同里，同里有陈家牌坊，又有九松亭，编弹词的写得迂回曲折，使人莫测而已。”

烟桥肄业苏州草桥中学，那时同学，俱一时俊彦，如叶圣陶、顾颉刚、吴湖帆，江小鹣、庞京周等都是。我和他同学不同班，当时是不相识的。他参加南社，也较早于我，他所识南社人士，也较多于我。他既生于甲午，便和吴湖帆、梅兰芳、周信芳、汪亚尘、杨清磬、李祖夔、秦清尊、郑午昌等二十人，结为甲午同庚会，假魏廷莹的五松园举行千岁（二十个人合成一千岁）宴会，极一时之盛。

他喜考据，如姜白石“过垂虹桥”诗：“回首烟波第四桥”，别本作“十四桥”，实误。第四桥，即甘泉桥，以旧时桥下水，清澈甘冽得名。自垂虹以南，甘泉为回，即白石点绛唇词，也是：“第四桥边，拟共天随往。”周草窗拜月星慢词，有：“四桥飞缆”之句。李广翁摸鱼儿词：“又四桥疏柳，惊蝉相对秋语。”罗子远柳梢青词：“初三夜月，第四桥春。”陈谦诗：“第四桥下风水恶。”王逢更有“第四桥阻风诗”，都属明证。又谓，今人都知國字作国，为洪杨时所创，不知元代已有之，那影印元至正本《三国志平话》，國字都作国。《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芮挺章《國秀集》，國字亦作国。又吴中有穿珠巷，实为专诸巷之误。陈巢南诗有云：“金板亭下寄侬

家，侠骨高风渺莫夸。只有专诸门巷在，明珠穿遍女儿花。”

烟桥著作宏富，在星社中是数一数二的，据我所知，有《吴江县乡土志》、《新儒林外史》、《齐东新语》、《新潮过渡录》、《范烟桥说集》、《烟桥日记》、《花蕊夫人》、《唐伯虎故事》、《无名之侠客》、《侠女奇男传》、《江南豪杰》、《孤掌惊鸣记》、《忠义大侠》、《吴宫花草》、《别有世界》、《孤岛三年记》、《太平天国弹词》、《玉交柯弹词》、《家室飘摇记弹词》、《敝帚集》、《待晓集》、《北行杂诗》、《诗坛点将录》、《三十年文坛交游录》、《明星实录》、《鹅夷室杂缀》、《中国小说史》、《小说概论》、《诗学入门》、《烟丝》、《书信写作法》。又为《社会日报》写连载的笔记，专谈吴中食品，名其篇为《苏味道》，借用唐凤阁舍人的姓名，颇具巧思。当一九三四年，我主持中孚书局辑政，为他刊行了《茶烟歇》笔记集，题签者章太炎、吴湖帆、曹纫秋、烟桥在扉页上缀着数语：“酒力醒，茶烟歇，卅年闻见从我说。等闲白了少年头，讲坛口舌；文坛心血。”

序凡若干篇，而尤半狂序，谓：“仆所识以文人为多，顾于吴江，得两人焉，曰：叶楚伧、范烟桥，皆才高八斗而为仆心仪者也。之二君者，状貌之魁梧奇伟相若，文字之清丽绵芊相若，其酒量之宏，才气之盛，殆莫不相若，丰城之剑，合于延津，斯岂其俦欤！”那么烟桥的状态和嗜好，在数语中已可得之。此后魏绍昌辑《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刊甲种》，邀我撰写民国以来的文艺期刊和小说沿革，我仅担任了一部分《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约十万言，后香港汇文阁

书店，曾抽印为单行本。小说部分，则推荐烟桥为之，因烟桥撰有《中国小说史》是具有基础的，烟桥写成《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亦十万字左右。

烟桥一度应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之请，担任编撰事宜，并兼教郑正秋之子小秋读书。时金嗓子周璇参与电影工作，在古装片《西厢记》中饰红娘一角，拷红中有一段唱词，即由烟桥编撰，娇喉宛转，大有付与雪儿，玉管为之迸裂之概。且灌了唱片，因此男女青年，都能哼着几句。周璇在旧社会受了许多冤屈，而玉殒香销。这些唱片，成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了。不意过了数十年，去岁，上海唱片公司，重制了一套“金嗓子周璇录音带”，别配了新颖的音乐，较原片更为美备。其中有《钟山春》一曲，即烟桥当时所编撰的，我在家里的收音机中听到：“巍巍的钟山，龙蟠虎踞石头城，啊……！画梁上呢喃的乳燕，柳荫中穿梭的流莺，一片烟漫，无边风景，装点出江南新春。”听了，未免兴韩娥不再，石湖云亡之叹。

烟桥撰稿，尚有一趣事。他写了一篇《离鸾记》小记，叙述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楚楚可怜，无人加以援助，由于描写逼真，似乎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小说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忽有一读者，自金陵来函，托报社转致作者范烟桥，问书中弃妇的姓氏里居，愿为之偶。烟桥告以纯出虚构，才罢。烟桥写作，开始发表在《时报》的附刊“余兴”上，编辑是包天笑。所以烟桥有一段文字纪载着：“我在许多小说作者间，通信最早的是包天笑。那时他主编《时报》的‘余兴’和《小说时报》，那娟秀如簪花妙格的海月笺，还有几纸

在我的敝箧里呢。可是和他相见，这是在青社席上，中间相隔，约莫有十年。”“余兴”以诙谐讽刺见称，我最早读到烟桥的作品，即在“余兴”上，记得其时有一个写稿的，署名劣鬼，始终不知他是谁。青社，是个小说家的集团，天笑和烟桥，都是社友。烟桥又参加云社，这是喜爱怀中物的一班笔墨朋友的组织，宋痴萍、顾悼秋都是酒星，尤其悼秋有“神州酒帝”之号，我虽不胜杯酌，也厕列其间。月必举行一次酒叙，常假香粉弄的方壶酒家为集中地，原来该酒家以女儿酒为号召，主人秦姓也是彬彬有礼的。因此我和烟桥月有良晤，引以为乐。又赵苕狂，不仅狂其名，复狂于酒，和烟桥对酌，烟桥亦有一段纪载：“苕狂好酒量，我在去冬（一九二三年）和他饮过一回，两人都喝得大醉，走到《新申报》馆，和江红蕉胡缠了长久（时红蕉主编《新申报》附刊），回到旅舍，倒头便睡，直到明天晚上，酒性才退。我写信给他，说是甘拜下风，他回信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孤耳！”烟桥饮酒，不需多肴，有一次，我和他饮于王恒豫酒家，有梅酱一簋，他津津有味地佐着酒，一再赞许，我归家讲给内人周寿梅听，这时黄熟梅子充斥于市，寿梅购来，去其核捣之成糊状，拌以糖霜，加工煮透，盛一瓷盎，贻送烟桥，烟桥立撰一诗为谢：“王家酒店试梅酱，一种甜酸醒酒肠。多谢梅妻贻妙制，更添齿颊十分香。”他又喜饮茶，有卢仝七碗之量，采购洞庭碧螺春品之，谓：“足发诗兴。”又喜吸烟，不离口。

他喜花木，购了盆兰，安置在花厅正中的圆桌上，及红木大理石的方桌上，紫茎绿叶，疏疏着花，厥香飘来，清幽

淡远，在若有若无之间。他又购得白兰花，香气浓烈，相形之下，雅俗顿判。其它如牡丹、芍药、绣球、海棠等等，加之庭园中有红白二梅，乃数十年的老桩，独占花魁，更不寂寞。尤可喜的，窗前植着芭蕉，如张翠幄，夏天可以避日，雨时作清响似戛玉，别饶情趣，大有南面王不易之乐。

他固多才艺，书法得其舅父钱云犀的指导，工于行草，写扇册甚为得体，楹帖则少见，有时绘折枝墨梅，纯属文人戏笔。他又好事，和徐稚稚（平阶）往来信函俱填成《离亭燕》小令，一月间凡二十余阕。他又绘图寄意，有《回首烟波第四桥图》、《鸱夷室酿诗图》，这图是沈雪庐手绘的，曾登载《茶烟歇》集中。雪庐有题云："鸱夷，酒器也。扬雄《酒箴》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终日盛酒，人复借沽'，今则以之酝酿诗肠，绘图以应烟桥仁兄雅属。庚申岁杪，雪庐沈塘。"烟桥喜征题咏，时彼尚不识袁寒云，托我代求，因我的内兄周梵生设绛帐于彰德养寿园，教寒云诸儿辈读书。不料经年不答，以为石沉大海了。有一天，却快函寄来，写作俱佳，笺纸又极清雅，顿使烟桥喜出望外。此种行径，有类于柳亚子，朋好致亚子信，往往搁置不理，忽心血来潮，早夕连覆三信。

烟桥执教一辈子，早年任八测小学教务，后为八测乡学务委员，兼县之劝学员。年二十七，被举为县教育会会长。及移家吴门，掌教东吴大学，授小说史，讲课庄谐骈臻，学生乐于接受。又兼附中国文，其时那位蒋纬国正在附中读书，好开玩笑，有一次，那拉人力车的小三子，停车在校门口，纬国和他相商，暂借一用，他效着小三子的口气，向同

学兜揽生意问："黄包车要哦！"同学抬头一瞧，原来是蒋纬国玩的把戏，为之哈哈大笑。东吴大学图书馆，储藏古今稗史笔记很多，烟桥尽业余时间，在两学期中，悉数阅读一过。他行文迅速，金鹤望评之："扬帆千里，速不求工。"他于一暑假中，挥汗诵读古今人诗文集，几乎废寝忘食，其痛下工夫有如此。他对于金鹤望，始终敬礼，鹤望哲嗣季鹤，绝顶颖慧，喜作风华冶艳的杂著，乃翁是不知道的。一次，寄来报刊，适落在乃翁手里，鹤望一睹，认为如此涉笔，有失体统，呼季鹤来大加斥责，并追问"是谁教你写的？"季鹤没有办法，推托受烟桥之托，鹤望又遣人唤烟桥来，一顿排头，使烟桥啼笑皆非，代人受过，传为趣闻。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一句古老话，对于持筹握算，是不克胜任的，尤其在卖空买空的交易所，市价忽上忽下，难以捉摸，如廉南湖，在交易所失败，把一座小方柳堂都售去了。画家吴湖帆，蚀了本，卖去了家藏的书画。烟桥在这方面，也陷了覆辙。原来这时他的同乡老友凌颂美，为金融界巨子，任金业交易所经纪人。当然手面阔绰，生活优裕，烟桥忽地见猎心喜，家里装起电话，俾灵通市面，也做起金子生意来。投机初试，居然获得利润，于是放胆为之，金价有上涨趋势，巨量的买进，岂知受国际风云的影响，金价骤然下降，这一下，烟桥几乎倾家荡产，设法弥补，才得应付过去。烟桥始终讳言其事，深恐贻人做黄金梦的讪笑。

烟桥晚年居苏，与周瘦鹃、程小青、蒋吟秋推为四老，热心桑梓，各有贡献。烟桥主苏州博物馆，为搜罗文物，知吴湖帆藏有清一代状元扇七十多柄，便动员湖帆捐赠，湖帆

慨然应允，仅提出一要求，有清状元凡一百多人，他所藏七十有余，为三分之二，希由公家征求，俾成全璧，此后是否如愿以偿，那就不得而知？闻去夏，苏州博物馆曾经举行状元扇展，惜我腰脚不健，未克前往一观。又柳亚子逝世，烟桥北上燕京，拜访亚子夫人郑佩宜，请以亚子所藏书籍及南社文献捐诸博物馆，佩宜即以书画典籍以及照片等为贻，烟桥满载而归，更充实了馆藏。

十年浩劫，烟桥当然是劫难中人，被批斗，甚至被扫地出门，卒致患脑溢血不治而死，时为一九六七年丁未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四岁。烟桥交游甚广，一定素车白马，吊客盈门，岂知不然，除家属外，往吊者仅周瘦鹃一人，瘦鹃深叹涉世如蜀道之难！人情比秋云之薄，实则其时株连罗织，哪里有人敢来执绋，敢来奠觞。不久，瘦鹃被迫投井，除家属外，吊者并一人而无之，直至妖气荡涤，重见光明，两人均得平反昭雪，追悼会是很隆重的。

烟桥除辑《星报》外，又应张叔良之聘，编《苏州明报》的附刊，当时苏州的地方报撰稿者什九是庸俗作品，自经烟桥为《明报》执笔，又邀请许多文友多所点缀，并出沈三白、黄摩西、陈佩忍等专号，声誉益隆。又一度与江红蕉等应聘主无锡《苏民报》笔政，星社社友纷纷撰稿，文采风流，一时称盛。且在梁鸿惠山间举行一次星社雅集，并摄了照片，作为鸿雪。又与孙东吴、陈莲痕、尤半狂赴山东，编《新鲁日报》及《新鲁月刊》。时局变迁，报刊停办，才还苏州。又一度来上海，与其弟佩英同任早期《文汇报》编辑，是报附有画刊，登载风景照片兼及书画，曾借了我的藏

札，分期发表。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所著《玉玦金环录》三十四万言，分十四章，版权归平襟亚，襟亚创中央书店，拟刊单行本，以是书虽具回目，而分量不匀，乃托烟桥整理，重定回目，分四十四回，一编出世，风行南北。烟桥对于名胜古迹，备极爱护，以虎丘塔日益倾侧，有堕圮危险，立请当轴，从事修葺，并请园林建筑专家陈从周亲自探察。从周历级上陟，借知损坏程度，研究之余，用数十只大铁圈，围固塔身，更以粗钢丝紧紧扣住，塔基低陷处，填以大量水泥和石子，才得保住至今。且从塔顶取得晶莹如玉的越窑青瓷莲花碗，精致的檀龛宝相，及涂金塔、铜佛像、铜镜、锦绣经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烟桥夫人沈姓，是吴江名绅沈临庄的第七女，说来也很有趣。当烟桥的堂兄剑英娶沈家第六女，烟桥参加贺礼，看到新娘容仪之美，妆奁之盛，几是艳羡不置，其时随来的喜娘，都是心灵口巧的，其中之一，窥测了烟桥的心理，便嫣然一笑说："大阿官！你看得中意吗？我来为你做媒，她家还有一位七小姐，品貌也是很好的。"说得烟桥羞羞地躲开了。这位热忱的喜娘，又去问烟桥的母亲，母亲点头说："好啊！要拜托你去请请帖子。"不久，得到沈家老夫妇的同意，竟结为秦晋之好，筵开金玳瑁，谱证玉鸳鸯，烟桥的志德意满，是不言可喻的。生了长女慧静，产科学校毕业，任职顾志华产科医院，后在家自设诊所。次女春螺，现在美国旧金山。夫人患乳癌，春螺犹自美汇款，为母治病，夫人直至一九八六年逝世，比烟桥多活了二十年，九十四岁。当时烟桥死于浩劫中，火葬后，把骨灰偷偷地堆在郊区田陇间，日久，无

从辨认，只得取衣冠冢意，和夫人合葬上方山麓。

烟桥弟佩英，肄业东吴大学，仅二年，以患胃溃疡辍学，潦倒以终。又菊高，小名梅官，幼堕水几死，怕雷，雷声响，便躲进被窝中不敢动，至老犹然，读书工业专校，喜撰小说，曾刊《甜心》、《玲珑》，娶妻苏漱芳，甚相得，执教鞭，一九八二年，心脏病发卒。又系千，自费留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致力于建筑，娶妻金月娟，笃于伉俪，但所如辄左，学不能致其用。抗战时，颠沛流离，不胜其苦，兼擅绘事，作"向庐十胜画册"，一九六九年卒于台湾，年六十有九。剑威年最幼，小名倩官，毕业上海同德医学院，治医五十年，今七十六岁，双鬓未斑，腰脚甚健，为范氏昆仲中之鲁殿灵光。

附带一谈，烟桥面有痘瘢，戴墨晶眼镜。有一妹璇珠。幼从其叔父范蠡人读书，蠡人管教严，背诵不出，例施夏楚，烟桥记忆力强，是从幼锻炼的。来沪，常寓静安寺旁的庙弄十九号管家，那是任味之的亲戚。烟桥的父亲葵忱，一九三〇年捐馆，其母则卒于一九四四年。

百尺楼头的陈汉元

三湘七泽间多贤彦，仅以籍隶南社者而言，即有数十人，如傅屯艮、宋教仁、唐群英、刘约真、张冥飞、易宗夔、欧阳予倩、杨信恂、陈汉元等，尤为著名。曩年我编撰《南社丛谈》写了一百七十余篇社友事略，因所知陈汉元的资料，不够充沛，只得付诸缺如。最近晤到汉元的嗣孙许进，字诒光，博览多闻，对于其先德往史，搜罗宏富，承他不吝惠锡，完成了这篇传记小文，作为南社掌故，这是应当向他表示感谢的。

陈汉元，为辛亥革命历史人物之一，名家鼎，又名陈曾，故自号半僧，别署可毅、毅君、汉叔、汉援、汉辕、铁郎，生于前清光绪二年丙子（一八七六年），家乡为湖南宁乡县狮顾镇，世代务农，其祖父玉华始舍耕耘，执卷为儒人，父悔叟，潜心文史，不求仕进，以道德文章，为乡里矜式，汉元幼颖慧，举凡九经、三史、内典、方言、说文、金石，均渊源家学，而能融会贯通。其妹家英，字定元，适万安萧炳

章（曾任李烈钧秘书长，继任总统府咨议）著有《纫湘阁诗集》。幼妹家庆，字秀元，从刘毓盘为师，适汉川徐澄宇（擅书工诗，其《金陵杂感》，尤负盛名），著《碧湘阁集》。夫妇二人复同隶南社湘集，惜均在十年浩劫中，含冤而死。家英、家庆，由汉元督课，因有："眉山苏女江东谢，都作吾家姊妹行"句，汉元是非常得意的。又汉元有弟家麒，字寿元，其夫人唐家伟，也擅诗文。一门风雅，且同为南社社友，洵属难得。汉元尚有二弟家声、家蒲早卒。

南社合影，首排中座穿西服者为陈汉元

汉元斋名百尺楼，那是他在长沙麓山和宋教仁联句吊烈友墓而来，其诗如云：

十载有家归不得，而今随尔入黄门。（汉元）
更无多泪流知己，别有伤心哭国魂。（教仁）
死友已经垂竹帛，生朋无分住桃源。（汉元）
元龙豪气今犹在，百尺楼头一汉元。（教仁）

原来百尺楼，用陈氏典以指汉元。按《三国志·陈登

传》："许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曰：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汉元受宠若惊，即把"百尺楼头一汉元"七字刻一印章，经常钤用。宋教仁和汉元相交甚笃，教仁诗不多作，而所作即有二首涉及汉元，如"与袁子重游武昌联句寄陈汉元"，"发汉口寄陈汉元长沙"。宋氏被暗杀，汉元悼之以诗：

青山有约悲今昔，碧血同盟誓死生。
百尺楼头知己痛，十年沧海故人情。

那是宋氏于遇难前一年，在万牲园畅春堂与汉元同饮，宋氏有诗，即用原韵为和者。宋氏且有"十年久识陈惊座"句。这也是有来历的。一次在议会上，汉元力主民主政权。有反对的，他即用议坛上铜砚盒击桌，声震屋宇，满座皆惊，宋氏称之为"陈惊座"。

汉元秉性风雅，喜与海内诗人名流，探揽名胜古迹，且接纳高僧禅侣，和八指头陀相唱和，头陀工诗，著有《嚼梅吟》，但写作动辄有别字，甚至"壶"字也写不出来便画一壶以为替，汉元经常指点他。一九一三年，邀集北方名流和学者，在宣南法源寺举行修禊，赋诗赏花，畅谈竟日，联翩裙屐，人数超过当日兰亭凡若干倍，为历来雅集所未有，可谓一大盛举。但所费甚大，汉元斥衣物付诸典质，那青莲居士所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的豪情胜慨，又复见于今日了。一九二六年夏，他又在

武昌黄鹤楼大宴宾客，也属大型文化活动，酒酣耳热，他深慨国学沦亡，文风日下，一定要挽狂澜于既倒，誓由自己负起这个责任来，借以策励。他虽进南社，以奔走为革命运动，很少机会参加南社雅集，先后仅两次，一次乃一九一二年在上海愚园，他带了家英、家庆两个妹妹同去，为南社第六次雅集。一次乃一九一六年九月的长沙雅集，留影尚在。

汉元诗文，造诣很深，从古朴率真中流露出不可一世的气魄。他和章太炎、刘光汉、黄季刚等，学写汉魏体诗。近体诗学杜少陵、李义山、苏子瞻。文则具先秦诸子和两汉风格，著有《百尺楼诗集》、《半僧斋诗文集》，历经战乱，大都散佚，其后人正在征集访求中，深希有日重付印行，以飨读者。

上面不是说他为辛亥革命历史人物，他的嗣孙许诒光就撰有《辛亥革命历史人物陈家鼎传》，他参考了许多有关资料，如居正、焦易堂的《陈家鼎传略》，林述庆的《陈家鼎革命大事》，柳亚子的《南社丛刻》和《南社纪略》，以及拙编《南社丛谈》。又一九一七年出版的《民国之精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陈家鼎关于西南大计之通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时期重要期刊资料》又《中山全集》，杞忧生的《宋教仁血案》，蔡寄鸥的《鄂州血史》等，所以诒光这篇传记，是较充实有据的。

汉元的革命思想，也是有来源的，当一八九七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他义愤填膺，便多读王船山和南明学者所著饶有民族气节的书。此后八国联军入侵，迫订辛丑辱国条约，他在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因痛恨清政腐败，弃举

子业，考入湖北某校从事新学，一九〇三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获得法学士学位。这时就交识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姚宏业等志士。孙中山由欧赴日本，汉元和一辈留日学生，在横滨迎接，孙中山对于汉元甚为赏识，拟把革命团体，创建统一组织的同盟会，他立即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白逾桓、田桐等一同参加，汉元任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员。因为他文笔犀利，千言立就，在报刊上宣传革命，是很得力的助手。既而中山遣他回国，在上海、武汉、长沙建立同盟会分会，以扩充势力。其时孙毓筠、蔡元培本有一个小小的革命组织，汉元便在这原有的基础上，图谋扩展。孙毓筠乃孙家鼐后人，家鼐为清咸丰九年己未科状元，字燮臣，号蓉卿，安徽寿州人。授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学士，簪缨朝笏之余，又复从事货殖，设阜丰面粉厂于沪西莫干山路，规模很大。毓筠席丰履厚，斥资以助汉元，在虹口三元里设立同盟会机关，由汉元驻会负责。一同工作的，有秋瑾、杜羲、梁乔山等，不久迁至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门外标着夏寓，避免注意。（按：这是南社社友夏昕藁的寓所）。工作人员更多，如陈陶遗、谭心休、马君武、杨笃生、姚勇忱、高天梅、柳亚子、朱少屏、宁调元等，成为海内外革命活动联系的中心，联系日本东京总部宋教仁、田桐、胡汉民等，又响应香港、南洋、欧美各地孙中山、黄兴的布置。这时，张继、于右任、商震、陈干、白逾桓、程家柽在东北，胡瑛、谢意诚、梁乔山在山东，吴昆、郑光声在长江上游，刘家运、朱子龙、刘敬庵在武汉，林述庆、赵声、熊成基在长江沿岸，张通典在南京，陶成章、易本羲、

陈恺梁、李鸿基在南洋群岛，吴敬恒、张人杰、褚民谊在法国，卢汉在美国，乔宜斋在英国，布设了联络网，而汉元的朋友也就遍天下了。陈天华忧国愤时，在日本大森湾投海死，翌年姚宏业亦因忧国愤时投黄歇浦死，汉元护送二位遗榇回湖南，公葬岳麓山，又结纳了《湖南报》的主笔禹之谟，在公葬会上慷慨演讲，激起群情，趁这时机，创建同盟会湖南分会，于天心阁又创办了湖南学会，暗中联络青年军人，晓以革命大义，结果学会被清吏封闭。汉元和禹之谟拟进一步发动焚烧抚台衙署，举帜起事，不料走漏消息，禹之谟被逮，汉元越墙逃入圣公会，得一外国牧师保护，得免于难。在武汉的刘敬庵密电告知："湖北官府亟谋抓捕，出逃时千切不能走武汉"。汉元化装成清政府官员由外国牧师护送，从小路奔江西萍乡，缇骑到他家搜查，其父侮叟几遭缧绁，幸乡绅杨翌如力保始免。端方、铁良、瑞澂下令沿江沿海四处缉拿，且悬重赏购汉元头，汉元逃到上海，也无处容身，不得已流亡日本，那时孙中山住在筑土八幡町，门外挂着高野长雄寓的牌子，汉元向中山汇报国内种种情况，并策划营救禹之谟，可是禹已壮烈牺牲了。

一九〇六年，汉元和宁调元、杨守仁等，办《洞庭波》和《汉帜》两种刊物，汉元以汉援、铁郎等笔名撰论文宣传民族主义。据张静庐所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虽列入以上二刊物，但语焉不详，张氏仅见创刊号，出至何期结束，不得而知，只云："发刊词都出章太炎手。"当时秘密发行，不普遍的。（或谓：汉帜即洞庭波的续刊。）傅屯艮诗人因和调元、汉元时相接触，且为《洞庭波》撰稿，几遭株

连。

汉元在日本，居住桑原馆，每星期日，李烈钧、黄膺白、王天培、仇亮、曾昭文等辄在汉元寓所密谈，联络留学东京的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这时国内革命形势，受到极大的挫折，秋瑾被害，章振、宁调元、胡瑛、孙毓筠、刘敬庵、朱子龙等被捕，人心更愤。汉元一再告诫隐伏在湖北新军中的弟弟家鼎，外表上装着糊涂的样子，因此家鼎在新军中潜伏了多年，没被发觉。

同盟会中，别有一个极保密的小集团"血党"，也是汉元和仇亮、杜羲、乔宜斋、王延祉、杨树楷等组织的。当端方派刘祝三，化名金寿山，来到东京暗察汉元及杨恢等行动，汉元知之，立遣"血党"成员唐卢海，向警察署报告金寿山吸毒，犯烟禁条例，刘祝三便失去自由。端方又遣朱孟廉到东京为特务，也由"血党"下了"诛奸状"，朱孟廉吓得逃走。徐锡麟在安庆刺杀恩铭有位助手陈墨峰，同时殉难，也是"血党"的一员。

汉元一次从神户渡海到山东，发展革命势力，和陈干、陶成章、景定成、商震等，一同策划，事泄失败。汉元等逃入深山峡谷，不得食，只能吃几粒花生果以维持生命，结果又逃往东京。

汉元迭经险难，凡十多次，如在长沙禹之谟住所，在邵阳中学，在江西樟树镇，在九江、南昌被跟踪，在上海小东门被搜捕，在南京秦淮被围困，但他的意志始终是坚定的。

辛亥革命胜利，汉元蓄志功成身退，还归家园，既到长沙，以越多年父母几不相识。宋教仁邀了革命老友数人，赴

汉元家，仿范式张劭之登堂拜母，湘中人士又开会欢迎，累月不绝。他和夫人李国基长期分离，为之悲欢交集。育一女，以汉元流亡日本多年，为小女取一名“日生”。他乐叙天伦，拟养亲教女，以终其身。可是事与愿违，黄兴、宋教仁等一再敦促他出任肩钜，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概。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决大疑，定大计，发表言论，悉中肯要。继任众议院议员，主持正义，袁世凯忌之。旋国会被摧，他又重奔海外。及袁死，国会重开，汉元再入众议院，兼任宪法起草委员，多所尽力，未及期年，督军团之祸作，汉元南走粤东，奉孙中山为大元帅，始终为孙中山之忠挚诚笃之友。

汉元天性甚厚，以孝闻于乡里。他从政尚廉，致家徒四壁，萧然无长物。而袁氏忌嫉汉元，常遣爪牙密伺其家，乃翁悔叟，过此隐忧艰困生活，一病不治死。汉元大为哀恸，遂冒险潜归，迎母邓氏移居上海租界。民国七年，邓母撄疾，汉元驰沪省亲，及病转痊，又赴粤参与国会正式开幕礼。未几，邓母病复发，汉元又返沪侍汤药，时孙中山因事至沪，亲视邓母，慰问有加。十月邓母逝世，汉元哀毁骨立，痛不欲生，而家无担石之储，中山厚赙以治丧。

据许冶光见告汉元幼时读书很勤，以家中藏书不多，恒借书抄写，屋舍隘窄，躲入阁楼，诵读不辍，架一木梯上下以为常。有时抄书紧张，索性携些饼饵上楼以充饥，省却时间，得竟其业。他在日本时，一些激进的留学生，已截去发辫，表示革除异族的陋俗，一新大汉的仪容，汉元却垂辫如故，有人斥责他：“徒有慷慨的言论，没有痛快的行动，言行不相符，怎得为革命志士？”他笑着说：“革命和不革命，不在

区区发辫上，我暂留作为革命的掩护，截剪与否，时间问题而已。"斥责他的，也就哑口无言了。

汉元习史晨碑，颇有功力，其异性友张红玉往访，书扇为赠，并赋诗三首：

修路驱驰我马赪，空山听雨独徘徊。
坡庵镇日无人到，惟有朝云问病来。
宋玉魂归不可招，江东人物莽萧萧。
何当谢病携红玉，同过西湖第几桥。
雨后轻尘拂陌头，夕阳歌管散新愁。
香车宝马多情甚，来叩深山百尺楼。

他的异性友尚有沈素珍，也是雅擅文翰的。汉元别有秋日觞客百尺楼有邵次公、张红玉、沈素珍诸知友在座，即席赠诗：

野鹤闲鸥孰主宾？寥天宽阔自由神。
竹枝舌妙张红玉，杨柳腰轻沈素珍。
此会宛如前世梦，再来应是隔年春。
无端百尺楼中酒，不宴公卿宴美人。

诵此诗，可见这两位异性友，又复温婉多姿，具美人风范的。尚有它诗，如：

一夜西风瘦不支，沈娘门外柳如丝。

杨花江浦无人管，芳草天涯有梦思。
桃叶桃根宪是恨，青山青史总成痴。
楚腰掌上轻如许，凄绝人间杜牧之。
自从几月病维摩，天女殷勤访问多。
宝马香车寻北牖，药炉经卷侍东坡。
开樽座上无凡客，问字门前有素娥。
一样腰肢清欲死，沈娘瘦比沈郎多。

这专为沈素娥而咏。汉元所娶妇，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夫人李国基，出身农村，不识字，又复裹足，完全是个旧式妇女，且没生子嗣。有人劝汉元纳沈素娥为妾侍，汉元却不同意，认为李国基勤俭贤淑，他奔走革命，流浪在外，贫困家庭，全赖她一身撑持，不能亏待她。况新社会废除纳妾陋习，尤其我是革命党人，应当力主一夫一妻制，子嗣有无，在所不计。

民初，汉元随孙中山到湖北，黎元洪数次设宴招待，对于汉元，谈笑更为欢洽。未几，黎挟私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两位将领，汉元仗义执言，提出弹劾案，力举黎氏十大罪状，力请查办，一时政府官员，无不大为惊愕，其忠贞于民意有如此者。

汉元籍隶南社，以年辈来谈，他是较长于柳亚子的，所以致书亚子，有勖勉之言，如云："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倘不及时立言，朽同腐草，志士所戚。旧游中人，惟执事有望，其文皆扬班俦也。传之无穷，永诸来叶必矣。"汉元亦以立言为旨志，政论文所作更多，革命报刊都倚重他，

于右任请他为《民吁报》、《民立报》主笔政，黄兴邀他为《天讨》著文，章太炎聘他为《民报》写评论，还有商震、蒋卫平的《长春日报》，王用宾、杜羲的《晋阳公报》，景定成的《国风日报》，田桐在南洋的《中兴报》，都延他去任辑务。陈恺梁从爪哇三宝垅来信，约他乘桴南游，襄助办报，一时成为舆论界的权威人上。在湘晤到李怀霜，也是南社的中坚人物，赠汉元诗："今日湘湖千斛酒，家家争醉自由神。"又林述庆则称之为"大政治家而侠者"。

据居正、焦易堂所著的《陈家鼎传略》，说他于十七年一月八日即丁卯十二月十六日，以脑充血卒。而他的后人许诒光却谓："因煤气中毒猝逝于北京寓所，享年五十二岁。"大约以后说为正确。十八年四月，开追悼会于法源寺，参加者为居正、胡汉民、戴季陶、于右任、张继、吴敬恒、田桐、谭延闿、阎锡山、周震麟、商震、覃振、谢持等。五月卜葬西山四王府。

顾燮光的金佳石好楼

顾燮光

看到了这个斋名，也就开门见山，知道顾燮光是位金石家了，可是他逝世多年，姓名付诸淡忘。我是喜做拾遗钩沉工作的，并且最近晤到他的后人顾培恂、顾钧秀、顾钧祐谈其先人的往事，况我和燮光相交有素，把他在我脑幕中所留的声音笑貌联系起来，写成一篇非正式的传记吧。

早年书画保存会，刊有《中国现代金石书画家小传》，当时如章一山、金息侯、吴绚斋、何研北、曾农髯、钱剑秋、翁铜士、李生翁、徐芷湘等，均属前辈耆宿，顾燮光也参靳其间，名实是相当的。他是浙江会稽人，字鼎梅，字崇棋，为顾家相哲嗣，家相为清季光绪名进士，曾宰江西萍乡县，中年，振兴路矿，提倡教育，有循吏之称。此后守河南彰德，亦卓著政声。燮光随侍庭闱，足迹半天下，耽金石词章舆地诸学，发扬光大，不是偶然幸致的。官度支部主事，任财政

处、盐法处要职，一意经营，不辞劳瘁。庚戌春，奉使密查口北蒙盐利弊，峻拒苞苴，裁撤蒙盐公司，以苏民困。这年夏，又奉使密查湘鄂赣诸省禁烟事宜，察知禁烟不力，阳奉阴违者，凡二十余县，立电请撤，吏治为之一清，当道以人才荐辟，他谦辞未就。未几，山阴范鼎卿官河北观察，范博雅好古，以彰、卫、怀三郡，为殷商旧墟，魏齐故址，延聘燮光编纂《河朔金石志》，投其所好，便喜动颜色，欣然应聘，大有后汉毛义捧檄之概。在卫辉居八年，披荆斩棘，历巉岩，耐饥忍寒，访得古人未著录的碑刻，自汉迄元，计七百余种，并世金石家如缪艺风，叶鞠裳、罗振玉、吴士鉴，都和他订忘年交，鞠裳且称其“合徐霞客、陈簠斋为一人”。王汉辅书联赠给他，如云：

虎头擅三绝；
亭林后一人。

上下联都用顾姓典故，尤为巧妙。汉刘熊碑，自北宋后，久已湮没，他访得残石于延津学舍，证考隶释，海内金石家称为快事。他所藏碑拓，以墓志为最富。著述等身，有《梦碧簃石言》六卷，《河朔新碑目》三卷，《刘熊碑考》、《两浙金石别录》、《袁州石刻记》各一卷，《古志新目》二卷，《古志汇目》八卷，《比干庙碑录》三卷，《伊阙造像目》一卷，《河朔访古随笔》二卷，《非儒非侠斋集》五卷，《崇堪墨话》四卷，又选所藏自汉迄唐精品碑刻三十种，为《古刻萃珍》一、二、三辑，用金属版印行，和原刻不

爽累黍，尤为艺林珍赏。又他列祖列宗都属乡贤，数代不绝，所遗诗文笔札，他一一为之付梓，所有资蓄，悉耗于此，当时承他惠贻我若干种，我什袭珍藏，惜皆在浩劫中被掠去。

和燮光很投契的有闽侯林钧，号石庐，也是一位金石家。和我频通音讯，往往在石庐处获得些燮光消息，在燮光处获得些石庐消息，这两位寄给我的手札，都端楷写在自制的佳笺上，也失诸“文革”中，故人遗墨，付诸椠昧之手，能不痛惜！石庐刻有《石庐金石丛刊》，行径也和燮光相仿，两人所印的金石一类的书，他们相互商讨，起着交流作用，兹把石庐所作也附录一些，以资参考，如《金石书汇目》、《宋代金石书存佚考》、《清代金石书著述考》、《泰山秦刻考》、《泰山秦刻墨影》、《福建金石目》、《闽中古物集粹》、《鼓山题名石刻录》、《南昌大安寺铁香炉考》、《石庐金石书志》、《石庐金石书续志》、《石庐校碑琐话》、《石庐金石书画备忘录》、《石庐印存》、《石庐印赏》、《石庐藏镜目》、《石庐古镜图录》、《镜文集录》、《释篆轩吉金经眼录》、《宝岱阁印草》、《宝岱阁金石跋尾》等，所谓释篆轩、宝岱阁，都是他的斋名，他的女儿林璧，也好金石，助他编校。那时他居福州福新街十四桥西林石庐，声气是广大的，距今数十年，这两位对于金石很有贡献的，任其付诸逝水，似乎太不适当，我在这儿提着一二，也算是“发潜德之幽光”吧！

燮光擅书法，汉隶饶有古趣，画则以白阳新罗为宗，为上乘之文人画。丰子恺著有《中国画的特色》一文，涉及文人画，推王摩诘为代表，略谓：“王摩诘襟怀高旷，魄力宏

大，于画道颇多创意，演淡墨法，就是他的创格，故当时的画家，都说他是‘天机到处，学不可及’的。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其画，画中有诗。’他的画，都是无声诗。后世文人，都学他的画风，中国绘画史上的文人画家的位置，就愈加巩固了。”可见文人画，与画家画是没有轩轾的。燮光自订书画润例，小引有云：“闻达不求，薇蕨难采，饥来驱我，壮尚依人，不受造孽之钱，爰仗丹青之笔，文章敢希善价，翰墨原缔神交，姑韫椟以待沽，毋卖菜而求益，世有知鲰生者，请如例以偿之。”又附识云：“右例言作于辛亥后，匆匆十年，固未尝实行，揭来沪上，以商为业，俗冗纷杂，苦乏伏案之时，而旧友新交，仍以笔墨之事相属，却之有伤感情，允之实无余暇，兹特重订润例，表明非钱不行，且借此可拒绝文字酬应，爱我知我，宜有以谅之。”分鬻文、鬻画、鬻书三例，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他的润例，还有与人不同的特点，凡岁时伏腊，一律谢绝收件。又凡润资在六十元以上者一月交件，二十元以上者半月交件，十元以上者十日交件，又至亲好友，照例六折，间接无效。画以花卉为限，书以分书为限。他写字绘画总是在花厅里，隔壁是堆存碑拓的房间，需要什么，取用很便。每当挥毫之前，往往唤其孙钧祐或孙女钧秀，代为磨墨，用龙飞凤舞的大墨，磨在一个大圆型的砚台中，磨浓了倒入墨盅，如此多次，务使墨盅快满了，才得完事。据钧祐见告：“祖父对于磨墨，提出要求，须磨得快，浓淡适度，不许把墨磨斜，否则要斥责的。我们都属儿童，好玩弄，哪有耐心这样做，把磨墨作为一件苦差使。此后我们长大了些，写对联，要我们拉着纸幅，随着上

下，逢到写“朱柏庐治家格言”，字数较多，字体较小，又要用隶书写，非常费力，这时他已年届古稀，我们看到他双鬓已化白，执笔用劲，胡须有些颤动，我们未免想到他老人家为了儿孙的生活，如此操劳，幼小的心灵也不禁有些伤感，为之暗暗泪下。”

燮光的书画润例，不是提到以商为业么，这指的他在上海担任科学仪器馆经理，他鬻书画，即由该馆为之收件，附设碑帖流通部。他对于业务，擘画经营，竭其心力，所有仪器，采自各国，尤以日本为多，那风行一时的钢版油印机，大都由该馆发售，学校印讲义，机关印文件，都须备着一架，也就有利可图了。当时有位吴县人吴颐，字修暗，擅词翰，工书法，在该馆司文牍，燮光和他很谈得来，修暗自己设有慎修书社，初设在新闸路赓庆里，后移至山海关路，和谢之光为邻，专印珂罗版书画册，为平湖葛昌楹所藏印有《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传朴堂藏印精华》，尤为精审。又印《近代名人墨妙》凡三集，燮光为题二绝云：

名迹搜罗萃一编，不须过眼说云烟。
前人自有精神在，珍重光阴五百年。
辋川神技画中诗，妙手居然偶得之。
万壑千岩奔腕底，丹青驰誉压当时。

盟弟赵眠云藏扇以千计，修暗为印《心汉阁藏扇》四集，燮光遍求当代名家为之绘扇，清末民初的贤彦法家，铁网珊瑚，什得八九，他看到心汉阁扇册，见猎心喜，也印了

厚厚的一本，名《崇堪扇集》，一经变故，不但我所藏的一本付诸劫灰，即他的后人，也没有留存了。

赵眠云和燮光也是相识的，当抗战军兴，我的师兄胡叔异（我师胡石予的哲嗣），移家赴蜀，他把所办的国华中学，交托了我，我就邀了赵眠云同主校政，这时我们星社诸子纷纷来沪，作避秦之计，如程瞻庐、程小青、蒋吟秋、顾明道、范烟桥等，都担任了课务，阵容之盛，为任何学校所莫及，燮光便遣他的孙女顾钧秀进国华读书，国华在江宁路转角，和他所居陕西南路二十三号，相去不远，他因此时来倾谈，他声音宏亮，有惊座遗风。他酷喜书画，这时同事如程小青和赵眠云一同从陈迦庵画师学丹青，都具相当造诣，蒋吟秋以画梅著称，加之谢闲鸥任总务主任，那是传钱慧安衣钵，为专业画家，校课余暇，辄聚校长室，挥毫泼墨，或烟峦云树，或雨叶霜花，相互合作，我和瞻庐烟桥明道为拟题识，既成，张诸壁间，翠翠红红，霭霭漠漠，小小校长室，几成一座书画展览馆，燮光顾而乐之，常作客观的评价，洞中肯要，我们更欢迎他来指示一切。他兴至偶尔增加数笔，大有颊上添毫之妙。

燮光虽会稽人，却卜居杭州延龄路龙翔桥，一自抗战军兴，他移全家来到上海，暂居法租界贝勒路亲戚家，其子培熹，因旅途劳累，患伤寒症，不治死，后迁居陕西北路，这时觅屋很不容易，非出巨额顶费不可，燮光一家数口，靠他为生，怎能花得起顶费，这是出于朋友的照顾。原来他老人家有友林漱庵，任大丰化工原料公司董事长，让出陕西北路的大丰堆栈三层楼数间屋子，并借给家具杂物，以供应用，

不取任何报酬，为当世所稀见。顾钧祐谓："涤庵已逝，一女定居美国，又一女飞卿也是美国留学生，任上海第一医院微生物免疫学教授，其夫荣独山，乃中山医院名医，捐款三万元充清寒奖学金，犹和顾氏后人相往还。在抗战时物资缺乏，物价一日数涨，尤其作燃料的煤球，非常紧张，难以购到。一日，忽驶来一辆大卡车，装着煤球一吨，燮光夫妇大为惊诧，煤球虽属必需品，这许多的代价，是负担不起的，便托言主人不在，请送货者退回去，送货者自作主张，把一车煤球全部卸在楼下的空地上，边卸边咕噜着：'我家老板好意送一车煤球来，岂知这家人家不知好歹，这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白送他们也不接受……'从这些话中，才知道是赠送物，不收货款的。燮光夫人才感到待慢了司机和送货者，连忙包了个红纸包，给以优厚的酒钱，司机和送货者坚决不受，说是老板关照，任何钱不能收，收则被责，问他们老板为谁，司机和送货者都不肯说，即开车疾驶而去。后来转辗探询始知是某煤球厂主人徐贵生赠送的。当年燮光任职科学仪器馆，徐贵生是在附近棋盘街一家商店为学徒，他很好学，慕燮光学识广博，时向燮光请教，燮光奖掖后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贵生得益良多，一旦腾达，借此聊以报答，比诸前人雪中送炭，无多让焉。"

燮光交游，颇多学术名家，他和竺可桢是同乡，竺字藕舫，美国哈佛大学地理科博士，二人很相投契，七七抗战，时竺在杭州，主持浙江大学，经常请燮光赴校讲学，或有所商讨，校中备有游船，接燮光由水路而往，事后，竺亲送上船，并派人扶护。及战云密布，燮光把所有珍贵的碑帖典籍，

托竺藏诸学校图书馆中，岂知杭州沦陷，日军将图书馆所藏精品，掠夺殆尽，燮光寄存，势难幸免，竺爱莫能助，只得向燮光道歉。燮光于一九四九年逝世，竺亲来吊唁，在灵前三跪九叩，十分悲伤。他和蔡元培也是同乡，在任科学仪器馆经理时，由王晓梅编有《物理仪器实验法及其原理》一书，他持请蔡元培一题，蔡即为题："格物致知"四字，制版印于卷首。他和鲁迅也有交往，当鲁迅早年在北京，住绍兴会馆，研究金石拓片，与燮光通信，见载《鲁迅日记》中。又所著《石言》，鲁迅为撰考古金石文一篇，北京鲁迅研究会致书顾氏后人，询问原委，辑入《鲁迅全集》中。刘海粟办上海美术专校，曾聘燮光任课，授金石学，当时编有《金石学讲义》及《书法源流论》，循循善诱，教导有方，可是有一调皮学生，故意反考老师，掂掂老师的斤量，把碎乱的金石片反面给他看，问这是什么碑，什么钟鼎？他一过目即能指出，一无爽失，学生为之叹服。秉志，字农山，河南开封人，美国康乃尔大学哲学博士，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和燮光有世交，燮光即在科学社金石考古组任事，社中设有明复图书馆，藏各种科学书籍，他参阅之余，编有《详书经眼录》，石印问世。抗战时，秉志避难，寓居沪西康脑脱路，燮光也在上海，常有诗文酬答。载入《非儒非侠斋集》中。那时秉志的女儿启慧和燮光的孙女钧秀同在南屏女中读书，来回的信札，不须付邮，而启慧、钧秀便成为绿衣使者。那位著《中国通史》的范文澜，也是绍兴人，历任天津南开大学及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和燮光也有世交，早年在杭，曾住顾家，协助校订《石言》。誉《石言》可与叶鞠裳之《语石》

相颉颃，范所著《文心雕龙注》，燮光为之校订。马衡，字叔平，浙江鄞县人，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对《石言》一书，极为推崇，又对所编《顾氏金石舆地丛书》为撰序文，略谓："吾友顾鼎梅君，究心金石之学，而又好游览，足迹所至，几遍长江黄河流域，终日怀铅裹蜡，以访碑为事"，又复涉及林石庐，有云："方今海内藏金石书者，以闽侯林石庐君为最富，其著石庐金石书志，分地之作，多至四卷，都未见之书，若能择要续刊，使家藏秘籍，传播艺林，是则余所企望于顾君者也。"林涤庵四明人，儒隐于市，擅诗文，精梵典，为佛教居士，著有戒杀放生诸文，燮光亦受其影响，具悲天悯人之思想，又邵力子仰慕燮光，亲赴杭州龙翔桥顾庐拜访，时燮光已下世，慰问其家属，并探询生活上有何困难？家属感之。叶景葵字揆初，别署卷盦，杭州人，清光绪癸卯进士，富藏书，精版本目录之学，著有《卷盦书跋》，目睹江南藏书纷纷流散，发愿创设文史专门图书馆，捐书捐资卒底于成，命名合众，旋改称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即今大规模上海图书馆之始基。景葵和燮光为老友，《书跋》中即列有《非儒非侠斋集》有云："庚辰残腊，鼎梅惠赠。现方受中英庚款委托，编《中国金石史》，所藏碑版书籍，均在杭州孤山散失。平生搜集墓志四千通；自汉至明，经数十年功力，一概抛弃，深叹补充之不易，尤以元明各种为难得也。揆初读竟记。"燮光卒，景葵犹书撰挽联，以志哀悼。其他交往者，如马寅初、马叙伦、高吹万、潘景郑、叶品三、陈伯衡等不胜列举了。

他的生活细节，也有可资谈助的，能饮酒，抱"唯酒无

量不及乱”的宗旨，从没见其酩酊大醉，饮时喜与人猜拳，拳风所向无敌。嗜观京剧，能哼几声净角戏，由于嗓音宽大，很觉动听。吟唐诗，按着声律，也极抑扬顿挫之概。善摄影，自己拍，自己冲洗，据说曾向蒋子良学习的，蒋在绍兴，设有照相馆，当然技术很高，这给燮光带来了多少便利，他到处访碑拓石，均拍有实地照片，迄今尚留有若干，当时合众图书馆，借了这些照片，承印《河朔古迹图识》二卷。他齿牙很好，虽年老，什么都能咀嚼，自诩口福不浅。他喜穿布袜，说穿脱不费力，不若新式的袜子，纠缠在足上，穿脱太麻烦了。他与世无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即以骰子来比，它是个六面体，一面是六点，反面就是零点。他的哲嗣培恂，和我同过事，在圣约翰大学读土木工程系的，燮光给他一部《营造法式》勖勉他说：“仲尼不是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下一句可改为‘思而不用则无’，尤为显豁。”所以培恂毕业后，便任建筑工程师及建筑学校教授，还是念念不忘他父亲的垂训。他思想是守旧的，孙女钧秀穿了白色的球鞋，自学校回来，给他老人家看到，把她责备一顿，说：“家里没有丧事，穿白戴孝干什么？”对于玩艺，只许玩象棋和围棋，方城之戏是不允许的。有一次，几孙辈偶打扑克，一副新扑克牌，给他撕得粉碎。他在表面上，似乎很严肃，实则慈祥为怀。体谅小辈，无微不至。杭州西湖，是自古著称的胜境，唐白居易所谓：“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可知没有西湖，杭州也就黯然无色了。所以凡到杭州，必须荡舟湖上，有人这样的品评说：“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雪湖”，又有人这样说：“晴湖不如月湖”，当素魄

流天，驾一叶扁舟，啸傲为乐，真是仙乎仙乎。燮光每逢夏暑，择一月色皎洁之夜，雇一舟作通宵之游，一家老小，甚至邀二三知己，同为游侣，船上备些茗果，边谈边吃，最扣人心弦的，当游船荡至荷花丛植的附近，万籁无声，却能听到极轻微的簌簌作音，原来是花苞的开坼，那一股清香沁入心肺，使人舒适极了。及朝曦照耀，才离船上岸，那熟习的船家，戏摘一大荷叶覆盖在他孙女钧秀的头上，说是“当草帽戴”。也曾拍了这怪有趣的一帧照片。他老人家有时也喜开玩笑，用手作筒形，权充喇叭，发出“哔嗒嗒”的声音，似军伍中吹的归队号，孙辈知道这是祖父在召唤他们了，立即不约而同奔到祖父的身边，他老人家坐在摇椅上，边摇边抚着孙子的头，呼之为“崽”，这是对孩子的爱称。且有些小考验，猜测今天下午二时气温表上的度数，届时开剖西瓜，猜准的许多吃些，不准的少吃。又买了几个小竹笼的蝈蝈儿俗呼“叫哥哥”，每个孩子各有其一，他下令把“叫哥哥”集中在一起，谁的先叫，可以得奖。一群孩子，都盼望自己的一鸣惊人，可是心情越急，“叫哥哥”偏偏噤不作声，急得哭了起来，他老人家为之哈哈大笑。

他先后有两位夫人，元配胡腾霄，生二女，一九二六年病逝，继室徐维俭，生一子二女，一九八四年病逝，孙和曾孙辈很多，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日本，有的在台北，有的在澳大利亚，在国内的，分居上海、无锡、蚌埠，也有居在杭州顾庐，即所谓金佳石好楼了。

燮光遭着战乱，流徙无定，直至一九四二年，才回杭州故居，一九四九年三月因病离世，享年七十五岁。他的手迹，

在浩劫中纷纷散失，仅孙女钧秀留有二幅，一为红白牡丹，题着“富贵齐眉”，署乙酉仲冬鼎叟，这是为钧秀和曹敬和结婚所作的。一幅乃红绿梅花，款署丁亥冬日从心老人鼎梅。又长孙钧祐，号大豹，小名辛，藏有一个扇面，画着葡萄西瓜等果物，题着“消暑妙品绘辛孙吃”，钧祐奉为至宝，装裱了给刘海粟赏阅，海粟连声称赞：“文人画、文人画，毫无俗气，好极了。你祖父的书画，传世不多，你要好好保存。”并告：“我第一次自欧返国，带了许多画，没处安置，幸亏你祖父为我设法，我是很感念他的。”

年来，内地对于名人故居，纷纷修复，如黄仲则、康有为、齐白石（？）、俞曲园、梅兰芳、程砚秋、鲁迅、茅盾、老舍、郭沫若、柳亚子等，都已公开供旅游者瞻仰，那么顾燮光杭州延龄路的故居，似乎也应考虑一下，鸠工庀材，就原有基础上，有所兴建吧！

哈同花园设计者黄中央

不知是谁撰的《上海一百名人录》，其中有一则讲到苏曼殊上人与哈同太太的关系："苏曼殊，佛门弟子而精于文学者也。颇得哈同太太敬礼，特延之讲论文学及内典，待遇之隆，无以复加，虽旧日之待师长，亦不是过。曼殊上人亦颇爱重之，即寓其家，有暇辄与之研究文学及佛学，尽心教导，如家人然。"柳无忌编《苏曼殊研究》一书，载文辩其谬误："哈同夫人罗迦陵和僧人的关系，我也知道，不过此僧人并不是苏曼殊而是黄中央。他法名宗仰，别号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能诗善画，更喜谈革命。在一九〇三年，曾和章太炎、吴稚晖、蔡孑民等创办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校。爱国女学校的经费，当时即由宗仰介绍罗迦陵担任的。至于曼殊和罗迦陵，却绝对没有关系。"

黄宗仰自幼博览群籍，旁及释家内典，因飘然有出世之想。年二十，出家于清凉寺，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为之摩顶受戒。又鉴于清政不纲，外侮日盛，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

哈同花园风景之一

所办中国教育会，设于沪市泥城桥的福源里，群推为会长，所联系者，除上述诸人外尚有黄炎培、蒋维乔、蒋智由等，编教材，改造青年思想，既而《苏报》案发，逮捕章太炎、邹容，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主要人物，大都在通缉之列。蔡孑民、吴稚晖、陈范诸人，先后出亡，宗仰独留于沪，百方为《苏报》及章邹二人营救，卒不得，始赴改日本暂避。时孙中山方自越南莅横滨，居山下町，自署高野长雄，门首榜高野方三字，宗仰拜访之，中山雅相推重，特辟楼下一室以居之，宗仰就其居室壁上，画老梅一树，枝干蟠屈，繁花灿烂，见者无不赞赏。光复上海，饷糈难筹，宗仰请求于哈同，捐三万金以接济吴淞军政府。章太炎自日本归国，宗仰亲至吴淞迎接，相偕至爱俪园下榻。孙中山返国，宗仰亦至吴淞，登轮执手话旧，兼代达哈同意旨，甚表欢迎，中山登陆，首先访哈同于爱俪园，哈同大张筵席，奉为贵宾。民国三年，宗仰主持江天寺，于是闭关遍览梵典，三载始毕。迨民国七八年间，游兴勃然，由是遍登匡庐、黄山、九华、雁荡、天台诸胜。民国九年，被推为栖霞寺住持。寺经兵燹，破敝不堪，宗仰庀材筹款，规模略备，奈以积劳致病，遽于民国十年七月圆寂

于僧舍，年五十有七，诸弟子于殿堂后建宝塔以为纪念，章太炎为撰塔铭。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为作一传。

爱俪园的全盛时代，我随先祖父锦庭公曾参观过。原来哈同和罗迦陵合做双寿，该园破例开放。这时大门设在静安寺路，那驶行在静安寺路有轨电车，哈同认为声浪太闹，有碍静养，那电车便绕道爱文义路直至卡德路，再回到静安寺路，可见当年哈同声势的赫奕。做寿的那天晚上，园内外点缀着上万的电炬，火树银花，照耀着朱漆的大门，扁额爱俪园三个金字，雄挺匀整，出于高邕之大书家手笔。进门到处是灯，有的循着亭榭，有的缘着庭柱，以及池边、桥上、石畔、树头，凡须照明的所在，都装着灯，且都是五光十色的彩灯，古人所谓城开不夜，今始见之。来宾之多，不可纪数，哈同夫妇，笑逐颜开，亲自出来招待，并每人送一有照片的徽章，我保存到“文革”时，我家被抄，那些所谓“红卫兵”发现这枚徽章，严诘我和哈同的关系，也列为罪状之一。抑何可笑。爱俪园的衰颓时代，我也到过，这时哈同夫妇，均已逝世，靠西面的一些旧建筑，一度遇火，园林颇多圮废，我友朱铭新却借寓其中，铭新为常州画家朱蓉庄的哲嗣，擅书法，幼有神童之号。这

黄中央手书

时他主编《和平日报》的副刊海天版，邀了薛大可撰连载的笔记，又约我为写《今心史》，也是排日登载，似乎唱对台戏，我是诚惶诚恐的，因薛大可是报界老前辈，学识广，知名度高，我是远远不及的。铭新偶或设茶点于园中，谈笑为乐，我带了儿子汝德在园中摄影，今尚留存一帧。得此机缘，和大可把晤，承他书写册页见赠，可惜失诸浩劫了。《今心史》约一百多篇，剪贴本亦荡然无存，兹向徐家汇藏书楼托人抄录，幸得什留八九，改名《掌故小札》，不久，将由巴蜀书社刊行。

曩年，我写了一本《上海旧话》，谈到了爱俪园，历数其景迹，仅二十有六，现在，哈同花园业已拆毁，改建为西式的崇楼，称之为"中苏友好大厦"，数年后又改为"上海展览馆"，什么遗迹都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惜的。最近承民初著名诗人沈慕韩的外甥芮和军，借来一本精装册子《爱俪园全景之写真》，属于非卖品，很是珍希难觏的。既饱眼福，始知以前所涉及的二十六景，未免小乎言之了。原来这本册子都是照片，用珂罗版印在铜版纸上，以其名贵，印数不多，仅寥寥若干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保存下来，谈何容易啊！那照版所留的境域凡八十有三，对之足恣卧游。深希有好事者，翻印问世，不但园林史上可占一页，且亦属沪上唯一的文献哩。

据考，爱俪园落成于己酉秋九月（一九〇九年，即宣统元年），因园主人名欧斯爱哈同，和其妻罗丽蒎，以寓伉俪双双之意。园的设计，出于乌目山僧黄宗仰之手，带有庙宇色彩。宗仰有一序，略云："癸卯冬（一九〇四年），余自东

瀛归，薄游沪上，适主人哈同购地百数十亩，拟葺园林，弥望

哈同夫妇

草莱，未及剪刈，指谓余曰：闲云出岫，去住无心，能小作勾留，为我一营丘壑乎？余曰：兹地莽旷，若铺细草数弓，种矮树数本，小亭三五，错落其间，如海上所谓公园者，是非余所知也。抑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隐鳞巍峨，望若仙居，亦且逊谢不敏。或者以生平游历所至，凡名胜之接于目而会于心者，就景生情，次第点缀，则其庶几乎！"诵此，可知是园经营六阅寒暑，集各地树石之胜、池榭之秀以为之，仿佛当年圆明园的雏形，是煞费心机的。

每一照片之后，均由宗仰加以简短的题识，第一帧为"海棠艇"，蒙丛箐树间，架屋水上，典折有致，题云："入园古柏参天，从桂夹道，筑小楼一椽，辅以两翼，状似海棠，而以艇名之。艇，小舟也，应接来宾，于焉小憩，然后达其意之所之，盖借以导客，非沙棠桢木兰舟之义也。"又"看竹笼鹅"，诸白羽红掌，盘跚于树荫篱畔，颇具野趣。又"芦兰室"，重楼矗立，巨木犹高出檐牙，围以粉壁，益见素洁。题云："幽人之居，君子之室，静挹清芬，着些子世味不得"。又"黄蘗山房"，亦楼屋掩映于草木丛中，不啻三槐五柳。题云："茶苦酒苦，楝果味亦苦，苦尽甘回，解此者，请参黄蘗

禅来”。又“接叶亭”，亭绝大，覆以白茅，短竹高树，交映有致。又“听雨亭”，亭略参西式，似以水泥为之，拾级可登，甚为轩畅。又“森立坌来”，取柳柳州语，立一牌坊，四篆文殊饶古泽，署名细不可辨，必出名家之手。又“观鱼亭”，亭翼然而高，有傍岩凝云之势。题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此庄惠濠上之妙悟也，会心不远，作如是观”。又“拨云”盘旋而上，林亭参差。又“扪碧亭”，亭建溪上，绕以长廊，树石萧疏，来青延碧，的是胜址。又“蝶隐廊”，题云：“此廊缭而曲，亦宽而长。由扪碧至此，有蛱蝶穿花之致。倘寻梦而来，蘧蘧然，栩栩然不知庄之为蝶，蝶之为庄也。又“岁寒亭”，松柏间杂以疏梅，栏以细竹，屈曲周遮，东西升降。题云：“客有持后雕之操，联三友之盟者乎！请以此为息壤”。又“绿天澄抱”瓦屋数楹，外列竹架，作冰梅及乐字纹，架高与屋齐，绿树交荫，尤以暑日为宜。蛎壳窗嵌以玻璃，悉为数十年前旧式。题云：“桐荫百尺，兼以芭蕉，高士神情，山僧意态，如或过之”。又“冬桂轩”，小山丛桂，纷呈轩前，金粟飘香，市尘不到。又“诗瓢”，以树枝构成木隔，存其素朴。列石无数，高焦荫蔽，具有诗意，此取名之所由来。又“昆仑源”，此三字刻于石上，有喷泉数起，昆仑，夸辞也。又“串月廊”，题识涉及其状，如云“冬桂轩在蝶隐廊西，至此又有廊焉，两廊相接，如串月然。客有解宽裳羽衣曲者可于此一按之。”又“抱翠亭”，亭旁列有假山，一洞可通，下系小舟，题云：“水皱一池，石瘦数叠，苍翠扑人眉宇间，如可掬也”。当时罗迦陵之义女罗绮云，嫁白云，双栖园中，而我的侄婿沈北宗和白云契善，常

访白云，晤谈于挹翠亭，北宗追忆，谓犹前日事。又"水芝洞"，石具皱瘦透漏之概，且面面作灵芝状，命名甚为适当。又"方壶"。按方壶，为仙山名，《拾遗记》："海上有三山，其形如壶，方丈曰方壶，蓬莱曰蓬壶，瀛洲曰瀛壶。"题云："此天然方壶也，一拳之石，在水中央，蓬莱清浅，只在咫尺间。"又"小瀛洲"，石梁假山，高下相称，一茅亭列于莽丛间，背景极佳。又"堆碧"山骨云根，峥嵘可喜，竹树又复干霄，疑非人世。题云："诗家咏堆翠，画家抚堆青，碧在青翠间，宜诗宜画，令人想楼台金碧李将军。"又"慢舸"，筑屋水中作船状，题云："仲长统言：元气为舟，微风为舵，此舸倚山而泊，环东北皆山也。面水临其南，微风鼓荡于元气间，若行若止，允有诗意。题曰慢舸，翱翔太清，恣意容与，慢乎否乎？"又"云林画本"，仅见树石，旷无屋舍，题云："倪高士画，萧萧数笔，寓深远于简淡，得自先天，斯景约略似之。"又"太华仙掌"，二巨石可媲美我苏的瑞云，冠云两峰，题云："巨灵一掌，突兀撑空，使坡老得此，殆不须取之齐安江上矣。"又"迎仙桥"，池水清涟，竹桥通于亭榭。题云："桥介藏机洞之后，观鱼亭之西，题曰迎仙，得澄观者无滞机。"又"饮蕙庄"，云壑石坛，苔痕藓迹，蕙草杂茁其间。题云："薰风拂蕙，淑气傍流，临厓饮之，得味外味，不知人生能领略几许？"又"铃语阁"，重楼建于土阜上，益见耸然而高。题云："阁肖塔形，其北瞰湖，四围水石历落，一铃独语，戛然作苍玉声，陟其巅，如乘阆风，可以远跳龙华，此亦黄龙竖一指禅耳。"又"涵虚楼"斜廊临水，毗接云阶，对之使人作真人府太上家之想。又"平波厨"水面较广，有人荡

桨，廊间漏窗，雕镂各异，题云："廊在飞流界之南，亦平坦，亦波折，故以名之。"又"苍髯上寿"有奇石，有古松，有棕榈，有杂卉，境极幽静。题云："一峰穹窿而高，若世所传寿星者然，古松揖之，有如上寿，揭此四字，期以千秋。"又"藏机洞"洞只有此三字之篆额，题云："渊然而深，盎然如春。退藏于密，知机其神。"又"石坪台"，石台高筑，烟树蒙翳，题云："台以石为之，坐此参河洛之旨，正不知棋局几道？胜负几着？天地古今，一坪而已矣。"又"山外山"土阜有前后之分，后阜有小小亭屋，延翠环红，引人涉胜。题云："山上山下，于卦为艮。山外有山，悠然不尽。"又"逃秦处"，丛林密柯，隔绝尘嚣，确为隐者之居。题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安得南阳高士，来此问津。"又"万生圃"，平屋数间，竹篱围之，一人正在饲食羊豕，亦悠然自得。题云："古所谓囿，第以刍牧畋猎而已，今则以资博物研究，非尽为游观设也。然翔者走者，生机洋溢，游观之兴，亦寓其中，故此囿虽小，而其义自广。"又"赊月亭"，为赏夜景处，用一"赊"字，耐人玩索。又"锦秋亭"，亭畔多植木犀、芙蓉、鸡冠、凤仙、雁来红，尽点缀之能事。又"笋蕨乡"，森然多竹，题云："此山家常供也，剿云寻诗得味外味，吾将终老是乡矣。"又"松筠绿荫"题云："松阴竹阴之间，绿意交侵，来此小坐，几不知世有尘俗事。"又"梅墅"，题云："水心草庐之东，有小山，种梅数十本，山顶筑茅，拾级而登，别具邱壑，故以梅墅名。"又"九曲桥"，曲桥均以竹木为之，饶有古趣，题云："柳荫之路，如蚁穿珠，文人之心，视此何如？"又"阿耨池"，释家以无恼为阿耨，池水澄

澈，心境为之豁然。又“曼陀罗华室”，集白莲芬陀利，青莲优钵罗之胜，也是以禅语为名。又“兰亭修禊”有曲水可以流觞，有惠风可以舒抱，衣冠晋代，如在目前。又“柳堤试马”，以符实计，影中有控骑者，殊英俊，不知为谁。题云：“既于此听莺，复于此试马，有雅人深致，亦有尚武精神，非第唱晓风残月已也。”又“淡圃”，为尚菊之所，傲霜浥露，遍地皆是。题云：“菊似幽人，人亦如菊，此圃在水心草庐之西，山麓晚香，拂拂水际，其趣淡而弥永，即不至水心庐，睹此秋容，亦为意远。”又“思潜亭”。题云：“潜形乎？潜名乎？松竹在山，请敝盟之。”又“涉杏”，小屋临流，一苇可航。题云：“由此岸登彼岸，在涉之而已，涉与不涉，在吾心而已。”寥寥数语，饶有禅机。又“万花坞”，遍屋皆盆栽，庭院间骈红拥翠，更为烂漫。又“渡月桥”，题云：“结庐水中，觅诗亭外，呼月作伴，桥以渡之，若欲对饮，只许举谪仙杯耳。”又“烟水湾”，题云：“六朝烟水，卖菜佣亦能领略。此处烟水，固自不凡，其有卖菜佣一如六朝者乎？”又“绛雪海”，种梅数百本，传春破腊，韵胜格高，具红罗玉照之观。又“望云楼”，楼跨绛雪海上，数楹高筑，可以眺远。又“春晖楼”题云：“楼作东瀛式，荒荒白日，蓬莱不远，此中有太和魂焉，勿徒作元龙百尺观。”又“鉴泓亭”，亭大逾恒，壁上书画，琳琅满目。题云：“一水迤逦，漾洄至此，蜂腰一束，澄泓可鉴，亭适临之。”又“频伽精舍”，按频伽为梵语，鸟名。“正法念经”：“山谷旷野，多有迦陵频伽，出妙声音，若天若人。”题云：“佛说云何，我闻如是，翻多罗之叶，参维摩之禅，惟福慧双修，乃得居此。”又“欧风东渐”，这是西式

的建筑，水泥穹门，两相对称，无雅韵可言。又“黄海涛声”，廊间有一竹联，字细只识：“一鹗风前，六鳌海上”等字样。题云：“阁下有溪，源自黄海而来，潮上时，其声澎湃，寂坐听之，如乘长风而破万里浪也。”所谓黄海，指黄浦而言。又“红叶村”，为植枫之处，倘杜牧临此，定必停车坐赏。又“俟秋吟馆”，楼屋下离树槎枒，浓荫浅黛。题云：“圣人知时，君子待时，蟋蟀其小焉者也，犹复俟秋而吟，则夫时未至而动者妄也。南阳抱膝，是可鉴矣。又“待雨楼”，楼示隐蔽于径篸庭梧间，为居息佳处。题云：“小楼一角，浓荫几重，山雨欲来，好风已满，当海暑如蒸之际，燃香静坐，可涤烦襟。”又“椒亭”，题云：“松风竹雨，流转空际，筑亭其中，翛然出尘，署名椒亭，象形也。”又“风来啸”，题云：“自典平孙阮而后，世无复能解啸旨者，烟林风篸中，时觉虎虎作生气，与龙吟相应答，乃知天籁之工。”又“月在亭”、“巢云”、“西爽斋”、“寒山片骨”、“松脊”、“仙药阿”、“环翠亭”、“涌泉小筑”等，“涌泉小筑”有圆洞门，洞内为内园，洞外为外园。又“驾鹤亭”，蓄仙客胎禽数头，饮啄为乐，似去缑山华顶不远。又“选胜”，为景色集中点。题云：“近掬泉香，遥接峰翠，耳得成声，目寓成色，是一幅天然图画也。”又“天演界”，为庆宴演戏处。题云：“天地，剧场也，历史，剧本也，优胜劣败，悉归天演之中。试端坐而旷观，诚古今得失之林也。”襄年，章太炎与汤国梨结婚即假座于此，来宾有陈英士、钱芥尘、沈泊尘等。黄宗仰且撰有《爱俪园八十三景小记》，详述园的方位，以文长不克备载，但在记中，尚有“絮舞桥”、“玉栋桥”、“横量

桥”、“半面亭”、“北洞天”、“大好河山”、“戡寿堂”。又“春晖堂”之东为家祠，均在“全景写生”之外。且知入园第一处即“海棠艇”，为应接来宾之所。主人所居，为“仙药阿”，层楼叠栋，藻采缤纷，当然很讲究的了。又我所撰的《上海旧话》，涉及爱俪园，复有“燕誉室”、“尘谈室”。又里面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礼堂中祀着仓颉、史籀、史游、许慎、蔡邕、钟繇、李阳冰等先贤像。学生学习古礼，什么乡射、投壶、冠婚等等，原来园中供奉一班遗老，如沈寐叟、朱古微、王静安、岑西林，不下数十人，这些古礼，大都出于这些遗老的指导，也足以补充“小记”所不及。这所仓圣明智大学，培植了一些人才，如我友周剑云，即出身于该大学，编《鞠部丛谈》，与郑正秋、张石川，为明星影片公司三大巨头。后来他携了电影皇后胡蝶赴苏联开会，《良友画报》上登了一系列的照片，轰动一时。

这本《全景写真》册，匆促间未得与我友陈从周同观共赏，他是专治园林学的，否则经他法眼，一定能指出这园的个性，哪些含蓄，哪些显露，哪些是曲直相对，哪些是虚实相应，以及动观静观，借景换景的种种评论，在他所著的《说园》、《园林谈丛》中，便可以增加许多篇幅，以飨读者。

据我所知，哈同为犹太人，一八五一年，生于巴格达，在印度的孟买长大。他的全名雪拉司爱隆哈同，又名欧斯哈同。二十三岁，迁居香港，再从香港来到上海，四处钻谋，进入沙逊洋行，逐渐发迹，后来做地产生意，更大发其财，究属有多少财产，外间无从得知，直至一九三一年，哈同死了，付出的遗产税，就缴了一万八千银元，可见拥资的雄厚。

他死，大出丧，备极奢豪，仪仗达数里，可是棺木非常简陋，这大约是从犹太的旧俗。他的妻子罗迦陵，却是华人，哈同未发迹前所结识的，白头到老，但无子女。当哈同加入英国籍，被英国人敲了记竹杠，要他做一件对公众有益的事，即从西藏路起，直至外滩，用方方整整的铁梨木铺设，所费很大。后此种木材以越年既多，损坏了修不起，改为柏油路了。《旧上海故事》谈到哈同，谓哈同曾见过前清皇帝，皇帝赐给他很多珍贵的东西，不确。哈同夫妇所见的仅是宣统小皇帝和在故宫里那些太妃而已。民国时代，总统徐世昌、曹锟、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滇黔联军总司令唐继尧等，都聘他为高级顾问，颁发奖章。很可笑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以很多空白的咨议委任状，送给爱俪园的总管，园内不论何人，填上个名儿，就成了咨议老爷。所谓总管，是指后来的姬觉弥而言，姬氏大权独揽，黄宗仰后离园而去，或许和姬氏有些不协调所致吧！

徐枕亚小说风靡民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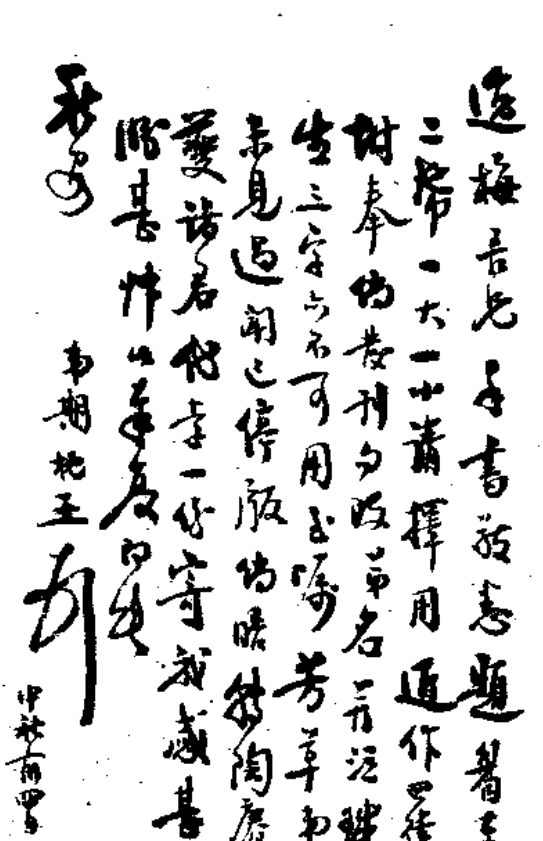
自五四运动开始，作家别辟新途径，提高思想认识，涉笔以语体为主，把词藻纷披的文言小说，摈诸文坛之外，称之为“鸳鸯蝴蝶派”。指该派行文，缛绵徘恻，动辄有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等俳句，成为滥调。尤其以《玉梨魂》作者徐枕亚，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实则以文采取胜，而骈散出之，始作俑者，当推唐代著《游仙窟》的张鹭为祖师。这部小说韵散并用，在我国已失传，却保存在日本，收入汪国垣校录的《唐人小说》中，上海古籍出版社付诸印行。直至清代，陈蕴斋（球）所作《燕山外史》，根据明冯梦祯所撰《宝生本传》，把宝绳祖遇合李爱姑事，演衍为三万一千余言的骈俪小说，统体四六成文，当时吴展成认为千古言情之杰作。陈蕴斋，浙江嘉兴人，落落寡交，家贫卖画自给，这书本备插图，以短于资力，不得不作罢。宝绳祖为燕山人，因称《燕山外史》。此文错举镂金，不参散句，那就比“鸳鸯蝴蝶派”还要“鸳鸯派”了。大兴

徐枕亚作品书影

胡文铨题词有云："丽制推张鹭，新编托董狐"。可知他是《游仙窟》的继承者。那著《玉梨魂》的徐枕亚，属于再继承之后起，代表"鸳鸯蝴蝶派"是不够格的。此后学步枕亚，自郐而下，一味淫啼浪哭，甘居下流，凡此都归罪于枕亚，似乎尚须加以公允的评判。

枕亚生于光绪已丑年，名觉，别署徐徐、眉子、辟支、泣球生、东海三郎、东海鲛人、青陵一蝶等，江苏常熟人。其兄啸亚，后易名天啸，别署天涯沦落人，著有《天啸残垒》、《太平建国史》、《神州女子新史正续编》、《珠江画舫话沧桑》、《天涯沦落人印话》，有海虞二徐之称。啸亚喜篆刻。枕亚擅书能诗，其父亦翰苑中人，著《自怡室杂抄》，有句云："伴我寂寥饶别趣，一勤铁笔一勤诗"，深喜二子之能传其业，而书香不替哩。枕亚十一岁即作元旦诗"愁人哪有随时兴，锣鼓声休到耳边"。及弱冠，积诗八百多首，己酉作客梁溪，诗稿散佚，乃追忆若干，标之为《吟剩》。读书虞南师范学校，既而迁至虞山北麓的读书台，为梁昭明太子选文处，如此胜迹，益增潜修咀含之乐，为其他生平最得力处。同里有陈啸虎、俞天愤、姚民哀、吴双热相交往，和双热尤为莫逆，啸亚、枕亚本属同气连枝，三人更订金兰之契。

民国初年，周少衡（浩）在沪市江西路创办《民权报》，三人联翩应少衡之招，同任该报辑务。尚有李定夷、蒋箸超、包醒独等互执笔政，这时文艺篇幅，占很大版面，枕亚撰《玉梨魂》，双热撰《孽冤镜》，都为骈散式的说部，两篇相间登载，仿佛唱着对台戏，因此所称“鸳鸯蝴蝶派”，双热亦与枕亚并列，均成“逆流”中人。


徐枕亚手札

那《玉梨魂》，究属是怎样的一部书？魏绍昌所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在作品部分，载着《玉梨魂》的片段。有“全书内容提要”，我不惮辞费，做个誊文公，把它录在下面：

“《玉梨魂》，徐枕亚著。全书三十章，民初发表于《民权报》，

一九一三年九月出版单行本。写的是当时一个青年寡妇和一个家庭教师的恋爱故事。这个家庭教师叫何梦霞，苏州人。父亲潦倒以终。他自己又怀才不遇。因此，只不过二十来岁的人，就觉得世上的艰苦辛酸，都已尝尽，成天郁郁寡欢，多愁善感。那年，他被介绍到无锡的乡村小学来当教师，住在远房亲戚崔姓的家里。崔家只有一个老翁，一个媳妇，一个孙子，女儿在外地上学，儿子前两年死了，全家笼罩着一层寂寞凄怆的气氛。梦霞是崔老翁请去顺便教小孙子读书的。某日，梦霞看见庭前一棵梨树落了一地的花瓣，勾起一番哀思，于是效学林黛玉，将花瓣拾起，用土埋好，并立石为志，题名'香冢'。不料到了晚上，他将就枕，忽然听得窗外有一阵幽咽的哭泣声，急忙披衣窥视，只见梨树之下，站着一位脂粉不施、缟衣素裙的美人，满面泪痕，哀痛欲绝。又一日，梦霞从学校回来，发觉室中少掉了一部他写的《石头记影事诗》稿本，却多了一朵曾在发髻上簪过的茶蘼花。梦霞又惊又喜，立写一信，交给每晚来上课的小学生，要他转交母亲。翌日，小学生带来了回信。从此梦霞和寡妇白梨影的恋爱，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对男女的感情非常热烈，然而他们都不敢打破当时礼教的设防，坚守着'发乎情止乎礼'的古训。只是通通信，做做诗，借此吐露相思的苦闷。他们很少见面，即见了面，双方都拘束着、矜持着，不敢有所表示。一次，梨影病了，梦霞去慰问，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句话也不说，流了几点眼泪，各人做了一首诗，写在纸上，给对方看看而已。梨影想自己决不能跟梦霞结合，就打算把小姑介绍给他，以弥补这个缺憾。事情得到崔

翁的同意，已说定了，可是男女双方都很勉强。梦霞的心上人还是梨影，小姑也为这不自主的婚姻而伤怀。三个人都怨，都恨。小说着意剖析梨影那种陷入迷惘之中苦闷而不能自拔的心情，爱这个人而无法得到这个人，又舍不得放弃这个人。她要梦霞跟小姑结婚，其实就是藕断丝连的意思，那么成了自家的近亲，以后还能接近他。可是梦霞来信，却说：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回。梨影百感交集，一面为梦霞误会了自己的深意而悲伤，一面又为梦霞这种坚定不渝的爱情而铭感。再这样做下去，要给家族诽议，社会指谪的，只有断绝的一途，要断绝，又只有死的一途，忧忧郁郁，梨影得了病而死了。死后不到半年，小姑也自怨自艾地死了，小姑死了一年多，梦霞参加革命战役，又在战场上死了。"

情节是这样，笔墨很纯洁，主题是抨击旧社会的封建礼教，为了婚姻不自由，牺牲了不知多少的男女青年，在当时来讲，这书是有进步思想的。全文在报上登载毕，即徇续者之请，刊为单行本，由民权出版社出版，不知重印了多少次，为民初最畅销的说部。第一版封面，出于吴兴沈伯诚手绘，封面作茶褐色，用玻璃版精印，在月色蒙蒙中，一淡妆婵娟，倚树饮泣，大约玻璃版不能多印，此后重版，封面易去，无复初版的工致了。书以"葬花"一章始，三十章"凭吊"结束。书中人的梦霞，即枕亚夫子自道，他确在无锡乡间蓉湖教过书，喜读《红楼梦》，著有《红楼梦余词》，由他的好友陈惜誓加以评点，如什么元春省亲、李纨教子、黛玉葬花、探春征社、湘云咏絮、香菱学诗、紫鹃试玉、小红遗帕、宝玉晤情，晴雯撕扇、宝钗论画等，凡六十阕，书中所谓《石

头记影事诗》，即指此而言。据刘铁冷见告，梨娘，鹏郎，实有其人，云间沈东讷和枕亚同事，曾见到梨娘鹏郎。

《民权报》对袁世凯的刺宋教仁，首先揭发，大肆挞伐，袁氏痛恨极了，但民权报设在租界江西路上，没法封闭它，结果釜底抽薪，不准该报销行内地，仅仅限于租界范围，销路不多，难于维持，只得停版。枕亚失了业，应上海中华书局的招请，编撰儿本尺牍一类的书，既脱稿，那位主持辑政的沈瓶庵，随意窜改，几致面目全非，枕亚拂袖而去。恰巧这时胡仪邴、刘铁冷、沈东讷等合办《小说丛报》，创刊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以枕亚的《玉梨魂》声望很高，即请枕亚担任主编，别撰《雪鸿泪史》，在《丛报》上登载，这一下，轰动了许多读者。《雪鸿泪史》，故弄玄虚，托言为《玉梨魂》主人何梦霞的日记，首列识语，有云："《玉梨魂》出书后，余乃得识一人，其人非他即书中主人翁梦霞之兄剑青也。剑青宝其亡弟遗墨，愿以重金易《雪鸿泪史》一册，余慨然与之曰：此君家物也，余乌能而有之。剑青喜，更出《雪鸿泪史》一巨册示余，余受而读之，乃梦霞亲笔日记……余既读毕，乃请于剑青，为抄副本付刊……为之细分章节，每节缀以评语，以清眉目，凡与玉梨魂不同之点，无不指出。此后《玉梨魂》可以尽毁，而余于言情小说也未免有崔灏上头之感。江郎才尽，从此搁笔矣。"实则都非事实，原来出于他一手笔墨。这书在《丛报》上没有登完，即抽印单行本，为什么这样急迫呢？是有原因的，那时接近年关，社中须付许多账款，单行本出版，读者争购，一切账款都靠此应付过去了。可是出版不久，就有人检举，其中部分诗词，是攫取他

人的。枕亚也承认因为赶写匆促，不及自作，后当补易，以赎前愆。果然后来重作，把他人作品删去，笔墨也就一致了。

《玉梨魂》一书，既轰动社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把这部小说，由郑正秋加以改编，搬上银幕，摄成十本。张石川导演，王汉伦饰梨娘，王献斋饰梦霞，任潮军饰鹏郎，郑鹏鸠饰崔翁，杨耐梅饰小姑筠倩，演来丝丝入扣，且请枕亚亲题数诗，映诸银幕上，女观众有为之搵涕。既而又编为新剧，演于舞台，吸引力很大，那《玉梨魂》一书，再版三版至无数版，竟销至三十万册左右。可是枕亚当初在《民权报》披露时，是不取稿酬的，此后印为单行本，乃民权出版社广告部马某私人所经营，版权归马某所有，对于枕亚，不给酬劳，枕亚是个文弱书生，慑之而无法对付。直至他自己在交通路创办清华书局，费了许多口舌，才得收回版权，作为购《雪鸿泪史》的赠品。各地又纷纷盗版，复有译为语体，称为《白话玉梨魂》，枕亚为之啼笑皆非。当《雪鸿泪史》，在《小说丛报》上抽出印行单本，枕亚别撰《棒打鸳鸯录》，具《红楼梦》的雏形，以补《丛报》之缺。及清华书局成立，把《棒打鸳鸯录》易名为《双鬟记》，由清华印为单本。又印了他的《余之妻》，及所编的《广谐铎》、《谐文大观》。数量最大的，为《枕亚浪墨》四集，分说蠡、艺苑、艳薮、谭荟、杂纂，除他的长篇小说别刊外，凡他所作的零金碎玉，一股拢儿搜罗其中，复有短篇小说若干种、笔记若干种、以字数计，约一二百万言，洵属洋洋大观。小说如《自由鉴》、《弃妇断肠史》、《神女》、《碎画》、《红豆庄盗劫案》、《芙蓉扇》、《平回传信录》、《洞箫怨》、《香莲塔》、《蝶

梦花魂录》、《孤村喋血记》，笔记如《经传井观》、《辟支琐记》、《菩腾室丛拾》、《花花絮絮录》、《清史拾遗》、《诗话》、《古艳集》等。他喜文虎为萍社巨子，录入他所作的谜语。他又喜诗钟，又录入他的分咏、碎锦、鸿爪、鼎足等格，标之为《诗梦钟声录》。该书局又复刊印了许指严的《新华秘记》、李涵秋的《侠凤奇缘》、姚鹓雏的《燕蹴筝弦录》、徐天啸的《天啸残墨》、闻在宥的《野鹤零墨》、蒋箸超的《诗话》、吴绮缘的《反聊斋》、《芙蓉娘》等。又主辑《小说季报》布面烫金非常精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有原因的。那《小说丛报》风行一时，内部却发生了矛盾，枕亚是书生本色，没法对付人家，愤而脱离，办清华书局，主编《小说季报》，和《小说丛报》相竞争，多少带些赌气性质。《季报》每期容纳三十余万言，用上等瑞典纸印，成本较大，定价每册一元二角，这时的杂志，如《礼拜六》，每册只售一角，其它亦在四角以下，那《小说大观》，每册一元，购买力已成问题，销数不多。《季报》定价，更超出一元，那就使一般读者，望书兴叹了。枕亚为挽救计，每定全年，赠送天啸书联一副、枕亚书屏四条，都是以宣字手写的。但自一九一八年创刊，出至一九二〇年即停刊了。此后枕亚遭到家庭变故，情绪殊恶，既沉溺于酒，又沾染了阿芙蓉癖，精神萎靡不振，惮于动笔，即《季报》所载的《让婿记》、《蝶花梦》，都有许廑父代笔。又撰《刻骨相思记》、分上下集，登报征求预订，奈撰了上集，下集延搁着，没有办法应付，也由廑父捉刀。许出笔迅速，每晚可写万言，有“许一万”之称。此外有《兰闺恨》及《花月尺牍》，为陈

韬园代撰，《燕雁离魂记》，不知出于谁手？又《秋之魂》、《泣珠记》，都有头无尾，没成全书。清华书局，奄奄无生气，难以维持下去，不得已，把所有书盘给福州路的大众书局，归樊剑刚其人发行。

枕亚的变故，是怎样一回事呢？他的母亲，满头脑的封建思想，性情暴戾，虐待媳妇，天啸夫人吟秋，不堪恶姑的凌辱，自经而死，枕亚有《余归也晚》一文，述其事，如云："嫂之死也，殆必有大不得已者，其致死之原因何在？嫂自知之，余兄亦知之，余虽未见，亦能知之。嫂知之而不能活，兄知之而不能救，余知之而并不能言。"为什么不能言？那是他在封建礼教之下，不能直揭母氏之恶，这是一种隐痛。不久，他的妻子蔡蕊珠，也不容于恶姑，硬逼枕亚和她离婚，他没有办法，举行假离婚手续，私下把蕊珠迎来上海，秘密同居，及生了孩子，产后失调，遽尔逝世，他伤痛之余，撰了《亡妻蕊珠事略》、《鼓盆遗恨集》、《悼亡词》一百首，又《杂忆》三十首，也是为蕊珠而作。事有出于意外，那北京刘春霖状元的女儿沅颖，平素喜读枕亚的《玉梨魂》，又读到了《悼亡词》、深许枕亚为一多情种子，备置钦慕，由通信而诗词酬答，我索枕亚写一尺叶，枕亚录寄给我"有赠"诗四首，下面不署名，我当时也不知其所赠者为何人，盖其恋爱史尚没有公开哩。诗云：

误赚浮名昧夙因，年年潦倒沪江滨。
却从蕊碎珠沉后，又遇花愁玉怨人。
风絮劫中初入梦，绮罗丛里早抽身。

天公倘有相怜意，甘侍妆台作弄臣。
心灰气绝始逢君，目极燕南日暮云。
瞥眼华年销绿鬓，铭心知己拜红裙。
余生未必情根断，不世终嫌世累纷。
等是有家抛不得，茫茫冤海一相闻。
断肠人听断肠词，渺渺关河寄梦思。
骨肉成仇为世诟，肺肝相示有天知。
鹃啼已是无声血，蚕蜕终多不了丝。
爱汝清才悲汝命，教人何计讳狂痴。
双修福慧误三生，忧患深时命易轻。
令我空挥闲涕泪，知君难得好心情。
尺书碧血缄身世，小印红铃识姓名。
呜咽津沽一条水，为谁长作不平鸣。

大约过了半年，枕亚向刘家求婚，可是刘春霖认为择婿应是科第中人，徐枕亚是掉笔弄文写小说的，在门当户对上有些问题，犹豫不能决定。幸而沅颖出了点子，先由枕亚拜樊云门（樊山）为师，云门和春霖素有交谊，云门作伐，春霖也就应允了。不久，枕亚北上，举行结婚典礼，（我藏有这帧结婚照，惜在浩劫中失去），当时《晶报》上登载《状元小姐下嫁记》记其事。枕亚曾为我写一扇面，右端钤着朱文小印"令娴夫婿"，可知沅颖尚有令娴的别署，也足见伉俪之笃。可是沅颖是娇生贵养的，下嫁之后，生活很不惯常，既而一病缠绵，就香消玉殒了。枕亚一再悼亡，颓丧消极，即悄然回到常熟南乡黄泥镇。旋抗战军兴，他一筹莫展，人

亦憔悴落拓，无复张绪当年。一天，他正仰屋兴嗟，忽有人叩门，家无应门之僮，自起招纳，来客挟纸一束，说自上海来，因慕徐先生的大名而求其法书，且备若干金作为润笔，他大喜收受，来客说必须和徐先生亲洽，他自道姓名，即为本人，来客看他衣衫不整，颇加怀疑，经枕亚一再说明，才把纸束并润资付之而去，及期取件，其人展视一下，谓这是伪品，徐先生的书法珠圆玉润，不是这样僵枯无力的，坚欲退件而索还原润。可是枕亚得此润金，早已易米，于是交涉不了，恰巧枕亚有友来访，知道这事，便斥私囊以代偿。实则枕亚固能书，以境遇恶劣，所作或稍逊色，不如以前的精力弥满，加之其人先存怀疑之心，以致有此误会。然枕亚的晚境可怜，真有不堪回首之慨呷。他贫病交迫，一九三七年逝世，一子无可依靠，由天啸携往重庆，不听教诲，天啸没有办法，只得任之。其时张恨水亦在重庆，大不以天啸为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了。

写到这儿，觉得尚有些可资谈助的，索性附在篇末。枕亚虽一时享着盛名，可是有名无实，生活一向是艰苦的，所以他所著的《刻骨相思记》书中主人江笑山，便隐射他自己。在第一回的楔子中，有这样几句话："落落青衫，一文之钱不值；叠叠黄卷，千钟之粟何来。梦里名山事业，自知辜负千秋，眼前末路生涯，竟叹艰难一饭。"读之者为之一掬同情之泪。他曾编过《旭报》，时期很短。一九一六年，他创刊《小说日报》其中容纳长篇小说，如天愤的《薄命碑》，逸如的《未来之中国》，星海的《换巢鸾凤》，他的《余之妻》，也连载该报，后来都刊为单行本。该报停刊了数年，许廑父复刊

《小说日报》，枕亚的《朵忆诗》，载在《日报》上，也是为悼亡而作，诗有注语，详述经过事迹，且登载了他的夫人蔡蕊珠的遗影。他又撰写短篇小说，如《侠骨痴情》、《战场客梦》、《不自由的离婚》等，为《枕亚浪墨》的遗珠。又和吴双热合辑《锦囊》，其中大都分咏红楼人物及其它零星杂志。他嗜酒，某夜醉卧路旁，身边时计和资钱，被人窃去，乃作"酒话"，誓与曲生绝交，大约过了半个月，又复一杯在手了。有一次，和许廑父在清华书局对酌，各醺然有醉意，时为中午，一人力车夫把空车停在门侧而赴小饭摊谋果腹。廑父笑着对枕亚说：请你坐着，我来拉车，一试身手。枕亚俨然果为乘客，廑父在附近拉了一个圈子，还到书局门前，骤然停下，枕亚在车座上几乎摔下来，才想到人力车夫到了目的地，把车杠缓缓放下，这是在力学上有讲究的，两人异口同声说："什么微小的事，其中都有学问，不能忽视哩。"

桃源渔父宋教仁

宋教仁

我参加了南社，未免有些偏私，所撰人物掌故，纪述了好多南社人士。宋教仁也籍隶南社，当然是纪述对象之一了。《中华民国史资料从稿》中，有“民国人物传”即将宋教仁列入卷端，言之甚详，那么我在这儿再纪宋教仁，岂不赘余，但“民国人物传”所纪的是荦荦大端，属于正面，我这篇纪些生活细节，以及牵涉到的人物，属于侧面，正传也许有别传，我就不惮烦而涉笔为之了。

宋教仁一名炜，字钝初，又作遁初，别号桃源渔父、抱膝长吟客、第十姓子孙之一个人等。一八八二年四月五日出生于湖南桃源县上坊乡香冲村，这儿山峦起伏，溪水环回，也得称之为地灵人杰吧！

宋教仁的父亲宋起龙的长子为教义，次子即教仁，教仁幼入私塾读书，非常颖慧，老师很喜爱他，说他将来必成大器。他爱好地理，但找不到这方面的书看。一天，得到一把折扇，上面印着地图，他如获至宝，秋扇既捐，可是他这把地图扇，几是不离左右。后来的间岛问题，凭他的地理知识，解决了国界，争回了地权，立了一个大功，他自幼爱好地理，这不毋是潜在因素哩。原来间岛是吉林省光霁峪图们江中之小沙洲，一称夹江，属于我国领土，自日俄战争结束，日本野心家侵占间岛，并把附近一带的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全部归入间岛地区，成为外交重案。教仁爱国心切，化装为日本人，改名贞村，冒险摄及了许多日方的伪证。又在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翻阅了大量有关资料，写成一书名为《间岛问题》，共分七章，并写了一篇序文，叙述了间岛的来龙去脉，及该地区的历史沿革，说明了这个地区的现状，同时指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途径，时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凭着这本书和日本谈判，铁证如山，日本野心家也低首无言了。

清政府认为教仁有功，大加赏赉，不料他因此遭了嫌疑，从事民族革命的，误会他变志屈节，他愤懑之余，大哭一场，并把赏金散发给较贫困的留日学生，复自白："我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一方面，又引起日本政府对他的不满，看作是清政府派来的密探，使他在日本处处遇到麻烦，进退维谷，他便拥绮罗，倚槽丘。效法当年的信陵君，非常消极。

我没有看到《宋教仁集》，却翻检到他的日记，这日记

标题为《我之历史》，一九一〇年，教仁离日归国时，把手稿留存于他的同乡好友陈犹龙处，后犹龙病逝于长崎，由其子陈伯华携回桃源。但这日记并不完整，仅从一九〇四年十月三十日起至一九〇六年四月九日止，年代既不用干支，也不用公历，却标着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及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据考，自楚香被清吏逮捕入狱，教仁复回东京从事秘密运动，恐被目作证据，日记辍止。他著有《中国新纪年》一书，分二篇，共九章，力辟近日新创纪年之不当，而以中国纪年托终于黄帝即位元年癸亥为正。这种纪年法，后为同盟会所采用，表现了宋教仁和当时革命者不奉清廷正朔的意志。这两年的日记，虽为期短促，可是从中他朋好踪迹的往来以及行动的细节，即小见大，足补史乘所不及，也许有些参考价值吧！

宋教仁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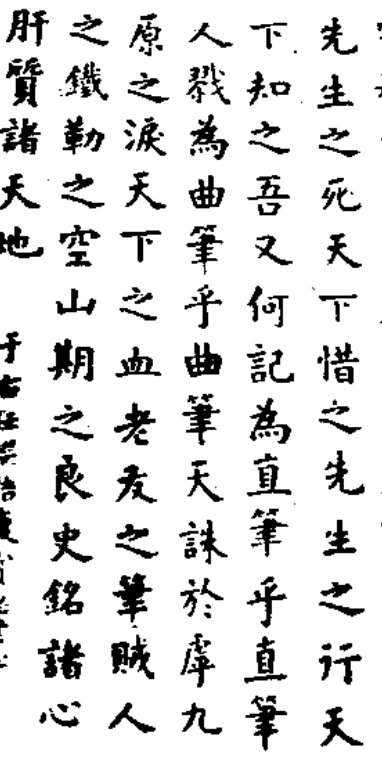
他在日本常访黄兴，黄兴和曹亚伯早年同学于武昌两湖书院，教仁因得结识亚伯。又和田梓琴（桐）亦为同学，尤为契合，有时且寄宿田寓，作长夜谈。那投利物浦自杀的杨笃生，和创刊《湖南游学译编》的杨度，都因避清吏的通缉，潜赴日本，教仁与之不期而晤。他乡遇故知这是何等快慰啊。时有李和卿湖南桃源人，和教仁为同乡，时在东京读日文，寓神田香澄馆，即招教仁居其寓。并同游浅草公园，观所谓："月世界空中活动"、"花中美人"、"满州激战模型"等，诧为眼福。新正，至越州馆访吴劭先，至胜光馆访张步青，谈及一杂志，即《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一九〇五年六月在东京正式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第二期因刊有蔡汇东《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东京当局没收，并勒令停刊。后转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改名《民报》。那位鉴湖女侠秋瑾，在东京组织一演说练习会，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并出《白话报》一册，教仁至秋瑾寓，相谈甚契，愿入会为会员。后常为秋寓座上客，且宴饮甚欢。又与景定成创办《国风日报》之白逾桓（楚香），又与刘成禺创办《湖北学生界》之李小园一见如故，后都参黄兴幕。又晤程家柽，为支那亡国纪念会发起人之一。又于田梓琴处得见陈天华所著之《警世钟》一书，上有黄帝肖像，即摘取之为"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插图，并题数语于后："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滨。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四万万之同胞兮，尚毋数典而忘其祖！"又和章行严时常交往，行严居海国馆。又因章振之介，得谒孙中山，此后遂为中山得力助手。又在大阪晤王薇

伯（按王为山西汾阳人，生长吴中，在吴办一报，庞独笑为主笔政，我因庞之介得识王）。又与田梓琴拟作《募建洪秀全铜像启》，二人皆不擅作，乃致书高天梅代为之。又偕梓琴、天梅同访蒋观云。又访崔通约，崔字沧海，康有为弟子，（在沪，我与之相稔）。又晤日本人驹井德三，为朱明后裔，同情于民族革命。又知邹容于一九〇五年四月二日，暴死上海西牢中，教仁发起为开追悼会，会议决定，请张溥泉往上海调查邹容死由，又偕郭瑶皆至上野观樱花，几有万人空巷之概。又晤刘揆一之弟道一。又途遇易宗夔，易参加政闻社，为立宪派骨干，著《新世说》。又与胡经武、郭之奇等，至和强乐堂观活动写真（电影），则演我国妇人丑态，教仁大愤，与诸留学生书一长条贴在门口，劝止观众莫入。又宫崎寅藏，别号白浪滔天，和教仁言谈契合，教仁称之为"伟丈夫"，美髯堆髻。复谓："犬养毅资助革命，改日当为介绍一晤。"又偕宋海南至锦山楼，进朝鲜料理，一尝神仙炉。又孙中山约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再晤于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又高天梅创办《醒狮》月刊，陈巢南、柳亚子、马君武、李息霜等为文。教仁拟以《二十世纪之支那》合并之，以意见不一，作罢。天梅邀教仁每月为《醒狮》撰一文。又肄业早稻田大学，移寓学校后瀛州筱处。又《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止，另办《民报》，日警暗随其出入。又购得明崇祯帝御笔所书横幅，即张诸报社中。又赴青年会馆，从王怀青学英文。又眷日女西村千代子，李和生力劝之，始疏往来。又患神经衰弱症，就医于狩野病院，又和邓孟硕、仇亮通信海上，二人都隶南社。又章太炎出狱，来日本掌理《民报》，在孙少

甫处，与教仁相见，甫通姓名，即谈及哲学研究。又从刘林生学围棋。又于太炎处晤胡汉民，推太炎为《民报》总编辑。又病入东京脑病院，阅《福尔摩斯探案》以自遣，观《石头记》，谓“除写恋爱嫉妒之情外无它文字，甚觉其平庸。”既出院，移居宫崎家。又以译书事，与江天铎会晤。又《民报》周年纪念大会，孙中山演说，教仁任翻译，且将讲稿之大义，录要载诸《革命评论》。又太炎介绍桂伯华与教仁相识。又于《民报》社晤宁太一，宫崎氏席上晤孙竹舟，后皆为南社烈士，又识吴弱男之妹亚男。又黄兴居伊势屋，黄去香港，教仁移居之，且以一切要物交教仁。又陈汉元访教仁，言《洞庭波》杂志改为《中央杂志》，以此名不善，又改为《汉帜》，请教仁作发刊词。又黄兴请教仁教其子一欧读汉文。又与黄兴、何小柳同往大森池上观梅花。园在一山之阳，周围约半里，植梅无虑数千株，开花正盛，人行梅林中，几莫辨方位，为时既晚，食宿该处明保楼。翌日，又往银世界观梅。又美国《大同日报》拟请教仁主笔政，辞之。这日记写至一九〇七年四月九日止。日记偶或有错别字，这是仓卒的笔误，所在难免。又经常有些空框，有的记忆不起，留着日后填补，有的秘密不能公开，那是故意空着的。

日记中时常涉及《王阳明年谱》，颇多发挥。又对于哲学、心理学，亦有心得，且列著图表。喜购书，面极广泛，如《台湾实业状况》、《日本帝国纪年私案》、《花笑翁》、《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澎湖岛》、《暹罗王国》、《日本神学考》、《汉文典》、《大英百科全书》、《北海道殖民图说》、《南洋之风云》、《生活之过去未来》、

《支那地志》、《马术教范》、《日俄海战图》、《东洋交通图》、《世界十伟人》、《世界十女杰》、《万国大年表》、《雄辩术》、《婚姻进化》、《新佛教》、《西力东侵史》、《十九世纪谚海》、《古钱鉴》、《海外奇谈》等。东京有一家书店名中国书林，尤为老顾客。又常从事编译，宣传革命，并借稿酬以资生活，如《汉文学讲义》、《竹头木屑录》、《呜呼汉奴》、《西太后之宪政谈》、《太平天国地理志》（未完成）、《请看端方在湖南之举动》、《俄波罗的海舰队之前途》。又译《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各国警察制度》。



于右任题宋教仁墓碑

教仁诗喜杜工部及高青丘，偶事吟咏，篇什不多、据我所见，如译日人诗数句：

夜静疏钟
沉远时、
秋高孤雁
渡寒云。
霜林残柿
乘两三，

薄暮饥鸦争剥啄。

又断句：

月求窗纸薄，露下客衣单。

又　晚烟绿隐临江树，早稻黄催负郭田。

又　楼阁参差余落日，关河萧索咽残蝉。

又　四壁虫声急，孤灯夜雨寒。

此身愁里过，故国梦中看

又武昌七夕有二句：

遥忆故园小儿女，应随阿母望河桥。

又甲辰十月出亡道中口占：

满地腥膻岁月多，百年胡运竟如何？

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

此外又有登韬光绝顶、思家、秋晓、发汉口寄陈汉元，哭铸三等，均收入我所编撰的“南社丛谈”中。原来教仁也籍隶南社。

那革命号角的《民立报》是于右任创办的，教仁来上海，右任即登门拜访，请主笔政。《民立报》社遭到火灾，移至法租界三茅阁桥，教仁开始用“桃源渔父”的笔名发表了八十多篇锋利无比的文章。那陈旭麓和何泽福所辑的《宋教仁》一书，他们说得好：“在《民立报》工作的这个时期，是宋教仁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把《民立报》作为主要阵地。在政治思想领域以不同方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他那切中时弊

的精辟议论，他那政论文章中所显现的丰富学识，都能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

教仁遭袁氏之忌，主要是以责任内阁，削弱袁氏之实权，袁氏乃决心杀害政敌，授意于赵秉钧，再由洪述祖密电应桂馨，更雇用武上英为凶手，刺教仁于北火车站。当即送入老靶子路铁路医院，这时已傍晚，诸医师已下班，仅一二护上为之治疗，致出血过多，未能挽救。当时教仁即请于右任来，托以三事，一、将书籍捐助南京图书馆，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抱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他至死尚未料到袁氏之出此毒手。袁氏得讯，故作惊讶说：“这怎么好？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继而又伪装惋惜的话：“遁初，中国特出之人才也。再越数年，经验宏富，总理一席，固胜任愉快者。何物狂徒，施此毒手！”一方面装得像模像样，下缉凶令：“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连得他的儿子袁克文也子为父讳，在他所著的《辛丙秘苑》有这么一段谎言：“宋遁初入都，先公一见，即大称赏，每谈政事，辄逾夜午，欲以内阁畀之。遁初谓：尚非其时。拟南下一察，庶有把握。遂出京，居于沪，虽同党中亦不深悉其所欲为。二年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次，遁初察之稔，欣然命驾。行之前，陈英士、应桂馨等宴之，筵间，陈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曰：公直叛党，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再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曾谓予曰：遁初

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桂馨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邀功计，不期适以移祸也。先公与予言及遁初之死，尚挥泪不止，盖深惜其才，先公且曰：前亡午桥，后亡遁初，予之大不幸也。午桥，端匋斋（方）丈也。先公初不知赵洪之谋，及电发觉，尚不信赵之出此，赵亦力白为人伪造非己所发。予力劝先公通电自辩，先公曰：予代人受过多矣，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乃由我而见杀，更何辩！彼明察者，必自知之，不思予既欲杀之，不必招其来，而径杀之可也，或待其来，陷以罪杀之亦可也，杀之道不一，何必数使招之，乘其将行而杀之，斯明授人以柄，虽愚夫不为也。况反对予者，如孙文、黄兴、陈其美辈，皆可杀，何必择一助予组阁不用党人之遁初而杀之？此理不辩，必有自明之日也。惟予必杀应桂馨，为遁初复仇可也。斯时应已就狱，赖陈其美辈隐为之助，而北方之势力尚未达于沪，赵洪又不自承，且为证之电惟“毁宋酬勋”四字，既云酬勋，而内阁并无为洪辈请勋事，故先公始终坚持不使赵就沪狱，令提应等入都，南中又坚持不许，相持至二次革命，陈始拯应出狱，既谓应贪北方之勋而杀遁初，陈反拯之何也？及事平，应请洪解说，欲效忠于北，先公佯许之，赦其罪，及应至都入觐，先公俟其退，语雷震春曰：应某狼视，不可留也，且遁初死其手，尤不可不诛之。雷曰：应某遵令投诚，诛之不信，且有以阻后来者，如必杀之，以暗刺为宜。又越数日，先公闻应居旅馆，过事

招摇，乃令雷速办，雷一方嘱人告应曰：元首以君居京，易触人耳目，可赴津暂避。一方遣人伺其行随之，刺杀于车中。杀遁初之主谋者，陈应也，应既诛矣，陈亦被刺于沪寓。与闻者赵洪也，赵为仇家杨某所毒，洪则授首于狱。行事者武某也，入狱未久，即被毒杀以灭口矣。遁初之仇可谓复矣。而先公冤久不白，予既知之详，则不忍不言，非予袒所亲也。先公居位时，执法处杀人多矣，予亦不能为讳。遁初，先公新交中最善者，旧友以端匋斋丈为独厚，且推其才为清臣第一，竟以端比遁初，其重视可知，重视而杀之，不义也，且无是理。故就予所闻见，不虚一字以告世人。遁初有灵，当亦不甘使先公长冒杀之之名而弗白也。"《辛丙秘苑》发表在《晶报》上，当时叶楚伧见之，立致书《晶报》社，力斥其虚妄。而克文之贾祸于陈英士，是有其借口的，原来教仁应袁氏之招，英士力阻其行，谓："袁氏善于羁縻，恐受其欺。"教仁不听，竟被阴谋所刺。时英士方与诸友宴于花雪南校书处，正酣饮间，忽有人来报教仁被刺于车站，英士闻之愕然，既而举杯向诸友曰："可干此一杯"，媚袁之徒传言："教仁之刺，乃英士为之，借杯酒以庆其功。"实则，英士和教仁交谊甚笃，且曾同事《民立报》社，意旨很相洽合的。

刺死教仁的凶手大家都知道是武士英，实则是假姓名，其人为吴福铭，乃一亡命之徒。应桂馨把教仁的照片给他瞧，许他一千元的酬报，先给他二十元和手枪一具，吴花了十块钱买了一件大衣，吃了一顿较丰盛的晚饭，便投宿了一家小客栈中，翌日，到火车站去行刺，身边已所剩不多了。吴当场被捕，应恐泄露，急向狱卒行贿，夜间把吴绑住，用

许多层的豆腐衣蒙在吴的脸上，致窒息丧命。死后验不出伤痕，算是暴卒。别有一说，刺宋，张宗昌亦与其列，时张宗昌落拓沪上，应桂馨许以千金，那是和吴共分的。张先发枪，吴继之，一时秩序大乱，张得脱逃，这是张后来和招商局局长赵铁桥同饮，张宗昌剧醉而自述的。

教仁逝世后，《民权报》首先揭布应洪之密电及其它证据，时何海鸣执笔政于该报，发其秘较早。《民立报》刊载了《可骇之暗杀案》一文，叶楚伧参加追悼会于味莼园，徘徊其间，忆教仁句"细柳新蒲为谁绿"，黯然欲涕，撰《不尽馀哀录》记之。徐血儿等，且汇集哀挽之文，刊《宋渔父》一书。南社姚鹓雏、庞树柏，各作词悼之，调寄"桃源忆故人"，尤为巧合，以宗为桃源人也。

宋教仁墓，在沪北共和新路，辟地若干亩，杂栽卉木，因称宋公园，墓前立一像，手执一卷，作俯首冥思状，闻出名雕塑家江小鹣之手。一碑刻着于右任的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又章太炎篆书"渔父"二大字，一自浩劫来临，墓被毁，有目睹者仅见白骨一堆及皮鞋一只而已。及后重建墓园，像较矮小，太炎两篆文尚在，右任题语，由康宝忠仿写重刻，则今非昔比了。更易称闸北公园，我曾往瞻谒，提议园中设一纪念馆，罗列一些教仁遗物及手迹俾来园参拜者有所观摩，奈人微言轻，迄今犹未实现。

教仁能书，在日本为永井德子书横幅，又在沪和我师程

瑶笙同执教于某校，为师写件多幅，高天梅亦索其书，赵眠云的《心汉阁杂记》谓曾见他绘桃花一枝，题句云：

春潮千里下江东，迎面桃花处处红。
余自武陵源上止，还山无路一渔翁。
迷津莫再无前逢，消受江头酒一壶。
容易飞花逐流水，招魂我自向秋湖。

那么教仁不但能书，且擅画了。

这儿再补充一些琐事，有人以“不重伤不擒二毛”作一谜面，射一人名“宋教仁”，这是引用宋襄公的故事，教仁一度以宋襄公自命。又在日本时，宫崎寅藏等置酒高会，教仁列席，每有拔剑起舞之风，人以梁山泊上宋公明呼之，教仁即以此为化名。金山高吹万，虽和教仁同隶南社，却未谋面，心殊仰慕，乃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九日访之，谈笑甚久，不料翌日即得教仁噩耗，使高吹万成为最后见到宋教仁一面的朋友，为之恸惜，作诗哀之。

李根源啸傲小王山

我和李根源在他下野时，曾通声气，可是始终没有一面之缘。原来他晚年为吴下寓公，和章太炎、金鹤望，结金兰之契，诗酒林泉，极盘桓啸傲之乐。他葺治小王山，是煞费经营的。既成，邀诸友好往游，他做东道主，尽永日之欢。承他不弃，一度柬约我和范烟桥、赵眠云等作灵山大会，烟桥、眠云欣然命驾，我当时不知被什么事所羁绊，没有参加，总以为来日方长，以后再来登临瞻仰，岂料人事变迁，迄今未了宿愿，这是多大的遗憾。否则我这一篇谈人物、谈景迹，一定能谈得较生动，较亲切，悔之莫及，只得如此了。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别号高黎贡山人。一八七九年六月六日，诞生于云南省的腾越九保乡，父亲李大茂，以军功任腾越镇中营千总。李根源一跃而为民国史上的显赫人物，有此成龙之子，那是他父亲李大茂所意想不到的。（按大茂卒于民国乙卯九月，根源方亡命日本，家人没有告诉他；次春闻讯，方声讨袁项城帝制，组织肇庆军务院，

瘁于国事，不能奔丧，誓愿终身逢此日茹素不进荤，借以赎不孝之罪。）

徐悲鸿妙绘李根源

我拟多纪述些李根源的生活细事，可是他的荤荤大端，似乎也得带着一笔，作概括性的记录，那就细大不捐，双方兼顾了。他早年应试为秀才，此后他不事科举，考进新创办的高等学堂，次年取得官费，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校。一九〇五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根源为早期的会员，富有革命头脑，回国后触犯了云贵总督丁振铎，派警逮捕，他闻风，又潜赴日本，学习陆军，允文允武，彬彬桓桓，如此人材，是很难得的。这时，护理云贵总督的沈秉堃赏识了他，

把他调回云南，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在他爱国思想教育下，培植了许多在辛亥革命中的军事骨干。他自己也冒着锋镝，和蔡锷、唐继尧等从昆明城北进攻，取得了胜利，蔡锷任都督，他任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此后他参加癸丑讨袁之役。欧战爆发，他和熊克武、章士钊等，组织欧美研究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一九一八年参加护法斗争，以及其它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此役便择地苏州，作为息隐之处，黎元洪总统派人到苏，邀他出山，并亲书一联给他：

关中贤相资王猛；天下苍生忆谢安。

对他非常推崇，因此他与黎元洪有知遇之感的。晚年寓北京，朱德时往问安，因朱也出身讲武堂，沐受他的教泽的。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李根源逝世，年八十六岁，著有《雪生年录》、《雪生年录续编》、《曲石文录》、《曲石诗录》、《曲石诗文续录》、《曲石文存》、《曲石续文存》、《曲石庐藏碑目》、《荷戈集》、《东斋诗抄续抄文抄续文抄》、《九保金石文存》、《镇扬游记》、《娱亲雅言》、《吴郡西山访古记》、《吴县冢墓志》、《洞庭山金石录》、《阙茔石刻录》、《景邃堂题跋》、《西事汇略》、《虎阜金石经眼录》、《曹溪南华寺史略》（与邓尔雅合作）、《河南图书馆藏石目》、《滇西兵要界务图注》、《滇军在粤死事录》、《陈圆圆事辑》、《陈圆圆续辑》，真可谓著作等身。又编刊《云南杂志》，题有："民报挺身谁拱卫，云南杂志是尖兵"之句，时为一九〇六年。他又绘图寄意，有《吴

郡访碑图》、《苏门负土图》、《阙园图》，（按根源母亲阙氏，阙园为供养其母所住。）园中有祝蒽风一联，极为传诵人口：

山光照槛，塔影粘云，永日足清娱，
　　绕膝觞称金谷酒；
红萼词新，墨花志古，遥情托高咏，
　　题襟人试老莱衣。

根源为苏寓公，那是他看到军阀混战，政局日非，便急流勇退，奉母赴苏，他对于苏州山明水秀，林木清嘉，素具好感，认作第二故乡，即在葑门内十全街购买了一所园林式的旧住宅，伺奉定省，克尽孝道。某岁，他为萱堂祝寿，那时他虽高蹈远引，不问政事，但究属阀阅簪缨，门生故旧，都一时显达，晋觞上寿的来自四方，轩屋厅堂，极富丽繁衍之盛。当杯酌笙箫、群情欢动之际，他忽然想到左右邻舍，也应当请他们来热闹一番，可是邻居的老媪们，生活贫困，衣服褴褛，见不得人，又送不起贺仪，坚决不肯参与以贻羞。根源探知其情，婉言谢绝送礼，并由其母亲检出自己的服御，给邻媪穿着，前来饮酌。这些平民化举动，受到众口的称颂。直至一九二八年，他的母亲仙逝，就在距城西南四十里的穹窿余脉小王山，卜葬其母，且种松万株，名之为松海，加以其它点缀，小王山竟成为风景区。一九六五年七月，他自己临终，遗嘱，把他骨灰埋葬小王山，在他母亲的墓侧，经过浩劫，幸而没被摧毁。

当他居苏时，章太炎、金鹤望等名宿，也在苏州，常谈艺论文，其为相契，便结为金兰兄弟。而苏州为吴王阖闾故

都，数千年来，古迹累列，有许多是素来著名的，还有许多尚待搜幽索隐的，甚至断碑仆地，淹没从棘芜草间，非有好事者，不克发见考证。他却好古成癖，特地备着一只小船，他的居处，临着河埠，就在门口上船，是很便当的。苏州是有名的水乡，有东方威尼斯之称，循着纵横的河道，到处可通，由小船深入探寻，往往泊在港畔，登岸陟阜，披蒙翳，驱狐虺，得一碑碣，摩挲辨认，走笔录存。夜则宿于小船中，一灯荧然，和他的伴从相对。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天，以饱受霜威雨虐，加之饮食失常，归家一病几殆。既愈，他把搜集的资料撰成《吴郡西山访古记》，且又参加吴荫培探花主持的吴中保墓会，到处访觅古代名人的墓穴，一一为之封植。当时有位王秋湄讥讽他："与冢中枯骨为伍。"他回答说："这与临摹古碑、摩挲古物同一意义。"用以还讽秋湄的好古物而集藏六朝造像的习性。

根源在小王山辟有别墅，城郊往还，路过木渎，经常在石家饭店进膳，该饭店有十大名菜，尤其鲃肺汤，为于右任所称赏，曾有一诗：

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
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

且写了"名满江南"四字的横额，潘泽苍很熟悉该店的往史，写了一篇记录。又我友许舒风，乃该饭店主人石仁安的女婿，见告李根源和该店的关系，最早该店的招牌为石叙顺。有一次，仁安请根源为该店更名，根源大笔一挥，径书

石家饭店四字，于是邵力子、叶楚伧、吴敬恒、白崇禧、李济深、汤恩伯、钱大钧、陈果夫等，都来品尝。果夫尝到仁安亲自为他烹制的番茄虾仁锅巴汤，这菜先把番茄虾仁在滚油中熬透，然后浇在锅巴上，嗤的一声作响，饶有妙趣，这肴现在很普通，当时由石家饭店创始，果夫大为惊异，问："这叫什么？"锅巴是素来不上席面的，仁安说："没有名堂。"果夫说："菜肴怎能没有名堂，我认为不妨叫做天下第一菜吧。"于右任吃鲃肺汤，那是根源邀请他来的。据说石家饭店的所在，乃是有清名臣冯桂芬的旧宅。

根源的交好，据他的嗣君李希泌所撰的《回忆先父李根源在吴县的岁月》，叙述甚详，知道他和张一麟友谊更深，小王山的"阙茔村舍"四字，即出于张氏手笔。张氏的祖墓，距小王山数里，建有庐屋，但张氏很喜欢住在阙茔村舍，和根源晤谈，根源特为张氏辟一卧室，大有徐孺下陈蕃之榻之概。两位老人都习惯早起，黎明起身盥洗，张氏打太极拳，根源则做健身操，两老锻炼后，坐在相对的沙发上，张氏捧水烟袋，根源吸旱烟长管，边吞吐，边谈话，一直到吃早饭，以为莫大乐事。一九三二年，根源和张氏有志于办新农村，倡议在善人桥立实验农村以示范。又办成人夜校。仿日本式修公共浴池。"九一八"事件发生，二老一致主张抗日，且义愤填膺，组织老子军，参加前线作战，卒被当局劝阻，未得成行，乃转为后方支援工作，埋死救伤，不遗余力。根源有五言绝句：

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
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

当时郭沫若深赞二老的行径，称根源与一麟为："天下之大老"，撰文报道其事。此后敌寇日迫，城居危急，根源携带随从，于深夜杂在难民中，步出金门，经横塘、朱墩、西跨塘、木渎等地，途中数遇敌机轰炸，幸未遭殃，至次晚始抵小王山，又有诗云：

救难扶伤今已矣，老夫挥泪别苏州。

这诗是很沉痛的。及敌军侵占吴江，去小王山仅二十里，一水可达，加之敌机空袭木渎，火光烛天，根源大为焦灼，这时工兵总指挥马晋三驶车来小王山接根源和张老，因晋三的父亲马程远，是根源讲武堂的老学生，有师生之谊的。奈张老为了难民尚待疏散，未能离走，根源被晋三强拉登车，前往南京，辗转到重庆，住在化龙桥畔，徐悲鸿去探望他；有感于根源以往的义举，为绘"国殇图"长卷，绘着根源执绋走在行列的前面，满怀悲忿，栩栩如生，为悲鸿生平得意之作，可惜现陈列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中，仅一悲鸿为根源所作的画像，那"国殇图"已不知去向了。

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刊行的《中国名胜辞典》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辞典》都列入了苏州，但在苏州名胜中却遗漏了小王山，不毋遗憾！幸而李希泌的那篇《回忆先父李根源在吴县的岁月》，纪载很详，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又刊有《吴县小王山摩崖石刻选编》佐以图片。兹摘存一些，以留鸿雪。根源在苏州前后十四年，一九二七年春，其母逝世，殡于石湖治平寺，乃在寺内守灵。翌年，葬母于善人桥

小王山东麓，从此他经常住在小王山，他乡居的时间，还多于城居的时间。在小王山植树造林，引道开山，濬泉凿石，欲辟小王山为名胜之地。山后万松蓊蔚，翠黛染衣，即就峰头建一石亭，章太炎篆书题“万松亭”三字。一九三五年陈石遗诗人来游小王山，登上“万松亭”，看到万松成为松海，对之胸襟豁然，大为兴奋，题名“松海”，并写了“松海”两个大字，刻在松林深处的崖壁上。根源喜悦之余，复鸠工在松林内建了两座三开间的平屋，南边的一座，叫“湖山堂”，面对岳峙、烂柯两山，峰岚缺处，可见太湖，凭槛远眺，顿有山色湖光扑面来之感。北边的一座，叫“小隆中”，章太炎篆书题额，并有识语，如云：“予昔为印泉作楹联，附语，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盖戏以魏武相拟，以印泉尚在位也。退处十年，筑室松海，自署小隆中，又追慕武侯，则仕隐不同，故淡泊宁静，亦山林之趣，予因据其所称榜之。”小隆中的题名，是有来历的，太炎夫人汤国梨有次来访松海，口占了一绝：

探胜不辞远，栖山莫怨深。
苍茫松海里，应有卧龙吟。

根源和了一首：

苟全于乱世，不觉入山深。
高卧小隆中，聊为梁父吟。

因据诗意，名此屋为“小隆中”了。堂中悬有冯玉祥在泰山所绘的巨幅“蜀道难图”，是赠给根源的，悬在这儿，却有些不伦不类。小隆中后面有一丛石峰，张溥泉（继）来游，题名为“卧狮窝”又题了一诗：

大王卜宅小王山，野服芒鞋意自闲。
遥指吴宫无限恨，太湖明月一沙湾。

人称根源为印公，这儿又称大王，递升了一级，他引为笑谈。小隆中之北，有座石台，广二三丈，刻有九七老人马相伯写的“枕涛”二字，其上为“寒碧石”，其下为“听泉石”，再北有石亭。篆额“听松亭”也是章太炎题的。“卧狮窝”的西侧为“吹绿峰”，因石峰遍滋苔藓，浑然一碧，故名。这三个擘窠大字是陈石遗写的。可是这儿嶙峋屹立，缺的是潺潺的流水，有了石，没有水，未免减少了活气，所以根源动了脑筋，把对面岳峙山涧的流泉，引导过来，开辟了一个池塘，注玉跳珠，风起细浪，李烈钧为题“灵池”二字，上建“池上亭”，登临其间，令人有濠濮之想。池塘的南面，有旷地数弓，植梨多株，花时笼烟浥露，剪雪裁冰，称“梨云涧”，加上前山的“孝经台”，成为“松海十景”。那“孝经台”，是一块三四丈见方隐伏在山坳里的平整岩石，刻有章太炎篆书所录的“孝经、卿大夫章”，每个字一尺二寸见方，几欲与泰山经石峪先后相辉映。

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知名人士来游小王山留下题字的，除上面所述诸子外，尚有陈巢南、金鹤望、张大千、

范烟桥、周瘦鹃、吴兆麟、汪旭初等，也有未履其地、寄来手迹的，如吴昌硕、谭延闿、谭泽闿、章行严、邵元冲、张默君、张维翰、蔡锷、黎元洪、程潜、郑孝胥、陈锦涛和根源的老师赵端礼、孙光庭等。根源雇了两名刻工，历两寒暑才把题字都镌凿在小王山和岳峙山的岩石上。最特殊的，其中有一块是曾任苏州博习医院院长美国人苏迈尔博士的西文题名，为摩崖的创举。根源将小王山的石刻与题咏，汇编为《松海》一书，包括“松海集”、“松海石刻”、“阙茔石刻”、与徐云秋“穹窿杂写”四部分，此外又请四川诗僧大休上人绘“阙茔村舍图”。云秋能画，又画了“松海图”，云秋和我相识，著有《卓观斋胜录》，“文革”前曾把晤于上海，不久他就下世了。总之，小王山是湮没无闻的，经根源加以点缀，由因人而名，也就成为胜迹了。

一九五〇年根源从北京回到苏州，忙着去锦帆路拜谒了章太炎的灵榇，又访问了经学大师曹元弼。旋即驱车到小王山，茔墓和村舍依然如旧，但郁郁松林，经战乱被伐，根源大为嗟惜！一九五一年，根源迁居北京，时常萦系着小王山，奈年衰体弱，未能成行，便主张在抗战时期从十全街寓所疏散到小王山那些古籍、书画、文物、以及故意沉在小王山关庙前小池中的唐代墓志九十三件，其中尤以唐诗人王之涣的墓志，为最珍稀，悉数归诸公家保存。根源于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病逝北京，后人按他的遗愿，安葬小王山，他有一弟根云，也埋骨于此。

现在掩映在绿荫丛中的小王山小学，原名阙茔小学，是一九三一年根源创办的。教室门前有一口井，名曰：“罔极

泉”，是办学前一年开濬的，也就成为遗迹。那时在这小学读书的有一位金云良，今尚健在，擅文翰，缅怀师门，撰写了《李根源与小王山》一文，足补李希泌所写的挂漏。并把题名题诗列为一表，也是一位有心人哩。那本《吴郡西山访古记》我最近向图书馆借来，始得寓目。书为线装本，为日记体，凡五卷，《虎丘金石经眼录》、《镇扬游记》附在其中，题签出腾冲李曰垓手笔。末有根源识语：“此书为余今岁游览所经，随笔记录，疏舛知所不免，未敢遽出问世。乃上海泰东图书局主人赵君南公强索刊印，辞不获已，尚冀海内鸿硕，匡教是幸。”冠金鹤望一序，略云：“公之载酒买艇挟两健仆而西也，太夫人亦不之知。荒山破寺，披榛丛，剔藓迹，甄录宋以来石刻无遗。历访先贤兆域百余所，凭吊其松楸，其或幽隐芒昧，则咨于亭长野老，证以史志，相以阴阳，间得佚石于畦陇间，于是韩襄毅、徐武功、董香光、钱湘舲、王惕甫、曹秀贞夫妇诸墓，近百年来文人学士，课虚叩寂于荒径穷谷，虽足不知其所往，一旦骨脉呈露，昭晰无疑。其尤久且远，如吴朱桓、梁陆云公、钱氏元璙佳城幽壤，绵历纪祚，亦复披豁以诏当世，公之功于是为勤。其他题辞者，尚有张一麟、赵石禅、孙光庭、亢维恭、陈荣昌、王佩诤、何秉智、方树梅、吴荫培、彭云伯、费树蔚、周迦陵、李希白、陈直、李维源、尤宾秋、卧云法师等，珠玉纷披，均极可诵。他访古凡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到四月三十日，第二次是同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共计二十六天。当时交通颇多阻塞，每天寻访的往往有五、六处之多，很为劳累，晚上在船舱灯烛下，涉笔纪载，动辄至三鼓始息。

他为了访寻那著《治家格言》的朱柏庐（用纯）之墓不得，乃辗转访得吴县生员程敬之的儿子叔渔，盖柏庐墓被人所掘，而敬之出于阻止的。便请叔渔为导，舟泊周家圩，步行里许，由权墩登山，得见墓穴，土已削平，无复隆然之概，他即斥资为之整葺。又访经学家惠栋（定宇）之墓不得，归求惠氏后裔亦不得，既而张一麟偶遇惠而溶，知为惠栋的六世孙，以告根源，始由而溶导往光福镇倪家巷村南百步，地广二亩，尚有祭台，乃设香花瞻拜，以志敬仰。

根源自己也擅书法，具北魏体，朋好求书，他立即应付，他很随和。有时村民及田舍郎请他挥毫，他从不拒绝，甚至主动写了联对，亲自送到野老们的陋室中，谈生活，话桑麻，野老也忘掉了他曩时是显赫一时的国务总理，留他吃饭，佐饭的都是什么荠菜、马兰头、金花菜，他笑着说："这些时鲜蔬菜，比鱼羹肉脍，胜过多多，我是很配胃口的。"我喜罗致书画扇，颇以没有李根源的手迹为憾，一天在丁暗公的后人丁柏岩处，看到一柄根源写的隶书扇，最为珠联璧合的，一面为马树兰的花卉，淡雅清疏，得无伦比，马树兰为根源的夫人，这柄夫妇合作扇，尤为可珍可贵，我和柏岩相商，卒由柏岩割爱让给了我，作为纸帐铜瓶室长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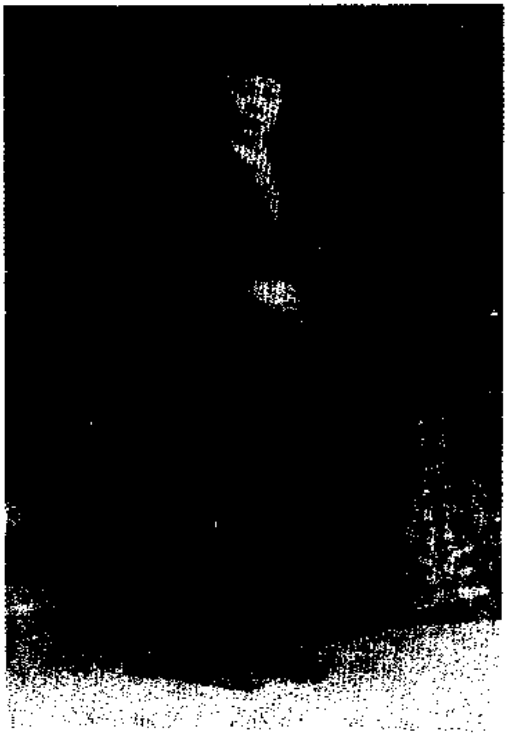
根源的后人，有挹芬、希泌等，希泌是他第五子，孝思不匮，以父亲著述，久已绝版，最近把根源在不同时期的文电、题跋及研究云南金石文章，共一百七十篇，总计三十万言，请缪云台作序，楚图南题签，名《新编曲石文录》，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刊印问世。这是民国史料，也是地方史料，更是南社史料，因他老人家也是籍隶南社的。

酒国诗人陈柱尊

南社最盛时期，社友达一千余人，曩年我辑《南社丛谈》，列入一百七十人的传记，当然遗漏甚多，可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坚分子，是不会遗漏的。可是陈柱尊的传记，以所知不多，未免简略了一些。最近晤见他的后人陈松英、陈三百，告诉我关于他父亲陈柱尊往事，我把它综合整理，和我所知道的重写一篇，作为南社文献吧！

陈柱尊名柱，一名郁璋，广西北流人，一八九〇年生，一九四四年秋逝世，得年五十五岁，距今相近半个世纪了。他的父亲干丞，也是一位名宿，家学庭训外，又师苏寓庸、唐文治，而得文治熏陶更深，曾获文治早年试卷，珍如拱璧，把它付诸装池，纷请名家题咏，借以缅怀师门，永为纪念。他的夫人杨静玄，贤淑温文，伉俪甚笃，因此他自号抱玄居士，斋名为守玄阁，无非为静玄而取。其它斋名，尚有变风变雅楼、十万卷楼。他为沪上寓公，一度卜居辣斐德路的辣斐坊，一座半中半西的楼房，标着十万卷楼，我曾到过，和

他老人家倾谈了两小时，吐属渊博，令人如坐春风，迄今犹留印象。所谓十万卷楼的确册帙琳琅，不啻杜家之库、曹氏之仓，左图右史，晨夕披览，虽寒暑不辍。不久前，泰国曼谷的《中原日报》，载有《陈柱尊的勤苦三层读书法》，一是思辨，要求疑所当疑，信所当信，如此，才是纯粹的客观现实。二是考证，不能凭空设想，务使语必凿确。三是校订，流传典籍，往往经肤浅陋士谬加窜改，以及愆文夺字诸弊病，非慎重考核不可。还提倡五步法，那是阅读、探索、深涉、研究、贯通，这和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读书法，分浏览、发问、精究、演绎、复习，颇具异曲同工之妙。



酒国诗人陈柱尊

柱尊的一生，是读书、教书、著书的一生。历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在交大任教十八年之久。以及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教授，安徽大学校长。著述有《待焚诗稿》、

《守玄阁诗抄》、《变风变雅楼文集》、《十万卷楼说诗文丛》、《中国散文史》、《四十年来吾国之文学略论》、《国学教学及自修法》、《研究国学之门径》、《公羊家哲学》以及诸子百家诠释，因他出笔迅速，记忆力和分析能力又强，数日成一专书问世，那就不胜枚举了。举凡教薪所入与卖文的酬润，除家庭开支及子女教育费外，大部分用于买书，那十万卷楼请南海康有为题匾额，曾作诗，有“春秋点勘朝夕诵”之句。他对子女说：“积钱不如积书，钱有尽时，书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他的《买书歌》有云：

柱尊好书如美女，一顾不恤千金子。
春申日暮书肆中，忘食废寝不知苦。

他是朱柏庐“家训”的实行者，黎明即起，朗朗的书声，便把子女们从睡梦中唤醒。由于他日间忙于工作无暇教育子女，辄利用晚餐时间，酒兴方酣，向子女谈论读书的好处和乐趣。常谆谆教诲，古今中外凡在学问上有成就的人，大都从勤苦中得来，天才尚属次要。清朝的阎若璩，虽性质愚钝，勤苦却使他著了《古文尚书疏证》，成为经学家兼考据家，给子女们很大的启迪。他又有诗云：

人之有学问，如车有轮舆。
若书都不读，乃类禽兽初。

他的夫人杨静玄，也是好书的，每年四季，为他曝书以

免虫蛀。常笑道："人家曝谷我曝书，人家数钱我数书"，柱尊为之欣然色喜。

柱尊嗜书外又嗜酒若命，诗以颂酒，如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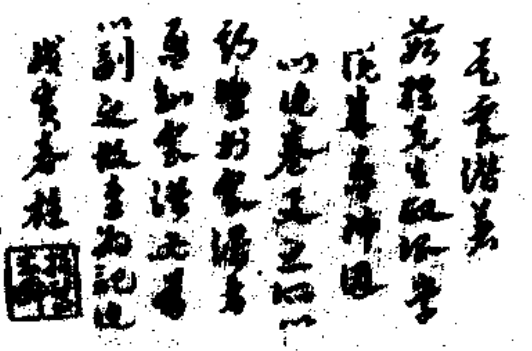
人生患多欲，忘欲莫酒若。
一饮忘名利，再饮忘然诺。
三饮忘大地，万象归寂寞。
四饮忘身世，物我无所着。
所饮能愈多，所志乃弥博。
有时慷慨谈，壮气凌寥廓。
有如颜常山，骂贼不畏却。
有时说良心，历历无隔膜。
有如鲁仲由，闻过心乃乐。
有时夙昔仇，欲得快剑锷。
偶然相聚首，一醉百怨削。
有时新相见，两心隔城郭。
偶然相集宴，一醉订盟约。

把饮酒之乐，说得天花乱坠，可见他老人家癖酒之深。他酒量很宏，家中备一簿，标题为《酒国春秋》，那是他和一班酒友如朱大可、胡粹士，傅筑隐等排日会饮的纪录。以多寡为高下，他自封为酒帝；大可不服气，乃以酒相慰劳之。其它尚有王霸之分，酒德好的为王，酒德差的为霸。同时南社顾悼秋，著有《服媚室酒话》，又仿《乾嘉诗坛点将录》，编《酒国点将录》，自称"神州酒帝"，有人以柱尊亦有酒帝之

号，作打油诗，有云："谁道铮铮南社士，神州称帝竟成双"。我晤见悼秋，同饮于沪市香粉弄的方壶酒家，女儿酒虽极醇厚，可是他病足，所饮不多，无复昔年的豪情胜概。不久，他就下世，病足就是由酒而起。酒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影响的。即和柱尊同为酒侣的朱大可，既吸烟，又喝酒，曾问一位医生："烟能吸，酒能喝么？"医生说："烟能吸，酒不能喝。"又别问一医生，医生说："酒能喝，烟不能吸"，始知先一医生自己是吸烟的，后一医生自己是喝酒的，大可认为都是一偏之见，不加考虑，一枝烟，一杯酒自我陶醉，也以饮酒过甚，一足瘫痪，未几病死。柱尊享寿仅五十五岁，未及花甲，恐也和饮酒有关。目前有人提倡戒烟，或建议亦当同时提倡戒酒。

柱尊所嗜，书和酒外，第一就是诗。他的《待焚诗稿》自叙其学诗过程云："自少好作诗，年十三四，见年辈稍长的，作七律数首，即仿学之，已不失法度。然时已废诗赋，用策论取士，长老劝勿学。其后游东瀛，一日，友人舟中成律诗半首，邮寄相示，自道其得意处，且言作诗之难，乃故意试作，某君来见之，谓：'作诗心要精巧，汝疏狂不能学'，心大异之，以为李杜何如人乎？取李杜韩白之诗，偏观而熟读。未几，容县苏寓庸先生至，以所作就正，先生曰：'是大可以学也。'于是大喜，乃更进而研诵文选。归国后，肄业南洋公学，友人马平钟震吾，同邑冯振心二君，笃好古学，时时以诗文相质，于是兴味益厚，复肆力于诗骚及汉魏乐府六朝诸名家之作，以至唐宋元明清，凡力之所能及，无不吟诵。"有人以其诗境多所变易，未免前后矛盾相诘责，他很妙

的作答："此今我故我之异耳。安知今我之必是，而故我之必非，有十年之今我，有一年之今我，有一月之今我，有一日一时一刹那之今我，则亦有十年前之故我，一年前之故我，一月前一日前一时前一刹那前之故我。我之为今为故我，千万变而未始有穷，则我之思想，我之诗体，亦当千万变而未始有极。"他在金陵，识陈斟玄、叶长青，因陈叶之介，请业于侯官陈石遗，石遗作《石遗室诗抄》、《近代诗抄》，诗道乃益广。那《待焚诗稿》，分上下二册，是从其友冯振心之请，而付诸排印的。有人问："既欲焚，何必作？既欲作，何必焚？"他说："诗付剞劂，暂以就正于同道，且以待异日之焚燔。我志苟达，则此稿必焚，此稿而焚，是我之幸，而此稿之不幸也。此稿而不焚，则我之不幸，而此稿之幸也。将拭目以俟之，看其孰为幸，孰为不幸者矣。"亦妙语如环。


陈柱尊书章草

他的师友，除上述外，据我所知，他的师事唐文治，那是在南洋公学肄业时，文治适主校政。见柱尊诗文，对他说："吾愿生为孟子荀卿，而不愿生为屈平。吾愿生为王阳明、曾湘乡而不愿生为贾长沙。"那同邑冯振心，既能诗，又嗜饮，和柱尊更为莫逆，甚至以酒帝之旨，封之为酒王。

柱尊又和湖南谭戒甫相友善，某年，友自湖南来，传说戒甫作古，柱尊作七律二首哭之。既而戒甫来信，述其连年奔走国事，少所成就，甚多感慨。并言近来专研墨学，发前人所未发。柱尊既喜其身之无恙，又钦其志之卓绝，又成七古一首以慰之。又徐卓英，柱尊称之为人中龙人中虎。又刘乐陶、甘云鲲、周涤中、宁楚禅、曾景檀、夏瞿禅为诗友，景檀刊有《三省斋诗》。又张友艺、蔡虎臣、龙纯如、钱基博为文友。得意弟子，有冯挥之、黄艺芳、陶绍勤、钱仲联、尤以钱仲联为翘楚。仲联字萼孙，号梦苕，著有《梦苕庵诗》、《梦苕庵诗话》等，掌教苏州大学，声誉更在柱尊之上，真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陈柱尊周旋于诸耆宿间，诸耆宿给他的书札，有所奖饰的，他汇存为《赠言录》，如唐文治云："《月赋》遥情胜概，横空而来，足称空前绝后之作。"又云："近著《公羊家哲学》，分门十五类，阐发宏深，切合时势，尤足针砭末俗，激励人心，实于世道大有关系。入著述之林，足为吾道光。"陈石遗云："《墨子闲诂》出，直使仲容失步，曲园却走。使仲容早遇足下，其喜得畏友益友当何如。"又云："子诗才力恣肆，在清代其似宋芷湾、谭叔裕二家。"曾农髯云："前日读公所著赋，其体博大，摛辞古丽，当世久无此作者矣。"夏敬观云："诗才当今秀起，考据小学，尤为渊博。"丁福保云："所著《三书堂丛书》四十余种，观其提要，已可觇其闳博，他日惠我多士，岂有涯欤！"张孟劬云："宏著两种，循绎之余，仰见沉思挢度，近晚学人，何易得此。"孙益庵云："执事学无不窥，说理真朴，不胜钦佩。"柳翼谋致诗云：

陈侯豪气倾函夏，梅子声华动美洲。
藐此秦淮天一握，相逢樽酒话千秋。

注云："时同座梅光迪，应美国大学之聘，将赴美洲。"略录数则，以见耆宿推崇之一斑。

他兼擅书法，初临"史晨碑"，后临"石门颂"，民国十年起，专力"散氏盘"，民国二十一年后，学章草，摹松江本"急就章"，参与"流沙坠简"，以及张长芝"八月帖"，王右军"豹奴帖"，以及赵子昂、宋仲温等作品，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面目。订有润例，公开鬻书，但例不为人写寿屏，谓"为不相识人歌功颂德，未免玷污了自己。"

他教子女很严，长女松英，栽培她继承家学，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次女梧英，进交通大学，攻读企业管理。三女惠英，读上海美专，并拜黄宾虹为师，画山水饶有逸气。嫁沈熙乾，名任堪，晚号补翁，和我相稔，浩劫中，被羁枞阳农场，欲归不得，某岁在农场过年，凄寂孤单，有诗见寄：

如此春寒如此夜，梅花输与泪花肥。

我读了为之怃然，及释放返沪，华东师范大学聘任文学教授，以历年磨折，体力亏损，不久下世，惜哉！柱尊的儿子，命名很奇怪，有一百、三百、四百，所以称一百，他有一首"示儿诗"云：

我儿我儿名一百，命名取义汝应识。

人一能之己百之，如此行道谁能敌。
我之名汝非夸汝，乃欲勉汝彰先德。

至于三百、四百，均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一百自幼随在他老人家身边，涵育更深，一自大学毕业，自费留学美洲，今已为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翻译家。三百很颖慧，柱尊认为佳材，当三百年甫四龄，他就有诗，加以赞叹：

三百我怜汝，聪明绝胜人。
四岁犹未满，每事必求真。

此后又有诗云：

儿时曾说汝聪明，只恐聪明未必成。

爱之深未免策励之切，姑作反语而已。读完中学，令投考上海美专，未一载，美专因抗战内迁，便进无锡国专。其时抗日救亡的呼声，深入人心，三百竟投笔从戎，瞒着父亲，潜赴内地，且一度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这使他老人家大为不安。四百生较晚，柱尊不及栽培，但努力于学，成为科技人才，为高级工程师。至于二百，那是他的侄儿，读国学专修馆。侄女荔英也攻读国专，均有成就。柱尊夫人杨静玄，未及偕老，先柱尊死，为作墓志铭，有云：

坟之中，妻之宫。坟之外，苍苍松。千万年，归清穹。

夫人既逝，子女尚未成立，由友人介绍粤女郑丽千为续弦，因不忘静玄，为改名丽玄。丽玄生有四女，名苏英、蒲英、海英、虹英，都具特长，在科技、艺术、体育等方面，有所贡献。柱尊有一弟名绳孟，又名莹，字雪瓯，染鼠疫，死于羊城，年仅二十有五。绳孟好酒，和柱尊有同癖：故其哭弟诗，也涉及酒，如云：

闻尔死于疫，临危把酒壶。
滴泪以为酒，黄泉能饮无？

上面涉及的二百、荔英，都是其弟绳孟的后人。

一九一五年他年二十五岁，即任广西省立梧州中学校长，力倡新学，除设理工科外，辅以英、德、法课文，曾组织学生用英语演莎士比亚剧。对于学生禁止早婚，凡学生的衣履，取整齐统一，并利用课余时间，令学生编制藤器，以补充学校用具之不足。在校园及附近荒地，栽植树木，先后达十余万株，苍苍郁郁，蔚然成林，今之所谓绿化，他确是个先导者。校誉日隆，忌者亦日多，会陈炯明叛变，忌者乃向镇守使韦荣昌诬告，谓："柱尊为陈炯明党羽"，捕之受审，柱尊侃侃而谈，辞严义正，韦氏不能屈，才得开释。后桂军某旅司令刘震寰，拟邀之入幕，柱尊效段干木逾垣以避，遂应无锡国专之聘，作育英才，达数年之久。

他虽治旧诗，但对新诗并不坚拒，主张文白并存。新诗人徐志摩以飞机失事死，柱尊诗以悼之。当三十年代，著名歌词作者安娥，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任职，为了力求从古诗

词中吸取营养，以提高新诗歌的水平，曾登门向柱尊请教。柱尊热忱接待，应允每周为她授课两次。谆谆循循，这给与安娥和任光为电影“渔光曲”配曲是有密切关系的。安娥表示感谢，特设宴于家，邀请柱尊，由三百陪侍前往欢叙，这天柱尊兴豪，浮白者再。

他喜欢花木，从罗浮山带回故乡萝村一棵小树种在庭院间，人们问他这树叫什么？他信口答着叫罗浮树，后来这树渐渐长大，树不高而枝牙很粗很韧，孩子们在树上攀爬，成为儿童乐园。他说：“这棵树不妨改称儿嬉树吧。”庭院中又栽重瓣绛梅，名种杜鹃，花时芳菲一片，暄丽殊常，他往往在花下衔杯，引为至乐，他在上海，饲养一对黑灰色白点的洋种鸡，非常爱护，又蓄鹦鹉，巧舌能作人语，晨间看到主人，会说：“先生早、先生好”。又有一头白猫，毛色雪白，壮硕可喜。他对于家畜，不喜欢的是狗，说：狗脏，只会摇尾乞怜，没骨气。他家藏有一只古瓷花瓶，上面绘的是一条狗向乞儿狂吠，题有：“一双势利眼，专咬破衣裳。”他认为题得好，也就珍爱这个瓶。由此可见他的风趣。他的老师苏寓庸家中，有石假山数峰，他见而爱不忍释，因作诗二十五韵，乞其一峰以归。某岁首，他率子侄及同乡诸生二十人，携花炮千数百枚，登龙山石门，分为两军以作战，声震山谷，他居佛殿，作壁上观，每当激战得意处，辄倾一觞。且成一古风云：

忽然肝胆成吴越，兄弟阋墙战壕掘。
烽火连天动地来，劫杀声嘶万壑哀。

眼中但争尺寸地，谁复敢计生灵灾。
战矣乎！战矣乎！
但得将军威名荣斯须，
何惜同胞鸡犬牛羊驱。
追奔逐北空悲叫，长老但知拍手笑。
高居宫殿聊顾盼，道是私斗不紧要。
谁非谁是且莫说，有能战胜酬汝庸。
呜呼劝君莫作儿戏看，
今之为国将毋同。

借此把那混战的军阀，痛骂了一顿，的是快人快语。他也看不惯一些摩登女学生，有讽刺诗云：

摩登女子入学堂，展高腰细气昂昂。
略习A B C，不闻尧与汤。
朝到学堂去，暮入跳舞场。
一跳中国富，再跳中国强。
三跳四跳跳未已，富国强国皆沦亡。

概乎言之，聊作针砭。

他镇日忙碌，早晨五点钟起身，盥洗毕，即在交大校园散步，约二十分钟，进面一碗，就在小客厅展卷朗诵，或写字，或作诗。七点三刻，赴中文系处理教务。这时中文系主任有聘任教授、讲师、助教之权，所以比他人更忙。他还兼光华、大夏、暨南等大学讲座，每天忙到下午五点半钟，才

得回寓，稍事休息，又忙着写信或写诗文，到吃晚饭已是八点钟了，这顿饭要吃两个钟头，因为他每晚必进高长兴的花雕陈酒，边饮边和子女们谈笑。长女松英时常陪饮，因此饮量亦宏。每星期五，友人冯振心自无锡来交大任课，就寄寓在交大，振心善饮好吟咏，与柱尊甚为投契，乃请振心为松英讲诗，讲文选，讲荀子、老子，松英在振心的指导下，获益良多。柱尊诵诗文，音殊高亢，唐文治称之为“陈惊座”，朱祖谋太史有一联，上联已不忆，下联云：“我陪惊座饮，收拾万古河山”，即指柱尊而言。那座南社有两酒帝，且有两惊座，原来革命前辈陈汉元（最近在台逝世许君武别号许大头之岳父）亦有“陈惊座”之号。

柱尊喜遨游，读书日本成城学校，东瀛名胜，涉猎殆遍。又到过香港，至于国内诸地，到处登临，如自苍梧游罗浮，从羊城发绿兰关。又飞云峰、大荔口、野牛角、八塘、荆南滩、螳钓滩、潜龙滩、大结滩、平乐、马皇渡果园、小龙岩、阳朔、水晶洞、马山、浪城、豆子井、闹鸡山、七星岩、月牙岩、独秀峰、伏波山、白龙岩、万顷堂、梅园、龙山、句漏洞、虞山、白鹤山、桃源洞、浮玉山、北固山、焦山以及诸名刹，如华首寺、冲虚观、腾蛟庵等，所至有题，他自述诗有云：

柱尊爱山如爱酒，每一见之欲入口。
柱尊好酒如好诗，多多益善夫何辞。

写到这儿，忆及尚有些琐碎事，可以补述一下。有一贫

士，艰窘无以为生，不得已，出其家藏佳砚，用以易米，奈何没有识者，砚无受主。柱尊见之。与之谈，不但爱砚材之胜常，并怜其人之怀才不遇，愿斥巨值作为代价，半买半馈济其困厄。不料其人认为知音难得，竟不受值而以佳砚为馈赠，柱尊为作《卖砚篇》，时属民国三年。又柱尊夫人杨静幺以柱尊远行，为制布鞋一双，柱尊珍惜之，不忍穿御，置诸箧中，以为纪念，及归示其夫人，夫人笑斥，乃作《青鞋篇》，均存其《待焚诗稿》中。

柱尊早年任侠使气，在乡里间嫉恶如仇。村中有一富家子，横行霸道，欺凌一贫儿，致被殴伤，柱尊见之，立即斥责富家子说："你无理，仗势欺人，我就教训你"，且说且挥拳头打去，富家子不敌，啼哭回家，告诉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溺爱其子，拟率领一群打手上门责问，并扬言"如不把那陈家小子交出来赔礼道歉，非报复不可。"柱尊父母觉得事情闹大，对儿子不利，就主张儿子到他处暂避其锋。柱尊到了容县，遇到名儒苏寓庸，即从之求学了。既而柱尊留学日本，逾年，寓庸亦东游，旅居相近，乃日夕问业，寓庸不欲柱尊多作诗，常勉他尽心科学，可是柱尊性近于诗文，未能舍去，深叹有负师门。

柱尊自言："所著经史子集之属，将五十种，然刊布者不过数种而已。"那么他的未刊稿甚多，今不知尚留存与否了。他又参加了中华学艺社、新中国建设学会，主辑《学艺杂志》、《国学杂志》、《学术世界》等。

老同学颜文樑

石瀛潮为颜文樑画像

一九八八年，自春至夏，在文坛艺林中离世而去的，凡若干人，文学家如叶圣陶、沈从文、蒋天枢、朱东润、冒效鲁、胡山源，刻碑名手黄怀觉，刻瓷老人杨为义，书画家陈秋草、谭少云，油画权威颜文樑，不在大陆的尚未计及，大有天丧斯文之概，为之怃然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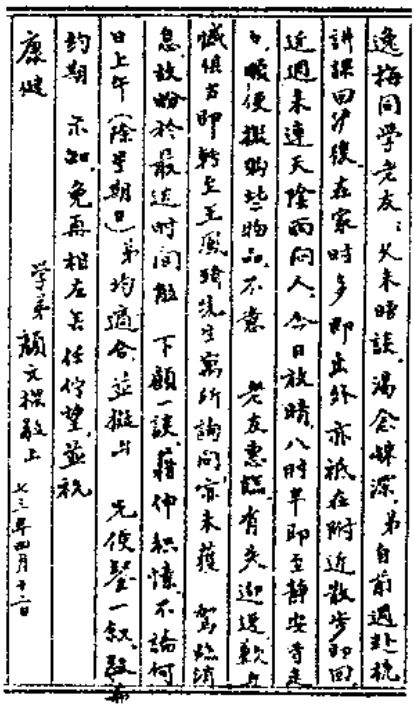
这儿来谈谈颜文樑吧！他于清光绪癸巳六月初八（即一八九三年七月二十日）诞生在苏州城内干将坊本宅，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八时逝世，享年九十六岁。他名文梁，字栋臣，都是由他父亲纯生为他取的，纯生信五行之说，以其命中缺

木，便把梁字加一木旁，因此文梁署名，辄作文樑，始终不更。他尚有一兄文焘，故乳名二官。钱伯诚为他编订年谱，自一八九三年，直至一九七八年，我想伯诚今后是会补撰，以成完璧的。从年谱可知文樑的曾祖为碧泉、祖知恬，治岐黄的，父纯生，名元，号半聋居士，原来他左耳失聪，喜绘画，拜任伯年为师。文樑虽作西画，但不毋有些渊源的。我的岳父周蓉轩，和纯生相交友善，所以岳家藏纯生画较多，甚至窗心床板都装裱着纯生的花卉，绿秀红酣，非常夺目，我也拜见过他老人家，和蔼可亲，迄今犹留印象。那一篇《半聋居士先生传》，出于王德森手撰，德森字严上，号岁寒老人，为一位儒医，工诗擅书，悬壶于苏州娄门小新桥巷，和我比邻居，吟声朗朗，隔院可闻，着有《劝学词》木刻一册，先师程仰苏为作一序，承见惠，今尚留存。又黄觉寺为撰《颜文樑和苏州美专》，觉寺，金鹤望为易觉寺为菊迟，都是我的熟人。我又和他自幼同学于长元和公立高等小学，长州县、元和县、吴县，均属苏州府辖，此外别设长元吴合立高等小学，简称第四高等小学，校址在草桥附近，濒玉带河，一曲清溪，映堤碧柳，与草桥中学，望衡对宇，隔河为龙池禅院，钟声渡水，豁人襟怀，稍南为竹堂寺，曩年唐伯虎、祝枝山觞咏挥毫于此，境极清幽，今则伐树填河，辟为公园路，面目全非了。钱伯诚为文樑撰年谱，亦提及我和彼同学事，如云："是年与先生同时入学并同班者，有吴万、顾颂坤、郑际云、潘锡厚、章元善、俞人龙等人。万字湖帆，颂坤字颉刚，际云字逸梅，后皆以字行。"实则文樑记忆有误，他和我不同班而高我一级，和湖帆、颉刚等，确是同窗风雨

可是他和我很熟习，且年久，无怪他误记有所出入了。他喜欢军号，每晨在家练习，父亲纯生好静，很厌恶他，不许他吹，他爬到屋面上，还是照样吹着。那时学校，每逢春秋二季，例有旅行之举，穿了制服，排列成行，作行军式，他乐吹军号为前导，所以全校同学，没有个不认识他。他又顽皮好弄，住宿校中，每晚就寝后，例由舍监点名，熄灯，舍监离去，一时寂静无声，稍间，诸同学纷自被内跃起，举行战斗，门闩帐竿枕头等等作为武器，文樑也参与战斗行列。一次，行将失利，文樑取一溺筒盖权充盾牌，既脏且臭，致所向披靡，得以奏凯，及舍监闻声，秉烛而至，则各迅速地钻入被窝中，伪作鼾声，舍监去，又复蠢蠢而动了。文樑和顾颉刚很要好，某天，不知为什么闹翻，两人扭打起来，颉刚力大且凶，竟执着文樑的手腕咬了一口，文樑曾以伤疤见示，虽经数十年，痕迹犹留腕间。

第四高等小学，一时师长，蔚然高列，总理王同愈，字胜之，江苏元和人，光绪己丑翰林，散馆授编修。副总理蒋炳章，字季和，江苏吴县人，光绪戊戌翰林，散馆授编修。实主校政者，为章伯寅、朱遂颖、龚赓禹，均清季秀才，留学日本，接受新教育，每逢开学典礼，总理二位及县令，例必朝衣朝冠，翎顶辉煌，乘着官轿，莅临训导，章、朱、龚三位老师也穿着礼服款待如仪，这些怪服装，我们见了，为之匿笑。教师都属饱学之士，什九是留学生，其中最突出者，乃图画教师罗树敏，文樑作西画，是由罗师启迪的。罗师为江苏崇明人，铅笔画、水彩画、油画、毛笔画，无不兼擅，不但遍植桃李，又复推引同道，如樊少云、陈迦庵来苏，组

织冷红画社，声誉大震，罗师年仅三十余岁逝世，樊陈二师继承其课，我都先后受其教泽。罗师每次授课，必先用粉笔在黑板上作示范画，而运笔似飞，仅数分钟，而溪桥山林，或鲜果秾花，赫现板上，生动灵活，罕与伦比，我们边临摹，边欣羡，觉得这一课时间特别快。那幅黑板画留至下一课，直使值日生及任课教师很觉为难，因为这样好的一幅黑板画，揩抹掉非常可惜，不揩抹又无从施教，结果还是把它揩抹掉，情绪上是很不自在的。罗师曾教过的学生而后来有名画坛的，除文樑外，尚有吴湖帆、陈子清、陶冷月、樊伯炎、顾公雄，多少在绘画上受到罗师的影响。


颜文樑亲笔书札

文樑的父亲严纯生，为传统的国画家，当然希望其后人继承其衣钵。文樑十三岁，即指导他临摹胡三桥的画扇“钟馗”，纯生给吴昌硕观看，昌硕很为赏识，便在扇面上题识，如云：“画稿出三桥胡君手，栋臣世兄仿之，益见高深独到。昔人云唐摹晋帖，非同王，仿佛似是”。署名老缶。这帧扇面，文樑始终保藏，且付诸装池，我也曾寓目。苏

州玄妙观，在该城市中心，相传为春秋吴宫旧址，始建于西晋咸宁二年，迄今已逾一千七百年了。观有隙地，百戏杂陈，开铺设摊，也是洋洋大观，我经常课余往游，每游辄遇文樑，原来这儿的书铺摊，时有旧的西报和西杂志廉价出售，报及杂志载有西画，文樑目为大好的范本，挟满而归，引为乐事。又父执余觉（冰臣）孝廉公，他的夫人沈寿，刺绣有针神之号，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又获国际荣誉奖，家里颇多西洋画本，为刺绣新范，又向冰臣相商，借来临摹，于是左右逢源，取之不尽。所以他的画艺，从幼即胜人一筹，很早就画了团扇，陈列在观前街诸笺扇庄待价而沽，为历来画家卖画博润的最年幼的。

文樑倾向于西画，孳孳矻矻，也有一度游移，总之年轻人意旨不坚，是举棋不定的。当清季端午桥在南京倡办西洋劝业会，规模之大，为以前所未有，各省有一专馆，又有教育馆、陆军馆、实业馆等，轰动一时。第四高小，举行秋季旅行，即把南京作为目的地，我和文樑欣然参加，这时章师伯寅率队，伯寅的弟弟在南京新军队伍中，便带领了我们观新军操练，又到陆军馆一览弹炮烽硝，旗帜车辆的威武，他转念一想，执着毛锥子，庸庸碌碌，哪里及得到当一桓桓武士，冲锋陷阵，斩将立功，凯旋归来，何等的威风凛凛，他就思投笔从军，直至毕业，便欲如愿一试。奈父亲纯生不以为然，阻止了他，他抑郁于怀，什么都起不了劲，幸而他的长兄文熹知道他弟文樑生平从没有看到外国马戏团演技，恰巧上海正新到某国马戏团在报上登着广告，大吹大擂，文樑是心向往之的，乃劝父亲带了文樑赴沪，借观马戏以释文樑

的一意孤行，这一下，果然有效。而这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招取技术学生，纯生乘机嘱文樑应考，报考者四百多人，录取三十名，文樑名列前茅，照例先须学习半年，由馆方供膳宿，教材以日本美术学校所编《洋画讲义》，与两江师范学堂教习日人村井雄之助所编画帖为主，同学有廖恩寿、唐仲礼等，恩寿后来从事电影为摄影师，又为制三色铜版之先导。仲礼后来首创石印凹版。学生宿舍在北福建路，上课在宝山路，相距约有数里，文樑为了节约车资，每日徒步往来，月用不足，则由其叔秋泉资助，秋泉营怡盛洋货店于南京路，有陈晋甫者，任店员，诚笃勤恳，秋泉倚为左右手，晋甫亦以文樑颖慧，以女蓉珍许之，遂联秦晋之好。

文樑半年学习毕，分配在铜版室为练习生，从日人学习机制铜版术，灯光下为之，颇损目力，纯生爱子甚殷，乃辗转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所长蒋竹庄相商，调至图画室，主任为日本西画家松冈正识，文樑引为得所。大约隔了一年，文樑从戎之念已烟消火灭，纯生才叮嘱文樑辞职回来，即为新剧社绘制布景，那就需要油画了。油画的颜色是要用油配调的，用什么油？他不知道，也无从请教，只得自己摸索，煤油、桐油、菜油、豆油、鱼油、蓖麻子油等都试用过但都不合适，后来幸有一人指示说，要用亚麻仁油，才得调好，可是这个油，在苏州遍买无着，不得已，只好乘火车到上海，在科学仪器馆买到，先试其性能，涂拭卧室的门上，果然良好，开始用作油画，画的是新兴事物飞艇，事前，他在苏州火车站上，看到路牌广告美国史天生小姐定于某月日，在上海江湾跑马场举行飞艇表演，文樑对于新事物是极感兴趣

的，便赶到上海，以饱眼福。那位史小姐穿着绛色的衣服，很引人瞩目，虽飞行不高，可是御风翱翔，观众已很惊异。文樑把这一刹那的景象，收入图幅中，陈列在一家镜框铺中，忽被某局科长王钟元所赏识，购之而去，且探询文樑居址，遂得相晤。钟元以商务出版沈良能所编译的《透视学》一书为贻，文樑得之，喜出望外，原来文樑已先购得《论画浅说》，其中有透视一章，但语焉不详，难以领略，得此始得豁然有悟，透视用之于图画，此其植基。

此后文樑掌教图画，各校争聘。民初，商团辅佐革命，为社会所重视，何筱农为商团事务主任，请文樑教习吹军号，每晨早操，以军号进退，秩序井然。文樑之识吴子深，即出何筱农之介绍。子深名华源，号桃坞居士，擅画松及山水，又精岐黄，为御医曹沧洲高足。家富饶，曾斥资修沧浪亭及五百名贤石刻，文樑办苏州美专，复出洋留学，端赖其力。复因子深得识顾鹤逸，鹤逸为怡园主人顾子山后裔，称吴中画苑祭酒。鹤逸为子公柔娶妇，文樑绘婴戏图以贺，盖鹤逸誉文樑为郎世宁，此画乃以郎世宁参中西法而成。

子深虽治国画，却也喜西画的阴阳向背，文樑作油画，子深在旁观其用笔，并嘱其四弟秉彝从文樑为师。时文樑获读矢野道也所著《绘具制造法》，深得调配颜色之妙，子深请作油画春夏秋冬四帧，春曰："浅红嫩绿远山春"，夏曰："绿树荫浓村绕水"，秋曰："赤霞光烂火烧天"，冬曰："月黑灯昏残雪夜"。此后上海来青阁书铺主人杨寿祺亦请文樑绘苏杭无锡风景十六幅成为四组，以三色版彩色印之，销行甚广。寿祺与文樑为诚正学堂老同学，报以厚酬。文樑又为来青阁绘仕

女月份牌。凡此我都寓目。杨寿祺其人，我由购书识之。他熟于版本目录之学，设书铺于汉口路之西。文樑应振华女学校长王长达之聘，长达为妇女界维新人物，以提倡天足闻名。又兼吴江中学图画教师，同事有夏汝仁、杨耕青，颇相得，直至一九五六年，文樑返苏，知耕青尚健在，登门拜访，相见白头，欢谈永日。

民国四年，江苏省每二届运动会举行于苏州，文樑绘一实景，陈列观前街某镜框铺，金鹤望见之，叹赏不已，知文樑执教振华，由女学舍监周女士之介，与文樑订忘年交，鹤望喜遨游，所至有诗，尝以诗意属文樑作“胜游图”十幅。后又根据诗意绘“太湖东山图景”四幅。旋又识杨左匋、杨锡裘昆仲，他们是吴江同里人，读书东吴大学，东吴大学有话剧团，布景均左匋所绘。新岁，剧团赴同里演出，左匋昆仲及朱士杰、文樑于幕间插演电光魔术，轰动一时。左匋后应英美烟草公司聘为画片设计师，得公司资助，赴美留学，参加华德狄思耐动画片《白雪公主》的摄制。杨锡裘，治建筑，尝设计上海百乐门舞厅与大陆游泳池，朱士杰，与文樑同办苏州美专，均有声社会。

文樑的色粉画，为代表作的，成于一九二〇年，所绘“厨房”（一九二九年，曾在法国国家沙龙展出，并获荣誉奖），据邻家的大灶间来写实，力求形象之逼真，色彩之调和，而于光影之向背明暗，尤为致意，极透视变化的能事。下一年又绘“肉店”，也是色粉画。他回忆当时作画的经过，是很感兴趣的。凡十四个半天，才得告成。原来苏州的陆稿荐是很有名，因此到处的肉店都标志陆稿荐，文樑选定的一家是在

城外，不意画的轮廓甫成，该店主忽然暴病不治死，店妇头脑迷信，认为被绘带来了不吉利，欲兴问罪之师。文樑为避免纠纷，把画毁去。后由其学生介绍其叔父在南濠街所设的老三珍肉店为对象，写生位置设在对门的糖果店内，这时为夏天，宰肉的大都赤着膊，听说这赤膊的模特儿，就是朱士杰。色粉只有二十四色，为了浓淡适宜，不得不添黑色木炭以维持其光度，也就维妙维肖了。此后又一油画“百果丰收”，更花了很大的精力，果类不是同时生产的，为了据实写生，就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西瓜、葡萄、花红、桃梨、珍珠米、香蕉、荔枝、莲蓬等，有的剥开皮壳，水汁欲流，增加了新鲜气氛，又为了增加生动气氛，画了瓢虫、蜜蜂、螳螂，这些虫，有的从自己的园中捉来，有的向学校借来标本画的。其中复点缀一些花朵，益形美的感受。画成了配着镜框又换上了好几个，如棕色的、白色的、灰色的，结果用了灰色的，才衬出了果品的色调来，他对于自己的生活衣着，却什么都不讲究的。

他创办苏州美专，当时襄助他的只有胡粹中、朱士杰，是很简陋的。此后逐渐发展，教师也多了，如黄觉寺、顾仲华、顾公柔、蒋吟秋、金东雷、李咏森、承名世、陈碧笃、朱梁任，梁任为南社金石家，居住阊门外三六湾，拄着一根十多斤重的铁手杖，步行十多里来授课，是很引人瞩目的。又请了张仲仁、叶楚伧、金鹤望、汪典存、王佩琤等为校董，重建校舍于沧浪亭之侧，屋巍然为罗马式，有人认为和传统园林的沧浪亭颇不协调，破坏了小桥流水，曲榭回廊的境界。

文樑为了艺术的深造，留学欧洲；先到法国，参观卢森

堡美术馆，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又到比利时，观滑铁卢威灵吞败拿破仑的作战遗迹。又赴伦敦画英国议会与海德公园，又游意大利，同游的有刘海粟、孙福熙等。此游先至罗马，继去佛罗伦萨、威尼斯，后至米兰。米兰有达芬奇的名作《最后之晚餐》一画，为文樑渴欲瞻赏的，竟留若干天，以偿夙愿。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三年学习期满，改循陆道返国，借以多观异域风光，经德国柏林，至波兰苏联，换乘西伯利亚火车，至满洲里，入国境，再经哈尔滨、长春、大连，换轮船，经青岛直抵上海，扩大了眼界，增多了写生面，收获是很多的。

他在留学时，非常节约，把省下来的钱，不是买旧的美术书。就是收买石膏人体像，其中以希腊古罗马，与文艺复兴时代的名作为夥，二三年间，竟得四百余件，这是他为苏州美专置备的，随购随交轮船公司托运回国。他返校，开展人体写生，画室中充满了这许多玉体横陈的裸像，校董金鹤望是旧头脑，看了大为反对，说："堂堂的学府，一变而为女澡堂，成何体统？"经文樑细为解释曲线和美的原理，鹤望烦言方止。

文樑是好音乐的，喜欢吹笛，吹军号，没有军鼓，把牛皮蒙在蒸笼上来充当，用七只碗敲击，作为独来米发沙拉西唱歌曲，他在留学时，在某个文艺会上曾高吭唱郑板桥道情"老渔翁"，外国人虽听了莫名其妙，可是抑扬亢坠，都为之鼓掌。有一个女学生陈衣云，是能画能唱的，每到他家，总要叫她唱一曲以娱耳。一九八七年，苏州草桥中学八十周年校庆，我和他都是老校友，我是亲去参加的，他已蹇步不能

行动，没有前往，却自己唱了一歌，用磁带录音托人送去。他虽年龄很高，犹童心一片，我们无不为之大笑。

他保存性很强，在青年时期，外出写生，把画具储放在一竹筐内，这个竹筐，迄今尚在他家。他的母亲张氏，勤俭治家，亦擅丹青，父亲画人物，辄由张氏代为布景，父亲画花卉，张氏为之研朱调粉，惜仅中寿，五十一岁即患病而死。死的前一日，持一苹果给文樑，当时没有啖食，日久成灰，文樑以玻璃具储存，留为纪念。保存性强，当然是恋旧的，对于我特别恳挚，认为我是他在上海唯一的老同学，我去，总是无话不谈，曾许为我绘一油画，用以张壁，且问："您需画些什么？"我说："我喜欢朝曦，红彤彤的光彩，渲染着林野，那是多么充满着朝气啊！"他说："好！一定这样画给您。"可是此后彼此步蹇，杜门不出，不相往来，我又没有写信去催他，日久遗忘，这个画债，也就不了而了。

他平素喜发议论，颇多耐人寻味，如云："什么叫天？什么叫地？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我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地球就在天上，我站在地球上看月球，月球就在天上，可以这样说，天上与地上，实际是一样。"又："空气是淡的，水也是淡的，空气中有气味，就会对人体不利，水咸了，就不能喝，所以还是淡的好，我主张要把名和利看得淡。"又："李时珍亲尝百草，徐霞客跋山涉水，历尽艰苦，当时并无谁给他们报酬，在有些人看来，这种人都是傻子，其实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是傻子做成的，我也情愿做傻子而不愿做聪明人。"

又："一个画家要画到最后一笔死，一个音乐家要作到最后一曲死。如果能够这样，他的艺术生命才得长存。"

又："我有一盆宝石花，深秋时即呈萎谢状。我向花匠请教，花匠说：'少晒太阳之故。'我立即把宝石花搬到太阳下，但花匠说：'已经晚了！'学画亦是如此，早先如不肯下苦功打好素描基础，到将来贸然创作，就会感到生硬不自如，再欲提高素描，那就来不及了。这和未晒太阳与宝石花到深秋时晒太阳一样。"

又："真善美是我们艺术工作者追求的宗旨，而真是善与美的基础，不真何来善美，不美不善者必失真，因此，我们画家首先要求真。"

又："世上的色泽，只有黑与白，其它什么都没有。所谓红黄青蓝紫，任何哪一色，浓到无可再浓便成黑，淡到无可再淡便成白。"

"人不能庸俗，但不能不随俗。"

关于文樑的琐碎事，尚有可述的，他雇了一个常熟老农夫名竹溪。为美专校工，颇称职。一日，徐悲鸿来校访文梁，见之，以其貌拙朴，用作模特儿，画入"田横五百壮士图"中。文樑赴法留学，曾从吴孝培读法文。他幼读苏东坡《承天寺夜游》一文，深羡月景的幽静，遂喜夜出写生。一次隆冬之夜，他到田野间作画，还至都市，严寒澈骨，又复饥渴，见路边有卖糖粥的，即倚担旁，啖了一碗，觉其味无穷，胜于琼浆玉液，至老不忘。但家人禁止其晚间外出，为之徒呼负负。他晚年作画，喜题诗画上，我一再劝阻之，谓你的画之功力深，你的诗之功力浅，两者不相称，与其不称，毋宁不题之为得。他晚年双耳失聪，然颇健谈，客必高声倾耳与之对话，客去，他亲送至门口，立望至客远不见才回座，其

恳挚有如此。他居住旧霞飞路的新康花园，上层为越剧名艺人袁雪芬所居，他住在楼下。当浩劫来临，两人都属批斗对象，且每批斗袁雪芬，必连及颜文樑，每批斗颜文樑，也必连及袁雪芬，无非取其顺便，两人苦之。

治丧于上海龙华，吊客盈门，刘海粟挽以联、长垂及地

惊才绝艳王大觉

王大觉

王大觉名德钟，字玄穆，一作穆堂，号幻花，经常以大觉为署。清季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七九年）生于江苏青浦的渔郎村，地滨淀山湖的西岸，邻近商榻镇。他有弟德绮，字振威，号秋厓，别署二痴，也擅文翰，都籍隶南社，由二痴的笔名来看，恐大觉也署有什么“痴”的名号哩。他六岁，父世垣下世，家道中落，乃迁居周庄旧称东江，因此大觉于名号上冠着东江二字。幼从族伯王颂阁读书，既迁周庄，贴邻即为吴江望族沈氏所设之一所新式小学，便肄业其间，性颖慧，每届作文，辄名列前茅，字又娟秀，深得校长沈厔庐的爱赏，原来他世代书香，具有家学基础的。小学毕业，校长希望他投考苏州中学，以求深造，可

是他笃喜文史，与数理无缘，但又不能不遵从校长的善意，应考时，竟在试桌上瞌睡，致试卷不着一字，当然名落孙山，无从录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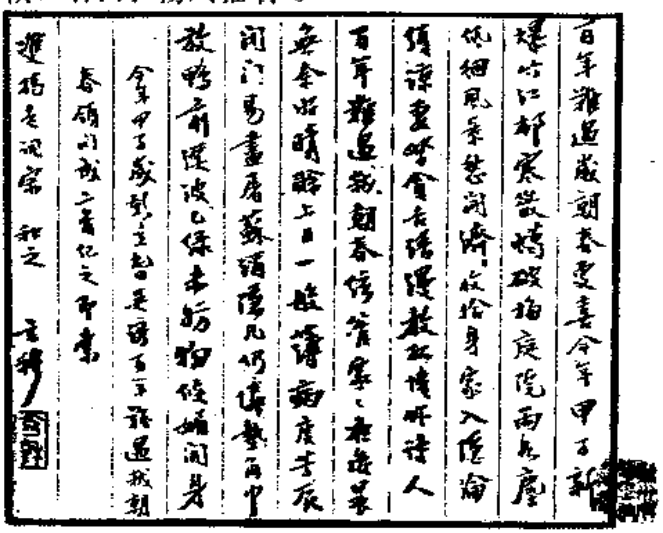
在沈氏小学读书时，和朱云光为同砚友，云光号灵修，文采斐然，也籍隶南社，又和大觉同创正始社。某岁除夕，云光新建水西精舍，大觉约朱璧人、朱琢人，同往守岁达旦，大觉为赋诗五首，其一云：

宵来一梦一年过，失笑真成痴梦婆。
酌酒眼看经一岁，吾曹只此胜人多。

云光于一九八七年逝世，其弟云平幼年常随其兄云光同赴大觉家中，大觉颇喜其颖慧，为讲故事，给他印象很深。他看到了云光为大觉所写的《幻花忆语》，摘存了若干则，别撰《王大觉诗文纪事》分二十目，如少年时代、青箱系集、缅怀先烈、初入南社、乡居百绝诗、讨袁之檄、在民国日报馆、伉俪情深、正始社、魂断夔州吊故人，风雨闭门斋、编燕子龛遗诗、钓月舫感事、鸥社、迷楼集、乐国吟、留都游草、一瓢诗酒结芳邻、组织红十字会、不信风华亦化灰。那是参考了许多资料而成的。我为了撰写王大觉一文，很想阅看这篇《纪事》，恰巧小友潘慈中，乃朱云平弟子。便由慈中作介，借到了这份宝贵的资料，给我撰写上很多便利和采纳。慈中的热忱、云平的慨助，我在这儿表示深切的感谢。

凡读《古文观止》没有一个不诵读张溥那篇《五人墓碑记》，这五人激于魏阉党羽冤逮蓼洲周公的义愤而被杀的，蓼

洲名顺昌，谥忠介公，有一遗扇，曾为大觉先祖所珍藏，这个文献，是值得一提的。当一九一四年，大觉翻检其高祖宾竹之《琴言馆诗稿》，曾祖静波之《吟香馆剩稿》和祖父伯瀛之《伯瀛诗草》，把三者合辑为《青箱集》，又因宾竹有题扇长歌，知此扇来历不凡，乃加以查证，编“扬风雅唱”一卷附在集后，且作一序，略云：“吾家旧藏周宗介公顺昌遗扇，系明万历朝叶文忠向高、陈眉公继儒、僧公，访赵凡夫宦光于寒山，下榻长白庵，文忠赋诗纪事，眉公画梅其上，诚为一时名笔，因以赠公（顺昌）。公既殉国，兹扇益为世重。公曾孙上玉公一传无后，我六世祖思堂公，其女婿也，由是扇归我家。我高祖宾竹公复系以长歌，遍征题咏，忠贞手泽，历久弥光。百余年来，沧桑屡阅，而是扇竟不可知……。惜乎当时题咏，大半零落，余力为搜求，仅得十余首，录成一帙，署曰：‘扬风雅唱’。”



王大觉诗稿致费公直

大觉认识柳亚子，并参加南社，这和印行《青箱集》有关。大觉和亚子素为远戚，但不相往来，《青箱集》成，彼自序外，又请陈巢南、陈匪厂、叶楚伧为弁言，因慕柳亚子之名，不得不求他一文以为光宠，而借联戚谊，即致函亚子黎里家中，亚子欣然命笔，从此两人频通音问，唱酬不绝。亚子且以《蜕翁诗词刊存》、《太一遗书》和《哭仇亮诗》寄给大觉，原来蜕翁为湖南陈范，在沪创办《苏报》，宣传革命，致成大狱。太一为醴陵宁调元，以反对洪宪帝制被杀。仇亮，字蕴存，二次革命失败，被逮遇害，这些都是烈烈轰轰的南社成员，志凌霄汉，气挟风雷，大觉读了，一再赋诗，激发于怀，不能自已。

亚子的黎里故乡，每逢中秋佳节，例有湖船灯会之盛举，那金镜湖上，画舫兰桡，桨声灯影，青衫红袖，联翩不绝，这时为一九一五年秋，亚子兴致很高，邀了顾悼秋、凌莘子、沈剑霜等，结合酒社，并请悼秋撰了《酒社小启》，邮寄各地南社诸子，如云："风景不殊，河山已异，腐鼠沐猴，滔滔皆是。洁身自好之士，辄欲遁迹糟窟，以雪奇恨，此酒社之所以作也。时维中秋，丹桂飘香，招集鸥盟，觞于吾里，踏灯秋禊桥畔，泛月金镜湖头，结一段因缘，留他年佳话。乙卯八月五日，神州酒帝顾悼秋。"也寄了一份给王大觉，大觉接到了，届时欣然命驾，和亚子把晤，亚子欢迎大觉，有《集金镜湖舟中》诗，如云：

哀弦豪竹中年感，吊梦歌离大雅才。
一笑筵前成莫逆，太原公子褐裘来。

即指大觉而言，大觉也就参加了南社。并在酒社的三日夜狂饮中结识了周芷畦、费公直、朱剑芒等，时大觉年仅十九，作《述怀诗》十章。

一九一六年六月四日，南社举行第十四次雅集于沪上愚园，大觉赴沪参列，这次社员来会者较多，旧雨新知，一堂欢叙，引为至乐。此后他参加了酒社十多次，醉后大发狂态，甚至有一次写诗无纸，即撕了顾悼秋的长衫后裾，濡笔写数绝以示人，悼秋为之啼笑皆非。

大觉族兄王彤九主持乡校，邀大觉来渔郎村小住，彤九居汪洋村，与渔郎村仅一水相隔，一自大觉徙居周庄，离此已八阅寒暑，不毋有桑梓之情，此次看到老屋玉燕堂、洲南草堂、煮石轩、卷石山房等建筑，依然存在，不毋感触，原来卷石山房，为其幼年族伯颂伯教他读书之处。煮石轩是他先祖辈文酒宴会的所在，大觉有诗：

六十年来成寂寞，今宵唤起草堂灵。

彤九又为他邀诸诗友来会，时黄菊初绽，紫蟹方肥，联句飞觞，兴益飙举。而渔郎村在淀山湖的西岸景色绝佳，大觉有“乡居百绝自叙”，以纪其事，略云：“淀湖胜景名东南，渔郎村位其滨，予家宅在焉。湖渌山光，云涛烟雨，皆几席间物，清旷之福，飨吾者洵厚矣。乃卜筑他乡，不遑厥居，偶返故庐，亦未有友朋尊酒之雅；山水遨游之乐，得毋令故乡云水笑人耶！乙卯秋九月，得族兄彤九书，招余归乡，余徇焉。时万子觐旒、顾子造英等，咸客吾乡，风日晴朗，则

斗酒扁舟，荡漾湖上，或寻花木于孤村，或读残碑的古刹，或月下论文，或灯前谈鬼，幽怀既惬，诗思斯发，酒后茶余，辄有所作，汇得百首，录成一帙。”（现在上海新建“大观园”，有“怡红院”、“潇湘馆”等，极雕镂组绣、花月交辉之胜，即在淀湖之东岸，轰动了中外游客，）这次，大觉在故乡，由秋而冬，为日较久，淀湖泛雪，更饶清趣，小记有云：“时值大雪，乃折简招友，携酒肴，唤小舟，作淀湖之游。沿途村落岑寂，鸡鸣犬吠遥闻，篱畔野梅，暗香浮动，幽怀黯然。未几，舟放中流，气冱风峭，四顾苍茫，寒云累累欲坠，若可探焉。湖被薄冰，晶莹如镜，阳光返射，红紫灿然，舟逆之，森森送碎响，林木积素，冻禽无声，遥指天马，九峰如点黛。少焉，泊舟苇丛，小饮篷底，僮复取雪煮茶进，清甘冽齿，酒酣耳热，相与推篷长啸，予扣舷唱夏存古‘雪夜渡太湖歌’，风水相激，声调甚遒，二三子相顾动容。”写来历历如画，的是妙笔。大觉又访旧日驻处，如登商洋第一楼。又过云隐寺，莲花池，为当年杨铁厓建风月社处，大觉诗有云：

幻花斯愿亦非奢，只要风流继铁厓。

此后大觉果与柳搏霄、朱灵修、朱璧人、朱琢人组正始社，和南社通声气。又夜饮如意馆，诗云：

蔡家小女善调羹，灯后横波劝一觥。

凡此种种，都收入《乡居百绝》中。

大觉很风趣，如索我师胡石予画梅，径致一书云："钟与公未识一面，未通一札，读公诗文窃仪其人，今忽尔以寸笺达公者，欲乞公画梅耳！则绿萼华为我二人作绍介矣。西向发此言，想见剖函时掀髯一笑也。寄奉《青箱集》、《乡居百绝》各一册，为先施之馈，法画亦祈早日见飨，此函专为乞画而发，不及他语，留他语作第二函资料也。"石予师画以贻之，谓："喜画巨幅，纸小便无用武地。"大觉戏占一绝云：

画梅幅小负君才，却似幽花撑壁开。
试问乾坤如许大，可能容得几枝梅？

大觉醉了还不自认为醉，他说："世无所谓醉与醒，彼自命为醒的，自吾曹观之，是非莫辨，皂白不分，桀犬吠尧，跖客刺由，我辈纵醉死，犹不至此，孰醉孰醒，余欲无言！"无非借此讽世罢了。他有时又壮怀激烈，什么都不顾虑，当袁氏称帝，反对者辄遭毒手，大觉却撰了《讨袁檄》载之报端，并自题一绝：

未得荷戈事北征，犹能草檄驰幽并。
一千一百十余字，字字苍生痛哭声。

大觉又复悱恻多情致，如"春夜辞"长古，小序有云："侧帽灯前，低鬟花下，翠绡封泪，罗袖分香，一时韵事，盖相见之始也"。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又有"镜里桃花图

序”亦隐藏其绮事。他的《咒红忆语》，那是代人所作，清愁欲揭，幽怨难偿，非多情者曷克臻此，我曾录存数则：“伊人妆阁前，有白秋蓉一株，高可及檐，花时闲庭雪映，清芬袭衣，伊人每帘卷斜阳，欹鬟小立，真觉人花俱淡。夫秋蓉之为花也，凄清之色，寂寞之状，以拟伊人，差堪仿佛，今我竟以秋蓉名伊人矣。一自彩云化去，深院沉沉，无主寒花，曷胜憔悴，忍忆门闭黄昏，秋风自冷哉！”又：“秋蓉铅华弗御，约略梳妆，瑶窗倦绣，湘帙闲翻，晚雨凉初，每添半臂，灯花红小，时写秋心。教新诗于鹦鹉，艺小院之芭蕉，月华似水，怜呵镜之微寒，春暖如烟，懒卷帘于清晓。”

大觉著述，尚有《断梗飘蓬记》、《琅琊碎锦》、《掌珠劫》、《海天新乐府》，其中数种，那是来上海主《民国日报》副刊笔政而作。这年，大觉参加南社第十四次雅集，而《民国日报》为陈英士所创办，邵力子为经理，叶楚伧为总编辑，胡朴安、姚鹓雏、闻野鹤等，分任报事，都是南社人士，况和楚伧又为中表。因此大觉也愿意襄助，奈大觉看到军阀混乱，时局日非，不到几个月，便悄然返乡。翌年新春，便和吴江莘塔镇凌莘子的妹妹凌蕙缨结为夫妇。莘子著有《惜秋花馆诗草》。蕙缨亦渊源家学，擅于文翰，当然伉俪甚笃。吴俗，蜜月后，例须归宁小住，蕙缨请大觉书写一扇，聊当面觐，大觉闭工小憩即挥毫作《赠别》七绝四章，极缠绵温馨之致。

大觉书室，本名百花百卷草堂，岁久敝败，一自夫人来归，乃庀材重逮，为屋三楹，改署为风雨闭门斋，几净窗明，图书满架，一窗帘幕，六曲屏风，益饶雅洋，匾额出于李叔

同手笔，阶前玫瑰成丛，月季应时而发，这是蕙缋夫人所亲栽，斋后一泓清泉，流波照影，尤以月夜为宜，亚子特来访之，当时聊天，谈及苏曼殊的诗才，有却扇一顾、倾城无色之誉，大觉对于曼殊，亦颇心折，既而曼殊病死，亚子以搜集编辑曼殊遗诗，交托了大觉，大觉穷月余之力，成《燕子龛遗诗》一卷，得诗六十五首，刊印问世。直至亚子及其哲嗣无忍编《苏曼殊全集》，《燕子龛遗诗》，增补二十一首，共八十六首。数年前，施蛰存又笺补曼殊诗，这是我从香港《大公报》《艺林》抄给蛰存的，大觉皆不及寓目了。

亚子以唐宋诗之争，退出南社，由姚石子维持残局，社籍出至二十二期，即告停刊。南社旧社员胡朴安、傅钝根 等别组鸥社，一九一九年六月，鸥社举行第一次雅集于上海杏花楼酒家，大觉被邀参加，同时尚有潘兰史、汪兰皋、汪子实、徐仲可、王莼农、陶伯荪、宋痴萍、俞慧殊等联翩而来，极一时之盛，胡朴安的女儿沛平擅丹青，为绘鸥社雅集图，大觉题之以诗，且寓沪数月，鸥社雅集凡四次，得诗甚夥，录存《海天吊日楼诗抄》，这和《海天新乐府》各成一卷。

大觉诗酒之兴甚豪，时一九二〇年，陈去病寄寓周庄舅家沈氏的南湖草堂。不甘寂寞，约了柳亚子来周庄，一叙酒契，亚子一到，情形就热闹了，便邀了费公直、凌莘子、王大觉辈，在周庄西湾贞丰桥畔的一家酒楼为酒会，这酒楼小阁临流，橹声欸乃，可平眺南湖，芣岸渔矶，错落于目，亚子认为境绝清幽，以女主人金宝，小名阿迷，既美丰姿，复精烹制，称之为迷楼，首作题壁诗二律，大觉依韵和之，有

小占南湖一角天，剪灯楼上月如烟。

等句，自那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始，三十日亚子归黎里止，辑诸友诗为《迷楼集》，大觉诗是占数很多的。

一九二一年冬，俞十眉邀了同社柳亚子，陈去病、王大觉等，会饮于其家乡嘉善西塘镇来鸿桥畔的乐国酒肆，来会的，有沈禹钟、郁慎廉、郁佐皋等，轰饮三日夜，亚子、去病、大觉三人联句，亚子为《乐国词》，大觉和之，大觉又成《乐国续词》，这次欢饮，识得一少女彩云，秀外慧中，亚子作《彩云词》，大觉又和之，后编刊《乐国吟》一书。此种醇酒妇人，无非有鉴于时事日非，有托而逃罢了。

俞慧殊同社，貌既不扬，服饰又复怪异，人罕与交接，大觉却与之相善。慧殊供职南京农业试验场，招大觉往游，游踪遍及鸡鸣寺、豁蒙楼、玄武湖、雨花台、清凉山、秦淮河诸地，时姚鹓雏在南京，也做了东道主。大觉诗成一卷，名《留都游草》。盖民初建都南京，既北迁，乃以南京为留都了。

大觉不仅风雅成性，隐遁为怀而对于民生疾苦，却又不忍置诸度外，当卢永祥和齐燮元因争夺地盘，发生江浙战事，硝烟弹火，及于昆山、黄渡、白鹤港。周庄早有驻兵，在风声鹤唳之中。大觉恐战场将临，又有鉴苏州名绅费仲深等筹设红十字会，他感到责毋旁贷，即在周庄发起红十字会分会。当时他的亲友，如费公直、朱璧人、蒋霞城等都是医生，响应大觉的号召，可是主要的任务，还是大觉负担着。所以朱云光的《幻花忆语》这样说："君办事不苟，当成立红十字会时，文稿之撰写，经济之规划，会务之进行，无不独

任艰巨，躬亲视事，心力交瘁。”幸而战事以卢永祥失败而结束。大觉便转移其工作，为公共卫生，种痘防疫，并施症给药，惠及贫民群众，那时在乡镇上这种免费的义务事项，是很少见到的。

大觉体弱病肺，一经劳累，咯血不止，一度进苏州省立医院治疗，夫人蕙缨随侍在侧，病院环境却很佳胜，梧叶荫窗，帘波映月，他又动了诗兴，有养疴金昌之什。住了月余，病情好转也就出院返家。奈他对于军阀祸民，豺狼当道，总是愤恨忧虑，念念不忘，消极厌世之心，油然而发，见之于诗的，如：

谁遗吾徒终寂寞，仰天俯地发哀吟。
干戈满地春如海，只合悲吟过此生。
埋忧埋骨寻常事，不要残碑碍马蹄。

这年冬日，旧症复发，一病经岁，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终以不治逝世，年仅三十一岁。夫人蕙缨，以悲惨过度，年余亦卒，有女三人，长之泳，现为台湾作家，次之湘，亦在台湾，三之泓，无子，以其弟德锜子之泰为嗣。德锜少大觉四岁，为搜罗乃兄的遗书，汇刊《风雨闭门斋遗稿》，有诗稿、文稿、词稿及《乡居百绝》，《留都游草》、《外集》，陈去病、刘季平、胡朴安为之题签，作序者为丁逢甲、沈昌直、凌莘子，柳亚子作记。陈去病一传冠于卷端，涉及其仪容和交游，有云：“神情秀朗，风度翩然，尤有谢家玉树之誉，以是南社隽流，民党魁杰，闻其名者，莫不折节倾倒与

之交。"如柳亚子深叹其缘情体物，绝艳惊才，所编的《南社丛刻》第二十集中，载大觉个人文三十篇，诗二百有四首，词六阕，数量之多，为任何社友所莫及。他致亚子书，有"安得与亚子日日醉、日日哭，杂何天地中，便葬我二人于酒国泪窟中也。"投契有如此。费公直所居，和大觉家后院相邻，两人几乎朝夕相见。公直年长，门前有双桥，乃呼之为"双桥老词宗"。有"赠费公直先生序"。魏塘余十眉，悼其夫人胡淑娟，撰《寄心琐语》，丙辰二月，往访十眉的探珠吟舍，得读是篇，比诸沈三白之《浮生六记》，为作一跋。凌莘子做诗，后于大觉，二人为内兄弟，莘子常出所作，属为加墨。可取者只十之三四，此后莘子杜门谢客，镇日吟哦，诗境突飞猛进，大觉喜为之序。与朱剑芒相知很早，剑芒结婚，大觉译英吉利诗为古风，以之祝贺，又题剑芒小影：

冰样情兼玉样姿，风流才调美人知。
花间吟就凝香句，轻扣红窗索和诗。

剑芒夫妇，某岁来沪，我和陆丹林宴之某酒楼，剑芒口微吃，印象尚在记忆中哩。又和芦墟许半龙称性情交，为半龙题"寿萱图"，并为《静观轩诗抄》作序。又为叶楚伧序《古戍寒笳记》，谈及楚伧于辛亥革命参姚雨平将军戎幕事，气概昂然："楚伧尝被酒，搔短鬓，喟然叹曰：甚矣我衰也。曩在辛亥，挟策兵间，前军克敌，夜半渡师，指顾河山，笑语岭南姚将军曰：苟得关中响应，率精锐千骑，晨发徐宿，而夕收蓟燕矣，将军深然之，谓异日国家罗绾兵之雄，当弗

外江南叶生也!"又周志伊为革命而被逮，大觉入狱探访。又为汾南渔侠周斌作《柳溪竹枝词》序，称其为："云林铁厓之流，岂寻常鸥鹭盟主可得而比。"他如交陈秀元、蒯啸楼、范茂芝、范君博、陆子美、李康弼、刘筱墅、杨了公、姚民哀、金松岑、姜可生、胡寄尘、宋痴萍、徐慎侯、徐仲可、朱梁任、李汝航、陆简敬、田名瑜，均一时名流，缟纻联欢，诗酒酬唱，是盛称骚坛的。大觉不仅是机趣蕴蓄，神采照灼的词章妙手，在学术上也有那么一套的研究，我曾读过他《与苏浙太湖水利工程督办王清穆书》，清穆字丹揆，崇明人，为水利学专家，这信长达数千言，洋洋洒洒，排除时议，宣泄太湖下流之谈，提出四不可，谓治太湖，必先治泖湖与淀湖，历陈泖淀的今古变迁和沿革，从根本上着想，说得头头是道，清穆为之首肯。

上面谈到的小友潘慈中，是费公直的外甥婿，公直又和朱云光、云平昆仲，及大觉都是好友，有此关系，慈中认识了大觉之女之泓，之泓现寓吴中，从之泓处借到大觉手书的诗稿，为《风雨闭门斋诗稿》之辛酉第五卷，经过浩劫，已属残存了。蒙出示，诗以行书写在朱丝格的本子上，很工整，稍有改易。慈中更复印一份见赠。又借给我《社会生活》杂志第四期，内载有张寄寒、陈益二位合撰的《甘背黑锅的贫家女》一文，那是叙述大觉身后的事，很为详赡，笔墨又很生动，该文所谈，主要是大觉家一位很侠义的女佣杨明娟，的确是了不起的人物，值得钦敬的。且附来一近照，神气壮健，具寿者相。她乃和大觉后人之泓共同生活，之泓以"好恩娘"呼之。

这究属是怎么一回事，我把它概括一下，以殿我文。大觉先故，其夫人蕙缨，过了年余，也即下世，其太夫人却寿命很长，活到八十八岁，及大觉的女儿之泳、之湘、之泓，先后成长，明娟在王家，服侍了整整三代，真可谓历经沧桑了。明娟出生在青浦苏家港的农家，以家贫，自幼即在大觉夫人凌家操劳动工作，蕙缨以其能干勤俭，把她看成为闺中贴心的女友。蕙缨既嫁，和明娟不忍分离，也就随到王家，成为王家的佣人。及蕙缨临终，便把王家一老三孤托付了明娟。

当之泳、之湘，读书于离乡六十里的苏州女子中学。一天，之泳在校患了伤寒重症，明娟立即上了航船，把之泳护领回家，设法抢救，始得转危为安。过了二十年，抗战胜利，之泳、之湘都已成家，随了丈夫，从香港转赴台湾定居，一道海峡的相隔，彼此不通音讯。大觉的母亲和女儿之泓被定为地主分子，逐出原屋，住在三间低矮湿陋的平屋中，老太太经不起磨折，病倒在床，明娟忠心耿耿，始终如一的坚持不离。适逢那年发大水，正须修筑防洪圩堤，王家是地主，例须派一名义务工上工地，王老太太老迈不能去，之泓有肺病也不能去，一切都由明娟去顶替。既而街道组织了居民委员会，不知怎样知道了王家和台湾的关系，限令代表地主的明娟交待问题，明娟拒绝不谈，被居委主持者打得鲜血淋漓，还是咬紧牙关，不挠不屈。直至浩劫过去，重见光明，之泳知道祖母弃养，之泓和“好恩娘”明娟都在苏州，即写信来慰问，那是由美国转来的，信一开头，就是“你要好好照看‘好恩娘’，她一辈子为我们王家作出了牺牲，我醒里

梦里想念着她老人。她，大概有八十五岁了吧！我太想念她了。"又有些很饶情趣的话，如云："也许是年龄的缘故，特别想念遥远的故乡，周庄古老的石板街，石拱桥，过街楼，清清澈澈的小河流，还有那比任何菜肴都鲜美十倍的蚬子，银鱼，莼菜，面筋。"明娟知道之泳喜欢吃她所制的熏青豆，便做了寄一大包给之泳，之泳高兴极了，说："这熏青豆由'好恩娘'亲手做成，浸透了家乡泥土的温馨和湖水甘甜的食品，使我重又回到了童年时那天真烂漫的天地中。"

逸梅散记

洪宪通宝之当十钱

制钱有所谓当十者，其钱既重且巨，较铜圆而倍蓰之。一自铜圆盛行，制钱废止，当十钱更绝迹于市，不料袁世凯称帝，虽仅八十有三日，却铸有洪宪通宝之当十钱，予曾于钱化佛处见之。至于洪宪铜圆，敝笥当存一枚。

曾农髯自负语

书家曾熙，号农髯，颇自负，予曾见其作一楹帖，旁附识语云："裹铁中有萧澹渊逸之趣，此髯之独到处，不让阿梅也。"盖阿梅为李梅庵，与曾同以书名海内者。

水竹村人

民初总统徐世昌，自署水竹村人，按水竹村为徐氏所筑之别墅，在豫省之辉县，距百泉湖约五里，名胜之区也。村占地数十亩，水木清华，尘嚣不到，读书习静，最为相宜。惜徐氏为热中人，不甘在冷淡中讨生活耳。

压寨夫人

旧小说中多纪剧盗巨寇，见妇女之饶有姿色者，辄劫之为压寨夫人。偶检《五代史》："庄宗攻梁军于夹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宠专诸宫，宫中谓之夹塞夫人。"观此，则压寨乃夹塞之传讹可知。

赏花与度曲

李竹懒云："赏名花不宜更度曲，烹精茗不必更焚香，恐耳目口鼻互牵，不得全领其妙也"。此与袁中郎语相类似，袁云："花下不宜焚香，犹茶中不宜置果也"，惟李说尤为雅隽耳。

打蛇七寸

今人喻做事之能扼要适中者，曰："打蛇在七寸里"，不知此语明时已有之。《王阳明集》有云："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

讳言年岁

篆刻家陈巨来，临桂词人况夔笙之令坦也。为谈其岳丈生平讳言其年岁，即家人亦不知其春秋之几历也。直至易箦，始告其后人，谓己之生辰年岁，书有一纸，贮于某橱某抽屉中，发视之，始知其死之年为六十八岁。况女名绵初，入上海文史馆，先巨来卒。

卉果治病

卉果往往能治病，《袁中郎集》云："患半身不遂，用凤仙花煮烧酒，去花饮之，逾月而可。"又林则徐家书云："南瓜，正在开花时，连花叶根藤，一并取起，用水洗净，入石臼中合而捣之，取汁常服，半月后夙瘾尽去。甫经结瓜者，连瓜

捣之，亦可用。"则南瓜又可戒烟癖矣。

爱克司光镜

医家用爱克司光镜，可以洞鉴肺腑，为治病之利器，不知此镜汉时已有之。《说颐》云："汉高祖入咸阳，得一方镜，表里光明，照人肠胃五藏，皆历历无碍。"斯亦奇已。

黄泥墙桃园

黄泥墙水蜜桃，为沪上名产，是园早已废去，无复痕迹可寻。或云，即今蓬莱市场故址。然据陈颂春见告，黄泥墙在今小桃园街，彼幼时犹及见斑剥黄色之垣墙，惟园已鞠为茂草，无灼灼之花，离离之果可赏，此说歧异，不知孰是，惜不能起老上海孙玉声于地下而一问之。

石蜡红

石蜡红，为西方花卉之一，色绝秾艳，为四时常见之品，实则当为石叻红，产于石叻埠而得名。石叻埠，即新嘉坡也。

黄杨厄闰

苏东坡诗："园中草木春无数，惟有黄杨厄闰年"。据云：黄杨每岁止长一寸，至闰年，反缩一寸，绝鲜巨干大枝也。予曩年居吴中袁缀之家，黄杨一树，高逾屋檐，殊森耸可爱，盖此为明代古木，甚属难觏。

柏林小舟

柏林之小舟，往往取美人之名为名，如茂密来、琼斯、巴立克，皆曩日歌坛舞榭间之好女儿也。南海潘兰史，一度赴德邦讲学，曾领略异域风光者，有："掉入女儿湖上去，画船都唤美人名"之什，因思我国多水乡，大可仿行。

僧鞋菊与书带草

大漠诗人顾佛影，题予所刊之《逸梅小品》："逸梅文，颇轻巧，小则小，未可少，僧鞋菊，书带草"，绝隽妙。按僧鞋菊，一名鹦哥菊，春初发苗，高二三尺，九月开碧花，色如鹦哥，状若僧鞋，由此得名。书带草，叶似菖蒲而较长，植诸庭砌，鲜润湛绿，耐人静玩。出山东淄川郑康成读书处，今遍见于江浙园林。我友陈从周，刊其涉胜探幽之书，即以《书带草》为名。

赏月隽语

戚饭牛善作隽语，尝曰："明月亦天文中一行星耳，何以能令人情思愜怀若此？人之爱月，必以团圆，予则最爱十四夜，月光已皎洁，虽不十分圆满，明日尚可盘桓一宵。若十五夜，月虽圆满无缺，然缺之机已伏于圆满时矣。谨告普天下有情人，在在皆当作月观"。

蜀中文石

画家陶冷月游蜀，携得蜀中文石归，蓄诸于盎，与金陵雨花台五色石相仿佛。绝奇妙者，别有一种黑色石，石上有篆篁交错之状，节之劲直，枝叶之纷披，无不如画。近赴其家宴，乃得赏之。彼见日本人作画，其所装裱之绫幅，往往出于定织，盖绫纹中暗藏作家之名也。冷月喜摹仿，以冷月二字织为图案，自远望之，朵朵似三秋之菊，雅致异常。且冷月姓陶，菊固陶家之花，尤为切合，求之国内画家，尚属罕觏也。

呼痛声

今人突遭痛楚，辄呼阿嚷，实则阿嚷古作阿侑，《晓读书斋杂录》云："痛苦甚，呼阿侑，读若洧，即《左传》所谓燠休之转声也。"

银杏子

沪人呼银杏子为灵眼，予初以为银杏谐声之误耳，及读《琐碎录》，始知不然，如云："北人称为白果，南人称为灵眼，宋初入贡，改称银杏。"

张大千自称张先生

尝见名画家张大千，钤一印："张先生"，甚妙。或曰：先生尊称，乌能自居！予曰：君不读陶靖节之《五柳先生传》

乎？五柳先生者，靖节之自况，自况而称先生，其先例也。即《史记》司马迁之自称太史公，苏东坡《赤壁赋》之自称苏子，均自居尊称，要不足为腐迁苏胥之病。

海棠非中土之花

海棠非中土之花，乃自域外移植者，惟无从考其时地耳。《平泉草木记》"凡花木以海为名者，悉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

丧偶寄意

朋侪丧偶，往往以署名寄意，如马方里之无双居士，谢玉岑之孤鸾，徐枕亚之泣珠生（其妻为蔡蕊珠），即严独鹤之署名，亦由当时悼亡而起。此后虽续娶陆蕴玉，但署名已惯用，不复更易之矣。

误书姓名

况夔笙一代词宗，一日，有客柬邀赴宴，书况姓为况，况大不悦曰：并我姓而误书，其不敬孰甚，卒不赴。此与朱强村事绝相类，有致书误写强字为疆，朱复书讥之，有："有上斯有财，有财斯有用，但不知此土为大土乎？抑小土乎？"等语，误书者为之大惭。按强即强之异体字，所谓大土小土，乃阿芙蓉膏的区分，大土为优，小土较次。

（过去"况"姓不能用"况"，现在"况"与"况"已相通）

竺叶负龟

“兰叶负龟初荐社，桐花集凤更来仪”，此许景先之诗也。桐花凤即幺凤。至于兰叶负龟，则龟之体小可知，惜未见过。

苏曼殊画赠陆士谔

苏曼殊于诗文、笔记、小说外，又工绘事，但绘事不多作，绝少目睹其手迹。青浦名医陆士谔，与江南刘三有戚谊。刘三文与曼殊交甚密，曼殊有“多谢刘三问消息，尚留微命作诗僧”之句，因此刘三处藏曼殊画数帧。刘三病，辄就医于陆士谔，颇奏神效，乃以曼殊画一幅酬之。承士谔见示，展赏之余，莫名欣喜。画为三尺长之绢本立轴，水墨不着色，高逸如出宋元人手。柳堤一带，作蒙蒙漠漠状，板桥架之，一老者策蹇驴行于林坳间，而远坡矗立一浮图，月色微笼，厥境幽绝。曼殊不署款，不钤印，惟刘三为题云：“十年前，与曼殊同客秣陵，写此萧寥之景，后游西湖，方弗遇之。甲寅八月，士谔见而激赏，即以奉赠，刘三记于黄叶楼”。士谔哲嗣清洁传家学，治岐黄术，悬壶西子湖头，携此画去以饰壁，讵意齐鲁之役，失于兵荒马乱中，惜哉！

捕竹鸡法

竹鸡为鹑属，尾短，有棕色斑纹，喜栖竹林间，故名。顷阅《搜采异闻录》，载有捕竹鸡法云：“竹鸡之性，遇其俦

必斗，取之者，扫落叶为城，置媒其中，而隐身于后操网焉。激媒使之鸣，闻者随声必至，闭目飞入城，直前欲斗，而网已起，无脱者，盖目既闭，则不复见人。”

栽文竹

我师玉峰胡石予先生，喜文竹，为予谈栽文竹法，据云：“文竹幽秀深碧，望之如新篁成林，疏密参差，风致自媚，乃盆栽之佳品。惟栽之不得其法，则过于修长，易致欹斜，失美观矣。欲其免此，不宜夜露，不露则不至过长，又不宜置诸墙侧，墙侧回风迫压，则欹斜不正。又有一法，栽时以风炉灰夹入泥土中，则清滋有致，且免过长之病，炉灰无资养分故也。大约土七灰三，最为适中。又宜用白釉瓦盆，或白瓷盆，取其与绿色相掩映耳。盆中或更配置小石，以成合景，案头座右，养目所必需也。”

两个来换一个

两个来换一个，此苏沪一带俗语也。然有其来历，盖数十年前，其时尚流行制钱，而钱之劣者，铜质杂砂，且较寻常制钱为小，曰砂壳子，乞儿沿门托钵，店铺辄以砂壳子遣去之。乞儿积砂壳子多，则可向店铺易取寻常制钱，砂壳子百枚，例作五十文计。因此对于欲占便宜者，曰两个来换一个，戏谑之辞，不觉相沿至今耳。

并剪哀梨

今人以事之爽美快适者，辄以并剪哀梨同喻之。并州地名，杜甫诗有："焉得并州快剪刀"，明确不具论。哀梨却有二说，一《世说》云："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曰：君得哀家梨，颇复蒸食否？"注："旧语秣陵有哀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消释。"一《东山草堂集》云："哀梨出河南尉氏袁家，其大如橙，味美且香，不可名状。哀家乃袁字之变，盖昔人虑上官诛求之累，故误其名以遁迹也。尉氏人又号曰藏梨，以其种甚稀，而觅之最艰也。"二说未知孰是。

西湖花隐之花镜

谈卉木之书，今人以周瘦鹃为最多，如《紫兰芽》、《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前新记》、《花弄影》、《花花草草》、《园艺杂谈》、《盆栽趣味》等，又亲自选定一书，取名《拈花集》，及出版问世，彼已作古，未曾目睹。前人所撰卉木之书，以《群芳谱》、《花镜》为最著名，《群芳谱》且增补为《广群芳谱》。别有一种，名《花草粹编》，不知者，往往视为卉木书，岂知不然。是书乃明代陈耀文编撰，所录皆唐宋二代之词，自序称："唐有《花间集》，宋有《草堂诗余》，各摘其一字以赅唐宋，故名。"据园艺家黄岳渊言，前人诸作，惟《花镜》可奉为圭臬，盖著者西湖花隐，所述均从经验阅历中来，与其它徒以考证详博为能事者，迥不相侔也。

游泳池

到游泳池去，为暑日时代青年之唯一口号，清水一泓，狎波作浪，盖国人慕效欧俗相习而成风气者也，偶见《拾遗记》，载云："灵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馆千间，采绿苔而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宫人靓妆，解上衣，着内服，共裸浴"，观此可知游泳池之制，我国古时已有之，惟为宫闱之乐，不若今之平民化耳。

西城寒食图

节序匆匆，春已入暮，而梨花寒食，已过多时。犹忆辛亥之春，诗人廉南湖、孙寒厓诸子，在京师小万柳堂作寒食之雅集，吴绶卿烈士及江南老画师吴观岱与焉。酒酣耳热，烈士录其东省筹边诸作，凡若干纸，吴观岱亦兴至挥毫，绘西城寒食图，万柳夫人吴芝瑛，题墨林星凤四字，作瘦金体，一时传为佳话。今者，烈士既早捐馆，南湖、寒厓、芝瑛亦先后下世，从此年年寒食，徒为我侪操觚作应景文者，添一资料，不禁怆感系之。

石家饭店与吴家馆

寻常村店，一经名士品题，自然声价十倍。我苏木渎之石家饭店，于右任曾莅止以快朵颐，咏以诗云："老桂花开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归舟木渎犹堪记，多谢石家鲃肺汤。"石家饭店生涯为之大盛，其效力直胜于广告万万。而事又有

相偶者，番禺潘兰史游南翔，至大寺前，饮吴家馆，亦有一诗云："豚栅鸡埘短竹篱，村花随地点胭脂。一帘斜认吴家馆，正是行人觅醉时"。予日前至南翔扫墓，在吴家馆进餐，嘉宾毕集，座满樽盈，盖大都海上嬉春之侣，慕名而来者，盛况如此，洵不易也。

多愁善感

予多愁善感，一年之过程中，最怕春尽江南，熏风微拂，残红满地，狼藉堪怜。一日之过程中，最怕将暮未暮，其时灯火未上，室牖渐昏，虽家人对坐，然默默绝无一言，耳际惟闻归鸦噪树，眼中只见缕缕炊烟，一派寂寞惨淡景象，仿佛此心欲死，此身欲灭，实有难于排遣之慨。

斑马

斑马产于美非两洲之东南部，色白或淡黄，有环状并行之黑色或红棕色条纹。电影兽片，辄见林坰旷野间，数十成群，斐亹可爱。曩年海京伯马戏团来沪，亦杂有斑马若干匹。不知此兽昔人笔记中早已述及，谓："禄禄亦名福俚，状如骡，其文白黑相间，匀莹可观"，所述当即今斑马之类。明宣德间，编修许彬，且进《麒麟狮子福禄玄虎四祥诗》。

废止冷盆

夏日饮食，以家馔一二事为宜，盖家馔较为清洁卫生

也。若于应酬场中，不得不进馆肴，则须择煮沸炒熟者始得下箸，严独鹤提倡废止冷盆，良有以也。

三笑

《三笑》世皆知为一种弹词，演述唐寅与秋香一段姻缘者。实则三笑之说，早已见于《庐山记》，记云："惠远居庐山东林寺，送客不过溪，一日与陶渊明、道士陆静修共话，不觉逾之，虎骤鸣，三人大笑而别，后建三笑亭。"

距杨墨而护程朱

南社胡寄尘，为我友胡道静之尊翁。生平有一哀痛事，盖有一女，绝颖慧，出于自戕而死也。寄尘行品高洁，其兄朴庵，一度长民政厂，彼绝不求仕进，佣书卖文如故，士林多之。朴安著有《墨子解诂》数十卷，某书局为之付梓，讵意不戒于火，全稿焚去。其时朱瘦菊所著之《歌浦潮》说部，亦为某书局所承印，幸于遭灾前数日印竣送出得未殃及，朴安为之怏怏。寄尘乃戏谓乃兄朴庵曰："观于《歌浦潮》之得免，愈可知天之距杨墨而护程朱。"朴庵为之失笑。

玉峰张景云

玉峰张景云，为先师胡石予先生之外甥，诗才绝隽艳，尝有句云："玉栏小倚瞒鹦鹉，金屋偷开摘海棠"，为一时所传诵。景云馆南通张季直家，教张孝若读书。既客死，季直为之

营圹，题曰："诗人张景云先生之墓"。所遗诗稿一册，未刊，曾藏我家，惜浩劫中失去。

李小白

叶小凤以小说称雄于词林，然极倾佩梅县李煮梦其人，尝有句云："说部我输李煮梦，小戎离黍出诙谐"。煮梦一署小白，南社社友，著作散见沪汕各刊物，奈才人不寿，殁世有年，今恐无人能道其梗概矣。

姜芽

喻女子手指曰春葱，白居易诗："十指剥春葱。"又曰：春笋，十香词："纤纤春笋香"，此尽人皆知之矣。而刘禹锡有句云："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手指亦称姜芽，则殊冷僻。

五月披裘

五月披裘，为严子陵故事，史册传为美谈。或有谓是举足为清德之累者，曰：子陵所以如是者，欲使人见而异之也，见而异乃上言，其愿遂矣，说亦有理。又《高士传》载有："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处之高而视人之卑，五月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然则被裘公尚在严子陵之先，子陵不过师其故智耳。一负薪，一垂钓，可谓无

独有偶。

梅毒

旧时通都大邑，往往多疗毒医院，淫风扇荡，可见一斑。按梅毒由来甚古，《唐书·南蛮传》："诃陵国有毒女，与接辄苦疮"，所谓毒女者，染花柳病之女子也。

十发居士

松江程十发，长上海国画院，此前尚有同姓名之程十发其人。偶于友人处，见十发居士画兰便面，疏疏几叶，着花三剪，清远幽逸，不可名状，钤一印曰："美人长寿盦"，弥复可喜。按居士为宁乡程子大，刊有《美人长寿盦词集》。尝谓："花好月圆人寿，固为世俗之绝妙祝词，然人寿当指美人长寿而言，若太通泛，则庸俗伧夫，俱登耄耋，尚成何说"，居士风怀，于此可见。遗著甚夥，已刊者，《美人长寿盦词集》外，有《定巢词集》、《三程词抄》、《鹿川诗文集》、《楚望阁诗集》。未付梓者，如《鹿川语》、《汉江书画舫》，经过浩劫，未知尚存与否。我亦藏有十发居士画石扇，又赴告一纸，印有遗像。

绿衣郎

人呼传书之邮递员曰绿衣郎，岂知绿衣郎乃兰花之佳名。赵时庚《兰谱》云："灶山有十五萼，每生并蒂，花干最

碧，叶绿而瘦，俗呼为绿衣郎。”

香海棠馆

海棠有色无香，古今引为憾事，然亦有香者。况蕙风词人曾于蜀中见之，移其根植诸庭中，以香海棠名其馆，的是韵事。

足尖

或有研究女子容态者，谓当坐时，我华女子之足尖，辄向上微跷，西方美人，则无不作下削之势，相形之下，妍媸立判。予留意及之，果然。

姜桂题

姜桂题，一度任热河都统，闻人谈其小轶事，兹纪述之；姜为武夫，不识字，并己之姓名，亦在模糊影像之中。一日，某巨公宴客于肴馆，姜应邀列席，酒酣，某巨公书一纸条示侍役：“要挂麵”，（繁体字面作麵），姜见之，深讶某巨公何以忽书己之姓名，席散，询诸同座客，同座客初固莫解所谓，既而始知“要挂麵”三字，与“姜桂题”姓名仿佛相似，以致有此缪误也，一时引为笑柄。

花月痕

予于说部中，《红楼梦》外，喜读《花月痕》，许息盦、

胡先骕、宋痴萍均与予为同好。不意张慧剑极不满意于是书，尝谓："闽人魏子安，作《花月痕》，恶札也，而诗家陈石遗赏之，为子安之《陔南山馆诗话》作序，联论及于此书，颇着好语，盖同里而忘其瘢丑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判固各有不同也。

诗人失检

"梅子留酸澀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此杨万里之诗也，读之别有一种情趣，的是佳什。或以梅子留酸，芭蕉分绿，已是长夏景色，安得复有柳花可捉，认为诗人失检者，则未免拘泥太过。

黄龙砖砚

李悔庵，别署清道人，得黄龙砖，制之为砚，因颜其斋曰黄龙。人有以道人有复辟意讥刺之，道人遂毁其匾额，即书件亦不钤用黄龙印章，是亦墨林佚闻也。

谐趣

俗谑往往有与古人相合者，如约人外出，不命一钱云："出去酒（谐走），点心面（谐免），吃饭我（谐饿）"，人骤听之无不乐从，岂知大受其愚欺哉。宋苏东坡款客云："饭也毛，菜也毛，萝卜也毛"，注"毛即无也"，同饶谐趣。

韵语广告

广告有以韵语出之者，曾于《申报》见寻人广告一则，标题："芙姐姐回来吧！"其下为四言句："姐姐出走，阖家惊惶，伯母病倒，德哥痴狂。甥儿悲啼，弟弟心伤，速示地址，容弟来望。弟梵启"同事徐行素笑谓予曰："在惊惶病倒痴狂悲啼心伤之下，撰为韵语，抑何好整以暇乃尔。"

为女儿命名

词章家王西神多女，命名绝艳韵可喜，如侠红、弹绿、葆素、梯青、饮蓝，盖词章家无所不沾词章色彩也。

郑元和教歌

曩年自张冶儿、易方朔演郑元和教歌，轰动社会，于是踵起者变本加厉为之，有四教歌，十教歌，触目皆垢面乞食者流，极滑稽之能事，虽妇孺莫不知郑元和其人。偶阅《坚瓠集》，见述及郑元和行乞图云："元赵仲穆，文敏公之子，善书画，曾见其所画郑元和行乞图，首戴方巾，而以破绢裹其外，右手执简板，左持一篮，一罐碎于地，虽衣衫褴褛，而人物丰姿，正自飘逸不群。上有诗云：郑子曾夸盖世才，风尘一堕甚张乖。歌残世上莲花落，误却天边桂子开。霜雪有情飘瓦罐，雨云无梦到阳台。试看身上千千结，尽是恩情博得来"。

集宋词联

徐步蠡尝集宋人词，倩戚饭牛书为长联云："记十里湖山，草色拖裙无限碧；孽一声玉笛，花光上鬓有情红"，天衣无缝，对仗尤绝工整，加诸书法秀逸，相得益彰。予家有铜镇纸二，镌黄秋岳集清真词云："春意潜来，正店舍无烟，梨花榆火催寒食；离思何限，悄郊原带郭、淡月疏星共寂寥。"置诸案头，耐人寻味。

病桃记

卉木中若梅、若碧桃、若海棠，花侪往往矫揉造作，以为盆玩，于是梅也，碧桃也，海棠也，均攖病矣。龚定庵辟病梅馆以疗梅，有《病梅馆记》一文。金山姚石子得碧桃之病者若干株，毁盆解缚，植诸其家松韵草堂之后庭，撰《病桃馆记》，与龚定庵竞爽。

拉风

孙玉声前辈著有：《暑天之四种古物》一文，曰：竹夫人、竹衫、接衫、雕扇，盖皆过时之物，不经见也。予因忆尚有拉风一事，所谓拉风，大都用竹布折叠为之，中有长方形之木框，布被其上，精致者且加以绘画，缀以采绒，系索拉之，自然扇动生风，有借一人之力，同拉三四具者。妆阁中之拉风，更往往备有长索，则执役之男佣，可以隔室或竟在庭心中拉之，妇女虽袒裼裸裎，无所顾忌也。一自电扇盛

行，拉风归诸淘汰之列。近则有冷气设备，渐行普遍，不久，电扇亦必落伍。

十二红水仙花室

画家马万里，以《开元遗事》，有明皇赐虢国夫人红水仙十二盆一则，乃调弄胭脂，绘红水仙十有二帧，裹以云锦，薰以都梁，因颜其斋曰：十二红水仙花室，的是雅人深致。

挽朱古微联

朱祖谋，号古微，一代词人，且有政绩，既逝世，王蘧章有一长联挽之。“有大臣风，有儒者风，更有遗老高风，一阕鹧鸪天，小别人琴，绝响竟成中散曲；无贵介气，无达官气，并无名流习气，千秋金石录，抛残缣素，丛书谁续上疆村”。叠有三风字三气字，缅缅若贯珠，可诵也。

抄袭奇趣

予所撰小品文较夥，外埠报纸有翻刊之以充篇幅者，然一经翻刊，署名辄被易去，不知者固莫辨其为予所作也。而事有绝可笑者，某抄袭家竟据既经翻刊之予作以为己有，投寄予所主编之某报，予睹之为之大笑，盖自有抄袭以来，未有若是之奇趣也。

周实丹嗜葡萄酒

周实丹，为南社烈士，有葡萄酒癖，每饮非此不欢。既殉国，同社周人菊哭以诗曰："斗酒葡萄香，塔儿月影高"，塔儿为地名，烈士埋骨处也。按葡萄酒，我国唐代已有之，盖唐破高昌，收马乳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制酒法，故唐人诗即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句，葡萄一作蒲桃。

红梅诗

倪皋封续鸾之喜，谓礼物非所喜，愿得我师胡石予红梅一幀以为点缀，予因寄素纸以乞画，旋蒙颁锡，展之则笔底造化，满纸皆春，并题有诗云："残雪将消犹复霜，清寒还逼旧茅堂。红梅一树初融日，薄晕胭脂待晓妆"。"昨夜江村宿雨滋，瘿仙添得好风姿。盈盈红泪还承睫，绝似杨妃别母时"。

甘蔗畏霜

甘蔗最畏霜，遇霜则遏其生机不能畅发，故此间所栽之甘蔗，大都婆娑而矮，远不及粤中所产者之修挺。盖粤中气候温燠，降霜较迟，及白露为霜，甘蔗早已收割矣。

记里鼓

啧有烦言者，俗曰叽哩咕噜，按此为记里鼓之误传，并衍一噜字耳。《晋书·舆服志》"记里鼓车驾四马，其中有木人执椎向鼓，一里则打一椎"，俗语云云，无非言其频频作

声，多所计较也。

范君博

同砚范君博，工诗善书，少年时，风度翩翩，风流跌宕，戚饭牛赠句，有："笑入吴姬春酒店，桃花马系夕阳烟。"梁溪邹翰飞，更有苏幕遮词；题君博小影云："卫玠丰姿潘岳鬓，载入羊车，定是江南俊。"君博有《比珠词》一百首，又《岁华丽语》一年三百六十日，日系一诗，均未刊。

美人鱼

曩年，女子之善游泳者，为杨秀琼，有美人鱼之号。按美人鱼，早见东坡《异物志》："鱼有名西施者，美人鱼也。出广中大海，食之令人善媚。"

风怀镜

朱竹垞有风怀二百韵，人均谓其为小姨而作。姚鹓雏之《燕蹴筝弦录》，即摭取其事实衍为说部者也。闻山阴俞国琛，着《风怀镜》四卷，刊行于清代嘉庆间，力辨其诬，考据精确，但予未见其书。

上海称沪之由来

沪，为上海之别称，渔具名沪，上海自来多渔民，以捕鱼为生。唐皮陆《渔具诗题》，凡十五物，如网、箔、鱼梁、

射鱼、鸣榔、钓车、舴艋、笭箵：沪等皆是。

遐榻

昔时人死棺葬，亦有人未死而先备棺木者，称之为寿材。《澗泉日记》云："天竺慈云法师，生前制棺曰遐榻"，此称抑何隽雅。

病坊

今之疗养院，我国古时称为病坊，《类要》有云："唐以秘书监为宰相病坊，丞及著作郎为尚书病坊，秘书郎及著作佐郎为监察御史病坊。"

喽啰

盗贼部下之流，俗谓之喽啰，按喽啰一作偻俪。《五代史·刘铢传》："铢谓李业等曰，诸君可谓偻俪儿矣！"偻俪又作楼罗、《宋史》，"张思钧质状小而精悍，太宗尝称其楼罗，自是人目为小楼罗。"

周梵生书札

无住居士周梵生，耽禅悦，为予之内兄。处馆彰德养寿园，授袁寒云诸子读书，当时频与予通信，今尚留一札，颇有意致。"最喜读荡气回肠以及清逸闲适带有禅意之诗，盖可以发人感慨，悟入净境，为由色入空之过程。如定庵不是

怀人不是禅，梦回清泪一潸然。瓶花妥贴炉香稳，觅我童心二十年之什，以为悟道之作，第如苍蝇钻纸，惜尚隔一层透不穿耳！"

一把力

旧时向佣仆介绍所雇一女佣，有所谓一把力者，盖言其家别无他佣，烧饭洗衣以及一切杂役，须一人任之也。顷见《明宫词》有注云："明宫中近御太监，凡入侍则抹布小刀，一一佩连，以备上用，名一把连。"可知一把力，乃一把连之沿讹。

四季兰

服媚国香，兰为佳品，闽地有四季兰，每年发花四次，予曾见之。花固如常，惟叶则较阔，不若春兰之修狭有致耳。

天南芳讯

芙蓉素有秋江冷艳之号。闻琼崖间，芙蓉春季即花，与槟榔同时烂漫，槟榔花香气氤氲，称之曰：槟榔瘴，是亦天南芳讯也。

长寿面

凡遇诞辰辄进面，谓之长寿面，此俗例行已久，宋马永卿《懒真子》有云："汤面即今之长寿面"。

孟浪与浪孟

俗以卤莽冒昧为孟浪，《庄子》云："夫子以为孟浪之言"。又失志曰浪孟，潘岳赋云："罔浪孟以惆怅"。然孟浪常见于文字，浪孟则用之者殊罕。

染指甲

凤仙花初生于埃及，埃及人撷之染手指。我国旧时无蔻丹，闺中妇女捣凤仙染指甲，予早年作《凝香词》百首，其一云："红红白白画栏西，谁道秋来景色凄。戏捉檀郎绵样花，替他点上凤仙泥。"不意此俗亦出于异方。

郑正秋

郑正秋，号药风，潮州人，先治新剧，后治电影，如《掷果缘》、《孤儿救祖记》、《苦儿弱女》、《最后之良心》、《小朋友》、《美人关》、《血泪黄花》、《桃花湖》、《恨海》、《自由之花》、《春水情波》等剧本，均出正秋所手编。某年夏逝世，徐半梅与友人书云："郑正秋已避暑去，而我辈犹挣扎于炎氛热焰中，不知何日始得解脱。"正秋对于京剧，颇有研究，尝谓："嗓音虽本天赋，亦可历练而成，惟刚之至而欲柔难，柔之至而欲刚亦难。汪调什九刚健，谭调什九柔顺，学汪不精，易病硬直，学谭不精，易病萎靡"，当时老伶工孙菊仙极倾佩其说之允当。

耐人思索之侦探小说

小说以侦探为最耐人思索，故凡阅单行本一、二回，如堕五里雾中，往往亟翻其下半本，知其如何结果，然结果既知，阅之兴味顿减。故长篇侦探，最宜登载于日报或杂志，按回刊之，使人按回阅之，悬猜如此，事实又如彼，及至末回，则拍案叫绝，乐趣殊常。

俗语有典

俗语颇多有来历者，如诮人不灵活曰木头，见《寒山诗》："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头。"又拍手，见《黄潜诗》："岸旁群儿拍手呼"。又把稳，见《晋书注》："将牢，犹俗言把稳也。"又千里眼，见《北史》："杨逸为光州刺史，广设耳目，善恶毕闻，咸称杨使君有千里眼。"又十字街，见韦述《两京新记》："街四达者，形如十字，故曰十字街。"又打官司，见《通俗编》："无人抱妆盒曲有打官司三字。"又有天没日头，见《七修类稿》："真个有天没日头，宋神童诗也。"

菖蒲花

黄莘田诗云："郎如菖蒲花，但开难得见"。据云：菖蒲花色淡黄，且有浓香。予固未见，曾问诸园艺家，亦未见过。

大令

新女子辄称其情侣曰：Dearing，一老学究闻之曰："倒

看不出，小小年纪，曾为亲民之官也。”盖误以为大令，旧时官县令者，人以大令尊称之。

何仙姑守洞府

徐行素有文虎癖，为述一谜语：“何仙姑守洞府”，射《三字经》一句。“七雄出”，相传八仙中有女子为何仙姑，玩味之余，为之失笑。

关帝像

旧时小店铺，大都悬关帝像，究其故，盖稗史载关云长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而此种店铺大都合股开设，悬此以示义气是尚也。闻洛阳有关林，为壮缪葬首级处，该地所悬之关帝像，大都容貌慈蔼，绝无威猛之气象，与此间所常见者不同。且关帝像皆有周仓持刀，否则赤面长髯，绿袍执卷者为管夷吾，非关帝也。云长一名长生，洪佛矢有《读史诗》云：“卧龙经略近纵横，曹氏奸雄解用兵，名士自应呕血死，荆州失计付长生。”又云长走麦城，实为墨城，盖其地土壤较黑也。

送穷与救贫

昔韩昌黎有《送穷文》，今陈定山有《救贫策》，送穷徒见其无聊，救贫有裨于实际，谁谓今人不及古人。

李平书办报

我友王念慈佐李平书治事有年，见告当上海信托公司与交易所极盛时代，李平书曾办一《信交日报》。设编辑部于某古董铺楼上，由李右之主笔政，彼襄助之，并司会计。是报销数甚畅，平书拟扩充篇幅，会席子佩办《新申报》失败，欲以印报机让渡之，平书与彼商量，彼谓：信托公司与交易所，为投机事业，不克维持永久，倘二者由盛而衰，则我报亦随之而停辍，印报机为赘物矣，遂作罢。果不出彼所料，未半载，信托公司与交易所纷纷闭歇，《信交日报》运命为之告终，此亦报坛小掌故也。

白兰花

白兰花，盛放于夏，名兰而实非兰种，且其香浓烈，亦与兰之幽逸，迥不相同也。是花为木本，叶巨而有光泽，花茁生叶丛间，初似簪状，色微黄，逐渐开展，而玉洁冰清矣。室内供有白兰花一盆，晚上纳凉，憩坐花畔，觉芬芳之气，拂拂从纨箑而出，令人意远，几忘其在尘嚣万丈中也。

稿酬之今昔

生活程度日高，卖文稿酬微薄，难以维持生活，为之兴嗟。或笑谓："稿而博润资，已属幸事，当《申报》最初发刊时，撰稿登载，不但无稿酬，且复纳取刊资。其条例云：'如有名言谠论，有关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

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本报，概不取酬。'观此可知寻常笔札小品及短长篇小说等类，报社方面却以广告视之，操觚之士，更苦于今日也"。

三国演义迷

小说足以移人，其魔力至大也。予应某书局之约，辑《三国大全》，网罗遗佚，或有告以读《三国演义》而着迷者："前清乾隆时，某武人擢荆州将军，僚属悉贺之，武人反悄然不乐，有询之者，则曰：荆州为东吴所争地，当时关公尚致失守，况区区乎！今驻守其间，恐有性命之忧"，言已欷歔不止，僚属无不匿笑。盖某武人嗜读《三国演义》，携带不释卷也。

挽谢玉岑词人联

常州谢玉岑，有才而短命，同文挽联，颇多可诵者，如叶恭绰云："深心托毫素；仙翮谢樊笼。"朱大可云："佳偶同嗟长丽阁；奇才还惜两当轩。"张丹斧云："遗笺忍见索书语；挽帖徒深挂剑情"。顾峤若云："饮水诵新词，一代争推作者；临风埋玉树，百身莫赎斯人。"王公弢云："其人如春风冬日；尽瘁于文采诗书"。张善子云："结客少年场，最难忘乐广清羸，兰成憔悴；招魂明月夜，有谁似鹰阿画境，容若词情。"罗更云："俊语说相思，画里分明，又到江南樱笋候；佳人逝何许，愁边排遣，谁从濠上惠庄游。"美不胜收也。

静安寺之往昔

据老上海孙玉声谈，数十年前，静安寺临一河流，绿树荫浓，骈翳交织，雅人学士，于夕阳欲下时，就涌泉左右，品茗纳凉，逸致闲情，忘怀世虑。而沧桑变易，此境已成陈迹，河流辟为通衢，今并涌泉亦乌有，于此益叹物质文明，足以破坏大自然之景色不置。

弄与衖

沪人以弄为衖，如虹庙弄一作虹庙衖，香粉弄一作香粉衖，斜桥弄一作斜桥衖，实则衖，后绛切，与巷同，不当读为弄也。

祖师

各业俱有所谓祖师，如木匠之奉鲁班，卜筮之奉鬼谷子，伶人之奉李隆基，倡条冶叶之流奉管仲皆是。或曰："沪上窃儿多，技俩百出，当奉何人？"予曰："偷桃之东方朔，或偷灵药之嫦娥，皆可当之。"

苦瓜

粤肴馆以苦瓜应市，苦瓜炒鸡片，尤为隽味。昔王闿运昵周妈，周妈喜啖苦瓜，闿运之《湘绮楼日记》有云："周病不能兴，求苦瓜竟不可得。"

紫棠脸

旧稗史中常称人脸色之赤紫者，曰：紫棠脸，实则棠乃赯之误。

古人之天文学识

月以日之光为光，此近世科学家之语也。不意数千年前，我国已有是说，张衡《灵宪》云："月端其形，而洁其质，向日禀光。"可知古人天文学识之一斑。

菊兼三品

王弢园云："花有三品，曰神品、逸品、艳名，菊其兼者也。高尚其志，淡然不厌，傲霜有劲心，近竹无俗态，复如处女幽人，抱贞含素、菊乎菊乎！宜可东篱之畔，独殿秋芳也。"赞美黄花，可谓备至。

赴告题签

天台山农与伊峻斋相友善，山农物故，赴告题签，求伊氏一挥，伊氏索润十金。林屋山人闻而大为愤慨，遂于山农象赞中，颇讽伊氏之无谊。顷读明佚本李竹懒《六砚斋二笔》，有云："唐人极重润笔，韩昌黎以谀墓辇人金帛无算。白乐天与元微之欢好，视兄弟无间。及铭元墓，犹酬以臧获舆马绫帛银案玉带。"观此，则古人已有此例，似乎不得以孜孜为利责伊氏矣。按天台山农为刘介玉，林屋山人为步章五。

天南遁叟之遗联

天南遁叟王韬死，子孙贫至卖屋，屋柱尚有遁叟所书楹联，其联云："读三千卷奇书，把臂入室；知五十年洋务，抵掌快谈"。犹忆予曩年赁居山海关路安顺里，里口有一空宅，无人居，柱上挂杨了公所书联，联语隽雅，惜未录存。

徐长卿

草木中有取名绝类人之姓氏者，如徐长卿，高二、三尺，厥茎细硬，叶似柳，夏日叶腋开淡绿色小花，其根可入药。

倒楣

吴谚以事之不顺遂者曰倒霉，实则霉当作楣，《消夏闲记》云："明季科举甚难得，取者门首竖旗干一根，不中则撤之，谓之倒楣。"

五人之墓

凡游吴中虎丘者，莫不过五人之墓而瞻谒焉。五人固义士，当时被魏珰所害者。顷见《徐巡按揭帖》，则直以五人为奸民，揭其罪恶，奏诸九重，谓："颜佩韦等，负性狰狞，乘机触啮，正当诏召俨临，天威咫尺，辄敢猖狂发难，偏袒号呼，惟时有焚香暗结之颜佩韦，而后望风吠影者踵接矣。有击柝明招之马杰，而后逐响鳞集者胆壮矣。二犯实为戎首，并枭始尽厥辜。他如喜事争先，大张凶焰，则沈杨、周

文元、杨念如也，自干法网，弃市奚惜。同行攘臂，贾勇登场，则吴时信、刘应文也，目无三尺，投荒允宜。至于许尔成、丁奎、季卯孙之随声附和，夥众怂恿，城旦以示惩。邹应桢、杨芳、戴镛之、舣舟竞渡，谇语旁挑，杖惩其何逭焉。"观此，可知义士不仅五人，而五人其最著者耳。徐巡按，为直隶监察御史徐吉，乃魏党也。

唐祝文周

世俗以唐祝文周，称为四杰，周为周美人，周美人只《三笑》弹词中一提及之，无其它典籍可考。吴中程瞻庐撰《四杰传》，周则衍以张梦晋事。实则与唐六如、祝允明、文徵明齐名者，为徐祯卿，徐吴县人，字昌穀，弘治进士，官国子监博士。幼与唐祝文号吴中四才子，诗雄炼精警，为吴中之冠。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名亦相亚。

髹法

髹，一作髤，希优切，赤黑漆也。《周礼》："帟然帷髹饰"。注："赤多黑少之色韦也"。"又以漆漆物也"。《汉书》："殿上髹漆"。对于髹法，均无明白之说明。或云："未漆之先，以发和于灰泥中，填铺使平，然后再漆也。"

箍桶匠

造屋请教箍桶匠，此俗语也，然亦有来历，《水东日记》

云："闻修《永乐大典》时，诸儒群集。一日，有及凡例未当者，王俑孟扬言：譬诸欲构层楼房屋，乃计工于箍桶都料，得不有误耶！"

漫画

近来各报刊，盛行漫画，予认识之漫画家，有钱病鹤、但杜宇、丁慕琴、杨清磬、黄文农、丰子恺、胡亚光、毕克官、姚吉光、孙雪泥、张振宇、沈延哲等皆是。讵知尚有水禽名漫画者，斯亦奇已。《五杂俎》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泺之上，有禽二种，其一类鹄，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过则取之，终日无鱼，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缘。其一类鹭，奔走水上，不问腐草泥沙，唼喋然必尽索乃已，无时休息，名曰漫画。"

竹榻

饶有古意之物，往往不适于用，如庭除间纳凉之竹榻，可以入画，可以入诗，但坐卧其上，竹片辄夹股生痛。一自藤榻起而代之，而竹榻随之淘汰矣。

甘蔗

书家黄蔼农，旁其斋为蔗香馆，画家胡亚光，晚称蔗翁，均与甘蔗为缘者。稽含《草木状》："甘蔗作竿蔗，言其挺直如竹竿也。"竿状其形，甘言其味，两存之可也。

自拟格言

人格宜自尊，意气当自敛。又：青年励己，晚年励人。又：欲达成功之路，先经奋斗之门。又：修养千日，堕落一朝。又：识字易，识人难。又：真学问往往在极平易之事理中。又：甘从苦出，逸由劳生。又：宜读有用之书，不说无益之话。又：茶余宜赏花，酒后宜啖果。又：无形之暴风雨，能摧残我心田之花。又：欲免颠蹶，务须脚踏实地。又：与其子孙接我血胤，不如事业留我遗规。又：庭有数竿之竹，室有万卷之书，夏以招凉，冬以遣兴，于世尚何求哉！又：发展史是一帖兴奋剂，经验谈是千金有效方。又：书史是我严师，花鸟是我俊侣。又：成功之果，常蕃茂于勤园俭圃之间。

陆廉夫之俭约

王念慈画师，从陆廉夫有年，谓：廉夫自奉至俭，馆于南浔庞家，局处小楼，摈电炬不用，夜燃油盏一，缩其焰似豆，而调丹弄粉，挥洒自如。居恒御一竹布长衫，至于蓝纺绸长衫一袭，则非外出酬应，不轻加身，甚矣前辈之风范不可及也。

徐贯恂能画

徐贯恂，为南通词人，着淡庐诗，丽镜簃词，脍炙人口，不知其尚能绘事也。顷蒙虱簃主人见贻贯恂山水画扇一柄，拟云西笔意，丘峦亭树，境绝萧疏，的是佳品。正面为赵古

泥遗墨，腴润得翁司农神髓，当代无第二手、乃什袭珍藏之。

烟具珍藏者

皖人刘公鲁有烟霞癖，蓄有明代古烟铭，雕镂绝精，且有铭语。又诗人袁伯夔喜吸水烟，有水烟袋数十事，陈列室中，各极其妙。兹刘袁二子逝世有年，物皆易主矣。又心汉阁主赵眠云嗜卷烟，蓄有烟咀亦极夥，可谓鼎足而三。

啸之为技

愤懑之气，无可发泄，至荒丘旷野间，作一声长啸，亦一快事，惜蛰处市嚣，跼天促地，欲啸无从，反羡彼樵父牧登，得随时一舒其胸怀也。按啸，古训为蹙口出声。阮籍传有云：嗜酒能啸，予初以为啸无非作悠长呼叫而已，读此，始知啸亦有技术在，否则无所谓能啸与不能啸，奈啸之为术，今人未之深究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艺林拾趣
作者=郑逸梅著
页数=357
SS号=10088196
出版日期=